



理論與實踐的
社會科學根本問題

盧波爾著 李達譯

© 1955

目 次

譯者例言

原著者序

第一章 序 論

- 一 理論與實踐之統一.....一
- 二 獲得辯證法的唯物論底鬥爭.....三

第二章 存在與思惟底問題

- 一 哲學上底黨派性.....三五
- 二 哲學上底兩個基本傾向、唯物論與觀念論.....四三
- 三 事物本體與現象.....六〇
- 四 當作真理底標準看的實踐、當作過程看的知識.....六六
- 五 客觀的真理與主觀的真理、絕對的真理與相對的真理.....七六

366058

-
- 六 物質、運動、空間及時間底概念……………八六
- 七 辯證法的唯物論與形而上學的唯物
論……………九九
- 八 自然科學與唯物辯證法……………一〇八

第三章 唯物辯證法底問題

- 一 爲哲學底繼承者的唯物論的辯證法……………一八
- 二 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的論理學……………二四
- 三 抽象底問題中的辯證法的唯物論與淺
薄的經驗論……………二九
- 四 唯物論的抽象之具體的性質、聯結底
範疇……………三八
- 五 運動底範疇、轉化……………五〇
- 六 對立底統一……………五六
- 七 發展底範疇……………六一
- 八 當作以行動爲基礎的知識底方法論看
的辯證法……………七一
- 九 伊里奇底對於黑智兒辯證法的地位……………八一

第四章 社會的方法論問題底

-
- 一 史的唯物論與社會學……………一八七
 - 二 史的唯物論底抽象底具體性……………一九六
 - 三 社會現象底形式與內容底特性……………二〇九
 - 四 階級底範疇、諸階級底運動……………二一五
 - 五 社會的方法論上底黨派性底要素……………二二三
 - 六 社會的方法論上底行動底要素……………二二八

第五章 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問題

- 一 伊里奇與馬克思及恩克斯底國家論……………二三六
- 二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之歷史的地位……………二四二
- 三 當作階級鬥爭底新形態中底連續看的
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二四六
- 四 布爾喬亞國家與普羅列達里亞國家……………二五八
- 五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與強權……………二六六
- 六 獲得政權底問題……………二七九
- 七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組織問題、民主
的中央集權主義、蘇維埃選舉權……………二八九
- 八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組織問題、爲國
家權力機關的蘇維埃……………二九八

第六章 文化問題

- 一 文化底內容.....三〇九
- 二 文化形成、文化、階級、及民族.....三一五
- 三 爲康民尼斯謨文化底前提的普羅列達
里亞革命.....三三六
- 四 文化形成底連續性.....三四四
- 五 伊里奇對於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底標語
的態度.....三五四
- 六 馬克思主義與布爾喬亞文化.....三六六
- 七 文化革命底問題.....三七九

附 註

譯者例言

在社會矛盾日益曝露，因而各階級間意特沃羅基鬥爭趨于尖銳化的今日，普羅列達里亞底理論與實踐底方法論——唯物論的辯證法，已成爲一切領域中必勝的武器了。著者底序文中說：“唯物論的辯證法，在著者說來，是以行動爲基礎的知識底方法論，同時又是以知識爲基礎的行動底方法論”。這個規定，是本書底全骨幹。本書就是把這個規定拿來和伊里奇底一切遺著底研究與分析關聯起來。由哲學底根本問題出發，經由社會的方法論問題、國家問題，而到達於文化問題，因此替讀者描寫出馬克思主義者伊里奇底正統性，敘述出伊里奇對於哲學的關係和他對於哲學上根本問題的解決。這書實是馬克思主義底研究者與實踐者底一本必讀之書。

譯本是以 I. Luppol: Lenin und die Philosophie——Zur Frage des Verhältnisses der

Philosophie Zur Revolution爲底本，對照廣島定吉底日譯本翻譯而成的。原名爲“伊里奇與哲學”，附名爲“哲學與革命底關係底問題”。我以爲本書底骨子是理論與實踐底統一，而內容所處理的都是社會科學上底根本問題，所以使用了“理論與實踐的社會科學根本問題”的名稱。不知讀者以爲妥當否？

書中（ ）內底文字，是原文所固有的；〔 〕內底文字，是譯者加進去的；~~~~是依照原文附上去的。後面所附的註解，是對照原書後面的兩個附錄，把人名及哲學成語底註解並參考他書譯錄出來，而依照先後的順序加以編列，藉作讀者底參考。

譯文中當然免不了有錯誤的或不妥適的處所，希望讀者加以指正。

一九三〇年，八月一日，於上海。

原 序

西歐底人們，都看慣伊里奇底名字與革命的勞動者運動底很多的要素結合着。例如就理論的方面一看，是與帝國主義底理論與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理論結合着，但不曾更與別種東西相結合，所以如果把伊里奇底名字與哲學聯結起來，這不但是沒有看慣的事情，恐怕在布爾喬亞中間，在普羅列達里亞中間，也都要同樣地發生驚異。這是有種種原因的。有些人們把哲學與那觀念論的傾向視為同一，並且高傲地排斥唯物論自稱為真實哲學的權利。至於別的人們，也不少機械地為流行的同樣的傳統所影響，而一般地不承認革命的勞動者運動與哲學底關聯，無論在那一個方面，都只是對於哲學的普遍的偏見。

曾經馬克思非常重視的、注意的、一八六〇年代底俄國社會主義者捷爾尼澤夫斯基[N. Tschernyshevski] (1)，對於這樣的偏見，有時寫下了

原 序

下述富於機智的文章：‘哲學上底事情，我一點也不知道。但這位著者，我却能夠理解，所以他所寫的東西，不是哲學’。若從這樣偏頗的見地說，伊里奇當然不是哲學家；因為他所寫的東西是容易了解的；他雖不會把理論的問題單純化，俗惡化，却是連勞動者也都能夠理解。

然而必須考慮的事情，第一，哲學與觀念論不是同一的東西，而有辯證法的唯物論一種哲學存在着；第二，哲學與生活及為其最高現象形態的革命，有着最緊密的關係，正因為這種理由，伊里奇可以被稱為我們底時代、帝國主義與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底時代底真正哲學家。正因為這個緣故，伊里奇底哲學，我們不僅要在他所特別寫出的哲學的著述中去探求，還要從他學生所寫好留下來的一切著作中去探求。

把我們底時代加上特徵的東西是：一方面，辯證法的唯物論，表面上越發被“承認”；他方面牠越發常常被隱蔽，故意地或無意識地被曲解，被“修正”，被“補充”。——在西歐，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所加上的公然的攻擊，這裏是不待言的。所以著者

底意見，以為替讀者描寫哲學家伊里奇底姿態、即敘述關於他對於哲學的關係與他對於哲學上根本問題的解決，這件事，從一切方面看，都是適當而且有用的。不過，論及伊里奇之時，這種任務，就歸着于提供關於哲學與革命底關係問題的材料的別種更加困難的任務。

著者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底朋友及信仰者，特別是對於要研究牠的人們，曾努力表示思想家伊里奇、理論家伊里奇底思想底豐富與深刻，因為伊里奇與今日把馬克思主義底哲學弄得單純化俗惡化並且廢棄牠的人們，是沒有什麼共通點的。著者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底敵人及反對者想要表示的地方是：伊里奇在哲學方面決不是“可以忽視的大小”[Quantité négligeable]，他提出了決不是用尊大的輕蔑所能拋棄的一列的問題，並且加以解決了。

許多的人們，在一本要求應當成為哲學的著作的著作之中，看到論述國家與文化底問題一層，會覺得奇怪的罷。但本書所以採入這些問題，是由於著者說明馬克思主義底哲學的方法而來的。著

者底意見·以爲那種說明，完全是在馬克思主義底創始者及伊里奇底精神上實行着。唯物論的辯證法，在著者說來，是以行動爲基礎的知識底方法論，同時又是以知識爲基礎的行動底方法論。由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發表了的恩格斯底“自然辯證法”，及由伊里奇研究所發表了的伊里奇底覺書“關於辯證法問題”，都證實了關於馬克思主義底這種方法論的方面叙述底正當。

著者所主張的關於辯證法底意義及其任務的如上的規定，據著者底意見說來，是構成伊里奇底一切著作及其全部行動底基礎，並且是在他一方面被發展了的東西。所以著者決定要把關於辯證法底上述的規定，拿來和伊里奇底遺著底研究與分析聯繫起來。不單把唯物論的辯證法當作知識底方法論處理，並且把牠當作行動底方法論處理，這件事，不可避免地要面着國家底問題。在資本主義的諸條件之下的普羅列達里亞底行動，首先是面着國家底問題的。文化革命底問題，也同是知識與行動底問量。文化革命，在我們底時代，構成歷史的、文化哲學的任務底最後的東西。文化革命，

必須以物質的基礎為根據而引導到同時是共產主義底實現的那種哲學底實現。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二日，於莫斯科。

第一章

序論

一，理論與實踐之統一。——二，獲得辯證法的唯物論底鬥爭。

進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底道路，我們就不斷地漸漸走近於客觀的真理（雖然無論何時沒有完全究明牠）。但若進到別的任何道路，我們就除了混亂與虛偽以外，不能達到什麼東西。（伊里奇“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德國版，一三二頁。）



理論與實踐之統一

少年時代的馬克思說：“正如哲學在普羅列達

哲學與普
羅列達里
亞底關係

里亞之中發見那物質的武器一樣，普羅列達里亞也在哲學之中發見那精神的武器。”〔見馬克思著“黑智兒法律哲學批判”〕這句話，不但有着論理的意義，也還有着歷史的意義。要理解這句話，就有回想到前世紀四十年代的德意志的精神之必要。當時，還是青年黑智兒學徒⁽¹⁾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哲學，已經越發顯現那革命的康民尼斯謨的傾向了。但在今日，因為哲學上的諸傾向和諸潮流，是極其複雜的，若果不更嚴密地規定哲學底概念，或注意那時特定的哲學傾向，這個論綱，確實太過于是一般的。即是說，為精神的活動形式的哲學和為普羅列達里亞運動的康民尼斯謨，好像相互間沒有什麼關係似的。一切“哲學者”決不是社會主義者，康民尼斯特，同樣，一切社會主義者康民尼斯特，不一定就是哲學者，或者簡直是不能受哲學底教育。

然而我們一旦在形式上裝入一定具體的內容，拿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法的唯物論，去代替哲學“一般”、哲學之抽象的一般的概念時，問題的建立方法就變換了。在實踐上是社會主義者是康

民尼斯特的人，若果他是始終一貫而要站在科學的社會主義，科學的康民尼斯謨的立場時，那就在理論上只能成爲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即馬克思主義者。

這種事實，在一個人有着理論的欲求，處在能夠滿足那種欲求的地位，而又是具有哲學的素養的社會主義者康民尼斯特時，更爲明白，寧可說是從心坎裏感到應該那樣做的義務的。像那樣的康民尼斯特，他如果在他底世界觀上要採取鮮明的立場，那就只能成爲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反之，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如果要徹底地發展他底世界觀，那就不能不向着科學的社會主義走。實際上雖然往往也有表現這個論綱底例外的事情，但這也只是證明另一個命題——即人們在他底世界觀上並未曾始終一貫。科學的康民尼斯謨和辯證法的唯物論有不可分離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就可以用馬克思主義一語來表現牠。因此本書首先要力說的事情，就是伊里奇底見解底嚴峻的始終一貫性、正統性、和組織性。辯證法的唯物論和科學的康民尼斯謨，在伊里奇底理論和實踐上，牠變成了和牠底

科學的康
民尼斯謨
與辯證法
的唯物論
之辯證法
的統一

本質一樣的東西。即是說，兩者不是站在兩個獨立的沒有關係的領域，而是顯現為不能分離的具體的統一。

實行家兼
理論家之
伊里奇

伊里奇並沒有寫過哲學上的多數論文、學術論文、和專門著述。因為他不是永久地專門埋頭於書籍當中而在那當中發現自己的小天地的書齋學者。但他不僅是實行家，並且是理論家，所以他在這一點解決了理論和實踐底統一底問題，却又未曾因此而變成只為理論而理論的理論家。在伊里奇一方面，也和馬克思的情形一樣，實踐在理論上被把握，而理論却為實踐而造出。所以理論並未曾離開革命者底日常使用底範圍，也未曾被當作無用的長物而拋棄，却是被適用於日常的革命的活動，也往往成為革命的活動底圭臬。

理論與革
命的熱情
之關係

單只自然發生的實踐，單只自然生長性——縱令牠怎樣是革命的——，就是在那種被心坎裏發出的熱情和真的感激所驅迫的情形，對於完成普羅列達里亞底歷史的使命一層，還是不充分的。自然發生的革命之焰，縱然在好像現實是革命的昂揚之豐饒的培養地的時候，也是急速地消失的

東西。爲要使這種革命的昂揚之火不致消失，而從一個個瞬間底火花，真實地發生一個火燄來，當然就必要在火床之外，給那火以某種程度的持久性的力。牠自身從這個火床發出來的這種力，必得把一切火花和炎炎的革命之流滙合起來。

對於自然發生的昂揚給以方向與持久性的這種力，就是理論。的確，這種理論，不能是抽象的或思辯的。不然，牠就會變爲牠底反對物，變爲空虛無用而在事後追求的哲學議論。於是只有在特定具體的狀態之下的理論，纔得成爲問題。例如一方面有前世紀九十年代的俄羅斯，他方面有自稱社會主義者的智識階級層，在那種情形，後者如果要配得上自己所加的名稱，他們就必得拋棄那種和美的靈魂的告白在同一程度上是主觀的他們底幻覺。他們‘不要在俄羅斯有望的發達之中去求支持點，而要在那現實的發達之中去求牠；不要在有可能的社會經濟的諸關係中去求支持點，而要在那現實的諸關係中去求牠。’

‘在這種情形，他們理論的活動，必須從事於俄羅斯經濟底矛盾底一切形態之具體的研

智識分子的社會主義者之理論的活動

理論的活
動之具體
的立場

究，從事於這些形態的相互聯絡及其發展底經過底研究。牠必須在這種矛盾被政治史，被法律秩序的特殊性，被固定的理論的偏見所隱蔽的一切處所，去曝露這種矛盾。牠必須把關於我國的現實的完全形像當作生產諸關係底特定體系舉示出來，證明在這種體系下面的勤勞者底剝削底必然性，並指出被經濟底發展所打開的由這個制度的出路。”（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一卷，“‘人民之友’是什麼？及他們怎樣和社會民主主義者作戰？”二十七頁，俄國版。

理論的活動底那種具體的立場，只有經由於馬克思主義。伊里奇沒有加上特別詳細的規定而說起理論時，常是指着這樣的理論說的。對於一個個革命的昂揚而給以持久性、方向、和關聯的東西，就是這種理論。

理論的研
究與實踐
的活動並
行

由以上已經說過的處所看來，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不是嵌上玻璃而裝飾在書架上面的寶物。這是明明白白的事情。當伊里奇曾經力說到理論的研究底“必要和重要性及其良好的影響範圍”之時，他決不是因此要說“這理論的研究應當先於實

踐的活動”的，當然更不會說“實踐的活動應當延長到理論的研究終了之時”一類的話了。他這樣寫着：“理論的研究，只對於實踐的活動所提起的問題給以解答。”馬克思主義者，在資本主義諸國，往往是被逼迫得只限於做理論的研究的，但是機會一經到來，他必得即時轉到實踐的活動。

因此，必要的事情，不單是自然發生的“實踐”又是“在意識上”並且在理論上被鍛鍊成功的實踐。不單是理論，又是移轉到實踐的理論。不是把實踐放在前面，——在這種情形，理論放在後面，是在一種後庭的處所為那種被選拔了的人所研究的——，也不是把理論放在前面——，在這種情形，實踐幾乎被看做是可有可無的附屬物——，經常不間斷地必要的事情，是理論與實踐底統一。

對於這理論與實踐底統一，在後面討論伊里奇底社會的方法論之時，還要說到。這裏只就伊里奇從一八九四年的最初著作起到一九二二年的最後著作之一為止，幾乎是年年實行下去的關於馬克思主義者底理論的活動底宣傳，再極力地力說一番。

沒有革命的
理論不能
有革命的
行動

“沒有革命的理論，不能有什麼革命的運動，”這是伊里奇在一九零二年寫下來的話。依伊里奇底意見，在當時俄國底馬克思主義者說來，當作特殊事情底結果看的理論的活動，還是必要的。第一，社會民主黨，還是剛剛成立。“牠還沒有清理超出革命運動的正路的革命的意特沃羅基底其他傾向。”第二，當時俄國底馬克思主義者們，爲要知道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之國際的性質，必須學得其他資本主義諸國底經驗。因爲在那時的德國，修正主義的潮流已經明顯，俄國底馬克思主義者們，“對於這些經驗，不能不採取批判的態度，不能不獨立地檢討牠。”第三，絕對主義的俄皇主義在廣漠的農民國家中的切迫的活動範圍，已是必然地產生了對於固結了的堅強的革命理論之特別的要求。(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五卷，“應該做什麼？我們底運動底請察要問題，”一三六頁，俄國版。

對於理論的關係的問題，在一九零二年當時，就是像上面所說那樣的。這個問題，在一九〇七年當時反動波濤底開始，以及在那以後繼續着的意特沃羅基的混亂的數年間，就是當着理論的防波

提感到迫切必要的時候，也同樣是緊急的問題；就是在革命的昂揚底數年間，在獲得政權的一瞬間，以及在獲得了政權以後，也是一樣的。

在這些時期中底每個時期中，那不外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底革命的理論之必要，究竟怎樣，關於這點，那些為革命的實踐而主張的東西，當然因情形而有不同。這是依存於當時的“政治的情勢”及其特性，而原則的論網却常是同一的。即，“前衛底任務，只有受最進步的理論所指導的黨，纔能完成。”

原則的論網與當時政治的情勢及其特性之關係

我們可以說：只有擴大伊里奇這種思想而巧于應用革命的理論的人，纔能在黨底當中完成前衛底任務。伊里奇是黨底前衛，是巧于應用理論底武器的戰士。

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唯物論的辯證法，在伊里奇是當作“導線”[Ariadnef. den] 使用了。他精通於辯證法，他完全驅使着辯證的方法，他理解着辯證的方法底必要，每逢現實給他以困難問題時，他就應用牠。

人如果相信辯證法是能够“學習”的，相信辯

辯證法在
實踐上的
應用

證法的論理對於學習了牠的人，就變為“胡麻啊，開！”〔Sesam, öffne dich!——是一種咒文，見“天方夜譚”〕，變為魔術杖，或者變為對於生活上一切偶然事故，只要開出適當的條項就可以找出適合的方法來應用的那樣的目錄，照這樣，當然是錯了。反之，辯證法在着手解答問題以前，却是要求對於一切被給與了的關係作全面的研究的。單只“學習”辯證的方法，還不充分。人們學習牠，必須要達到可以自由使用牠的地步。而伊里奇是曉得自由使用牠，巧妙地在實踐上應用牠。

我們再反覆地說，伊里奇決沒有逃避純理論，他常是隨機應變地規定那理論的論綱，即是依照眼前發生的，對於黨幾乎常是必要的事情，總是使牠和某種問題關聯起來而加以規定。而這些問題，如不憑藉理論底資助是不能解決的；那種解答，如不依據理論的基礎，是不能明瞭地說明的。

辯證法底
原則底幾
個簡單的
說明

舉個例來說，伊里奇在什麼時候什麼機會引用了下述辯證法的二三原理之簡單正確的規定呢？

“辯證法的論理，要求我們更向前進。要真實

地認識對象，就必須把捉並探究牠底一切方面，一切聯絡和媒介。雖然我們決不會完全做成功這件事，但全面性的要求，却防止我們陷于謬誤和硬化。這是第一點。第二，辯證法的論理，要求我們在其發展上，在其‘自己運動’（像黑智兒常常說的一樣）上，在其變動上，去把捉對象。……第三，人類底實踐全部，當作真理底標準，以及爲着在實踐上規定對象和人類作爲必要的東西之間的聯絡起見，也必須探入於對象底完全的“界說”當中。第四，辯證法的論理，教訓人們，抽象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如已故普列哈諾夫和黑智兒所常說的那樣，真理常是具體的。”

這段引用文，並不是從“黑智兒底哲學底記述”或一種哲學的著作那樣書籍中摘錄下來的，乃是從伊里奇在一九二一年討論關於勞動組合底任務時寫下的極論戰的小冊子“再論勞動組合”中摘錄下來的。那時候，伊里奇從當時具體的諸條件出發，把那些條件對照着上面辯證法底諸原理之光觀察以後，他達到了下述的結論。

“勞動組合，並不是‘一方面是學校，——他方面是別的某種東西。’——在這個論爭上，就托洛茲基所提出的問題底情形說來，勞動組合在一切關係上是一個學校。這是組織底學校，是共存底學校，是認識自己的利害的一個學校，是經營底學校，是管理底學校。”

像那樣的當面的問題底解決，是辯證法底原理之一（雖然伊里奇在這裏沒有舉出牠），即所謂“可能性到必然性的轉化”底原理底光輝的例示。

可能性到
必然性的
轉化

抽象地考察起來，勞動組合，當作“學校”，當作“裝置”，當作“勤勞者底組織”，當作“產業別的組織，”等等，都是可能的。但在特定的狀況之下，除掉惟一的東西，一切的可能性都要消失。因此，剩下來的一個可能性就變為必然性。

這個“可能性到必然性的轉化，”在辯證法上也不劣於所謂“量到質的變化，”而是本質的東西，伊里奇和其他俄國底社會民主主義者們，當時就在俄國的資本主義底發展中，認出了這個原理。納洛特尼基〔Narodniki〕⁽²⁾底抽象的形而上學的問題底提起，至多只給了如下的回答，即，俄國資本主

義底出現雖是可能的，但牠底不出現也是可能的。伊里奇和馬克思主義者們之具體的辯證法的問題之提起，却已經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即，只要那種激候存在，一切可能性都要消失，而俄國必然地會踏上資本主義底道路。問題底這樣的解答，就立即使得伊里奇和馬克思主義者們面着了新的任務。……

二 獲得辯證法的唯物論底 鬥爭

伊里奇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看做是普羅列達里亞底真正的精神的武器，所以他把這種武器看得非常尊重。伊里奇理解了：如果想放棄這種武器，那就等於被奪去了戰鬥力。在另一方面，他恐怕比任何人都注意不使這種武器沾上一點銹斑的。當布爾喬亞陣營中發出批判底呼聲時，他簡直是不在意的。因為這當然是應有的事情。正如他沒有把“俄羅斯國民同盟”底論敵當作對手而和他們去討論政治問題一樣，他也不把神學或極端觀念論底陣營底論敵當作對手而和他們去討論哲學上底論

論敵之認定

伊里奇擁
護辯證唯
物的經過

爭問題，像那樣的論爭，當然從最初起對於兩方面同是完全無益的，無用的。但是他看到辯證法的唯物論、馬克思主義陷于危險時，他覺得這種危險似乎出于自己底社會民主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底陣營時，他就不能安閒地傍觀了。像那樣的馬克思主義底批判，無論在那時的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是被放棄着，或者牠是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被曲解着，都是很危險的東西。在那種時候，天性本來是鬥爭家的伊里奇，就出現為辯證法的唯物論，為馬克思主義而鬥爭的戰士，登上舞台了。這種情形，在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內部因討論戰術問題而意見相左時，常常是如此的；又如在國際的規模上，他看出了機會主義者們怎樣放棄並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情形以後，而於一九一七年着手恢復並發展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時，也是如此的。所以伊里奇在這時的十年以前，就反對馬克思主義中哲學的偏向，為擁護辯證法的唯物論底純粹性而登場。

伊里奇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之發展，是誠心贊成而歡迎的，但對於一切背叛牠的事情，他就好像是病態似的敏銳地加以反對了。伊里奇自己，在

論戰底進行中，指摘那還未經充分解明的馬克思主義底方面，更加使牠發展起來。但是向着觀念論與信仰主義 [Fideismus] (3) 的退卻或讓步，就必接受他那種激烈的挖苦的具有一種特殊論據的抨擊。伊里奇對於那種哲學的修正主義者，是無暇選擇委婉的語句的，所以因此引起了觀念論傾向的“上品的”哲學雜誌底批評家底極端的不滿意，這是當然的事情。

他底哲學的主要著作‘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底歷史，表示着他首先是辯證法的唯物論底戰士，並且是用馬克思主義充分地鞏固了自身而又強毅有力的戰士，又是爲了在根本上準備這個鬥爭而不辭數月研究之勞的戰士。

不過僅僅幾個月工夫就要能够準備對於俄國馬哈主義者 [Machisten] 的批判，只有在他早已積蓄了哲學的素養時，纔有可能。伊里奇是怎樣地開始他底哲學的研究的呢，關於這一層，我們無奈沒有充分的報告書，也沒有記載他所讀的書籍底記錄。但是我們依據克魯卜斯卡亞 [N. K. Krupskaja] 夫人和連格尼克 [Lengnik] 同志的回憶錄

伊里奇關於理論鬥爭的準備

看來，就知道伊里奇在被放逐於西伯利亞的時期中已經讀到黑智兒、(4) 康德、(5) 和法蘭西唯物論者的書籍。的確，他在當時已經知道了蒲列哈諾夫(6)底哲學上底著作，這正是像我們在後面所知道的事情。他在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寫給高爾基[N. Gorki](7)的書信上這樣說着。自己“關於哲學上的問題底黨內底論爭，常常深刻注意地研究”過——“從八十年代之末到一九〇五年底時期中實行着的蒲列哈諾夫對於米海洛夫斯基 [Michailowski] (6)及其一派的論爭為始，”至一八九八年蒲列哈諾夫對於康德學派的論爭為止。(註一)伊里奇正確地根據蒲列哈諾夫底論戰的著述，鍛鍊了他底哲學上底確信。他所以把蒲列哈諾夫這些著述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後的時代底哲學全文獻上面，也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不研究蒲列哈諾夫關於哲學所寫的一切東西——不完全研究——，就不能成為具有明確信念的真的康民尼斯特。因為牠們是馬克思主義全國際文獻中最良好的東西。(註二)

(註一) “Lenmskij Šbornik” 伊里奇全集]第一卷，

一九二四年，九十頁，俄國版。伊里奇“寫給高爾基的書

信，”在德文中，是由文學政治出版社，維也納—柏林，發行的。

（註二）伊里奇全集，第十八卷，第一冊，六十頁，“再論勞動組合，”俄國版。

在上面從伊里奇寫給高爾基的書信中摘錄下來的引用文之中，他自己是非常謙遜的。他一面舉出九十年代蒲列哈諾夫對於納洛特尼基的論戰，一面却把自己底論文“人民之友是什麼”的話保留着。這部著作，主要是站在本來意義的史的唯物論底立場上寫出來的，但如我們在後面所知道的一樣，牠含有原則上的方法論的意義的無數論綱，這就是表示着一八九四年當時的伊里奇已經是超過了平均水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者了。

伊里奇全集第四卷上所發表的伊里奇寫給波特列佐夫[Potressow]⁽⁹⁾的書信，證實着同志克魯卜斯卡亞和連格尼克在那回憶錄上所述的事實。直到今日，伊里奇在被放逐於西伯利亞時期中熱心研究哲學的事實，已經明白了。他於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寫給波特列佐夫的書信中，對於發表在“Руссково Богатство”（俄羅斯的財富）⁽¹⁰⁾

上面的西特洛夫斯基[N. G. Shitlowsky]的論文
“唯物論與辯證法的論理學，”促波特列佐夫注意。

伊里奇對
于新康德
主義的憤
慨

“這個論文很有趣，——伊里奇說——但是在消極的意義上。我不得不表白這個著者在是出了的問題上是沒有討論的資格的。因為‘唯物論史’底著者〔蒲列哈諾夫〕不在俄羅斯底雜誌上發表自己的意見，對於新康德主義(11)也不斷然採取反對的態度，他自己〔蒲列哈諾夫〕不出面，却要斯特魯勃〔Struve〕(12)和布爾加可夫〔Bulgakow〕(13)兩人出來，以為這兩人已經成為俄羅斯底學徒〔馬克思主義者〕底世界觀底要素，使他們對於這新康德學派底哲學底部分的問題論戰，這在我是覺得很奇怪的。”(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四卷，一九二五年，九頁，俄國版。

在同一處所，伊里奇還說，在“新時代”雜誌上登載了的蒲列哈諾夫對於柏倫斯泰因〔Bernstein〕(14)和西密得〔Conrad Schmidt〕的論戰，很引起他底興趣。他還向波特列佐夫打聽蒲列哈諾夫所作的“黑智兒六十周年紀念”的論文登載在德

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機關報第幾期。

在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書信中，伊里奇復說到馬克思主義內部底當時新康德學派斯特魯勃和布爾加可夫。他們兩人對於馬克思主義內部底“新的批判的潮流”的感激，伊里奇是很覺得懷疑的。伊里奇對於他們底著述底意見是這樣的。“關於‘獨斷’的‘批判’等等的大言壯語——並且沒有批判之積極的效果。”

事實上，從西歐輸入少年的俄羅斯馬克思主義之中的“批判的潮流，”於當時的意特沃羅基上面是有危險的。這種危險，非常使伊里奇痛心。在一八九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寫給波特列佐夫的書信中，他又寫着，他看了“俄羅斯學徒底威壓的表示和他們底新康德主義，”就越發憤慨起來。他從新再讀蒲列哈諾夫底“唯物論史，”又讀蒲列哈諾夫反對柏倫斯泰因和西密特的論文，又讀那“為新康德學派所稱贊的”西達姆拉 [Stammler] 所作的“法律與經濟。”這最後的一種書〔即“法律與經濟”〕，完全使得他憤慨起來。他說，他在唯物論和新康德主義間底論爭上，是站在蒲列哈諾夫一方

面的。至對於西達姆拉，“却看不出有一點有新意義和有內容的痕跡，——除了認識論的煩瑣哲學以外，什麼也沒有”。

伊里奇讀完了這些著述，一一加以研究之後，就得了一個結論，即是說，必要的工作，就是“率直地和新康德主義交戰。”但他自己知道在當時還“沒有哲學的素養，”所以他在“沒有充分研究牠的時期之中，”對於這個問題打算不寫什麼東西。

伊里奇研究哲學的
路線

“我現在正在着手這個。我想要從霍爾巴克 [Holbach] (15) 和赫爾勃秋斯 [Herbortus] (16) 開始，其次移到康德。我已經搜集了最優秀的古典哲學家底主要著作，但沒有新康德學派底書籍（只定購了朗格 [Lange] (17) 底書籍）。你或你底同志有這一類書籍麼，誰能把這些書籍借給我麼，請你答覆我。”（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四卷，一九二五年，九頁，俄國版。

由哲學底
研究踏上
辯證唯物
論的歷史
的大路

這樣看來，伊里奇在研究哲學之時，已經走上了辯證法的唯物論底歷史的大路。他從第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唯物者開始，從他們出發，轉到具有消極方面（觀念論）和積極方面（辯證法）的德意志古

典的觀念論。伊里奇在建立他研究哲學的這個計畫時，已是在依從着蒲列哈諾夫底歷史的哲學的主著底計畫，即是追隨着“關於一元史觀底發展底問題”和“唯物論史”底後面，這是容易窺知的。

伊里奇研究哲學的計畫

在這個時期(一八九七年——一九〇〇年)之終，伊里奇已是具有素養的正統派的唯物論者了。他已經由哲學領域中的初學者而變為完全精通於哲學問題的一個思想家了。他已不是單純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或史的唯物論者，而是一般的哲學問題上的唯物論者了。他已經很懂得科學的社會主義是不可以和辯證法的唯物論以外的任何哲學相結合的。斯特魯勃和布爾加可夫在十九世紀終期代表了少年的俄羅斯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的潮流，’已經被伊里奇所拒斥了。

論述了“自然史觀”(一八九九年)的波格達諾夫[A. Bogdanov](18)底著作，在伊里奇被放逐的期間，也同樣引起了他的注意。這個著作，表示著著者受着能力主義者[Energetiker]渥斯特華爾得[W. Ostwald](19)底影響。如伊里奇所正確地寫着的一樣，’波格達諾夫底這種立場，只是馬克思

伊里奇及對波格達諾夫底哲學的立場

主義以外的哲學觀，”即是到經驗批判論者馬哈[Mach](20)和亞勃納流士[Avenarius](21)底哲學觀底“轉向。”

如亞克瑟洛特[L. I. Axelrod](22)所說，伊里奇在二十世紀初期，早已把波格達諾夫底立場，叫做“布爾喬亞的‘批判的’傾向底新變種，”他在當時早已知道了波格達諾夫底經驗的一元論諸著作，他批評這個著者是拋棄着哲學的唯物論底立場，但同時又希望做個史的唯物論者，這種批評實是正當的意見。伊里奇自己完全忙碌於黨底工作，他對蒲列哈諾夫和亞克瑟洛特提議，要他們起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亞克瑟洛特後來在一九〇四年把這事實行了。(註)

(註) 亞克瑟洛特(正統派)，“哲學的評論，”彼得堡，一九〇六年，一七一頁，“修正主義之新變種，”俄國版。

但是伊里奇並沒有棄掉自己也要研究新“批判”的念頭，這是明白的事情。不過當時的他，並未經容許他做這種工作。一九〇四年底開頭，已成了第一次革命底前夜。伊里奇和波格達諾夫在當時都是布爾什維克，他們兩人為完全實行革命上的

布爾什維主義的戰術起見，形成了“一個在暗默中把哲學當作中立地帶而作為例外的同盟”

一九〇六年夏天，伊里奇讀到了波格達諾夫“經驗一元論”底第三篇。他說：“我讀完了這書，不禁異常憤怒。我已經更加明白了，波格達諾夫已是走上了在根本上錯誤了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道路。”（註）他以後就寫成了他所說的“一通的戀愛表白，共有三個抄本的哲學書信，”送給波格達諾夫。這是伊里奇最初的哲學底登場，但這個初次上臺，——如我們所不能不認定的一樣，——實是論戰的東西。只可惜這三個抄本，到現在還未經發表。

伊里奇底
最初的哲
學底登場

（註）伊里奇全集，九一頁，俄國版。

政治上的考慮，——即令是哲學上底問題，也不想顯出布爾什維克之間的意見的差別的那種努力——，使得伊里奇暫時保留了公然反對俄國馬哈主義的工作。但到一九〇八年，伊里奇却感到不能再開始他底企圖了。成為那直接的最後的動機的東西，就是在某種方法上，和社會民主主義有了關係的，從哲學的修正主義者陣營中出來的書籍，簡直像非常的洪水一樣（註）。伊里奇對於這些

書籍，不能不有所答覆。

(註) 巴札洛夫(Basa low), 波格達諾夫, 伯爾曼(Bermann), 友西克維茲(Juschkawitch)等人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獻,” 聖彼得堡, 一九〇八年。友西克維茲底“唯物論與批判的現實主義,” 聖彼得堡, 一九〇八年。伯爾曼底“由現代認識論的見地所見的辯證法,” 莫斯科, 一九〇八年。伐倫梯諾夫(Valentinow)底“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構成,” 莫斯科, 一九〇八年。

伊里奇準備唯物論當時的私生活

伊里奇在他準備着他底“唯物論”當時的個人的生活，是很有特色的。從那種工作看來，就知道他在那時是非常懸念着辯證法的唯物論底運命，很悲憤着那少數布爾什維主義者棄掉了這個原理的。但是，即令蘇格臘底(Sokrates)是友人，而真理却比蘇格臘底還重要。

在前面已引用過的寫給高爾基的書信中，伊里奇說了下面一段話——

對子馬哈主義派的批判

“現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底文獻’已經出版了。除了蘇渥洛夫(Souworow)底東西(現時正在讀着牠)以外，全部的論文通通讀完了，但我每讀一行，就不勝憤怒。不，這斷不是馬克思

主義！我們底經驗批判論者，經驗一元論者，經驗象徵論者，都已墜入在泥沼當中了。有的說‘相信’外界的現實性就是‘神秘，’來蠱惑讀者（巴札洛夫）；有的把不可知論底變種‘經驗批判論’或‘觀念論’（經驗一元論）拿來說教，把‘宗教的無神論’或‘人類底最高能力的崇拜’教給勞動者（盧那却爾斯基）；有的說恩格斯底辯證法論是神秘（伯爾曼）；有的從某個法蘭西底‘實證論者’——不可知論者或形而上學者，這樣東西只願免了罷，——的發出惡臭的源泉中汲出‘象徵的認識論’來（友西克維茲）。呀！真正太多了。”

這種真摯的感情之發露，在某種程度上，包含着在計劃中的書籍全部底大綱。伊里奇對於“文獻”的各個執筆者所加上的特徵，被保存在“唯物論”底當中。

可注意的事情是，伊里奇不願意把他對於俄國馬哈主義者哲學的批判論文，表在當時所發行的“Proletarij”雜誌上。反之，他透露了反對創設有哲學欄的黨底雜誌，他說假若那樣做，他和“文

獻”的執筆者之間必會引起哲學上的“鬥爭。”而伊里奇對於這個“鬥爭”是已經準備了的。

他在一九零八年寫給高爾基的書信中說：

“即令我為這哲學上的事情和 Al. Al. (Bogdanow) 爭論了，也還是一樣的。我因為哲學上的情熱，連新聞都懶看了。今天我讀到一個經驗批判論者底東西，簡直是痛罵起來了。明天我讀到另一個人底東西時，一定更要痛罵的吧。”(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一卷，九十七頁，俄國版。在四月中的一封書信上，伊里奇這樣自白著：“我從沒有這樣懶看自己底新聞的事情。我整天恨恨地讀着馬哈主發者底書籍，連新聞上底論文都不相信地急于來寫了。”

在那種情形之下，他把他在哲學底問題登台的事情看得非常重要，因此把黨底新聞也“等閒看待”了。

另一方面，因為要這樣地登台，那深刻的哲學的研究又是必要的。關於這個，首先要確定“文獻”底執筆者們之哲學的譜系，並且為着這個目的，就有溯及純粹感覺論(23)底古典家——巴克列(Ber-

keley] (24) 和休謨[Hume] (25)——的必要。我們讀到當時接近伊里奇的人們底回憶錄，就知道伊里奇爲了探尋他底論敵底見解底根源，爲了把捉他們和哲學的觀念論相通的處所，是曾經在圖書館耗費了幾個月的光陰的。

伊里奇那樣的研究情形，在寫給高爾基的一封信中，也是顯現着。他爲了要說明當着許多人要把馬克思主義和經驗批判論底哲學打成一片時他爲什麼必須要“亂敲警鐘”的原因，曾經寫了下面一段話。

“做黨人的人，當着確信某種學說很有錯誤而且有害時，是有應該反對牠的義務的，這件事你應當理解，而且也會理解的。如果我不是確信他們底著作全部，從始到終，從枝葉到根幹，到馬哈和亞勃納流士，都是無意義的、有害的、俗惡的、僧侶臭味的東西，（我越是知道巴札洛夫和波格達諾夫一派人的知識底根源，越是一天天地加深我那種確信），我決不會亂敲起警鐘來的。蒲列哈諾夫之反對他們，從大體上看來，完全是正常的。只是他不能做

擁護馬克
思主義是
革命者底
義務

到不弄艱深的哲學議論去嚇住公衆而具體地、容易理解地、簡單地述說出來，或者是不願那樣做，——或者以爲那樣做是無用的，但我無論有怎樣的事情，總要依着自己底方法去論述牠。”（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一卷，九十八頁，俄國版。

伊里奇在那時以後不久出版了的著作“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之中，把自己底意見說明了。所謂“自己底方法，”即是在他底論戰中所含有的熱情和尖銳。伊里奇準備了他底書籍的熱情，他把他底書籍加上色彩的熱情，在俄國多數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是沒有理解的。就是高爾基也不在這個例外，這書出版後不久，波格達諾夫就說過他讀到牠就詫異起來，因此，伊里奇在事後不能不說明他自己底論戰的意義和使他那樣做了的客觀的原因。

哲學論爭
與俄國革
命運動之
現實的聯
繫

伊里奇底論敵，未能理解，“哲學論爭”和俄國革命運動底“馬克思主義的潮流之間的生動的現實的聯繫。”在伊里奇看來是ABC的真理[初步的真理]的事情，首先不能不向他們說明出來。於是伊里奇——如他嘲笑似地所說的那樣——“極

慇懃地”把許多的事實和理由指示給他們。如果‘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的政治運動’——革命的勞動運動，用合法的言辭，就那樣被稱呼着——不用生動的紐帶和辯證法的唯物論結合着，牠無論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或在歷史的政治的意義上，都不是運動。

還有，伊里奇還看出了馬克思主義內部哲學的論爭之更深刻的例如社會學的基礎。

“從豐富的多方面的馬克思主義底思想內容看，在俄國也和其他各國一樣，種種歷史的時期，有時把馬克思底一方面顯現出來，有時把另一方面顯現出來，這是決不足怪的事情。”

馬克思主義底各方面及其出現的時期

例如德國，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開發，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底前夜實行的。一八四八年的自身，現出了馬克思主義之政治的方面；其後五十年代之歷史的階段，現出了馬克思主義之經濟的方面。至于俄國，却被看出了和這相反的過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適用馬克思底經濟學說於俄國社會的現實一件事是成爲重要的；在革命之中，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站在前面；在最後或

革命以後，就輪到那哲學的方面站在前面了。

伊里奇對於這一層還附記着說——“這並不是說在某種時候可以忽視馬克思主義底某種方面的意思。這只是說重視某種方面一件事，並不為主觀的方面所左右，而是繫於歷史的諸條件之總體的意思。”（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一卷，第二部，二百〇七頁，俄國版。

政治上及社會上底反動期；其必然的結果，引起一部分革命者底脫走和他們“中途休息，”但這種時期，在客觀上實是“革命理論被消化，而根本的理論上底問題和哲學上底問題對於一切重要方面都出現在第一線”的時期。

俄國革命運動底發展，因為牠底歷史的諸條件的結果，缺乏着像法國人和德國人所有的那樣哲學的傳統，——即如法國人底十八世紀底唯物論，德國人底從康德經過黑智兒到費爾巴哈的古典哲學。至少在歷史上是有着哲學底傳統的，在俄國，正如伊里奇所說，哲學底“淘汰，”是遲遲地到來的。即是，牠在一九零五年革命以後，纔成爲更

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東西。在這個革命當時，已經證明了俄國勞動者階級對於獨立的歷史的任務正在充分地成熟着。

但是俄國底“哲學淘汰，”決不是只有被局限了的民族的意義。在那以後的時期，這哲學淘汰底出現演了積極的國際的任務。最近數十年間，例如在物理底領域，提出了具有哲學底意義的許多問題。一部分自然科學者陷入觀念論了。辯證法的唯物論不能不“清理”這個問題。於是恰好得到了時機的俄國底“哲學淘汰，”就採取了這個問題。

俄國底哲
學淘汰

伊里奇說——“歐羅巴爲哲學的思惟底更新供給了材料。而後進的俄羅斯，在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〇年的被迫得不能不休息的期間，特別熱心地貪着這種材料。”

以上是伊里奇對於他底哲學的登場所給與的社會學的基礎。他不但巧妙地使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精密地分析了馬克思主義中哲學的修正主義(論理的要素)，並且把修正主義當作在因果上被決定了的必然的社會現象去說明，因此對於這個分析給了社會的基礎(歷史的要素)。

有友誼的
鬥爭

伊里奇把自己底論戰稱爲“有友誼的鬥爭，”他說：“只要是有友誼的鬥爭的地盤存在，我們就論爭。”倘若這個地盤消失了，即著者自己告白公然成爲觀念論者了，學術的哲學論戰，就變得沒有意義，並且那種形式也會從根本上改變了。但是在這種情形，哲學的修正主義者們，却聲明了他們也還是在馬克思主義旗下鬥爭的，爲修正並完成全部的建築起見，要用新的材料補足這建築物已經陳舊的部分。他們底主要論文集“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獻”的標題那東西，就已經含有從馬克思主義的陣營出來而攻擊馬克思主義的意思，已經含有進攻馬克思主義底哲學的基礎的意思。像修正派這樣辦法，伊里奇已經在他底序文中揭發出來了。

“事實上，他們和辯證法的唯物論，因而和馬克思主義完全斷絕着關係。在言語上，他們不斷地設出遁辭，迴避問題底本質，粉飾自己底變節，用某一個人底唯物論代替唯物論一般。他們斷然地放棄着馬克思和恩格斯無數唯物論的意見之直接分析，這是真實的‘卑屈的

反抗”(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德國版,序文,三十頁。

伊里奇正是反對了這種“卑屈的反抗。”只要是某個著者關於他底世界觀底出發點至少代表着同樣哲學的前提,伊里奇批判那著者時,就對於那個應戰設置一定的界限,這是確實的。伊里奇在他底著述上,不以積極的形態發展辯證法的唯物論底諸原理;反而是在對於馬克思主義底哲學修正主義者所做的消極的批判的形式上,去說明那些原理。論戰底目的,規定了伊里奇底著作底方法和構造,他每逢說到修正主義者底根本的論綱時,就在西歐觀念論底哲學文獻中去探求牠底根源,所以他若發現了他們底觀念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性質時,他就簡潔地用唯物論底論綱去對抗他們底論綱。並且,他不但從馬克思恩格斯底諸著作,還從狄德羅 [Dider t](25)、費爾巴哈(26)、狄慈根 [Jasof Dietzgen](27)、蒲列哈諾夫等唯物論者底諸著作,採取那些論綱來。在從來唯物論底文獻中,缺乏着關於馬克思主義底修正主義者所提出

伊里奇在
論戰時所
設置的界
限

的問題底指引時，伊里奇就自己給那種問題以解答，而且是從辯證法的唯物論諸原理底立場給以解答。在這些情形，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必然被發展起來。在某種時候，把費了相當勞力的這種工作寫完幾百頁之後，伊里奇可以完全正當地把“爲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獻”改爲“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文獻”

我想在以下的說明中，根據這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和他底別的著作，積極地說明伊里奇底哲學觀，還要特別地摘出他發展了辯證法的唯物論底諸原理的諸要素。

第二章

存在與思惟底問題

一、哲學上底黨派性——二、哲學上底兩個基本傾向、唯物論與觀念論——三、事物本體與現象——四、當作真理底規準看的實踐，當作過程看的知識——五、客觀的真理與主觀的真理，絕對的真理與相對的真理——六、物質、運動、空間及時間底概念——七、辯證法的唯物論與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八、自然科學與自然辯證法。

一、哲學上底黨派性

反動哲學！像這樣的合成名詞，對於許多人們，恐怕相當多數的人們，會覺得沒有意義的罷。

哲學上底
黨派的立
場

爲什麼哲學能夠是反動的，或是進步的，或是革命的呢？哲學不單是世界觀，而首先是科學的方法論、科學的認識論，在這種範圍內，牠不能是反動的，也不能是革命的。當作人類理智底最高表現體看，哲學是科學的，因而又是公平的，是不偏不黨的。哲學不是政治論。所以說哲學有什麼政治的傾向的話，那是不當的！

哲學有黨
派

像那樣的見解，馬克思主義是要反對的。馬克思主義底建設者和伊里奇，都反對過那樣的見解。在階級社會中，所謂站在諸階級外部的社會科學那東西是不能有的。我們不但不能說社會哲學不是黨派的——不偏不黨的——，這種事情——若果使用舊的名稱——，連自然哲學⁽²⁸⁾也不能是那樣的。在自然哲學方面，廣義上的黨派性，雖然是比較難于觀察，但是當我們提起關於存在之終極的要素，例如說及宇宙上底問題時，社會的傾向於是就顯現出來。“哲學是神學底奴婢”那種中世紀底論綱，在這種意義上，已經是黨派的。哲學對於神學的關係，無論哲學者怎樣粉飾他關於這一點的意見，若把牠簡單地說起來，就是把哲學組入反

動或革命之列的試金石。

伊里奇說——“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始至終，在哲學上都採取了黨派底立場。他們理解了在一切‘最新的傾向’中去暴露那對於唯物論的背叛以及對於觀念論和信仰主義的讓步的。”

伊里奇也是踏着這樣的路程。

精神的鬥爭是一個階級鬥爭。所以在第十七世紀底英國，批判了教會信條的所謂“自由思想家”們，實是特定階級哲學底意特沃羅格[Ideology, 是思想家或空想家的意思]。第十八世紀法蘭西的唯物論者們，在他們底哲學的及無神論的著作之中，同樣反映着革命階級底立場。又如第十九世紀德意志青年黑智兒學派——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包含在內——，關於哲學，也不“是無黨派的。”他們底哲學，隨着時間底進行，越發變成了普羅列達里亞底革命的哲學。最後伊里奇以及二十世紀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們，在他們底哲學上，在他們爲哲學而實行的鬥爭上，都實現着同一的階級鬥爭底原則。

精神鬥爭
是階級鬥
爭

認識論也
是黨派的
科學

黨派性和採取黨派的立場，在哲學上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認識論，經伊里奇正常地當作辯證法的一方面去處理，因而獲得了所謂科學的認識方法論的更大的意義，但就是這認識論，在伊里奇看來，也和經濟學一樣，是黨派的科學。

以赫克爾
底“宇宙
之謎”爲
例

哲學的論爭底階級性，常常特別明瞭地顯現出來。當赫克爾[Ernst Haeckel] (29)發表了他底“宇宙之謎”時，在歐羅巴曾經捲起了暴風雨。赫克爾在個人方面，沒有否定宗教，並且防衛了唯物論，但他底著作底全內容和精神，却明白地證明了：唯物論未經絕滅，他是不能和神學及觀念論相一致的。然而不僅是神學者，並且“公平的”“不偏不黨的”哲學底公認大學教授，都起來反對赫克爾。伊里奇在這個實例中，看出了他底論綱底明白的確證。

“赫克爾的‘宇宙之謎’在一切文明諸國所引起的暴風雨，一方面特別顯著地表示了今日社會中哲學底黨派性；另一方面表示了唯物論對於觀念論及不可知論 (30) 的鬥爭之真實的社會的意義。”

在這種情形，人們或許對於赫克爾底見解底各點，未能同意。人們或許認識了由于某種不徹底而起的他底缺陷，並且一定是認識了的。然而我們在這個暴風雨當中，却不能不站在赫克爾一方面，不能不加入於他底唯物論底立場。在這個論爭上，對於當作唯物論顯現於表面的東西，一方面有革命的階級；對於當作觀念論顯現於表面的東西，他方面有反動的布爾喬亞和僧侶階級。在各各底陣營中，還有過特別的諸潮流，不過這些差異沒有出現於表面，和原則的立場底基本的對立，比較起來，牠只是有從屬的意義的東西。所以像我國底觀念論者洛巴丁[Lopatín](31)和經驗批判論者馬哈之間那樣的差異，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是和新教神學論者及舊教神學論者之間的差異相同。

哲學上底階級的陣營

關於這點，伊里奇這樣寫着——“對於赫克爾的攻擊‘戰’，證明了我們那樣的主見是和客觀的現實，即是和近代社會之階級的性質及其觀念上之階級傾向相一致。”

馬克思主義，不能不在各種哲學的傾向中，發見那樣在階級上被規定了的意特沃羅基底諸傾

哲學學派
底判斷方
法

向。在這種情形，人們不能相信和牠相似的傾向底代表者，並且什麼哲學學派自己所加上的名稱，也決不是重要的事情。

“要判斷一個人，不要依據他就自己所說的和所想的事情去判斷他，而是要用他底行爲去判斷他。對於哲學者們，也是一樣，不可以依着他們自身所掛的招牌（‘實證論’，‘純粹經驗’底哲學，‘一元論’，或‘經驗一元論’，‘自然科學底哲學’，等等）去判斷他們，反而應該依着他們在事實上怎樣解決基本的理論上的問題、他們和什麼人提攜、教些什麼、以及他們底弟子和後繼者從他們學到了什麼，等等事情去判斷他們。”（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唯物論與經批判驗論”，二一三頁，俄國版。

應當怎樣判斷某種哲學學派的問題，據伊里奇底意見，他和恩格斯一樣，都是要依着那種哲學對於看做是基本的東西的問題採取怎樣態度一件事去答覆。這個基本的問題，就是說“物質”是什麼，“精神”是什麼，兩者相互間的關係如何的問

題。如果對於這問題明白地做着觀念論的解答，那種哲學底性質，在伊里奇看來就很明白的。學派底名稱及其外形，除掉牠底內容和牠底實質，就連什麼也沒有了。外形與實質底一致，是伊里奇所常常堅持的辯證法底原理。

主要地信奉了哲學者馬哈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底哲學的修正主義者們底主要缺點，據伊里奇看來，這就是他們被這主觀的觀念論的哲學底“外形”所迷惑，而在那時自然接受了那種哲學的“實質”和那純觀念論的核心。雖然他們在實質上變成了觀念論者以後，而在表面上，他們却仍然要顯現為馬克思主義者。

建立為體系的馬克思主義，當然不是某種已經完成的東西，如同不許加上一字除去一點的聖經那樣，一經確定就永久不能變的東西，也不是某種只被保持而不能發展的東西。我們在後面還會看到，伊里奇甚至對於恩格斯底自然哲學觀也要求“修正”的。伊里奇是不想把馬克思主義木乃伊化的。他認定着，反映自然和社會的諸現象底實證的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固然又揚棄那隨時發生

不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聖經看

了的辯證法的唯物論底特殊命題的某種東西，而這些科學却是不斷地證實辯證法的唯物論底本質的原理。因此，他重視自然科學領域中的這些成果，同時對於自然科學者底哲學的普遍化，却又非常注意地警戒着。

“在專門的領域——化學，歷史，或物理學——中，那些處在供給極貴重的研究的地位的教授們；一旦說到關於哲學上的話的時候，我們對於他們之中的僅僅一個人底僅僅一句話，也都不能相信。”（註）

（註）“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三五〇頁，德國版。

爲什麼呢？這件事，是和經濟學底一般理論成爲問題時不能相信任何布爾喬亞經濟學者那件事，有同樣的理由。雖然普羅列達里亞在關於事實底特殊研究的限度內，能夠利用這些經濟學者底研究，並且不能不利用。

哲學是一種階級的科學

哲學是一種階級的科學，經濟學底教授是“資本家底有學識的掌櫃”，哲學底教授是“神學者底有學識的掌櫃”，——伊里奇底這種見解，使得他如次地規定了馬克思主義對於布爾喬亞哲學及布

爾喬亞科學一般的任務。

“於是馬克思主義者底任務是：一面理解在這裏或那裏(在經濟學或在哲學——盧波爾茲,)把‘這些掌櫃’底研究結果攝取出來，消化起來(例如要研究新的經濟現象時，如果不利用這些掌櫃底著述就不能前進一步)，——同時又理解排除這些東西底反動傾向，貫徹自己底戰線，攻擊那敵對我們的諸勢力和諸階級底全戰線”。(註)

(註) 同上，三五—頁，德國版。

二. 哲學上底兩個基本傾向、 唯物論與觀念論

如我們已經知道的一樣，伊里奇是要求着當作唯一正當的哲學看的辯證法的唯物論之完全的純粹性。關於實證的諸科學，他底主張是：因為這些科學依其固有的本質能夠證實自然及歷史領域中辯證法的唯物論底真理，所以這些成果能夠充分地利用起來。

哲學上只有兩個基本傾向

伊里奇對於他底哲學上底論敵，也同樣要求明瞭地被限定了的立場。他嚴守馬克思主義的用語，和恩格斯一樣，在哲學上只承認兩個基本傾向，即唯物論與觀念論。他不但把哲學底根本問題即主體與客體底關係底問題之解決，還元於這兩個傾向，並且把因果律、自由、“經驗”等問題之解決，也還元於這兩個傾向。

問題底提
起

事實上如哲學史所指示的一樣，同一的問題，可以用種種的用語法去論究。在第十七世紀用語法，說做廣袤與思惟；在第十八世紀底用語法，說做物質與精神；在第十九世紀底用語法，說做自然與精神、客觀與主觀、“物”與“我”，最後又流用存在與意識、物質的東西與觀念的東西等馬克思主義底概念——，但這是就一切，並沒有第三種東西，若果說是有第三種東西那就是折衷主義。(32)伊里奇也要求照這樣提起問題。他曾力說，古典哲學者們怎樣解決這問題，全當別論，他們也是照那樣提起了這問題。他指示了，不但是恩格斯，就是主觀的觀念論者巴克列 [Berkeley]，也照那樣提起了問題。伊里奇還會能夠想起了另一個主觀的觀念

論者老斐希特[Fichte]也同樣照那樣提起了問題的吧。

“的確，‘我’的獨立性和‘物’的獨立性底表象，能夠同時成立，但兩者底獨立性那東西都不存在。只有一方面，能夠是第一的、最初的、獨立的東西。第二的東西，由於牠是第二的東西，而必然依存於第一的東西，必須與之相結合。”（註）

（註）斐希特(Joh Gottlieb Fichte)“知識學的最初的序論”，全集，第一卷，四三二頁，柏林，一八四五年。

這個命題，在牠底思想底明瞭和精確一點，並不遜於恩格斯的。

即，唯物論和觀念論，這是哲學上底兩個基本傾向，是兩個“黨派”。牠底內容，已為一般人所知道。這裏只把伊里奇底公式舉出來。

唯物論與
觀念論是
哲學上底
兩個黨派

“唯物論是認定‘客體自身’或在精神外部的客體的。觀念及感覺，是這客體底複寫或肖像。反對的學說（觀念論），却主張客體不存在於‘精神底外部’，牠是‘感覺底結合’。”

所以，如讀者所見的一樣，伊里奇說感覺是我

們底知識底源泉時，他在那一點，就加入於認識論底古典的諸傾向之一的感覺論。他並沒有站在那種把我們底理性作為知識底基礎的唯一確實的源泉的唯理論⁽⁸³⁾底立場。這種事情可以在歷史上被說明出來。伊里奇底論敵雖然反對了唯物論哲學，却保持了為認識論的感覺論，說一切知識都從感覺發生。但是離開了牠底唯物論的基礎——我們底感覺是外部客體作用於我們的結果——的感覺論，像那種感覺論，必然地變為觀念論。只給我們以感覺，感覺以外什麼也沒有，因而感覺是客觀的實在，——這種見解，如果理論一貫地發展起來，就是變為主觀的觀念論即唯我論的見解。即是說，只給我以我底感覺，我所見所聞所觸的一切東西，只是我底感覺，只是牠“被客觀化”的事情。

純粹感覺
論之錯誤

“純粹”感覺論 終始於感覺，感覺對於牠雖不是恣意的東西，却是自立化而滿足於牠自身。感覺只有感覺，對於牠形成了“外界”，所以這個外界，和感覺底總和被視為同一。因而在那樣的感覺論者說來，他底感覺，是把牠從客觀世界隔離的不可跨越的深淵。但在唯物論的感覺論者說來，感覺只是

渡到他自身也構成牠的一部分的外界即自然底橋樑。被認識的客體，作用於認識主體底感覺器官。感覺那東西，就是客體對於我們底外部感官的那種作用。因而我們底表象，就是在我們外部的，並離開我們而獨立存在的外物底映像，例如是複寫。

伊里奇完全明瞭地理解着辯證法的唯物論和素樸實在論即非哲學的所謂常識的見解之間的差別。素樸實在論，素樸地以為對象是我們所見所嗅的那樣的東西。但色、味、臭一類東西，雖是由客觀的事實，例如由具有一定波長和振動數的以太底波所引起的，而牠却是主觀上存在于我們之中的感覺的性質，不是客觀上存在于外物之中的東西。然而物的自身，除了這些主觀的第二次的性質以外，還有客觀的第一次的性質，例如大小、形狀、被給與了的位置等。純粹觀念論者，所犯的謬誤，就是把物底這些第一次的性質也移入於主體底意識之中，而這樣地使主體和牠底感覺不生關係。這個，用伊里奇富于機智的話來說，就變成“無世界的世界觀”。還有，巴克列在迫得要探求他底非恣意的感覺底原因時，就在神底當中發現了這個原

辯證法的
唯物論與
常識的見
解之差別

無世界的
世界觀

因。這樣的神底幽靈，無論主觀的觀念論者穿着怎樣的哲學底衣裳，都是在他底頭上浮動着。像這樣的自然、實在底二重化，於唯物論者是無緣的。

“在未經教授的哲學所迷惑的一切自然科學者以及一切唯物論者看來，感覺在事實上是直接結合意識和外界的東西，是外部刺激底能力轉化為意識事實的東西。”

觀念論是
僧侶主義

我們說過，神底幽靈，時常在觀念論者底頭上浮動着。更正確地說來，觀念論就是僧侶主義。這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當的。但更詳細地加以說明，更深入地加以考察，這種主張，只是威勢上底好的煽動語。不發現觀念論變成僧侶主義的途徑和條件，而突然把哲學的觀念論和僧侶主義視為同一，這是問題底單純化，是俗惡化，換句話說，就是迴避問題底核心，而復回到已被克服的第十八世紀底啟蒙哲學者底立場。這些啟蒙哲學者們——在他們之中，還有過第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底無神論者——曾經迅速地簡單地解決過這個問題。他們說：宗教是僧侶底欺騙，僧侶發明了神。觀念論和僧侶主義是同樣的東西，只有啟蒙和理性能夠從僧侶

主義救出人類，已被啟蒙的人，不信奉宗教，不能成爲觀念論者。

再反覆地說，所謂觀念論是僧侶主義，“已被啟蒙”的人不能成爲觀念論者這種話，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當的。但是多數“已被啟蒙”的人，仍然還是觀念論者。從觀念論的認識論到僧侶主義爲止，也和從唯物論的感覺論到無神論的經過一樣，必須通過某種程度的路程，這是明白的事情。

卽令這條道路是充分廣闊而通達於目的地，而這條道路却走着兩個方向。第一是歷史的、社會的、基本的主要道路，第二是論理的道路。所謂第一條道路底意思，就是說宗教、僧侶主義和觀念論，具有在階級上被規定了的基礎，在階級社會底諸條件和支配階級底特殊利害中具有牠的根源。其次，所謂第二條道路底意思，就是說宗教和僧侶主義具有特定的認識論的根源，從這個根源像虛花一樣地開出來。

在嚴格的意義上，第十八紀並沒有過歷史科學。第十八紀底無神論者、法蘭西唯物論者們底見解底特徵，正是反歷史主義的，並且他們也不是辯

觀念論所
經由的兩
條通路

辯證法的
唯物論與
第十八世

50 二 哲學上底兩個基本傾向、唯物論與觀念論

紀無神論
底區別

證法論者，這是一般人所知道的。這裏所討論的問題中他底直線性，也可以由這種事實說明出來。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在最後的判斷上或許和他們是一致的，但他並不把過程自身單純化，他提供問題底豐富的分析。

伊里奇在寫了“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以後不久再行“專心研究”黑智兒底學說時，他這樣寫着說——

觀念論之
認識論的
錯誤

“哲學的觀念論，單從粗雜的、淺薄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底立場看來，牠是無意義的東西，反之，從辯證法的唯物論底立場看來，哲學的觀念論，却是認識底諸特徵之一，諸方面之一，諸界限之一，一面地、誇大地、過度地(狄慈根)被發展(擴大、膨脹)到與物質及自然分離而神化了的絕對的東西。觀念論就是僧侶主義的意思。當然！不過哲學的觀念論，(更正確地說來，並且‘此外’)還是經過人類底無限錯綜的(辯證法的)認識底諸階段之一而進到僧侶主義的一條道路”。(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三七九頁，“關於辯證法的

問題，德國版。

觀念論結局雖是僧侶主義，但牠却首先是進到僧侶主義的道路。觀念論者遇到廣袤與思惟、物質與精神、客觀與主觀、存在與意識底關係底問題時，他們就只是注意於這些底相互關係底第二個連環上面。他們只鋪張實在底這一方面，把精神與自然、主觀與客觀、思惟與廣袤分離起來。他們把事物底一方面，化爲全體，化爲絕對，並且因而把牠神化起來。這是觀念論者底認識論上底道路，是他們底認識論上底謬誤。

觀念論之
認識論的
謬誤

的確，輕率地從實在拋出思惟、主觀、或意識，如同膽汁是肝臟底分泌物一樣，要把思想看做腦髓底分泌物的那種“吶喊的唯物論者”[Hurramaterialist]，也犯着同樣的方法論的謬誤。他們也是看不到現實底一面，以代替說明現實。

吶喊的唯
物論者之
謬誤

只有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底見解，纔正當地和現實一致。他底見解，是基于客體與主體底統一（不是同一性或視爲同一的事情）。現實是客體，是自然，牠有廣袤，只要那物質的存在已經被給與着，認識底物質的見地，也是被給與着，但在這第

客體與主
體之統一

一的東西、最初的東西、獨立的東西之中，必然地也含着依存於第一的東西而與之相結合的第二的東西，即是主觀、意識、或思惟——即是我們編入前述的相互關係底第二個連環之中的東西。辯證法的唯物論底問題底建立方法，是那樣的，牠底解決，也是那樣的。

觀念論發展到僧侶主義的道路

伊里奇更深入地分析觀念論底道路以及牠發展到僧侶主義去的道路，他這樣寫着——

“人類底認識，不是一根直線（也不是描畫一根直線），而是無限地接近於環底體系，於一個螺旋的一根曲線。這根曲線底各碎片，各破片，各斷片，能夠轉化（能夠在一方面轉化）為一個獨立的、全體的、直（線）。像這樣的線，如果是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那就墜入泥沼之中，墜入僧侶主義（這些東西，在那裏是和支配階級底階級的利益相結合的）。直線性與一面性，無生氣的事物與化石的事物，主觀主義與主觀的盲目，在那裏就有觀念論底認識論的根源。但是僧侶主義（=哲學的觀念論）當然有認識論的根源，並不是沒有地盤的。牠無

僧侶主義之認識論的根源

疑地是一朵虛花；但是在有生命的、多實的、真實的、充滿了力的、全能的、客觀的、絕對的、人類認識底有生命的樹木之上開出來的一朵虛花”。(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三七九頁，“關於辯證法底問題”，德國版。

這一節中所包含的辯證法的認識底途徑底概說，是極其貴重的東西。我們會在別的處所再回到這個問題的吧。僧侶主義底認識論的根源底指示，同樣也是貴重的東西。第十八世紀底啟蒙哲學者們，明明是離開了這樣的問題底建立方法。就是看看這個也會明白的，僧侶主義實不是單純的欺騙。牠雖是一朵虛花，却是從認識底一面性和主觀的盲目出發而在論理上開出的一朵虛花。

這種主觀的盲目，因階級的利害而加強。在這種時候，牠纔變為鬱蒼和繁茂的真實的僧侶主義，變為要在哲學底領域中燒燬無信仰的唯物論者的鬥爭的觀念論。像這樣的過程，我們可于主觀的觀念論巴克列僧正看出來。像那樣的窮境——即令牠不立時出現——，必然地要逼迫着從唯物論底

主觀的盲目與階級的利害

14 二 哲學上底兩個基本傾向、唯物論與觀念論

途徑脫走到觀念論方面的人們。就是在最初只企圖對於已經完成的馬克思主義底建築施以觀念論的增築的情形，也是一樣的。就認識論說來，只有唯物辯證法能夠防止陷于那樣的窮境而指示正當的途徑。對於哲學的觀念論和某種宗派即僧侶主義底聯繫，伊里奇所下的未經俗化的真正科學的解釋，當然一點也沒有減弱他對於宗教觀的鬥爭要求。反之，這個鬥爭，是那對於觀念論的鬥爭相結合的。只要是觀念論移轉到僧侶主義，對於哲學的觀念論的鬥爭，也是必要的，——我們不能不抓住害惡的根源。因為哲學的觀念論是構成着宗教底“認識論的根源”的。所以，由伊里奇底見解說來，戰鬥的唯物論底第一件實踐的任務，就是：“對於現代一切‘有學位的僧侶主義底從僕’，作無假借的曝露和追求——無論他們當作公認科學底代表者登場，或當作自由意志的鬥士出現，或自稱為‘左翼民主主義者’，自稱為‘思想的社會主義的評論家’，那都不成問題”。和我們一起贊成唯物論呢，或是和觀念論一起來攻擊我們？——這種嚴峻的宣告，已經是我們所知道的，觀念論即是信仰主

戰鬥的唯物論第一件實踐的任務

義，結局又是一切種類和色彩的僧侶主義；唯物論是科學，是和無神論同一意義的。

由這件事實出發，就發生出和第一種任務密切地連繫着的第二種實踐的任務。即，戰鬥的唯物論，必須是戰鬥的無神論。無神論的宣傳，在牠底內容上，根本的科學的宣傳是不能忽視的。這種宣傳，要用一切的方法實行，要在廣汎的、未經啟蒙的大衆之中設立根據。無神論是實踐哲學底一種，是辯證法的唯物論底實踐的方面或實踐的方面之一。

第二件實踐的任務

無神論的宣傳，已經第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唯物論者們特別在廣大的範圍中實行過。他們在布爾喬亞還是革命的階級的時代，是這個階級底意特沃羅格，是哲學者。伊里奇對於我們未曾利用從來這些無神論者底文獻以及幾乎沒有把法蘭西底唯物論者翻譯為俄羅斯文的兩件事，是引以“恥辱”的。說這種文獻“是陳腐的、非科學的、素樸的”那種主張，伊里奇却以為“是玄學，是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

無神論的宣傳之必要

“戰鬥的、活潑的、富有才氣的、機智縱橫的、

公然攻擊了支配的僧侶主義的第十八世紀舊無神論者們底文獻，淋漓盡致地證明着對於喚醒人類宗教底迷夢一層，是完全妥適的。和牠比較起來，在我們底雜誌上，那些冗長的、乾燥的、拙劣地組成事實而弄得容易了解的東西，專實行着似是而非的馬克思主義底架說，——並且我們公然表白出來——、常常是毀損馬克思主義的”。(註)

(註) 伊里奇，“關於鬥爭的唯物論底意義”，由伊里奇底“關於宗教”收錄的，序文五十一頁，文學政治出版社，維也納——柏林。

當然，單是無神論底文書的宣傳，是不夠滅絕宗教的。宗教是一個社會的現象。離開了稱為階級社會的人類歷史上一定的很長遠的時期，就不能考察牠。但是，如同普羅列達里亞促進階級社會的沒落一樣，他們還必須促進宗教底沒落。

無神論底實踐的宣傳，也是以宗教史底理論的分析和宗教的世界觀底“認識論的根源”底理論的分析為前提。因此，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追求前述實踐的目的時，必須注意於觀念論的認識論

底複雜的變種底分析和批判。伊里奇因此耗費不少的紙面和時間，不僅論究了原理，並且論究了最重要的個個特徵。

伊里奇在他底基本著作“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之中，同樣由感覺論出發——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述說了唯物論者和觀念論者底原則的差異，其次，指示了巴克列底主觀的觀念論底古典的定式在經驗批判論者亞勃納流士和馬哈底方面受過的微細的變更。但是，亞勃納流士和馬哈，是“經驗一元論者”波格達諾夫、“經驗象徵論者”友西克維茲及其他俄國修正主義者底精神之父。他們企圖過要用哲學底基礎，結局是用主觀的觀念論底基礎，建築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史的唯物論。伊里奇對於馬哈和亞勃納流士使唯物論“衰弱”的企圖，曾細心地加以研究，並把牠曝露出來，指示他們底哲學的折衷主義在俄國底馬哈主義者手裏變得混亂不堪。伊里奇摘發了馬哈主義者想粉飾觀念論的一切用語上的假面。伊里奇並未曾受馬哈底“物的”要素和“心的”要素所迷惑。這兩個要素，只是共同存在的東西，實則就是感覺——據馬哈

認識之複雜的變種

馬哈派修正馬克思主義底企圖

53 二 哲學上底兩個基本傾向、唯物論與觀念論

馬哈底經驗底概念

說來，一切存在物都是由感覺成立的——底別名。物體被看為“感覺底複合”和“物的要素”一樣，伊里奇還摘發了馬哈底經驗底概念。經驗底概念底種種界說，常常表現着哲學上的兩個基本傾向。在觀念論的感覺論者一方面，甚至“經驗”底概念也能轉化于觀念論的概念。所以對於非常現實地聽到的波格達諾夫底名稱、“活生生的經驗”底哲學，也是不能置信的。

‘經驗’一名辭之下所隱藏的傾向

伊里奇說——“因此在、經驗”的名詞之下，無疑地隱藏着唯物論及觀念論底哲學傾向，還隱藏着康德及休謨底傾向，但在這一點，把經驗作為研究對象的規定，把經驗作為認識手段的規定，都不是決定的東西”。

基本的決定的問題，依然是存在與意識底關係底問題。

‘經驗’底觀念論的本質
波格達諾夫關於自然的界說

“經驗”底觀念論的本質，例如就波格達諾夫底情形說，就成為他對於自然所下的界說顯現出來。這界說就是說，自然是“社會上被組織了的生物底經驗”底產物。唯物論底論綱，明明是和牠正相反對的。伊里奇用富於機智的話說着，在某種時

期，自然確實是會存在的，但“社會性、組織、經驗、生物、都未曾有過”。波格達諾夫關於自然的界說，無論怎樣去看，都是把自然和神視為同一的。因為，神無疑地是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社會上被組織了”的生物底“經驗”底產物。

我們在本書上，當然不能追求伊里奇擁護辯證法的唯物論而幾乎是步步轉到攻擊的那種論爭的一切階段。伊里奇所常常做着的唯物論和馬哈主義底明白的比較，在某種程度上是總括這種論爭底各個階段的東西。哲學底根本問題，用伊里奇底簡單正確的話來說，是依着這兩個傾向，如次地被解決着。

“唯物論是與自然科學完全一致，把物質看做最初被給與了的東西，把意識、思惟、或感覺看做第二次的東西。因為，感覺只在物質（有機物質）底最高形態上顯現出來，而在物質底構造底基礎之中，只能推測有類似於感覺的能力存在。……馬哈主義站在和這相反對的觀念論的見地，立即陷入於不合理的迷陣中。因為，第一，感覺雖是用一定方法被組織了的物

哲學底根本問題之解決

質上的特別過程，而這種感覺却是被看做第一次的東西的；第二，所謂物體時感覺底複合的根本前提，由于假定在特定的大我以外有其他生物及一般別種“複合”存在，便被破壞了”。

三 事物本體與現象

康德底“
物本體”

唯物論的根本見解是什麼，我們由上述伊里奇底說明，已經知道了。牠不是獨斷的。因為辯證法的唯物論，並不是以為表象完全與事物相適應的。當我們想起一個對象時，那個對象並不是和那在我們底表象中顯現的東西完全相同。但是當作本體而存在的事物，依康德底用語說，即“事物本體”[das Ding an sich]，是我們所不能完全認識的，所以牠不是一般所不能認識的東西麼？我們不是因為我們底天性底緣故而不能認識“事物本體”麼？因此，我們必須滿足於和“事物本體”完全不同的“為我們的事物”[Dingen für uns]麼？照這樣，我們不是連“事物本體”底一種性質也不能認識

麼？簡單點說，現象不是在原則上就和事物本體完全不同的麼？這是康德底立場，是英國哲學者休謨底學徒底不可知論底立場。我們只能認識現象，事物本體是什麼東西，連一個大概也不能說出來，——這種說法，就是他們底立場。

像那樣在原則上區分事物和現象，並不是唯物論底論綱，也不是辯證法的唯物論底論綱。不過爲着歷史的公平，對於康德底“事物本體”底不可知性底輝煌的批判，基于理論上建立根據的辯證法的論理的批判，實是黑智兒底工作，這是要在這裏說起的。黑智兒反對了康德所謂範疇(81)不能規定事物本體的那種主張。

黑智兒對
于康德的
批判

黑智兒底辯證法的證明，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特有的證明底一部分，但一經在唯物論上加以完成，就變成了辯證法的唯物論。

伊里奇讀到黑智兒底“論理學”第一編之時，對於這樣的黑智兒底批判加以必要的注意，實是當然的事情。伊里奇在“關於黑智兒底‘論理學’的草稿”之中，對於這個論題，從黑智兒引用了若干語句，並加上了自己底註解。

康德底批判哲學底嘗試

康德底先驗的觀念論或“批判哲學”，是要解釋“我”、“思惟”、“外物”三個要素的嘗試。如讀者所見，這是哲學底根本問題，即是思惟與存在底關係底問題。康德對於這個關係，作如下的說明。“我”在中間，即是立在“外物”與“思惟”底中間，但這個中間，並不結合兩極端的要素，却是分離牠。對於這點，黑智兒是這樣回答的：看來好像在我們底思想底彼岸的那個“外物”，牠自身是思想上底外物，所謂“事物本體”，只是空虛的思想上底抽象。

伊里奇所附加的兩個評註

伊里奇在這個說明上附記着說——

“這個論據底要點，據我所見是這樣的。(一)在康德說來，認識相互地分離自然和人類。但事實上認識是結合牠們的。(二)在康德說來，代替着一步步繼續深入的、關於事物的我們底知識底活生生的進行和行動的，有着關於‘事物本體’的空虛的抽象”。(註)

(註) 伊里奇，“關於黑智兒‘論理學’底草稿”，“馬克思主義旗下”，第一冊，俄國版。

第一評註底說明

伊里奇底第一個評註，把本質與現象，內部與外部，事物與其性質底辯證法〔的統一〕，認為論理

的源泉。事物底“本質”，是不能和我們在認識過程中所獲得的事物底諸性質相區別的。事物底“本質”，並不是和某種特別的事物、我們次第認識的事物底性質完全不同的東西。因而如果“我們”已經被放在“事物”與“思惟”底中間，必要的事情，就不是分離這兩個要素，而是結合牠們，即是說在認識過程中使“事物”與我們底“思惟”接近，使思惟底對象與關於這對象的思惟接近。所謂現象中有界限，本質是隱藏在那個界限之後的論綱，實是謬誤。不是現象中有界限，而是現象和本質底差異中有界限，在這個界限之後，早已沒有什麼現象與本質之間的差異。

伊里奇底第二個評註，要加以說明。伊里奇所引用的“事物本體——是很單純的抽象”這句黑智兒底話，究竟是什麼意思？但們我總是這樣地說，這樣地想：事物本體是存在的，對象是當作牠的本體而存在的東西，是映入於我們底感覺器官的東西。

康德在他底“先驗的感性論”之中，主張着這樣的意見。事物本體存在於我們底外部，他刺戟我

第二評註
底說明

們，即作用於我們。但如世人所周知的一樣，康德是把外界分爲種種部分的。由康德的見地說來，空間與時間，是不能在牠們和事物本體底關係上去說明的。還有一、多、因果律、相互作用底概念、甚至存在底概念，都不能適用於事物本體，——這是“先驗的分析論”所主張的，這些概念，只是先驗的悟性範疇，不是客觀的實在即事物本體的範疇。但在事物本體中缺乏着這一切的規定。因爲這一切規定已被康德移到感性與悟性，所以事物本體中只剩下了陰影，剩下了幽靈。事物本體，在事實上是從一切規定抽出的完全的抽象，即，從客觀上說來就是“無”，從主觀上說來就是康德所說的“基本概念”。

伊里奇總括黑智兒底思想路線，作了如下的說明。

“物本體”
究竟是什麼

“所謂我們不知道‘事物本體’是什麼這種說法，覺得是賢明的，‘事物本體’是從一切規定抽出的（從對於別的東西的一切關係抽出的）抽象，換句話說，即是虛無。因而事物本體，也不是‘無真理的、空虛的抽象以外的別種東

西。”(註)

(註) 伊里奇,“草稿”。

事物本體是什麼?如果提起這個問題,是不能解答的。這個問題本身,已經是不通。人們是不能探問那客觀上未經什麼東西規定的某種東西的。

伊里奇對於事物本體底問題,作唯物論的論究,他在同一處所這樣寫着——

“事物本體及其轉化為我們的事物(見恩格斯底著作),這是意思很深刻的話。事物本體,一般地是空虛而沒有生命的抽象。在生命上,在運動上,一切東西,是在‘牠的自身’上的東西,又是‘爲着別個’的東西,一種狀態和別種狀態有着關係,又推移到別種狀態”。(註)

(註) 伊里奇,“草稿”。

問題底核心,不是說事物本體那東西一般地沒有其他的一切規定而存在,乃是說當作特定的事物本體,即是當作具有多數性質的、在我們底外部的、完全被規定了的具體的對象而存在。那種對象所有的這些性質,在認識過程中被我們認識由未知的東西變爲已知的東西,所以在原則上變爲

問題底核心所在

能够認識的東西。

辯證唯物
論對於這
問題的解
決

舊唯物論者 雖曾把外界 看做 能夠 認識的東西，他們却未曾把問題的自身弄過明白，康德雖曾提出了問題，他却對這問題作了錯誤的答案。黑智兒雖曾用辯證的方法解決了問題，但是他，第一，專在論理學底領域中去解決牠，第二，只在觀念論底精神上去解決牠。換句話說，他給了相反的倒立的解答。即是說 事物本體、物底本質，雖能認識，但物的自身，只是自己認識自己的絕對精神底一個階段。直到辯證法的唯物論，纔開始把問題“改正”了。即，牠適應地再現了客觀的事體，物質的事物，離開我們底意識而存在，我們能够認識牠，並且正在認識牠。從內容說來，這雖是回到舊唯物論者底立場，但形式上却並不是這樣，因為辯證法的唯物論，在充分分析了這個問題以後，纔把牠解決的。因為牠底結論，由于過去關於這個問題的全部發展，弄得更加豐富了。

物質的事
物離開我
們底意識
而存在

四 當作真理底標準看的實踐、 當作過程看的智識

爲要證明事物與現象、內部與外部之辯證法的統一，除以上所述的事情以外，還有一個認識論的基礎是必要的。這個認識論的基礎，對於我們底表象底真實性底標準究竟是什麼一個問題，能夠給以解答。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第二論綱之中，曾用幾句話指摘着這個標準。

“對象的真理能夠達到人類底思惟與否的問題，不是什麼理論底問題，乃是一個實踐底問題。在實踐上，人類必須證明真理，即證明他底思惟底現實性、與力、及其此岸性[*Diesseitigkeit*，——或譯現世性]。從實踐遊離着的思惟，果爲現實的或非現實的等論爭，這是一個純粹煩瑣哲學(85)底問題”。(註)

(註) 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恩格斯“費爾巴哈論”附錄，文學政治出版社，維也納——柏林。

恩格斯同樣地力說了認識底這個標準。他在“費爾巴哈論”之中，分析了康德底“不能認識”的事物本體。當我們把一定的事物適用於我們底目的時，當我們從那個事物取出某種元素時(例如從

真理底標準——實踐

表象底真實性底標準是什麼

恩格斯底主張

Steinkohlenteer 取出 Alizarin)，因此就證明我們對於事物的知識底真實性，同時“事物本體”也變為“我們底事物”。

觀念論解
決這問題
的嘗試

要想在純粹理論上解決這個問題的觀念論底嘗試，就是用無效的手段去做的嘗試，在這種情形，理論變為懷疑論(36)，變為休謨底不可知論，或變為康德底先驗的觀念論，所以即使有人說真理應當在這些哲學的傾向之中去探求，但那種說明，也完全不能有什麼價值。問題之理論的解決，決不是解答。因為，問題在理論上，一般地是不能解決的。

實踐底觀
點是認識
論底基本
觀點

“生活、實踐底觀點，必須是認識論底第一個基本的觀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底這一方面，曾經伊里奇加緊地力說了，巧妙地發展了。這個見地，

“必然地通達於唯物論。牠自始〔A limine〕就排斥教授的煩瑣哲學所沒有做到的空想。不過，在這裏不可忘記的事情，就是真理底標準決不能完全證實或否認任何人類底表象，然而這件事，決不妨礙牠成為真理底標準。實際

上，此外並沒有標準。這個標準，即使是‘不確定的’，但他對於下述兩件事却是‘確定的’，即是說，牠能夠充分防止人類底認識‘變’為‘絕對的東西’，牠能夠促起對於觀念論及不可知論底一切變種的無假借的鬥爭”。（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三一頁，德國版。

當作真理底標準看的實踐，和當作認識過程中第一次要素看的感覺，恰在相同的關係。唯理論的傾向底觀念論者，反對唯物論者，提出了所謂感覺是不能置信的認識底源泉的論綱。“感覺”欺騙我們，——這是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底唯理論者所說的話。這句話在某一點是正當的。反映於感覺的太陽，即是在我們眼光中好像是小球的太陽，的確不是天文學上底太陽。但法蘭西唯物論者們答覆唯理論者說，感覺雖然的確不是“理論的”，絕對可以置信的認識源泉，而除此以外，我們就沒有認識底第一次的源泉，這種主張，也是正當的。當作真理底標準看的實踐，也是這樣。據伊里奇說，即令牠不是“理想的”標準，但“此外就沒有標準”。波

實踐與感
覺底關係

感覺是認
識底源泉

格達諾夫所主張的那種“同僚”底“言語”底“一致性”，“認識論上底德謨克拉西”，都不能有用。這一切事情，只是沒有和當作真理看的實踐相矛盾，而牠所以沒有和實踐相矛盾，恰和被繫於汽車而和牠走同一方向的馬，不與汽車相“矛盾”的理由是一樣的。

真理底標準不能在理論方面發見

想專靠理論發見真理底標準的嘗試，必然地成爲真理底完全的否認，成爲懷疑論，成爲絕對的相對論⁽³⁷⁾，或對抗理論那東西而成爲信仰主義，成爲對於被看成和真理同一的、“體現”真理的神的信仰，反之，理論與實踐底統一，即是——

“成爲人類底實踐而顯現的理論底使用、自然底現象及事象在客觀上正當地反映於人類頭腦中的結果，就是證明這個映像(在實踐所指示的界限以內)是客觀的、絕對的、永久的真理的”。

實踐與實際主義不同

關於伊里奇怎樣解釋客觀的真理和絕對的真理的問題一層，後面還要說到，在這裏有指示的必要的，就是伊里奇當說起人類底實踐時，他並不是指着布爾喬亞底實際主義。(註)如果我們要把實際

主義、有用性、“經濟”等看做真理底標準，我們就必會陷入相對論和主觀主義底深淵，遠離於客觀的真理：

(註) 德波林，“戰鬥的唯物論者伊里奇”，一四一頁，文學政治出版社，維也納，一九二四年。

“布爾喬亞底俗惡的實際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及唯物論所意指的實踐，當然沒有什麼共通點。正如我們底表象不是客觀現實之絕對的映像一樣，人類底實踐、人類活動底成績，也只是接近於客觀的真理。”

伊里奇說——

“人類底思惟，在牠正確地映出客觀的真理時，是‘經濟的’；這真理底正確底標準，是實踐，即是實驗、產業”。

產業底實踐，在這裏明明不是採取有用的底見地的實際主義。有用的認識不是真理，而真理的認識是有用的。

真理的認識與有用的認識不同

“認識只有在反映離人類獨立的客觀的真理時，在生物學上是有用的；爲着人類底實踐，爲着生命底保存，爲着種族底維持，能够是有用的”。(註)

(註) 德波林,“戰鬥的唯物論者伊里奇”,一四一頁,文學政治出版所,維也納,一九二四年。

由理論到
實踐的飛
躍

爲使我們底認識接近於真理,如伊里奇所說,必須實行由理論到實踐的“飛躍”。這種飛躍或個個飛躍,實際上是我們每天實行着的。因此當着解決原則的、一見似抽象的問題時,也完全沒有否認理論與實踐底結合而相互地分離理論與實踐的理由。伊里奇把那樣的分離,叫做非開化主義。“活生生的人類底實踐底總體,滲透於認識論,提供真理之客觀的標準”。

然而,唯一的科學的這樣方法論的論究,如果始終把這個論旨貫徹下去,就達到特定的哲學的結論。“把實踐底標準作爲認識論底基礎時,必然地到達於唯物論”。——馬克思主義者和伊里奇都不能不這樣說。事實上,伊里奇所解釋的實踐,當作實驗看的,當作產業看的實踐,完全是唯物論的,並且排斥着一切的觀念論。

馬哈主義
者底異議

“若果是那樣——馬哈主義者抗辯着——實踐或許是唯物論的,但理論和這並沒有關係”。觀念論的哲學者底解答,結局歸結於這樣的主張,歸

結於理論與實踐之辯證法的分離。然而他們底理論對於他們底觀念論的見解，不能供給什麼證據，反之，“人類底實踐，證明唯物論的認識論底正確”。

關於認識論上真理底標準的伊里奇底以上的考察，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底理論，作了貴重的貢獻，這是客觀上必須認定的事情。這是辯證法的唯物論底要素，觀念論的哲學者或許是不同意的，但他們却又不能不加以考察。

我們若用伊里奇底幾句話表現我們所得到的結論，就必須照下面那樣說。

“(一)外物離我們底意識獨立，離我們底知覺獨立，存在於我們底外部……(二)現象與事物本體之間，決不存有根本上的區別，並且不能有那樣的區別，若果有區別，也只是存在于已知的東西和未知的東西之間……(三)我們在其他一切科學底領域上，也和在認識論上一樣，必須做辯證法的思惟。即，不把我們底認識看做已成的東西，不變的東西，而必須去探求怎樣從不知產出知識、不完全不正確的知識怎樣成為比較完全比較正確的知識”。(註)

從上面得到的簡單的結論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八八頁，德國版。

知識是—
個辯證法
的過程

分子

前面的兩個命題固無須加以說明，至于第三項，卻有詳細研究的必要。——特別是這一項把第二命題更完全地限定着。在第三項中，馬克思，並且如我們所知道的，就是伊里奇，也用簡單的語句，說明了由黑智兒繼承了的認識論底根本的論綱之一，即，知識是一個過程，但又是辯證法的过程。事物並不是適應地被反映于我們底表象之中，我們底知識雖順應於事物，但在任何的瞬間，“牠不完全地順應於事物”。在第十八世紀之時，物質底終極底要素，是被看為物理學上底分子的。分子曾經是科學底最後的名詞。但是，惟有形而上學的、時代落後的思想傾向的人們，能在分子之中認定人類底知識底界限，並以為表象完全和事物相適應，知識達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時，對象就在經驗中把那用當時底知識所不能把握的另一方面顯現出來了。知識底對象，就和關於那對象的知識，矛盾起來了。這個矛盾，促起知識底進步，而知識底進步，又必須順應於對象底新現象而行。在一種新與科

學——化學——發生以後，起初關於對象的知識，變成了和知識底對象相對地適應着的東西。化學的現象，在我們底表象受了一個變革，而原子之中能夠認識的終極的物質分子被發見之時，能夠發見了牠的說明。對象與概念底矛盾、知識底動因，在相對的統一之中被解消了。但在這新的統一底內部，又生長了一個新的矛盾。經驗對我們指示了由原子論的見地所不能理解的種種現象，這新的矛盾又成爲一個統一而被解消了。即，電子底物理學、新的知識階級，是關於現象的概念底對於概念現象的新適應；但這種適應，當然不是絕對的，也不是永久的。（註）

（註）參看德波林底論文集“哲學與馬克思主義”中“馬克思與黑智兒”一章，在理論上分析當作過程看的知識的處所。莫斯科，一九二六年，俄國版。

這樣的辯證法的見解，是馬克思主義底強處。馬克思主義在一切領域中都主張着這種見解。依靠着辯證法底原理，馬克思主義就得高高地超出一切形而上學的觀念論的體系之上。只有說知識是一個過程的這種見解，纔能夠揚棄“事物本體”

與“我們底事物”底分離。這一層，伊里奇完全理解着。

“我們底表象底對象，從我們底表象區別出來，事物本體，從我們底事物區別出來。因為，如同人類自身，只是他底表象中所映出的自然底一小部分一樣，後者只是前者底一部分或一方面”。

爲過程的
知識

所以知識是一個過程，到昨日爲止還是“事物本體”的東西，在今日就已經變爲我們底事物了。電子在十八世紀也是有的，但是直到第二十世紀牠纔對我們存在。伊里奇對於當作過程看的、當作生成看的知識，只作了很簡單的論究，這在我們雖覺得是遺恨的事，但他却把這個辯證法的見解在理論和實踐上適用着。我們對於伊里奇底這樣的適用，是常常要說到的。

五 客觀的真理與主觀的真理 、絕對的真理與相對的真理

馬哈主義的形而上學者們，把外物底第一次的性質移入於人類底意識之中，他們因此想像着把這個世界弄得豐富了，而他們底實在是有着所謂“物的要素”的色、香、味等東西了。他們用訴諸感情的論法，不喚起悟性而喚起感情地這樣說着：‘唯物論者呵！你們底世界是怎樣地貧弱？你們底世界，沒有色，沒有香，也沒有味。牠是‘事物本體’底世界’。訴諸感情的一件事，不是論理的論法，只有形而上學者底世界，實是貧弱的東西。牠是由極端的、硬化了的對象而成的世界，如辯證法論者底世界一樣，不是永久過程底世界。

馬哈主義
者底空想

伊里奇說——“反之，在唯物論者看來，世界是比牠底外觀更為豐富而活生生的極其複雜的東西。因為科學上底發展底每一進步，在世界之中發現着新的方面。在唯物論者看來，我們底感覺，是唯一的而且最後的客觀的實在底映像，——所謂最後的實在，並不是說牠已被完全認識到最後境界的意思；而是說除此以外沒有別的實在並且也不能有的意思。（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一一六頁，德文版。

真理底客
觀性問題

真理底客觀性底問題，只有從認識底辯證法的過程底見地，纔能論究牠。這個問題，包含着兩個問題。第一是，客觀的真理，即不依存於主體，於人類底表象底真理有無的問題；第二是，如有那樣的真理，牠在人類底表象中能夠絕對地、無條件地被映出與否的問題。

波格達諾
夫底錯誤

據波格達諾夫說來，真理只是一種意特沃羅基形態，只是人類底經驗（經驗在這裏不能用唯物的意義解釋）底被組織了的形態。不過，如果真理只是一種意特沃羅基形態，牠就始終是主觀的東西，不從人類分離；不與外界結合。關於真理的這種見解，雖完全與波格達諾夫底認識論前提相一致，但牠却直接地與自然科學及唯物論相對立。在人類以及什麼“意特沃羅基形態”存在以前，已經有了地球，這是一個客觀的真理。據馬哈說來，人類可以追想到人類還沒有存在的時代的事情，但這種主張，也只是幼稚的、非常愚笨的遁辭。若沒有客觀的真理，當然在主體以前，連地球也不會有了。所以，只有唯物論能夠“救出”自然科學底基

礎，能夠為自然科學守着自己底立場。因為唯物論底根本論綱，是主張着外界離認識而獨立存在的。

從關於真理的波格達諾夫底主觀主義的見解出發，必然地要引出別的結論來。“若果真理只是人類底經驗底被組織了的形態，那麼，譬如羅馬教底教理，也同樣是一個真理”。伊里奇指摘着由波格達諾夫底立場生出的這種必然的結論。“客觀性，在這裏，無疑地正如具有普遍妥當性的宗教教理也適合於這個界說一樣，而被界說着’。這是論理在命令着牠。

關於真理問題的的部分的問題，結局從新引導到哲學底基本的分裂，一是攜帶了自然科學底武器的唯物論者，一是把神學當做必然的同伴的觀念論者。伊里奇趁着一切的機會力說到這種對立，在這個問題上，也淋漓盡致地論到牠。

真理問題
上底對立

“若果客觀的真理存在(如唯物論者所考察的一樣)，若果只有把外界反映於人類底‘經驗’中的科學能給我們以客觀的真理，一切童類的信仰主義就無條件地被否定了。若果客觀的真理不存在，而真理(也包含科學的真理)

只是人類底經驗底被組織了的形態，那就同時承認了僧侶主義底根本前提，為僧侶主義打開門戶，造出容納宗教的經驗底‘被組織了的形態’的餘地”。（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一二至一一三頁，德國版。

所以由唯物論底哲學的論綱出發，產出感覺是外界底作用底結果的結論，因而又承認着觀客的真理。

客觀的真理也不是無條件的絕對的真理

但客觀的真理，也非無條件地是絕對的真理。為要說明真理底性質是絕對的或相對的一問題，伊里奇論到了當作一個過程看的知識底辯證法，和全體與部分底辯證法。

恩格斯很燥脾地嘲笑了杜林格 [Dühring] (38)底究竟的、絕對的、最終審的真理。因為杜林格投播於周圍附近的那種“絕對的”真理，正如所謂“窩爾加河流注於裏海”的人們常說的笑話一樣，同是平凡的事情。但是這件事，果然是認定了客觀的真理的恩格斯用形而上學的方法否認了絕對的真理的意思麼？所謂絕對的真理不存在的主張，和

所謂人類具有這絕對的真理的主張，同樣地是不正確。人類底相對的真理，不排除宇宙底絕對的真理。‘絕對地認識的思惟作用底無限性，由于有限的人類底頭腦底無限繁多的集聚而成的’。——恩格斯在他底“自然辯證法”之中這樣說。

“在波格達諾夫說來——伊里奇說——，承認我們底知識底相對性一件事，對於絕對的真理，是一點也不許容納的。在恩格斯說來，絕對的真理是由相對的真理構成的。波格達諾夫是相對論者，恩格斯是辯證法論者。（註）

絕對的真理由相對的真理構成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二二頁，德國版。

相對的真理不是絕對的真理，正如部分不是全體一樣，但各部分却以全體為前提，全體不是部分，而部分却構成全體。絕對的真理不是相對的真理，而前者却由後者底總體構成。

在辯證法的唯物論說來，正如現象與事物、現象與本質之間不存有不可逾越的深淵一樣，相對的真理和絕對的真理之間也不存有不可逾越的深淵。神學者說：絕對的真理，存在於神底當中。形而

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上學者說：人類有着絕對的真理，絕對的價值。在人類底知識中只看到相對的真理的相對論者，陷入於絕對的懷疑論，於不可知論，或陷入於主觀主義。只有辯證法論者，由于次第地獲得相對的真理，而接近於絕對的真理底闡明。

絕對真理
是相對真
理底總和

“人類底思惟，在其本質上，能夠給與我們以相對的真理底總和的絕對的真理，並且實際上也正在給與着。科學底發展中的各個階段，對於這絕對的真理底總和，添加了新的顆粒。但一切科學的命題底真理底界限，都是相對的；而這個界限，由于知識底更進步的增進，有時被弄得擴大，有時被弄得狹隘”。（註）

（註）伊里奇全集 第十三卷，“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一二三頁，德國版。

我們的知識接近於客觀的絕對的真理的界限，當然是被規定着的，但這種真理底存在，以及我們底和牠接近，這却是絕對的。

辯證法的
唯物論不
祇還元於
相對論

承認知識底條件性、相對性的辯證法的唯物論，又承認相對論為正常的東西。但是，雖然“辯證法含有相對論、否定、及懷疑論底一個要素”，而

“牠却不被還元於相對論”。這是伊里奇和黑智兒都說過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唯物辯證法，雖然無條件地含有相對論，但牠却不被還元於相對論。即是說，牠雖認定我們底一切知識底相對性，但這並不是在否定客觀的真理的意義上，而是在所謂我們底知識於接近客觀的真理的界限中具有歷史的條件的意義上’。（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二五頁，德區版。

伊里奇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之中，只是依着部分的問題，即依着真理底性質底問題，說明了相對和絕對底辯證法的關係，但是他却把這種關係看得非常重要的。由他看來，這是很有重大的根本的意義的東西。對於人類底認識有意義的東西，對於存在也是重要的，因為存在是第一次的東西，是決定人類底認識的東西。

相對與絕對之辯證法的關係

世界上一切的東西，都是相對的！這當然是正當的，但這個命題却還沒有說盡一切。“相對性”那東西，也只是相對的。極端的相對論者，因為違背

着他們自己底原則，所以他們底腳下也沒有什麼理論的地盤。由于主張一切東西都是相對的一件事，他們便把這個“相對性”也當做絕對的東西。他們說：一切東西都是相對的，實則這個相對性就是絕對的！於是他們底立場就充滿着矛盾，並且在最壞的意義上是這樣的，因為這種矛盾既不被揚棄，也不被克服。

唯物辯證
法關於相
對性的見
解與相對
論不同

馬克思主義底見解，和這個不同——一切東西都是相對的，因而“相對性”那東西也是相對的，因而相對與絕對底關係及差異，也只是相對的，決不是絕對的。因而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對於絕對也可以說的。所以我們如果真正徹底地貫徹相對性底見地，其結果必然變為這個見地底否定。

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的意義上的絕對，即是反對從地上底事物及過程分離了的絕對。相對論也同樣反對絕對的。但唯物論辯證法，在事物及過程本身之中，客觀地發現絕對的東西；而相對論在相對的東西之中，主觀地自己消失了。據相對論說來，絕對不能存在于客觀的東西之中。所以，相對論在事實上把主觀主義作為絕對的東西了。

伊里奇在一般的並且必然是抽象的形式上，把這個關係作如次的規定。

“主觀主義(懷疑論、詭辯論、等等)與辯證法底不同之點，第一是說，在‘客觀的’辯證法上，相對與絕對底差異那東西，也是相對的。在客觀的辯證法看來，相對之中也包含着絕對。在主觀主義及詭辯論看來，相對只是相對的，不容許絕對。(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關於辯證法底問題’，三七六頁，德國版。

未來的康民尼斯謨社會，譬如在相對論及懷疑論者看來，是一個“絕對”，他們“不信仰”牠。在辯證法的唯物論者說來，牠並不是不能接近的、只能在超感覺的直觀上能被“認知”的、形而上學的絕對，而是由多數有限的相對的事物及過程底集合成立並產出的某種意義上的絕對。

所以，伊里奇這些光輝的明確的諸命題，也把辯證的唯物論弄得豐富了。牠不但造出了知識過程底哲學的根據，又造出了階級鬥爭底實踐底哲學底根據。

六 物質、運動、空間及時間底概念

物質是什麼

基本的客觀的真理，是離開我們底意識而獨立的物質底存在。物質這個概念，從古就成了觀念論底攻擊底目標，豫想到今後也會是那樣的。這個物質，究竟是什麼東西？——觀念論者質問着。各時代對於物質的考察，已經是各不相同，我們怎樣能夠從物質出發呢？在第十八世紀之時，物質是被想做由分子構成的東西，但在其次的一個世紀，就已經證明了以前那種想法是完全不對了。一個物理學者這樣地考察着物質，別個物理學者又是另一樣地考察着。到了今日，“物質消滅”，牠被還元於電子，等等。因而物質對於科學的世界底建設，是全不中用，和物質一起，當作哲學看的唯物論也崩壞了。

哲學底範疇與實證科學底範疇不同

伊里奇底偉大的功績，就是闡明了這個問題。他由于這一事，明白地把辯證法的唯物論弄發展了，弄豐富了。在這種情形，論爭是在牠當然被實行的地盤上戰鬥的。即是說，在哲學底領域上去戰

門，而不在物理學底領域去戰鬥。哲學底範疇，必須和其他實證諸科學底範疇區別出來。當一般的哲學底範疇被移到各個科學底領域時，牠在各個的科學上，是發展於被應用到某程度的特殊方面的，牠當然要使牠底意義和內容，與相當於牠底哲學底範疇相一致，但是牠又要取出特殊的規定來。譬如“生產諸力”底範疇，是在政治經濟學上被發展起來而取出牠底特殊的規定的，並且在論理上，在牠的外延上，又是與社會哲學的範疇不同的。

“物質”底範疇，也和這相同。物質底範疇也和一切範疇一樣，是從客觀的現實抽出的一個抽象。物理學上底物質底範疇，從牠底表徵底外延說，和當作一般的方法論看的哲學上底物質底範疇，是不一致的。物理學者說起物質時，他們常常意指着某種物質底構造。即是，在十八世紀時，是分子底構造；在十九世紀時，是化學底原子構造；在二十世紀時，是電氣底電子底構造。到了第二十一世紀時或許又是另一種東西罷。因為知識是經常不斷的過程。哲學者說起物質時，他們就不是指着特定的物質構造，因為這不是他底直接的對象。

關於這點，伊里奇這樣說——“把關於物質底各種構造的學說和認識論上底範疇混同起來的一件事——正如馬哈主義者所做的一樣，把關於新種類的物質(例如電子)底新性質的問題，和關於認識論底舊問題，即關於我們底知識底源泉、及客觀的真理底存在等等的問題混同起來一件事，是完全不能容許的”。(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一七頁，總版。

關於物質的哲學上底問題，也是把哲學者們分爲兩個對立陣營的、同樣的根本的問題。

物質底界
說

“物質是說明被給與於人類底感覺的客觀的實在，說明經我們底感覺所複寫、所攝影、所映像、而又離開我們底感覺獨立存在的客觀的實在底哲學的範疇”。

客觀的感
覺論是唯
物論

客觀的感覺論，因為牠把事物、物體(=物質)看做是作用於感覺器官的唯一客體，所以牠是唯物論。

一切時代底唯物論者們，即令他們對於物質構造之具體的考察是非常不同，却常是把物質這

樣解釋了。關於物質底這種見解，事實上是永久不變的東西，到任何時代都不至變為陳腐的，這一層，也和二千年來的鬥爭，即柏拉圖和德謨克里特〔Demokrit〕、觀念論與唯物論、宗教與科學之間的鬥爭並沒有變為陳腐，正是一樣。因而霍爾巴克〔Holbach〕和狄德羅〔Diderot〕在一百五十年以前所下的關於物質的哲學底界說，就是今日再提出來說，牠也決不是科學的停滯與無智底表徵。法蘭西唯物論者，如一般所周知，是照下面那樣去下物質底界說的。即是說：‘物質是用某種方法直接或間接作用於我們底感覺器官的一切東西’。這個界說，雖然下得很“廣”，但不能比牠還“更狹”。因為這個界說底對象，就是在一定的界限以內，也是很廣的東西。這個界說，曾經馬克思主義底建設者所繼承，又經蒲列哈諾夫所繼承，即如伊里奇在說起下述的話時，也同樣地站在這種立場上。‘物質是在牠作用於我們底感覺器官時喚起感覺的一切東西。物質是通過感覺而給與于我們的客觀的實在’。

法國唯物論者關於物質的界說

霍爾巴克還是生活於還沒有近代底意義的化

物質構造
論底進化
與哲學底
真理之關
係

學的時代的人。他假定了火、水、氣、土四個“元素”底存在，恩格斯對於這種關於物質底物理學的構造的見解，已經不能滿意，這是明白的事情。同樣我們在今日，對於在恩格斯底時代曾經是物理學上底科學的真理的那種物質構造論，也不能表示滿足，這也是明白的事情。我們固然不能不超出在歷史上被規定了的恩格斯底那種見解，但當作哲學看的唯物論底真理，却並不因此而受絲毫的損傷。實際上，伊里奇也曾經是這種的“修正主義者”，並且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在這種意義上，也必須是一事“修正主義者”。

伊里奇說——“所以恩格斯底唯物論底‘形式’底修正、他底自然哲學的論綱底修正，不但沒有包含着普通意義上修正主義的什麼東西，牠反而是馬克思主義底必然的要求”。

“關於馬克思主義底哲學文獻”底著者們，想做那樣的修正時，他們或許對於馬克思主義有所貢獻，但他們並不那樣去做，反而顯出批判馬克思主義底形式，而在其本質上，開始了反對的戰鬥，援助了反動的布爾喬亞哲學。

伊里奇底時代的物理學底危機、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底危機，若果是原子論的唯物論變成了時代落後的東西，那麼，這件事就從那種意味着唯物論一般變成落後的那種形而上學的主張發生的。在舊日唯物論的自然科學(不是哲學)說來，牠底理論、譬如物質底化學的構造論，是關於物質界的一個現實的認識。但這個理論破裂了的結果，却不必是必須否定客觀的實在即物質底存在。伊里奇不斷地力說過：“哲學的唯物論聯繫于牠底承認如何的物質底唯一性質，就是物質是客觀的實在而存在于我們底意識底外部的一件事”。反之，物質怎樣被構造着的問題，不是哲學底問題，並且即在這個特殊領域，據伊里奇底意見，反動的及進步的教義，當然也都是可能的。

物質構造
底問題不
是哲學上
底問題

當某物理學者宣言“物質消滅了”的時候，這個意思，只是說以前塞住我們底智識底界限消滅，到現在物質已顯示着從來為我們所不知道的方面了。例如，不可浸性、惰性、質量等物質底性質底消滅，或者甚至本質的變化，在客觀上並不是意指着物質底“消滅”，而只是表明我們在以前未曾得到

關於所謂
物質消滅
的見解

全部底真理。

由這件事說來，其次的一件事，就完全明白，即，以物為基礎的物理學者，如果要主張他們究竟沒有得到真理，那便是錯誤，便是形而上學的見解。他們底真理，只是相對的。他們雖然有着真理，但牠是今日底真理（正如他們底反對者有着昨日底真理一樣）。反之，明日底真理在一種新的理論上，就成為“具體化”。所以辯證法的唯物論，在這裏也指示着知識底發展底程途。辯證法的唯物論，在這裏也指示着問題應該怎樣在科學上在方法論上提出來。

今日底真理與昨日底真理

“為要從唯一正當的立場，即是從辯證法的唯物論底立場提出問題來，就必得探尋電子、以太等是不是離開人類底意識而當作客觀的實在而存在的？”（註）

（註）伊里奇全集，“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六二頁，德國版。

自然科學者，對於這個問題，不能不作肯定的解答，並且實際上也常是這樣解答着。這種肯定的解答，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是有利的。

現代底自然科學者，已經是排斥機械論的、形而上學的、舊日自然科學的唯物論，而正當地戰勝牠克服牠了。不過他們竟至于玉石俱焚，把唯物論拿來和那在歷史上成爲過去的物理學的唯物論底形態放在一起，也加以否定了。他們由此證明了他們也只能做形而上學的思惟而不能做辯證法的思惟。

現代自然
科學者爲
觀念論所
迷誤

伊里奇說——“新物理學，因爲物理學者不會知道辯證法，首先迷入了觀念論。……他們因爲否認從來所不知道的元素底不變性和物質底性質，結局竟至于否認物質，即否認物質世界底客觀的實在”。

正如知識底過程，超出了原子以上的一樣，這過程，早晚也會要超出電子以上的。不過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超越，這兩者並未經完全究明，牠們兩方都和物質一樣，是未經完全究明的東西，‘電子是和原子一樣，不能完全被究明。自然是無窮的，牠們也是無窮地存在着’。

在伊里奇看來，運動，空間及時間底唯物論底見解，和關於物質的這種見解，是不可分離地結合

運動空間
及時間底
統一

着。和物質相同，伊里奇把這些底範疇，也當作哲學底範疇解釋着，他決沒有把這些底範疇當作特殊科學、譬如力學底範疇論究的。他並沒有停止於所謂“沒有物質便沒有運動”的那種常有的論綱。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思想也是在運動着。在伊里奇說來，運動底問題，不外就是在特定的視角下被觀察了底哲學底一般的根本問題。在他說來，

“從物質分離運動一件事，正與從客觀的實在分離思惟、從外界分離感覺、即與移轉到觀念論方面那件事，是同樣的意思”。

物質與運
動底關係

某物理學者說——物質消滅了。伊里奇反問說——然則思想是剩留了的麼？若果思想也隨着物質底消滅而一同消滅了，就再沒有說起什麼的必要了。但是如果以為自己運動的物質雖然消滅而思想底運動，仍然是剩留着，那麼，這就是觀念論底見解。否定物質而保持運動的物理學上底能力主義的傾向，是形而上學的思惟方法底一個標本。現在，因為從前被視為不能分解的物質分子底分解，已是實現，從來不能知道的物質運動底諸形式，已被發見，於是這個傾向的人們，就否定物質一般

了。要想到無物質的運動的一件事，不外就是要救出從物質遊離了的思想的企圖，這在根本上是哲學的觀念論。

關於空間及時間的理論，同樣和認識論底根本問題緊密地結合着。因此伊里奇在這個問題上，也和第十八世紀及第十九世紀底古典的唯物論者，具有相同的意見。空間及時間，與運動一樣，同是物質底存在形式，但不像笛卡兒〔Descartes〕⁽³⁹⁾和斯比諾莎〔Spinoza〕⁽⁴¹⁾稱呼時間的那樣，說牠是思惟底“樣式”〔Môdi〕；也不像康德所主張的那樣，說牠是人類底直觀底形式。自然存在于經歷數百萬年的一個時間之間，牠在具有經驗的人類出現以前已經存在着。這種事情，這種實踐底標準，就已經是不能不推翻觀念論者底一切理論的構想，在這個世界中，除了自己運動的物質以外，什麼東西都不存在；並且這個物質，只有在空間及時間之中，纔能運動，卻不能在空間及時間以外。例如在笛卡兒所說的情形，空間，在論理上不是和物質一致的東西；但是如費爾巴哈所說，牠是存在底本質的諸條件之一。

關於空間
及時間的
理論

伊里奇對
于空間及
時間的說
明

伊里奇底如下的語句，極明瞭地表現着他底唯物辯證法的見解。這些語句，有全部引用的價值。

“關於空間及時間的人類底表象，是相對的，但是，絕對的真理，從這些相對的表象構成，這些相對的表象底發展，進行於絕對的真理底方向，接近於這個方向。空間及時間底客觀的實在性，不被關於這兩者的人類底表象底可變性所否定，恰如外界底客觀的實在性，不被關於物質底構造及運動形式的科學知識底可變性所否定一樣”。

如讀者所知，伊里奇底準則，即他底唯物論和他把知識看做一個過程的見解，在哲學底一切部分的問題上，成為他底指針，對於他保證着關於這些問題底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解決。並且這種解決，常是明瞭的、坦白的、徹底的東西。

必然與自
由底問題

伊里奇從這個基本的立場出發，對於更進一層的哲學問題，即對於不僅涉及自然哲學，並且還涉及社會哲學的問題，給了徹底的解決。這是必然與自由底問題，這個問題，據伊里奇底見解，是特別

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他把自然中客觀的合法則性、因果性、必然底承認，與外界底客觀的實在性底承認，密切地關聯起來。

因為揭舉俄國馬哈主義者們底觀念論，是伊里奇底主要著作底重要任務，所以他沒有涉及關於自然底事物及事象底因果關係的詳細的哲學的論證。他只限于說明費爾巴哈與恩格斯底適當的見解。但是他自己底意見，也不是沒有興味和意義的東西。如果承認自然底客觀的合法則性一事就是唯物論，那麼反起來說，‘因果性底問題上的主觀主義的傾向，就是哲學的觀念論，即是多少被加減了被弄稀薄了的信仰主義’。

如同伊里奇在以前說過的，關於事物的我們底認識，只不過近似地相對地是正確；同樣，他現在所說的，自然底客觀的合法則性，也不能是絕對正確絕對真實的東西，這是明白的事情。不過，如我們所記憶着的一樣，絕對的真理那東西，是由相對的真理構成的。思惟底法則，雖和自然底法則相適應，而我們底思惟，在一切個個的瞬間，並不是適應地再現這個法則的東西。

自然底客
觀的合法
則性

“關於原因及結果的人類底理解，往往是多少要把自然現象底客觀的聯絡單純化，人類底理解，只是近似地反映這個聯絡，並且人爲地把一個統一的世界過程底某某方面遊離起來”。

因果關係
底問題

關於自然之中的合法則的因果關係的我們底把握究具有何種程度的正確這個問題，並不是什麼原則上的問題，這是時間底問題，這問題依存於知識底發展與完成。不過，原則上的問題，是如次所說的問題，即，關於諸現象底合法則性的我們底觀念，究竟是由于存在于客觀的現實的合法則性產生的呢(唯物論)? 或者是，這合法則性不是“事物本體”所固有的東西，而只是經由我們底理性，先驗地先于一切經驗而達到事物之中的呢(觀念論)? 所謂因果性不是客觀的東西而是根源於我們底習慣的休謨底見解，伊里奇是把牠當做觀念論底一個變種看的。正如他雖區別事物本體與現象而不承認兩者之間的差異一樣，伊里奇區別着客觀的因果性和關於牠的我們底主觀的知識。但是這兩者之間，也不存有不可逾越的深淵，即是說關於因果性的我們底知識，就是那個因果性底寫像。

這完全是明白的事情。因為關於某種對象的知識，從適應的再現一點說，即令牠怎樣完全接近於那個對象，當然不能成為知識底對象。“世界是物質底合法則的運動。我們底知識，是當作自然底最高產物，只能反映這合法則性”。這就是伊里奇底哲學的結論。

對於意志自由問題的伊里奇底解答，在大體上已是豫先被決定了的。這種解答，也和恩格斯一同與黑智兒說過的自由是被認識了的必然那種解答，是相同的。必然離開人類底意識而獨立存在，而自由却依存於意識。必然被人類所意識之時，意志底自由，纔被決定。但是自由並不因此而被除掉，牠是在科學上被說明着。依恩格斯與伊里奇說來，意志底自由，是認識了事物以後而下決心的能力。物質是第一次的東西，意識是第二次的東西。由這個關係說，必然性是一次的東西，意志底自由是第二次的東西。

意志自由
底問題

七 辯證法的唯物論與形而上學的唯物論

對於唯物
論與觀念
論兩者的
抉擇

唯物論與
自然科學
同盟

對於伊里奇所做的哲學底一般根本問題的
研究之檢討，引導我們到達於伊里奇對於唯物論或
觀念論的兩者抉擇。在這兩者之間，並沒有中間的
東西。這兩個黨派底每一個，都有着不可避的必然
的同盟者。即，觀念論在信仰主義中，在種種假裝
的宗教中，發見牠底忠實的同盟者；唯物論把自然
科學作為不亞於牠的忠實的同盟者。自然科學，當
然只有在某種條件之下，纔能成為可以信任的支
柱。辯證法的唯物論，——簡單點說——，含有着不
被解消於一般自然科學的某種最後的剩餘物，即
是當作科學的方法或認識論看的辯證法。換句話
說，馬克思主義底一般的哲學，無論什麼精密科學
或實證科學自身是怎樣精密的而且實證的，牠完
全不能溶解於自然科學之中。辯證法必須是自然
科學底中軸，是貫串牠的赤線。只有在那種時候，
這唯物論和自然科學底同盟，纔是確切不動的東
西。但是這兩者底統一，就產出辯證法的唯物論。

為科學的物理學，在牠底性質上是唯物論的。
牠之“迷入”於觀念論底道路，是硬化了、停滯了

的、形而上學的思惟方法底結果。因此伊里奇到最後為止都反覆地說着，有非常意義的要求、自然科學上辯證法的立場底要求，純正地是馬克思主義的要求。

“本來唯物論的物理學底精神以及今日底自然科學全體底精神，會克服一切的危機，但牠也只有形而上學的唯物論無條件地變換為辯證法的唯物論以後，纔是那樣的”。

由牠底全部本質說來，為唯物論的現代自然科學，有一部分“迷入”於觀念論底道路；這種事情，據伊里奇所見，是自然科學上缺乏着辯證法的結果。然則與物理學上觀念論的傾向相鬥爭的自然科學者及唯物論者，究竟需要辯證法麼？就自然科學者及唯物論者說來，單是自然科學底嚴密地科學的最後的成果，還不充分麼？人們不可以完全拋棄馬克主義底哲學，而從那種人類思惟底不完全的形態的“哲學”，轉到更完成了的唯一的普羅列達里亞的思惟形態的“科學”麼？因此，現時某某“馬克思主義者”也還是那樣在想着，但伊里奇並不想做這種事，也不推獎這種事。如果唯物論者需

自然科學
迷入觀念
論是缺乏
辯證法的
結果

要和自然科學者同盟，自然科學者也就同樣地需要和辯證法論者同盟。

唯物論自
然科學辯
證法三者
底聯繫

這有兩層理由。非辯證法論者的唯物論者及自然科學者，要和觀念論者相鬥爭，他們還是沒有充分地被武裝起來。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者，比較形而上學的觀念論者，還要囑強。這在第十八世紀底法蘭西，曾經是如此。霍爾巴克和狄德羅，在哲學底領域中，不僅戰勝了神秘論者聖馬丁 [Saint-Martin]，並且還戰勝了福祿特爾 [Voltaire] (41) 及達倫貝 [D'Alembert] (42) 等自然神教論者。這是因為他們是唯物論者，能夠在他們底哲學之中，更適應地把現實再現了的原故。但是把他們和“絕對的”觀念論者黑智兒比較起來，那勢力關係就不相同，鬥爭底形相也更加深刻。這件事，與黑智兒遲生數十年因而更精通於近代科學的那件事，全無關係。全部底秘密，如德波林所適切地說明的一樣，就在于無唯物論的辯證法是空虛，無辯證法的唯物論是盲目的這一點。然而黑智兒却是辯證法論者。

黑智兒底辯證法，雖然是從完全錯誤了的出

發點出發的，雖然用頭倒立的，牠却是反映了現實。牠反映了現實之中所包含的諸矛盾，並考慮了這些矛盾底發展。現實底這些範疇，在法蘭西底唯物論者們，一般是一點也不會論到。只有在限于適宜的情形，他們曾經注意過。這當然是有歷史的客觀的原因的。從論理的方面研究這問題，事實是如次，即，法蘭西底唯物論者們，從他們所處的時代看來，雖然有着完全正當的自然觀，而在事實上，却看落了非常重要的自然底諸方面。至於黑智兒，却考慮了自然底這些方面的。正因為這樣，所以法蘭西底唯物論者們，對於和黑智兒的鬥爭，是未曾充分被武裝着。

無辯證法的唯物論不敵有辯證法的觀念論

在德意志本國，唯物論者費爾巴哈，對於和舊黑智兒學派以及和青年黑智兒學派的論爭，在論理上，在歷史上，都得到了勝利。這是因為費爾巴哈，雖然也和舊黑智兒學派一樣地未曾充分地通曉辯證法，而和後者比較起來，他却是唯物論者，這便是他底長處。

費爾巴哈所以能戰勝舊黑智兒學派的理由

然而到我們一方面取出十九世紀後半期底自然科學的唯物論者俾希納爾 [Büchner] (43)、薄

格特[Vogt](44)、毛利羅特[Moleschott](45)、他方面取出已被稱為“陳舊的”黑智兒時，唯物論與觀念論之間的從前的鬥爭形相，在本質上就發生變化。在對於當時觀念論的形而上學的論爭上面，俾希納爾當然比他們還接近於真理，不過他底唯物論，並未曾體現那個時代底真理。這也同樣是俾希納爾不是辯證法論者的結果。他和他底同志，都是唯物論者。他們是自然科學家，甚至是達爾文主義者及無神論者，却不是辯證法論者。因此，恩格斯很輕蔑地看待他們，說他們至多是只能宣傳通俗的無神論的“低廉的唯物論底巡回說教者”。用他們底著述去對付乘機猛起的論爭，他們是未曾充分的被武裝起來。

的確，在唯物論者與僧侶、物活論者及其他類似的反動哲學者之間的鬥爭中，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底“同情”，當然要在唯物論者一方面。不過“這種同情”，也和對於反動思想家非開化論者的鬥爭中底一元論者赫克爾與辯證法的唯物論底關係相似。俾希納爾底立場底正當，在他是唯物論者的範圍內，是被承認的，但同時他底形而上學的機械論

的見解底謬誤，也必得把牠指摘出來。

所以自然科學者需要和辯證法論者同盟。這種理由，第一是因為他沒有這個同盟，他對於和觀念論者論爭，就不能充分地把自己武裝起來。單只是自然科學者，他就有“迷誤”的危險，這是實際上常常發生的事情。

自然科學
所以需要
辯證法的
理由

第二，自然科學者所以需要這種同盟的理由，是因為不這樣做，他就不是完全的整個的唯物論者。唯物論首先是客觀的立場。即是，牠必須盡量地適應地寫出現實來。但，現實是辯證法的。所以非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者、機械學的唯物論者，是不能夠盡量地、完全而且正當地再實現現實底現象及事象的。

辯證法的唯物論者與觀念論及觀念論的物理學者之間，在最重要的問題上，有不能融合的意見底差異。這是正當的。不過辯證法的唯物論者與機械學的唯物論者之間，即在關於現實底現象及過程底性質底各種問題上，也有着意見底差異，這也是同樣地正當的。

伊里奇為着表示自然科學的唯物論者底特

第十九世紀後中期底唯物論底局限性

徵，曾經再提起恩格斯底正確的規定。第十九世紀後半期底唯物論者——恩格斯曾經批判過他們，——和第十八世紀底他們底教師們一樣，他們底缺點，就是“局限性”。

“第一個局限性——舊唯物論者底見解，在他們專是適用“機械學底尺度於化學的及有機的性質底事象之上的意義上，很是‘機械的’。……第二個局限性——是在‘他們底反辯證法的哲學風’的意義上之舊唯物論者底形而上學的見解。……第三個局限性——‘在上半身’，即在社會科學底領域固持觀念論，以及對於史的唯物論的無理解……”。（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二三八至二三九頁，德國版。

第一個局限性

非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底第一個“局限性”，是由于所謂把複雜的東西合成的東西還元於單純的東西是科學底唯一任務那種假定發生出來的。他們以為一旦把複雜的現象還元於單純而且容易了解的東西，科學底任務，就被完成了。像這種辦法，的確是科學底武器底一種。不過緊要的事情對

這種“還元”，必得有根據，並且不得因追求單純性而忘掉複雜的東西底特殊性。我們固然要在差別之中探求單一性，却又不可看落單一性之中所有的差別。自然是單一的，但這並沒有把那種單一體中所有的各種特殊形態除外。化學被“還元”於物理學，更被“還元”於力學。然而這種事情，並沒有把各個領域中底特殊性除外。人類有機體，在終極上是由原子核及電子成立的，而有機體全部，單用電子底力學，是不能完全說明的。因此，力學這種極可尊敬的科學，也不能成爲全般的科學。第一若果是那樣，當作結論看，必得要把這種力學的見解代替純粹地量的數學的見解，並且這樣一來，就會引我們回到加里萊〔Galilei〕⁽⁴⁶⁾去，更會引我們回到關達哥拉斯⁽⁴⁷⁾學派〔Pythagoräer〕底觀念論去。第二，力學只是辯證法底一個要素，把力學的見解適用於自然、社會及思惟底現實全體一件事，並不是根本上“把複雜的東西還元於單純的東西”，而是現實底直接的單純化與俗惡化。

對於力學的這樣的偏重，是由于第二個“局限性”發生的，即是由于不了解辯證法底發生的。換

第二個局
限性

句話說，即是由于沒有把捉物質變化的諸形態底全部複雜性的能力，由于沒有理解差別性之中的單一性並理解單一性之中的差別性的能力，由于沒有理解同一性並統一性，即力學的、物理化學的、及社會的過程底差別性的能力，由于沒有考慮這些東西底形態的決定性的能力等等，纔發生出來的。

第三個局
限性

這種事實，在第三個“局限性”中，即在社會科學上固執于觀念論的一事當中，特別表現得明瞭。人們以為只有一般的哲學的觀念論纔通達於史的觀念論，這是錯誤的。在自然科學底領域中，即令是最堅決的唯物論者，若果他不是辯證法論者，而把他底自然觀（這在他底領域中是正確的）機械地引到社會現象的方面來，他在歷史方面就變成觀念論者。因為在那種時候，他不復顧到單一性之中所有的差別性，不復顧到存在底一般單一性內部的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以及過程底差別性。

八 自然科學與唯物辯證法

單是適用自然科學的範疇，就能够把捉並理解社會現象麼？能夠把那種在自然底領域是合理的是必然的是科學的東西，如實地無批判地移入于社會底領域麼？這個問題，並不是一見就明白的那樣單純的東西，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都曾被這個問題弄僵了的。

自然科學底範疇，例如生物學底範疇，明明是科學的，不過 就是像“生存競爭”或“適者生存”那樣普遍的範疇，如果被移入於社會科學底領域時，就必須明白地加以變更纔行。如果這些達爾文主義的原理是社會的法則，我們就必然地要站在社會的達爾文主義底立場，“更能適應”的資本家比較那些不很能適應的普羅列達里亞，就必會被容許永久“生存”了。社會的存在，在牠底全本質上，和“自然的存在”比較起來，明明是一種新的東西。只要哲學上底範疇是從現實的、歷史的、生滅的諸現象抽取出來的抽象，我們在建設社會哲學之時，就必得要從社會的存在對於我們是客觀的那種東西出發。這件事的意思 就是說，在這裏須得首先考慮那成爲一個特殊現象的階級鬥爭。如一般所

自然科學
底範疇與
社會科學
底範疇

生存競爭
底範疇在
社會方面
應用的結
果

社會的存
在與自然
的存在之
差別

階級鬥爭
是史的唯
物論底基
本範疇之
一

自然科學
的範疇不
能變為社
會的範疇

一切社會
底發展法
則不能是
同一的

周知，“階級鬥爭”是當作歷史的發展底理論看的史的唯物論底基本範疇之一。

我們首先要確定的事情是：伊里奇是明白地理解了諸範疇底那種差別性、那種特殊的意義的，他對於把自然科學的範疇、例如生物學的及能力論的範疇變為社會的範疇一層，曾經完全堅決地反對過，“社會的能力論”，“社會淘汰”等那樣的觀念，據他的意見說來，“是愚笨的冗言，是直接嘲弄馬克思主義”。他在別的處所說過——“一般地把生物學的概念移入於社會科學底領域，這是一種空言”。如果使用這樣的觀念，就不能開始社會現象底研究，也不能造成社會科學底方法。伊里奇對於無批判地把力學的、化學的、生物學的諸範疇移入于社會諸科學一層，是曾經那樣嚴峻地而且正當地反對過，這是完全值得特別注意的。

伊里奇常常力說過，要對於一切社會的構造去建立同一的發展法則，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社會，不能夠用家長的氏族制度底尺度去測量。若果照那樣做，我們對於資本主義，就不會有什麼理解的，我們怎樣能夠同時建立通用於無機的存任、有

機的存在、以及社會的存在的普遍發展法則呢？不消說，那樣的法則，只是一句空話，只是空虛的、貧弱的、不中用的、無益的抽象。所以伊里奇在這種地方，就顯現是一個天才的深刻的辯證法論者。

社會問題，從來常是自然科學者底弱點。但“哲學的黨派性”，在這個問題上，却表現得最為明瞭。如果唯物論需要和自然科學結成緊密的同盟，那就自然科學也需要和歷史上的唯物論即史的唯物論結成緊密的同盟。由於這件事，就發生出伊里奇底如次的原則的要求，而在這要求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自然科學
必須與史
的唯物論
結合

“擴大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到史的唯物論，這對於把牠作為人類底偉大的解放戰爭上真正不敗的武器，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在伊里奇說來，馬克思主義是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和史的唯物論底統一。牠不是相互間沒有聯繫的「兩個唯物論」，而是同一的世界觀底兩個分枝或兩個分野。費爾巴哈底不幸和他底見解底缺陷，就是他在自然觀底領域是唯物論者而在歷史觀底領域却傾向於觀念論。在前者底領域是唯物

馬克思主義是自然科學的唯物論與史的唯物論底統一

論者，在後者底領域是觀念論者，這是不可能的事情。無論在自然域領域，或在社會史底領域，只能有一個統一的辯證法的唯物論。

馬哈主義者及其他流派所犯的謬誤

俄國底馬哈主義者，波格達諾夫和他底朋友們，犯了和這相反對的謬誤，却又同樣是重大的謬誤。他們在上半身，即是在歷史方面，想成爲唯物論者，而在下半身，即是在自然方面，却想用馬哈主義，總而言之要用主觀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他們的謬誤，由於他們不生於馬克思以前而生於馬克思以後的一件事，更加變得重大了。

新康德主義是背叛馬克思主義的

伊里奇的這種見解，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底哲學的傾向，對於伏爾倫德(K. Vorländer)和別的人們底新康德主義，更是充分地適合着。融合馬克思和康德，而把馬克思主義引回康德哲學去，這件事，不僅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底“一部分”，而是背叛了馬克思主義一般。

社會的存在決社會的意識

若果是存在離意識獨立，第一的東西決定第二的東西，社會的存在就決定社會的意識，並且離後者獨立。

“如果不離開客觀的真理，不爲布爾喬亞的反

動的欺騙底手所擁抱，那就不能從構成渾一體的馬克思主義，取去僅僅一個的根本前提，僅僅一個本質的部分”。

所以，“無唯物論的辯證法是空虛”。在辯證法論者說來，探求自然科學所踏過的迂迴曲折的進步之跡，是一件必要的事情，第一是因為辯證法論者要完全得到知識，只有根據于自然科學底研究底結果，纔能有力。第二是因為要打破某種自然科學者底反動的觀念論的好計。

無唯物論的辯證法是空虛

打破自然科學上反動的觀念論的好計

伊里奇在一九二二年這樣寫着——“這時我們必須時常留心的事情是，近代自然科學所受的急劇的變革，從牠的自身，不斷地產生出反動哲學底種種學派和傾向。深刻注意地討論自然科學領域中的最新的革命所提出的諸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任務，如不完成這個任務，鬥爭的唯物論就不能是鬥爭的，也不能是唯物論”。（註）

（註：伊里奇，關於宗教，“關於鬥爭的唯物論底意義”，

五四頁。

但是，在另一方面，“無辯證法的唯物論是盲

無辯證法
的唯物論
是盲目

目”。如果自然科學者想停頓於科學底地盤，他們就不能不承認辯證法底方法論的作用。他們如果不與辯證法相結合，那就不能不承認有變為“追從的”淺薄的經驗論者的危險。

自然科學
要有鞏固
的哲學的
根據

伊里奇力說着——“我們必須理解，如果沒有鞏固的哲學的根據，無論任何種類的自然科學、任何種類的唯物論，都不能對抗布爾喬亞思想底襲擊與布爾喬亞世界觀底復興。爲要對抗這種鬥爭，收得充分的成功，並且實行到最後爲止那麼，自然科學者就必須是近代的唯物論者、經馬克思所代表的唯物論之意識的信仰者，即是辯證法的唯物論者。（註）

（註）同上，五十六頁。

所謂哲學
的根據是
在辯證法
當中

伊里奇要求自然科學之“鞏固的哲學的根據”。他在辯證法之中看出這個基礎，這可由前後的關係知道的，我們已經在許多處所論到這一點，並且取出世界觀底具體實例，指出了伊里奇是怎樣應用了辯證法底見解。現在我們必須研究辯證法的本身，理解那當作認識底手段看的辯證法底作用、牠底任務、以及在某種意義上說的牠底價

值。——簡單點說，即必須解答伊里奇所見的辯證法是什麼東西的那個問題。

的確，伊里奇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辯證法，對於他，正和他對於馬克思及恩格斯曾經是那樣的東西一樣。不過他自身底意見，却是很有興趣的東西。他底這種意見，表示着他特別力說了辯證法底什麼方面，在什麼處所認定了問題底本質，發展了這個問題及其他許多問題底什麼方面，對於問題底解決貢獻了什麼新的東西。我們在後面的任務，就是要用一般的形態說明伊里奇怎樣地研究了辯證法底問題。

伊里奇怎樣研究了辯證法的問題

第三章

唯物辯證法底問題

一、爲哲學底繼承者的唯物辯證法——二、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的論理學——三、抽象底問題上的辯證法的唯物論與淺薄的經驗論——四、唯物論的抽象之具體的性質，聯結底範疇——五、運動底範疇、轉化——六、對立底統一——七、發展底範疇——八、當作以行動爲基礎的知識底方法論及以知識爲基礎的行動底方法論看的辯證法——九、對於黑智兒辯證法的伊里奇底地位

“應用唯物辯證法於經濟學全體之根本的研究，於歷史、自然科學、哲學、勞動者階級底政治及戰術——這件事，正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最用心的處所，在這裏有最本質的東西，有最新的東西，並且在這一點，就存有他們在革命

思想史上的天才的進步”。

伊里奇，“馬克思 恩格斯往復書簡”。

一 爲哲學底繼承者的唯物 論的辯證法

馬克思主
義哲學底
基礎所在

伊里奇在一八九四年，寫了如下的一段話——
“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底立場看來，哲學沒有要求特別的獨立的存在之權利，並且牠底要素散在于實證科學底各種部門。因而可以當作哲學底基礎認定的東西，就是牠底（馬克思主義理論底）論綱與其他諸科學所確立的法則之比較對照，否則即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底適用底嘗試”。（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二卷，「納洛得尼克（Narodniki）學說之經濟的內容與斯特魯勃（Struwe）著述中牠底批判」，一八〇頁，俄國版。

哲學底發
達與否的
問題

信奉單純經驗論與“常識”底混合物的人們，關於哲學，什麼也不傾聽，而同時却又想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像這樣的人，伊里奇上述的文句，對

他們是不給以什麼資助的。恩格斯自身，在他所著的“費爾巴哈論”之中，曾經使用過“辯證法哲學”的用語，就是伊里奇，對於馬克思底哲學、唯物論底哲學也往往有所陳述，這便是對我們表明這個哲學是不能那樣簡單地廢棄的。於是追求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在他們之後的伊里奇，究竟在怎樣意義上，論述哲學底廢棄，以及在牠廢棄以後，可以代替“哲學”而存留的東西是什麼，這件事就成爲問題了。

實際上，馬克思主義底建設者，從一八四四年——一八四五年（“德意志觀念形態”中底“費爾巴哈論”底原稿）起到他們一生最後之日（譬如看一八八六年——一八八八年恩格斯底“費爾巴哈論”）爲止，始終一貫地主張了的哲學底這種否認，究竟有怎樣的意味和怎樣的意義呢？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於一八四五年所寫的“和他們底當時底哲學的良心絕緣”底原稿之中，對於這個問題，做過很簡單明瞭的說明。

“獨立的哲學一經抓住現實，同時就失掉牠底存在條件。代牠而出現的東西，至多只是從人

馬克思與
恩格斯對
于這個問
題的說明

哲學與現
實底實質
關係

類底歷史的發展底考察抽象出來的最一般地結論之總括。這個抽象，如果從現實底歷史分離，牠自身就完全沒有什麼價值。牠底用處，只是能夠使歷史的材料底整理容易做，能夠暗示各個時代底順序。但牠決不像哲學那樣，提供歷史上諸時代所被處分的藥方或範式’。(註)

(註) “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一卷，二四〇—二四一頁，德國版。

離開現實
便沒有哲
學

所以，到了和現實相衝突而不考慮現實的“獨立的”哲學，是要死滅的，被隔絕了的、硬化了的、思辯的、形而上學的體系，即是把自然推入思辯地固定了的範式去的“自然哲學”，以及同樣思辯地臆製現成的藥方的“歷史哲學”，是要死滅的。

具有不離
開現實的
哲學機能
理解現實

不過，在哲學上，還殘留着由現實的、生滅的、歷史的諸現象底抽象所得的“最一般的結論之總括’，以及牠底範疇中的概念的把握。這些抽象，“使得歷史的材料底整理容易做”。牠若“不離開”“現實底歷史，”就能使我們理解在我們周圍的自然的及歷史的現實。不過這裏所說的“容易做”

[Erleichterung]的意思，却不可以這樣去解釋，即是說哲學的抽象譬如 是解開現實的魔術底匙。一把鎖只能用那特別為這鎖造出的匙去開。若有十個匙，就必須在他們當中去選擇適合於特別的鎖的匙。

馬克思和恩格斯接着說——“反之，困難是開始于從事于材料底考察與整理……於現實底把握之時。這種困難底排除……首先是由現實底生活過程與各個時代中個人底行動之結果產出的諸前提所規定的……”

著者揭舉了“這些抽象底若干東西”——如他們所說的——之後，如一般所周知的，說明着社會的諸現象及諸事件之唯物論的解釋底基本的大綱，所以“獨立的”、思辯的、觀念論的哲學若被放棄，代牠而出現的東西，就是由現實的諸現象得來的結論、抽象的總括、以及最後結論底確定——這一切東西，適用於理解在認識主體底周圍及其自身中發生的東西底目的。

繼承了舊哲學的東西底內容，在這裏不是具體地被規定着，而只是形式地被規定着，這是必須

繼承舊哲學而起的東西是什麼

認定的事情。不過由以上所述看來，和各種實證科學並立，還有一個具有特別內容的某種科學——若果這樣地把牠命名——是有存在的理由的，這是明白的，這種科學，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五年已經巧妙地使用過牠。牠是浸透於他們底一切科學的研究和他們底一般實踐的活動的東西。恩格斯關於這點，於一八七七年——七八年，在“反杜林論”之中，很明白地說明如次——

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思維及其法則底科學

“那時候，從前的哲學全體中，仍然獨立地（所謂獨立地，當然不是離開實證諸科學的絕對的獨立底意思，而是不被消解於其他科學的特別內容的意思——盧波爾註）剩留下來的東西，是思維及其法則底科學——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註）

（註）恩格斯，“反杜林論”，斯圖甲特，一九二一年，——

頁。

辯證法是舊哲學底繼承者

如我們所見，在這裏，繼承哲學的東西，已有了一定的名稱。牠被稱爲辯證法。

辯證法是什麼

不待說，若只稱辯證法爲思維法則底學問，那麼，基于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底界說，只是不完全

的東西。先前，康德已經是非常接近於那樣的辯證法。不過在馬克思主義者說來，牠已變成另一種東西了。

恩格斯簡單明確地說——“然而辯證法不外就是自然、人類社會、及思惟底一般運動及發展法則底學問”。(註)

恩格斯底
辯證法底
界說

(註) 同上，一四四頁。

由於這個定式，辯證法纔充分地被規定着，並且是當作唯物辯證法被規定着，這一點在這裏無須絮說。思惟與存在同是辯證法的，而概念底辯證法，只是外界底辯證法被意識了的寫象。

概念底辯
証法

關於為哲學底繼承者的唯物辯證法底意義，起勁地把牠力說出來，這是必要的事情。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底概念，無論在牠底建設者方面，或在伊里奇方面，都只是在這種意思上被使用着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之中說——“所以哲學在這裏被揚棄了，換句話說，即是‘被克服並被保存着’。由牠底形式說，是被克服，由牠底現實的內容說，是被保存着”。(註)

哲學底揚
棄底意義

(註) 同上，一四三頁。

知識必須
完全適應
於對象

我們說過，思惟與存在同是辯證法的，不過存在常是辯證法的，反之，思惟也能够純粹地是悟性的、形式的、固定的、形而上學的。只有辯證法的思惟，纔能盡量接近於現實的實在底完全適應的寫象。這個正是科學底任務，同時又是人類底第一種任務。因而知識必須成爲完全適應於對象的知識。知識——若用別的話說——應該是完全適應於對象的認識及研究底一個方法。在這種情形，唯物辯證法（=辯證法的唯物論=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作在思想上反映對象的知識底辯證法看，是對象底認識方法底科學，或者是同樣的事情，牠就是科學的認識底方法論。在伊里奇一方面，辯證法的唯物論，首先是在這種意味上，即是顯現爲方法。

二 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的 論理學

“從前哲學全體中剩留下來的東西，是思惟及其法則底學問——形式論理學與辯證法”——恩

格斯說。但形式論理學不能是科學的認識底方法論、對象認識底方法論，牠反而只是科學的、客觀的認識底一部分(不是全體)，和牠底名稱那東西底意思一樣，牠是形式的、不是現實的。牠論述依據於形式的界說，並不深入探究事物，至多只是飄浮於事物底表面。事物及其更重要的過程，被分離出來，只顯現為牠的自身；在形式論理學中被反映、被固定了的某種形式，也同樣被分離出來，只顯現為牠的自身。這些形式，被固定於依據于悟性的界說之中，這些界說，在形式上與各種命題相結合，各種命題，又被用形式上正當的推論而配列於三段論法，然而一方面活生生的現實進到牠自身底道路，在事實上是不適合於這些界說、命題、及三段論法的。

形式論理學只是形式的不是現實的

只有適合於客觀的現實而能夠完全充分反映牠的思惟，纔能說是正常的思惟，所以形式論理學，是不能教給思惟的事情的。伊里奇在他底“關於黑智兒論理學底草稿”之中，曾經這樣說着：“關於論理學的洞察：形式論理學‘教給思惟的事情’，(恰和生理學‘教給消化的事情’相同!!)，是一個偏

形式論理學不能教人們思惟

見”。形式論理學底這樣的要求，當然和那要教給食物底消化的生理底要求一樣，同是沒有根據的東西。但對於這問題，還有一個方面。如一般所周知，生理學是反映在有機體內部顯現的特定的過程的，牠認識這個過程，雖不能教給食物底消化，牠却能教給食物是怎樣被消化的。至於形式論理學，是不能教給自然及社會底過程是怎樣經過的，因為牠不反映這個過程。要反映這個過程，形式論理學就必得由形式科學變為關於自然及社會底一般的——我們所說的——運動法則的現實的科學。這樣一種現實的論理學，對於笨人，雖不能教給思惟的事情，但牠至少也可以告知現實底過程是依着怎樣的方法經過的。這樣一種論理學，在某種意味上，也可以教給思惟的事情。即對於認識客觀的現實底內容，是能夠有用的。但因為這樣——反覆地說來——，論理學必須從形式的東西變為現實的東西。

所謂現實的論理學，究竟是什麼東西？牠是適應於現實的論理學；牠是把牠底概念、概念底配列、結合、媒介及順序，按照這些東西反映客觀上

形式論理學不反映自然及社會底過程

論理學必須從形式的變為現實的

現實的論理學是什麼

存在的對象、對象底配列、結合、媒介及順序的那樣地去配置的論理學。只要後者〔即客觀上存在的對象〕是辯證法的，前者〔即論理學底概念〕也必須是辯證法的。

依據於形式的悟性的界說，如黑智兒所說，只是“無生命的骨格”。但必要的事情，是“活生生的生命，不是無生命的骨格”——伊里奇這樣地加以註釋。這件事，只有在論理學真實地反映客觀的現實時，纔是可能的。論理學及認識論，必須要“從自然及精神底全生命底發展”引出來。（註）

（註）伊里奇“關於黑智兒論理學的草稿”，“馬克思主義旗下”，一九二五年，第一——第二冊，九頁，俄國版。

論理學底形式，不能只是“關於內容的形式”，而必須是內容自身。“黑智兒所要求的論理學是，牠底形式是有內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現實的內容底形式，是與內容不可分離地結合着的東西”。——伊里奇這樣寫着。在這種情形，黑智兒和伊里奇是走着同一的路線，因為他們兩人都是辯證法論者，不過他們底路線，到了關於“內容”那東西底性質的問題一被提出之時，就顯然地分手了，這是

形式的悟性上底界說，是無生命的骨格

黑智兒所要求的論理學是什麼

伊里奇與黑智兒底異同

然的事情。黑智兒成爲本體論者、絕對的觀念論者，反之，伊里奇成爲唯物論者。這種差異，只限于他們兩人共同從事建立辯證法的論理學底根據時，只限于不發生怎樣解釋存在的問題時，是不出現於表面的。在伊里奇說來，存在是物質的存在；反之，在黑智兒說來，存在是存在底被本體化了的概念。

論理學底
規定必須
反映存在

論理學底規定，必須反映存在。這個意思，就是說，論理學底規定不能離開存在。伊里奇這樣寫着——

“論理學底範疇，是外的存在及活動底個別性之‘無限的集合’之略符。這些範疇，又適用於人類底實踐”。

唯物論辯
證法範疇
底本質

這個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當作“從現實的、歷史的、生滅的諸現象抽出來的抽象”而下界說的唯物論辯證法底範疇底本質。這些範疇，雖適用於人類底實踐，但不能說是普通意義上的人類底補助手段。因爲牠底自身，不外就是“自然及人類底合法則性底表現”。人類也被同一的法則支配着，並且這些範疇，即是“觀念的東西只是被翻譯了出來而

當在人類頭腦中被處理了的物質的東西。”

關於形式論理學底最主要的弱點的以上底證明，完全是在辯證法的唯物論底精神上做成的。不過要注意的事情是，恩格斯和蒲列哈諾夫在批判形式論理學之時，未曾明白述說過這種證明。伊里奇讀黑智兒底論理學，就注意于這個論證，爲自己附加了若干的覺書。他明白地理解着，同一律、矛盾律、及排中律底形式論理學上底諸原理，非首先探求這些原理所以不完全的原因，是不能加以批判的。但是這些原因底探求，若當作認識論上底問題看，已經超出了純粹論理學底範圍。關於同一律及其他的形式論理學底諸原理，只因為牠不是當作“現實底略符”，不是當作從現實底客觀的內容抽取出來的抽象而被構成的東西，所以牠對於認識沒有用處。

同一律矛盾律及排中律底批判

第一，我們不能是形式主義者，而必須是經驗論者，但單是這樣還不充分。

三 抽象底問題中的辯證法的唯物論與淺薄的經驗

論。

辯證法的
唯物論所
採以為出
發點的經
驗

辯證法的唯物論，在牠被應用於自然及歷史時，牠是經驗的。經驗是當作物質的外界傳達於我們底感覺器官的作用看的東西，辯證法的唯物論是從這種經驗出發，牠在這樣被解釋了的經驗之中，看出一切知識底源泉。然而，辯證法的唯物論，並不是拘泥於主體底感覺圈內而此外別無所見的純粹經驗論；在另一方面，牠也不是拘泥事物圈內而此外別無所見的素樸實在論。人們或許以為，唯物論是在自己底周圍及自己底內部只看到物質的東西，只在這些東西當中認定全部的實在，除此以外，再沒有唯物論的東西。但是，如果在實在之中只看到物，並且連人也要當作物去觀察，牠就不是辯證法的唯物論底立場。牠只是“本能的”意識。不，甚至不能是意識。牠反而是“在無限複雜的材料中茫然自失的”、無意識的、本能的行動。反之：

“由知力規定了的意識的行動，是從那和主體的直接的統一，把向着行動的衝動底內容分離出來，並把牠當作對於主體的對象物設置

的”。——伊里奇這樣概括了黑智兒底見地。

黑智兒底用語實在難於了解，並且是極其抽象的。伊里奇充分理解了黑智兒底思想。他在唯物論上充分理解了牠之後，常常給以自己底簡單正確的規定。在這裏，那種在唯物論上被充分理解了底辯證法底命題，對於我們是必要的。“怎樣去理解牠呢”？——伊里奇這樣地發問，並且自己給了解答。

“自然現象底網，張在我們底面前。本能的人、野蠻人，不從自然區別出自己。意識地思惟着的人，却是區別牠。種種底範疇，是這種過程底階段，即是幫助認識世界把捉世界的網底眼孔。（註）

（註）伊里奇，「草稿」，一二頁。

辯證法的論理學底概念及其範疇，決不是直觀的表象。那種表象，是與野蠻人有關係的東西；淺薄的經驗論者，也只是要求牠。辯證法的論理學底範疇，是從事物抽出的抽象，牠是構成向着世界認識去的階段的東西。的確，牠底範疇，沒有表象是不可能的，但單只表象還是不夠。換句話說，若

辯證法的
論理學底
概念與範
疇是不直
觀的表象

單是有表象，那就會缺乏世界認識上的非常重要的階段。

物與物之間有人與物底關係

我們必須在物底背後，更正確地說，在物與物之間，認出那相互地並個別地結合人與物的關係。沒有這個關係，就會沒有人，也沒有物。物質的物與物底關係，雖然不能用肉眼或用戴着眼鏡的眼在感覺上去知覺牠，但這個關係，與物的自身一樣，同是物質的。牠只是被用戴上所謂意識底活動的眼鏡的眼去認識的。的確，在這種情形，把意識當做調劑其他感覺（視覺、觸覺等）底報告的感覺看的唯物論的認識論底解釋，完全是正當的。不過，意識底活動，是成為構成那意識內容的表象及概念而出現的東西，沒有這些東西，意識便不存在（“空虛的意識！”），並且也不能存在。

意識底活動能夠認識物與物底關係

抽象的概念之意義

若果表象譬如是一個個外物底寫象，概念及一般的表象，就是物與物之間的聯結及關係底寫象，是抽象。巴克列批判抽象及抽象的概念，他說，現實地適應於“人類”（人類一般）的概念的對象是沒有的，而所有的是所謂約翰 [Johann] 或彼得 [Peter] 等個個人，他這話確實是對的。（這人類在主

觀的觀念論者巴克列看來，也只是感覺底複合吧，這一點在這裏於我們無關）。但是他從這個原理出發，主張現實地適應於“廣袤”的觀念的東西是沒有的，因而廣袤那東西是不存在，這話却是不對的。（註）

（註） 德彼林，“辯證法的唯物論哲學入門”中關於巴克列的論文，可參看。

廣袤一般，在事實上雖不存在，但有廣袤的外物却是存在的，因而各種外物都有廣袤。因此，當作抽象看的，當作論理學的範疇看的廣袤，把意識外部底外物所固有的東西，反映於意識之中。而這種範疇，具有一定的方法論上底價值。因而牠是從現實底觀察被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之一，牠和別的東西結合，“使歷史的材料底整理容易做”，這是馬克思曾經說過的。我們雖然選擇了最初步的實例，但那種沒有超出個個事物以上的素樸經驗論；連這樣的範疇也是不能使用的。並且這樣的範疇，乃是唯物論的方法論底武器之一。

經驗論者主張：物，並且只有物，是環繞著自身的，這當然是對的，不過這種主張，究竟有什麼

廣袤底範疇

經驗論者只看到物卻不能看物與物到底關係

抽象是科學底前提

意思呢？經驗論者把結合物與物的關係看落了。只有踏到抽象底道路，我們纔能從物出發，而引出結合物與物的關係及其被支配的法則。抽象是科學底第一前提。然而反對“一切抽象及其他空漠概念”的我們底經驗論者，却證明他們自己底見解是他們自己所非難的抽象的東西，即是證明被閉塞了達到科學的通路的愚笨。

我們從形式論理學底諸規定出發，對於物質的現象底內容，得不到什麼知識；和這一樣，單是直觀的表象，我們也不能得到關於這內容的什麼“表象”。並且，我們不能不去認識的東西，就是那種內容。因此，這種內容，必須受論理的考察。這件事，是依着抽象及辯證法的範疇底設定而實行的。伊里奇對於這層，附記着如下的覺書。

“隨着內容被實行論理的考察，不是事物變為對象，而是事和物底概念變為對象，不是物變為唯物論的，而是物底運動法則變為唯物論的”。

只有科學底抽象，不是使我們能夠把握個個物質的東西，而是使我們能夠把握物底運動法則。這運動法則，實是現實底內容底本質。

抽象必須與事實一致，這是唯物論者第一個要求，並且實際上，唯物論者底抽象，是適合於這個要求的。當作方法論的範疇而被給與了的關係，被給與了的法則，必須和那種當作事實而被給與了的關係、被給與了的法則相一致。在這一點，就存有真理的標準，引力底法則，物質及能力保存的法則，以及辯證法底一切原理，都是具有這種性質的。伊里奇在恩格斯底文句之後，接着這樣適當地述說着。

抽象要和事實一致

“不把那概念和牠所反映的事實比較，而把那概念和別種概念，和別種事實底寫象比較，這是舊心理學底方法”。

形式論理學底諸範疇，不只是“關於內容”的形式。牠拘束內容的事情也是有的。

形式論理學底範疇往往拘束內容

伊里奇在黑智兒和恩格斯底文句之後，接着這樣地寫着——“忘記了這些範疇在認識底某種領域內是妥當的一件事，固然是不對，但因為這些範疇離開內容而是只‘關於內容’的東西，所以牠不類似于現實，不能包括真理”。康德的先驗的論理學底諸範疇，已經是比這理

康德底先
驗的論理
學底範疇

個多少要“進步”些。這些範疇，已知道辯證法的矛盾，表示着“不安的”神氣，表示着其中的某種東西有可以變化為牠底反對物的傾向。如同康德自己在“先驗的分析論”所做的一樣，就是看到這些範疇底列舉方法，[也可以知道]牠底分類，是照下面那樣行着的。即，各個範疇和牠底反對物是被並列的，如同，一——多，現實——否定，等等。不過這些範疇，都不外是悟性底先驗的形式。康德從現實界把這些範疇取出來，而永久地把他們移入於意識之中。因此，當作萌芽而存在的這些矛盾，不是現實底矛盾，而只是人類底認識機構即思惟底矛盾。那種先驗的性質，把他底形式論提高到極端。

黑智兒辯
證法論理
學底範疇

黑智兒底辯證法的論理學底範疇，早已克服了康德底那種形式論。黑智兒敏銳地批判了康德，他說：“康德因為把矛盾移入於意識之中，就從矛盾把現實解放了”。黑智兒底諸範疇是客觀的，不過這些範疇所以是客觀的話，是在一種觀念論的意義上說的，所謂觀念論的意義，即是說，這些範疇和中世紀實在論者底普遍概念一樣，同是在論

上並且從牠本身發展出來的某種本體、絕對精神底發展階段。

最後，馬克思主義底唯物辯證法底範疇，乃是牠不能不是那樣的東西，即是從物質的、歷史的、生滅的諸現象抽取出來的抽象。唯物辯證法底範疇，並不是牠被對象化了的實體，在單是概念的意義上，牠是主觀的。在實在界底特定事物、關係及事象與牠相適應的意義上，牠是客觀的。牠是‘階段’，却不是從牠自身發展起來的絕對精神（被客觀化了的沒有思惟的主體的思惟！）底階段，牠是世界認識上底階段，牠是幫助認識世界的自然現象之網底網孔，牠所以能夠完成這種任務，是因為牠自身是從“自然現象之網”取出來的東西。

唯物辯證
法底範疇

範疇底科
學

但是，範疇底科學，是辯證法底論理學，是在所謂思惟科學底意義上的唯物辯證法。伊里奇所下辯證法的論理學底界說，給與了明白而包括的問題之總結。

‘論理學不是關於思惟底外部形式的科學，而是關於‘一切物質的、自然的、及精神的事物底發展法則的科學，即是關於世界及其認識

辯證法論
理學底界
說

底具體的全內容底發展的科學。牠是世界認識底歷史底總和，底結果”。（註）

（註）伊里奇，“關於黑智兒‘論理學’底草稿”，“馬克思主義旗下”，一九二五年，第一——二冊，十二頁，俄國版。

四 唯物論的抽象之具體的性質、聯結底範疇

辯證法底各方面底界說

以上所引用的辯證法底界說，並不是我們在伊里奇一方面所看出的唯一的界說。伊里奇對於辯證法，有時從內容去研究牠，有時從形式去研究牠，有時從牠底意義和任務去研究牠，因而所下的界說，也是各不相同，這些界說底每一個，都各是力說着辯證法底一個方面。所以我們不能夠拘泥於一個個的界說，而是要研究那一切的界說。照這樣，辯證法論者伊里奇底真相纔能活現出來。

以上所引用的界說，是給與一般的定式的東西，牠是在當恩格斯下辯證法底界說，說辯證法是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及人類思惟底運動與發展底形式之科學時，給與了的東西，所以伊里奇也把

辯證法叫做“世界及世界認識底具體的內容全部底……發展法則底科學”。伊里奇底界說，還含有着對於世界內容底具體性，照文字的意義說，即對於牠底“聯結性”[Verwachsenheit]的暗示。

伊里奇在關於黑智兒的覺書之中，這樣寫着——“在關於轉化的舊論理學之中，沒有什麼發展（概念及思惟底），也沒有一切部分底必然的內在的聯結，又沒有一種東西到別種東西的轉化。而黑智兒建立着兩個根本要求。

一、聯結的必然性。

二、‘差別之內在的發生’。”

伊里奇更這樣附記着——

“‘是非常重要的！’據我的見解，牠有如下的意味。

一、‘當面底現象合成之一切方面、力、傾向之必然的聯結、客觀的聯結’。

二、‘差別之內在的發生’——差別底——兩極性底——‘進化及鬥爭之內在的客觀的論理’。（註）

（註）伊里奇“草稿”，一四——一五頁。

“一切東西都是聯結着”的命題

伊里奇所指摘的這些要素，我們須得詳細加以研究。在被單純化了的辯證法底說明中，通常在最初的一種情形，所謂“一切東西都是聯結着！”的命題，是當作一種辯證法底‘命令’顯現出來，這無疑地是正確的。伊里奇在牠底覺書底第一項，曾說到這個。世界是統一的，在牠的當中，一切東西都是聯結着，而孤立的、離開其他一切東西而獨立的個個事實或“本體”，是不存在的。伊里奇引用黑智兒底觀念辯證法底範式“天國——自然——精神”，在這種意味上，作下述的註釋。

“放棄天界吧！——唯物論——等等——。一切的東西都被媒介，都結合於一，都由轉化聯繫着，放棄天界吧！——世界全體（世界過程總體）底合法則的聯結’。（註）

（註：同上，一七頁。

論理學底
建立必須
依從聯結
底原則

然而世界底這種統一，這種一般的聯結，必須反映於我們底認識之中。認識底任務，就是適應地反映現實，不過這種任務，如果是世界過程總體停止於人類意識底外部，如果意識忽視牠，是不能完成的。論理學必須依從這種聯結底客觀的原則而

建立起來。形式論理學實際上不適用這種原則，辯證法的論理學，却是適用牠的。

但是所謂論理學必須依從聯結底原則而建立起來的這種要求，究竟是什麼意思？牠底意思，就是說，論理學的概念及範疇，必須表現這種一般的聯結。但這件事，並不如所說“一切的東西都是聯結着”的言辭那樣簡單。論理學底範疇，必須包含存在物底活生生的聯結於自身之中，必須包含現實底種種方面的這種“聯結性”。科學底第一個前提，是意識底抽象活動；第二個前提，是這種抽象及概念之與事實相一致，即是概念與抽象之唯物論的設定。但單是這個還不充分。由以上的前提必然發生的還有一個條件，是必要的。方法論上底這種條件或這種要素，——無論在開始牠好像是如何奇妙——，曾經觀念論者黑智兒指摘過。牠所以好像是奇妙，是因為有這樣一種周知的事實，即是：黑智兒是辯證法論者，而馬克思為要把黑智兒底辯證法變為科學的辯證法，不得不把牠用腳堅立起來。所以這種要素，就從黑智兒底觀念論的定式進到馬克思底唯物辯證法，再通過牠而進到伊里

科學底兩個前提和一個條件

黑智兒底辯證法底顛倒

奇底方法論。

黑智兒這樣論述着——“說哲學只論究抽象，只論究空虛的普通性；說我們底經驗的自己意識、我們底自己感情以及生活感情，却反而是牠自身上的具體物，是牠自身上被規定了的王國；——這類見解，是常有的偏見。事實上，哲學屬於思想底領域，因而牠是處理普遍性的。即，牠底內容是抽象的，然而也只有從牠底形式、牠底要素看，纔是抽象的。但因為理念[Idée]是種種規定底統一，所以在牠自身上大致是具體的。理性認識所以和單純的悟性認識不同，就在這一點。指示真理和理念不存在于空虛的普遍性之中，而存在于在牠自身上是特殊的東西是被規定的那種一般的東西之中，這就是哲學對於悟性底工作。真理若果是抽象的，牠就不是真理。常識是處理具體物的。至於悟性底反省作用，纔成爲抽象的理論，牠不是真理的，牠只在頭腦之中是正當的，就中也不是實踐的。哲學最忌抽象的東西，牠復歸於具體的東西！。（註）

真理總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

(註) 黑智兒, '哲學史', 李恩仙 München)1923, 七十一—七十一頁。

由于那辯證法而值得注意的這段文章, 把所謂當作方法論看的哲學是“空漠的抽象”那種偏見掃除了。思想底王國, 是哲學底領域。但思想只有在形式論理的(在黑智兒方面是悟性的)思惟底領域中, 纔是抽象的。反之, 在辯證法的(在黑智兒方面是積極的、理性的、思辯的”)思惟底王國中, 思想是具體的, 到某種程度止, 牠和對象、和事實、和現實的關係相一致, 牠是種種規定底統一, 只有從形式上去看, 纔是抽象的。所以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底概念和範疇例如資本、生產諸力, 生產諸關係等等, 只有從形式上去看, 纔是抽象的。因為這些東西是種種規定底統一, 所以是具體的。例如於主語“資本”附於客語“產業的”, 於主語“生產諸關係”附於客語“資本家的”, 牠就變成更具體的了。上面所引用的黑智兒底文章底意味, 就是說: 方法底的範疇必須是具體的; 真理是抽象物與具體物底統一, 概念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纔具有特定的認識價值。

形式論理的思惟和辯證法的思惟底區別

辯證法的概念或範疇是種種規定的統一

真理是抽象物與具體物底統一

抽象物與
具體物底
關係

如一般所周知的一樣，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之中，曾經論到抽象物與具體物底關係底問題。在那種處所，是論述經濟學建設底方法的。認識作用，當然是從具體物出發，但爲要使具體的東西變爲能夠理解的東西，使牠在實際上能被理解，譬如爲要使“社會”不顯現爲“空虛的抽象”，那就必須從價值、貨幣等抽象物出發。那時候，社會纔成爲被用內容充滿了的、富于種種規定的具體的範疇。

客觀世界底
聯結必須
反映於論
理的範疇
之中

客觀世界底聯結，必須反映於論理的範疇之中，伊里奇爲黑智兒附註着說——

“卓越地被規定着。不只是抽象的、一般的東西，並且是特殊的、個人的、個別的東西底豐富的內容（特殊的及個別的東西底豐富的全內容？），也放在牠當中體現的一般的東西！好極了！”（註）

（註）伊里奇，“關於黑智兒‘論理學’的草稿”，“馬克思主義旗下”，第一——二號，一九二五年，一六頁，俄國版。

我們底概念 是一般的概念，但牠不能變爲這句話的別種意義上“一般的概念”，即是不能變爲

一般的、空虛的、不意指什麼東西的言辭。牠必須“在牠底當中體現出特殊的及個人的東西底豐富的內容”。要建立當作空虛的抽象看的一般的概念，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要在這一般的概念之中，總括並表現一切個別的現象，却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一般的概念，是表示一切個別現象底聯結，而從這些現象抽象出來的東西。黑智兒底功績，就是發現那種概念底可能性及存在；而用他底觀念論的用語把牠說明了出來。馬克思〔德文本為馬克思主義，但據上下文的語義，似宜改為馬克思〕底功績，就是他在黑智兒底方面，發現了“為神秘的外被所包藏的合理的核心”。伊里奇底功績，就是他使我們想起在今日已被忘掉的唯物辯證法底這一方面，並且因此舉出了卓越的定式和實例。

黑智兒馬
克思及伊
里奇底功
績

據伊里奇底見解，這種要素，是在說明並研究辯證法之時所不可忽視的。種種規定底聯結性及具體性，是研究者所必須充分理會的。概念及一般表象之辯證法的研究，必須從牠開始。一個概念及表象與別個概念及表象底聯結、以及牠自身內部的聯結，必得要指示出來；概念及表象，必得當作

概念之辯
證法的研
究

種種規定、而且是對立的諸規定底統一去理解。

伊里奇這樣寫着——

對立物底
同一

“從最單純的東西、最普通的東西、大量的東西等開始，例如從所謂樹葉是綠的、約翰是人、或斯丕茲 [Spitz] —— 尖耳的狗，波恩墨爾產]是狗，等等任意的定言開始吧！在這裏就有一個（如黑智兒天才地認識了的一樣）所謂個別的東西是一般的東西的辯證法。（關於這個，可參看亞里士多德底‘形而上學’……‘因為在眼所見的種種家屋以外，還有家屋……家屋一般……，當然是不能想到的’）。

個別與普
遍底同一

因此，對立物（個別的東西和一般的東西對立着）是同一的。即是說，個別的東西，只有在引導到一般的東西的聯結之中，纔能存在。一般的東西，只有在個別的東西之中，只有通過個別的東西，纔能存在。個別的東西，一切（在一種什麼方法上）都是一般的東西。一切一般的東西，都形成着個別的東西底一部分，或一方面，或牠底本質。一切一般的東西，只是近似地包括一切個別的東西。一切個別的東西，只

是不完全地進到一般的東西之中，等等。一切個別的東西，都經過無數的推移，而與其他種類底個別的東西（物、現象、進行）聯結着。在這裏就已經有了自然底必然性，客觀的聯結底要素、萌芽、概念。偶然的東西與必然的東西，現象與本質，在這裏已經存在着。因為說起約翰是人，斯丕茲是狗、這是樹葉等等時，我們就把一系列的特徵當作偶然的東西除掉，只從顯現着的東西抽出本質的東西，使他們互相對立起來。照這樣，我們在每一個任意的定言中，譬如在一個“細胞”中的那樣，能夠發見辯證法底一切要素底胚種（並且是應當發見的），照這樣，我們就能够指示出辯證法一般是人類認識總體中所固有的東西。自然科學，對我們指示出具有同一諸性質的客觀的自然，個別的東西到一般的東西的轉化，偶然的東西到必然的東西的變化、轉化、融合，對立物底互相聯結（這件事，還必須用任意的簡單的實例證明出來）。（註）

偶然與必然

一個任意的定言都包含辯證法底胚種

（註）伊風奇泰編，第十三卷，三七七——三七八頁，“湖

于辯證法問題”，德國版。

讀者會看出上述一切的伊里奇底思想，是與聯結底問題或範疇有關係的。伊里奇並不停止於所謂“一切的東西都是聯結着”的那個公準[Postulat]，還在概念那東西當中探求這種聯結。這些個說明，不僅有着論理的意義，還有着認識論的意義。這是明白的事情。因為在馬克思主義說來，辯證法首先是認識論。

一般的表象與客觀的對象底結合

人、屋、狗等一般的表象，是和客觀地存在着的個個對象結合着，離開這些對象，並不存有什麼一般的表象。如馬克思所曾經說過的一樣，除開個個的果實，沒有當作概念看的果物。在另一方面，這個個的對象，一切都被總括於一般的表象之中。一切偶然的東西脫落了，一切必然的東西被集中於一般的表象之中。資本主義社會，離開了英吉利，法蘭西等個個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存在的，但偶然的東西、對於各國是特殊的東西底一切被除去了，那本質的東西、必然的東西底一切就進入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概念之中。因此，伊里奇也這樣說着：“一切個別的東西，只是不完全地進入於一

般的東西之中”；“一切一般的東西只是近似地包括一切個的東西”。知識作用底任務，首先是盡量地完全地把捉個個的對象。而這種把捉，不僅靠着造出新的別種表象一事而實行，並且又靠着造出新的、更完全的、更具體的、一般的表象及概念一事而實行的。在這種新的表象及概念中，別種新的對象或別種新的方面，是互相“結合”着的。

這種概念底具體性、一概念與他概念之外在的聯結、以及牠自身中間的種種規定之內在的聯結，論破了關於觀念論者底純粹概念或形而上學者底純粹事物及現象的一切童話。如同孤立的、沒有互相聯結的現象並不存在一樣，“純粹的”、孤立的、滿足於他自身的概念，也是不存在的。一切的東西都是聯結着——雖然是反覆說起已經用舊了的公式——，一切的東西，甚至“純粹性”的概念，也是被媒介着。

純粹事物
與純粹概念之虛構

伊里奇在完全實踐的問題上，在帝國主義戰爭底問題上，這樣論述着——“純粹的現象，在自然中，在社會中，都不存在，實際上牠也不能存在——這是馬克思底辯證法所教誨的

世間沒有
純粹的資
本主義

處所。馬克思底辯證法，指示着純粹性底概念那東西已經顯示着人類認識底狹隘和一面性，人類底認識不是完全包括對象底全部複雜性的東西。世界上沒有‘純粹的資本主義’那東西，實際也是不能有的，而存在着的東西，往往有時是封建的，有時是小布爾喬亞的、有時是什麼別的要素底混合’。（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三卷，一六〇頁，“第二國際崩壞”，俄國版。

如果我們把某種現象，並且是把被給與了的現象，當作“純粹的”東西去規定（形式論理學是這樣處理的），他就只是表示我們不曾顧到那現象底一切方面、一切結合與媒介。人類底知識作用，確實是有界限的，但如我們已經知道的一樣，這種界限，也是可變的相對的大小。認識底任務，就是在知識過程底一定階段上把捉一切可能的結合與媒介。

五 運動底範疇、轉化

當我們論到伊里奇底社會的方法論之時，打

算再來研究這個諸現象底聯結底問題及概念底具體性底問題。這裏須得考察由前面所說的伊里奇那個提言——在每一個任意的定言中，譬如在“細胞”中的那樣，能夠發見辯證法底一切要素底胚種（並且必須發見牠）的那個提言所生的種種結論。

動與靜的
見地

我們說起聯結時，這個聯結，究竟是靜的東西或是動的東西，就成為問題。既然一切東西都是聯結着，那麼，實際上，這個“聯結着”的對象和現象究竟是靜止着的呢，或是運動着的呢，就成為問題了。這個聯結是死的東西呢或是活的東西呢？從辯證法底通常的說明看，一切東西都是運動着，這是當作第二個“命令”被我們所知道的。但是，辯證法的論理學怎樣解釋那很普及的近代意識底這種真理呢？

“一切東西都是運動着的”的命題之探討

伊里奇也把這個問題，在辯證法的論理學上、在辯證法的認識論底精神上，提了出來。若果在物質的外界，一切東西都是運動着，這種事實，也必須反映到論理學上面的。論理學底範疇，不可以當作悟性底硬化了的規定去解釋，却是必須當作自己運動底規定去解釋。

論理學底範疇必須當作自己運動底規定去解釋

形式論理學不能把捉運動，要把捉運動，只有借助於論理學。

形式論理學底規定是固定了的形而上學的東西，這件事，在恩格斯和後來的蒲列哈諾夫批判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等形式論理學底原理時，已經是闡發無遺了。他們指摘了形式論理學不能把捉運動，如要把捉運動，只有借助於辯證法的論理學，纔有可能。不過蒲列哈諾夫對於論理學底規定那東西當中已經包含着運動的一層，却未曾指摘出來。這種運動，必須由辯證法的論理學去開發，例如說，去“解放”，並且事實上是由牠所解放所發見的。

伊里奇關於辯證法論理學這一方面的說明

伊里奇當他唯物論地去充分理解黑智兒之時，就已經注意到辯證法的論理學底這一方面。他採取最單純的實例，表示着在事實上，這個論理的“細胞”是怎樣“包含着辯證法底一切要素底胚種”。

伊里奇在“讀到黑智兒底書籍時關於辯證法的意見”的標題之下，這樣寫着——

“怎樣地犀利而聰明呵！黑智兒分析一般地以爲是死物的概念，指出牠是包含着運動的。所謂有限的東西？因而是向終點運動着的東西！

所謂某種東西！因而是和別的東西不是相同的東西。所謂“純粹的”存在？因而像存在＝非存在那種非規定性。向着一切方面的概念底普遍的柔軟性、到達對立底同一性的柔軟性——這是核心。這種柔軟性若是主觀地被適用起來＝折衷論與詭辯論。客觀地被適用起來，反映物質的過程底全面性及其統一的柔軟性，是辯證法，是世界底永久發展底正當的反映’。（註）

概念中包含着運動

（註）伊里奇“關於黑智兒‘論理學’的草稿”，“馬克思主義旗下”，一九二五年，第一一一二號，二三頁，俄國版。

辯證法的論理學底範疇所以能夠反映物質界底運動，就因為牠底範疇是“柔軟”的，牠自身當中是包含着運動的。但是，我們不能把這種柔軟性作為絕對的東西。因此，我們不能把範疇作為主觀的東西去考察。在一方面，一切東西都是“聯結”着，運動着；在別方面，如果這一切東西都被論理學上底概念所完全取盡，我們就不可避地走到觀念論去，並且還到達於相對論及詭辯論——這一層，正如我們在前面對於絕對的真理與相對的真理底問

辯證法論理學底範疇底柔軟性

題所見到的一樣。

一切概念都是聯結着，一切東西都是運動着，一切東西都要轉化而為牠底反對物，並且能夠或必須成為一切概念底標準的東西，什麼也是沒有的。真理在這些概念之中自己消失，而變為一般的相對關係底犧牲。但真理是表象底適應性，是表象與客觀的實在底一致，而概念底柔軟性如果客觀地被適用之時，即概念底柔軟性如果反映“物質的過程底全面性”之時，辯證法就至於具有當作正當的認識論看的特質。

概念底辯
証法

“物自身、自然自身、事件底進行自身底辯證法，是第一次的東西；概念底辯證法是第二次的東西，是被附了條件的東西，是被規定了的東西”。——伊里奇在別的處所這樣說着。

辯証法底
兩個方面
：主觀與
客觀

伊里奇論及辯證法之時，他常常着眼於兩個方面，即第一的主觀方面和第二的客觀方面，或者拿舊的用語法說，即本體論的方面與認識論的方面。換句話說，他同時把辯證法當作存在底法則底科學及思惟底法則底科學解釋着。這時候，若

果第一的東西是辯證法的，那第二的東西也必須是辯證法的。

同一的事情，對於運動底分析也能夠說。在運動之時，某物推移於別物。如果伊里奇只是辯證法底通俗解說者，他當然像通常在我們之間所做的一樣，只會說起由量到質的轉化。他會忽視問題之方法論的方面，忽視理論，而只是說起在自然及社會之中所見到的東西了。的確，“由量到質的轉化”，是辯證法底一個重要的原則。所以，例如恩格斯和杜林格論戰時，爲了闡明這個問題，曾耗費許多的時間和紙面。反之，伊里奇呢，他或許是相信這個問題已經恩格斯及蒲列哈諾夫充分闡明了，或許是不曾把這個問題看做辯證法底本質，無論是屬於那一種理由，他對於這一層，比較地說得很少。

由量到質
的轉化

由量到質的轉化，確實是重要的，但是由可能性到必然性的轉化、由相互作用到因果關係的轉化等等，也同樣是重要的。不過在這種情形，由一種現象到別種現象、到牠底反對物的轉化，對於一切都是共通的。伊里奇是想要說明辯證法底本質

由可能性
到必然性
的轉化由
相互作用
到因果關
係的轉化

的，所以他論究關於把一切特殊情形加上特徵的一般的東西，比較論究特殊情形以及無疑是非常重要的諸特性那件事，更為重要。

六 對立底統一

對立物底
統一

一現象及一概念到別種東西、到牠底反對物的轉化，在伊里奇看來，這是關於對立底統一的新問題。而這對立底統一，原是聯結底問題與轉化底問題之綜合。一切東西都是聯結着，運動着，因而空虛的無差別的同一性，是不存在的。一切東西都充滿差別，在諸種對立之中運動着。如果概念是“互相聯結”的，是“結合”的，是具體的，如果概念在這種聯結底實現中，運動到與牠相結合了的對立，那麼，這件事的意思，就是說，概念是對立底結合，是牠底統一。

概念是對
立底結合

聯結與運
動底綜合

一個統一的聯結了的現象，在牠底運動底經過中，在一定條件之下，分別為各種的對立，牠曝露自己底矛盾，但是，其次又從新變為別種的形態與質而發生出來。聯結與運動底這種綜合，是辯證

法底本質。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必須考察這一件事。

伊里奇這樣寫着——“統一物底分裂及其充滿了矛盾構成分底認識，……是辯證法底本質（‘本質性’之一，即令不是基本的特徵或主要特徵，也是基本的特徵之一）。所以黑智兒也提出着這個問題……辯證法底內容底這一方面底正確，必須用科學底歷史去實驗出來，在辯證法底這一方面，通常（例如蒲列哈諾夫）是未經加以充分的注意的。即，對立底同一性，被當做實例底總計去考察（雖說是爲了通俗化起見，如恩格斯也曾那樣做過的一樣，——例如‘種子’，例如‘原始共產主義’），被當做認識底法則（及客觀界底法則）去考察。

在數學上——正數與負數、微分與積分。

在力學上——作用與反作用。

在物理學上——陽電氣與陰電氣。

在化學上——原子底化合與解離。

在社會科學上——階級鬥爭”（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八卷，三七五頁，‘關於辯證法問

辯證法底本質：統一物底分解及其充滿了矛盾的構成分底認識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上底對立物

題”，德國版，

在辯證法之通俗的說明上，“統一物底分裂及其充滿了矛盾的構成分底認識”這個要素是完全被忽視着，這是不能不認定的事情。蒲列哈諾夫對於這層，也未曾加以適當的注意。爲了歷史的事情，主要地爲了論戰而被制約了的恩格斯及蒲列哈諾夫底關於辯證法的說明，是關於在辯證法之中成爲反馬克思主義的對象的一方面的東西。其結果，通俗的解說者，雖然把“量與質”、“否定之否定”、“三段法”[Trias]等等解說了，註釋了，但着眼於辯證法底真的本質——單由牠說明一切的東西——的努力，却不曾實行過。

通俗的解說者對於這個本質的忽視

讀了里亞乍諾夫 [Rjazanov] 所發表的恩格斯底“自然辯證法”，我們就知道恩格斯在特別的一章“科學的辯證法底一般性質”底標題之下，詳細地論究了“對立底一般的滲透底法則” [Gesetz der allgemeinen Durchdringung der Gegensätze]。

對立底一般的滲透底法則

伊里奇對於這個本質的注重

伊里奇“底覺書—關於辯證法問題”被發表出來，就表明了伊里奇從辯證法的唯物論底一般見

解出發，就黑智兒底觀念論的原型研究了辯證法以後，已理解了辯證法底本質，並且明明是注重於這種本質的。

世界底物質的性質、世界底諸現象底聯結及其運動，是被給與着的。但是，怎麼樣並且爲什麼發生出這種眼所見的諸現象底複雜性呢？這是內在的、牠自身所固有的物質底運動。這種正確的答覆，已由第十八世紀法蘭西唯物論者給與着，但這個回答，還不充分，牠還沒有說盡一切。運動底本質及其起源，是基于這統一物底分裂或分離；基于牠底各部分底複雜的結合。這就是統一“聯結”及“運動”於牠底當中，而說明宇宙底一切推移、眼所見的複雜性底全體的辯證法底本質。

運動底本質及其起源

客觀界底這個法則，由同一的理由說來，也是這個世界底認識底一個法則。社會的諸現象及過程，只有在建立階級鬥爭底範疇的不可缺的條件之下，纔被理解，因爲在社會上，階級鬥爭是客觀的現象。

社會上階級鬥爭底範疇之重要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布爾喬亞與普羅列達里亞之間有一種聯結。布爾喬亞，在普羅列達里亞之

社會也是
對立底統一

中有着“和他們不同的人”；普羅列達里亞，在布爾喬亞之中，有着“和他們不同的人”。社會在某種意義上是分裂着。在牠底內部，行着運動，演着階級鬥爭。階級社會，是從原始無階級的社會經由這統一體分裂為互相矛盾的部分一件事而發生出來的。無差別的同一性，包含着牠底分裂底原因。牠惹起差別，這個差別，當作存在底本質的要素，轉化而為牠底對立。而這個對立，再發展而成為矛盾，這個矛盾，要求到新的統一的揚棄。這是由于舊的矛盾底死滅而產出新的統一的社會過程底論理。社會是對立底統一。和這同樣，關於社會的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也不是空虛的抽象，而是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諸力與生產諸關係、技術與勞動力、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等等有差別的對立的諸規定之活生生的具體的統一。

對立物底
同一性

伊里奇說——“對立物底同一性（更正確地說，是牠底‘統一’，固然‘同一性’與‘統一’底表現底區別，在這裏不是特別重要的。在某種意思上說，兩者都正確。），是意味着自然（包含精神及社會）底一切現象及進行中充滿了矛

盾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諸傾向之認識（發見）’。（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三七五頁，“關於辯證法問題”，德國版。

的確，與其說對立底“同一性”，不如說對立底“統一”爲好。因爲同一性雖然意味着完全的一致、完全的一一、一切差別皆無的東西，但統一底概念，却表現着同一性，同時表現着差別性，因而表現着真的辯證法。伊里奇在“關於辯證法問題”之中所使用的同一性底概念底意思，也是這樣的。所以，牠是一切現象及過程中充滿了矛盾的諸傾向底統一。牠是世界底客觀的本質底表現。

七 發展底範疇

辯證法底基本的東西，單用以上所研究的諸範疇，還不能完全說明出來。據恩格斯說，辯證法是自然、人類社會及人類思惟底一般運動法則及其發展法則底科學，這是我們已經知道的事情。然則，發展底範疇，對於牠究有什麼關係？發展是非

發發底統
疇

一切東西
都是發展
的

常重要的範疇，人們往往把辯證法看做和發展相同的東西，這裏無須再說。的確，在這種情形，也可以容易地說“一切東西都是發展”的。不過，這個絕對正確的論綱，必須與其他辯證法底諸範疇聯結起來。否則，辯證法（實際上往往是那樣）將變成機械地被計算着的、相互間全無聯絡的、編上號碼的“命令”了。

發展底公
式

馬克思主義者們，關於發展[底範疇]，曾經寫了很多的東西。發展底公式，是當作伴隨於連續性之突然的飛躍的中斷及向着新的質的轉化而顯現的量的變化底漸增，而被人們所知道的。蒲列哈諾夫做照黑智兒底範本，爲着闡明飛躍中的發展之辯證法的見解以及“平凡的卑俗的”進化之間的差異，曾經大大的努力過。伊里奇當然是容納了辯證法的唯物論底這種ABC [初步]，但他並沒有停止在這種地方。他深化這問題，並且更深刻地提出發展底問題。

黑智兒說——“發展是周知的觀念。但哲學底特徵，就是研究人們普通以爲是已經知道的那些東西。人們很容易地處理着使用着的東

西、在生活上利用着的東西，當他沒有學習哲學時，實是未知的東西”。(註)

(註) 黑智兒，“哲學史”，李恩仙 München 版，六六頁，一九二三年。

當然，哲學的教養是要緊的，這誠如黑智兒所說，不消說“發展”一語，是每日一千遍地被使用着，然而人們却不能站在發展底立場。無體系的、不是意識地被使用的“發展”的名詞，與方法論上底範疇所說的發展，大有逕庭。發展底概念：同是馬克思及恩格斯在“德意志觀念形態”之中所說的、那種遵循抽象底路程而得到的‘最高結果’之一。在言語上說的發展，是為一般所知道，為普通所使用的，但是具有着從那種貫徹自然及社會現象的、意識地被適用了的、發展底立場去觀察的特權的人們，為數却是很少的。然而這樣地去做，正是辯證法的唯物論底立場。

發展底立場

黑智兒為要闡明發展底概念，區別了兩種東西：第一是可能性 [Möglichkeit]、即自在 [An-sichsein] (Potentia,) 第二是現實性 [Verwirklichung]、對自在 [Fürsichsein] (actu,) 可能性

可能性與現實性—即自在與對自在

成爲現實性，卽，卽自的地存在了的東西成爲對自的〔Fürsichwerden〕這是發展。發展底主體，包含着是卽自在同時是他在〔Andersein〕的矛盾。只是卽自的地存在了的東西，在發展過程中，變爲對自的東西。照這樣，對自的地變成了對象的東西，本來是卽自的地存在了的東西！牠並不是從外部添加了的東西。而且在從新被達到的階段和以前的階段之間，大有差別——黑智兒說。在這種情形，人類雖沒有因新的內容弄得豐富，但這個階段與以前的階段之間的差異，却是很大的。在所謂不從外部添加什麼東西的意義上，新的東西固然是沒有的，而發展底“成果”，却是某種新的東西。因爲本來存在了的東西，展開起來，變化起來，發展起來，變成了別的東西，新的東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普羅列達里亞是生產底主體。他們支配着生產。但這種支配，普羅列達里亞只是卽自的、如馬克思所說，只是可能的實行牠；並且是爲着別人，卽是爲着布爾喬亞去實行牠。可是到了普羅列達里亞收奪生產手段而被解放之時，他們就爲着自己實行那個生產底支配了。在外觀上，一般是沒有新

以普羅列
達里亞及
布爾喬亞
爲例

的東西的。新的東西是不從外部添加的。但發展底“成果，”却是新的東西。牠和發展底“萌芽”，根本不同。

具體物底概念與發展底概念結合起來，就生出具體物底運動。具體物之起源的統一，顯現那當作有差別的、充滿矛盾的規定底統一看的牠底性質，即當作分化了的東西[Ein Differenziertes]顯現出來。“因此，具體物是單一的，同時又是有差別的。具體物之內在的矛盾，牠自身正是發展底推進力，招致差別到存在去”。的確，運動着發展着的東西，如黑智兒底情形，不是概念，而是實在底客體。但盡量地適應地反映現實之辯證法的實在於概念當中的科學，事實上不能不建立能夠把握這個實在的概念。辯證法底一切概念、發展底概念，也適合於這個要求。

在伊里奇說來，“發展”並不單是言語。牠是他底方法論底主要部分。如果可以這樣說，伊里奇是通過他底全生涯而為社會的發展盡力的。要追溯他底全生涯來研究這件事實，本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不過要完成這件工作，就必得描寫伊里奇底全

結合具體物底概念與發展底概念就生出運動

伊里奇對於“發展”的努力

生涯。本書底目的並不是那樣高遠的東西，所以只想用伊里奇底著作中的若干文章，證明他並未忘掉這個概念底理論的意義而適用了牠的事情。

發展是對
立物底鬥
爭

這裏底問題，是發展底起源、諸現象底動因，因為發展底見解，單是承認“飛躍”，還沒有變成辯證法的，問題之真正辯證法的解決，即在於“發展是對立底鬥爭”。

關於發展
底兩種見
解

伊里奇如次地論述着——

“關於發展（進化）有兩個基本的（或是可能的？或是在歷史上被觀察的？）見解：一是當作縮少與擴大看的、當作反復看的發展；一是當作對立底統一（統一物分裂為互相排斥的對立及其對立底相互關係）看的發展”。（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三七六頁，“關於辯證法問題”，德國版。

發展底起
源

第一個見解，是達爾文〔Darwin〕⁽⁴⁸⁾、斯賓塞〔Spencer〕⁽⁴⁹⁾、及一切實證的進化論者們許久以前就知道的見解。牠雖然想採用飛躍以補充發展底這種表象，而牠却還不能成為辯證法的，發展底起源在那裡？理解發展底關鍵在那裡？實證的進化

論者，已經否定着關於“最後的原因”底問題，所以關於發展的第一個見解，雖然至多只能證明事實，記述現象，而他們却以這種見解自滿的。他們不答覆‘爲什麼’底問題，只是答覆“怎麼樣”底問題。但是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們，並不否定“爲什麼”底“形而上學的”問題。他們以爲提出這問題而加以解答，是他們自己底義務。實際地說來，實證的進化論者們，也不是否認這個問題的。他們只是把那個原因移轉到對於一切“超越的東西”都是適宜的處所的“不可知”底領域去。反之，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却主張這些原因是能夠認識的東西。

伊里奇還繼續寫着——

“第一個見解是死的、貧弱的、乾燥的；第二個見解是生動的。只有第二個見解，纔能給我們以理解一切存在物底‘自己運動’ [Selbstbewegung] 的鎖匙，只有牠纔能給我們以理解‘飛躍’、‘連續底中斷’、‘到反對物的轉化’、以及舊物底死滅與新物底發生等等的鎖匙。對立底統一（合一、同一性、作用平衡）是制約的、暫時的、生滅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底鬥

兩種見解
底區別
自己運動

爭是絕對的，如同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在關於運動的第一個見解上，自己運動、牠底推進力、牠底起源、牠底動機，都被隱蔽着（或者這個起源被移於外部——神、主體、等等）。在第二個見解上，主要的目標，正是向着“自己運動底起源底認識”。（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三七六頁，“關於辯證法問題”，德國版。

伊里奇底關於發展的兩個基本見解的明瞭正確的規定，正是古典的。我們不能說，第一個見解不對而必須簡單地否認牠。那個見解是對的，因為牠是映出發展、即映出量的變化之漸次的增大與新的品質之飛躍的發生的。不過，單只第一個見解，還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辯證法不能不答覆為什麼牠是那樣地發生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只有第二個見解，纔能給以回答。牠是解開“自己運動”的鎖匙。

第二個見解勝於第一個見解

“自己運動”底意義

我們不要為“自己運動”的言語所迷。牠決不是含有“進化”力或隱蔽了的性質的暗示的。牠只是意味着發展底起源是自行發展的——自然地被謀

介了的一對象那東西當中所固有的發展底起源，雖然內在於自行發展的對象之中，却決不是超越的東西。第十七世紀及第十八世紀底觀念論的形而上學者們，也不會否認物質是運動着的那件事。不過他們對於運動是物質所固有的與否一問題，却做了否定的回答。即是說：因為物質起運動，運動底起源是必要的。一個“原動力”、一個為宇宙機構、為神底時錶[horologium-Dei]“掛上螺旋”的大時錶匠是必要的。但是法蘭西底唯物論者們，已經說過：運動是物質底一個特性，是牠底一個屬性。

運動是物質底特性

同樣的事情，對於發展也能夠說。在這種情形，完全的類似並不存在，這是當然的。發展並不是神所賦與的物質底屬性。但是物質為了牠底發展，並不需要使牠“發展的”外部的力。第一個見解，却認定這種力(神、主體)，而這種發展力不是經驗上被給與着的，所以牠被移到不可知底世界。第二個見解，在經驗世界中探求這種力，並且發見牠。牠底一般的公式是這樣的：“統一物底到互相排斥的對立底分裂及其對立底相互關係。”但同時發展底範疇却不是當作公準被給與的，也不是

物質底發展不需要外力

附加適當的號碼而機械地被編入於其他範疇之列的，牠是與其他一切範疇、聯結、運動、到反對物的轉化、對立底統一等諸範疇，極密切地結合着，發展底範疇，由這些範疇發生而出，在某種意義上又包含着那一切。牠是這些範疇底綜合。

發展底界
說

這個包括的、一般的、富於內容的發展底界說，伊里奇在他替格拉納特〔Granat〕百科辭典寫了的論文‘加爾·馬克思’之中給與着。然而這個界說被編輯部所刪除，到一九二五年為止，論文底任何複版都是缺着這個。一九二五年，伊里奇研究所纔發表了未經檢閱或為編輯所刪去的這篇論文。下面一節，就是照這樣再抄錄下來的東西。

關於發展
之辯証法
的特徵

“在現代，發展、進化底思想，幾乎完全變成了社會意識，這不是通過黑智兒底哲學，而是採取其他的途徑的。但這種思想，在馬克思及恩格斯從黑智兒出發而給與於牠的規定上，比較普通的進化論更是全面的，更是富於內容的東西。在某種程度再通過已被通過的階段，却又是在不同的方法上，在較高的基礎（否定之否定）上，通過牠的發展；不是直線的，而譬

如是描畫螺旋而實行的發展；飛躍的、伴隨激變的革命的發展；“漸進的中斷”；由量到質的轉化；在被給與了的現象底界限以內，或在被給與了的社會以內，由于作用於當面的物體的種種的力及傾向底矛盾或衝擊而引起的發展之內在的反跳；各現象底一切方面之間的相互依存以及極密切地不可分的聯結（在這種情形，歷史不斷地顯現着新的方面），成爲一個統一的、合法則的運動底世界過程底聯結——這些是當作比較進化論更富於內容的進化論看的辯證法底若干特徵”。（註）

（註）伊里奇，“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主義”，列寧格勒，一九二五年，一三頁，俄國版。

八 當作以行動爲基礎的知識底方法論看的辯證法

世界之客觀的發展，既然是對立底鬥爭，人們在認識這些對立底統一時，這個發展也只能當作統一去認識。世界過程之科學的認識，不須假定什

世界過程
底認識條
件

麼或隱或現的超越的原因，而只是在牠底自己運動上去認識世界過程。因此又如次地寫着——

“在牠底‘自己運動上’，在牠底自然發生的發展上，在牠底活生生的生命上，一切世界過程底認識條件，就是把牠當作對立底統一去認識”。

在這裡被說明了的、經伊里奇特別力說了辯證法的內容，以及經伊里奇發見了完明了的關於發展之辯證法的本質，這一切，都必須包含于辯證法底界說之中。恩格斯說過，辯證法是自然、社會及思惟底法則底科學，但在這無條件地是正確的界說之中，還缺乏着發展底把捉。伊里奇却給與了表現這種把捉的一個具體的界說。

伊里奇底
辯證法底
界說

“辯證法是關於對立怎樣能夠同一而且是同一（牠怎樣變成那樣），——在怎樣條件之下，對立是同一而且互相轉化——，為什麼人底悟性不能把這種對立當作死了的、硬化了的東西去解釋，反而必須當作被規定了的、可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去解釋，等事的學理”。（註）

(註) 伊里奇, '關於黑智兒'論理學'的草稿', '馬克思主義旗下', 第一——二冊, 一九二五年, 二二頁, 俄國版。

這個界說,也和恩格斯底界說相同,指示着辯證法底客觀方面(世界過程及其發展)及其主觀方面(思惟過程及認識底發展)。所謂'辯證法底主觀方面',決不是說恣意的主觀主義。這句話底意思,即是說,辯證法不僅是認識底客體所固有的,並且是認識底主體所固有的;即,辯證法在馬克思主義者說來,又是認識論。

辯證法又是認識論

馬克思主義底認識論,就是感覺論。這種規定底意思,只是說,當作刺戟於感官的外界作用底結果看的感覺,是認識過程中底第一次的動作。但同時却又不可忘記“適用合理的方法於感覺底報告上的那件事。”而這件事,就是意味着:認識論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就是把捉‘對立怎樣能够是同一而且是同一’的一種感覺論,即是唯物辯證法。

馬克思主義底認識論

伊里奇這樣寫着——“辯證法是(黑智兒及)馬克思主義底認識論。問題底這一方面(牠不是一個‘方面’,而是問題底本質),在別的馬克思主義者,固不待說,就是蒲英哈諾夫也未嘗

注意到”。

由這句話看來，伊里奇對於馬克思主義底認識論，看得有怎樣重大的意義，是可以知道的了。在他看來，辯證法不單是確定自然及社會底事變，——而是認識自然及社會底這種事變的一個手段、或認識底工具；是我們借助于牠而從“非知”即未經認識的領域把“某種東西”引到“知”即已經認識的領域去的一種工具。

辯證法又是認識底工具

唯物論的感覺論

唯物論的感覺論是真理。但更正確地說，牠只是行近于現實的一個條件。唯物論的感覺論，與爲真理之標準的實踐結合起來，牠已經就是表示我們在向着現實走的正當的道路之上的一個保證。但這個道路本身就是辯證法。沒有唯物辯證法，我們始終就有迷入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底陷穽中的危險。

伊里奇底更進一步的規定

當作認識論看的辯證法是重要的，所以伊里奇特別力說辯證法底這種任務，還加了進一層的規定。這種規定，和以上所述的，一點也不矛盾。

“辯證法是具有一切種類的無數色調與接近現實的無數色調的（具有由各個色調成長到

一個全體的一種哲學體系的)生動的、多方面的(諸方面是無限地增加的)認識，——牠和‘形而上學的’唯物論比較起來，實有不可測度的豐富的內容。後者底主要缺陷，就是沒有應用辯證法於寫象理論、於認識底過程及發展的能力”。(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三七七頁，“關於辯證法問題”，德國版。

這種簡單的表現，含着少許“可驚的”言辭。即，伊里奇說辯證法是有“無數色調”的認識，又說這無數色調底每一個成長為一個“體系”。這果然是馬克思主義變為硬化了的不動的體系的意思嗎？究竟馬克思主義就是那樣的體系的意思嗎？伊里奇是不會為言辭所拘泥的。伊里奇不注重言辭，而是注重牠底內容。伊里奇底論綱底意思是這樣的：在唯物辯證法上面，一切方面，一切範疇，一切要素，是互相聯結着的，所以我們從一個方面、一個要素、一個色調出發時，如果論理一貫地把牠發展下去，這些“色調”底每一個必然由別的東西媒介着，所以說牠到達於一個體系的世界觀，各

伊里奇底
規定底說明

個的色調、各個向着現實的“接近”，期望到達於一個全體，成長到一個全體，其結果，在事實上，生出在原来的文字上的意義的體系，即生出由多數部分成立的一個統一的全體。換句話說，當作認識論看的、當作特定的方法論看的辯證法，在接近於現實時，又成為特定的世界觀，即，當作認識底方法論看的唯物辯證法，成為當作世界觀看的辯證法的唯物論，或者把這種世界觀底另一個方面、另一個“色調”摘取出來，就變為科學的康民尼斯謨。

方法與世界觀底統一

如前面說及辯證法底主觀方面與客觀方面底統一（不是同一性）的一樣，現在我們可以說及方法與世界觀底統一（不是同一性）。我們所以說起唯物論的辯證法與辯證法的唯物論，決不是因為建立“煩瑣哲學的區別”，只是因為要摘出辯證法的唯物論底兩個方面、兩個“色調”、牠底兩個意義、牠底認識論的方面和牠底（我們敢於使用舊的“可怕的”名稱）本體論的方面。

馬克思在資本論上分析了的東西

依據伊里奇說來，馬克思在“資本論”上分析了的東西，

“首先是布爾喬亞商品社會底最單純、最普

通、最根本、最大量、最日常、幾千億次被觀察了的關係，即商品交換。那個分析，在這最單純的現象中（在布爾喬亞社會底這個‘細胞’中）曝露了現代社會底一切矛盾（即一切矛盾底胚種）。以後的敘述，對我們揭示這些矛盾以及從始到終當作基本的構成分底總和看的這個社會底發展（成長及運動）’。（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德國版，三七七頁，‘關於辯證法問題。’

於是當作認識底方法論看的辯證法，就成爲特定的形像、資本主義社會底‘本體論’、關於那個社會的種種表象底一個體系。如果更一般地把問題提出來，當作方法論看的辯證法，就成爲特定的世界形像、當作本體論看的辯證法的唯物論、當作存在物底一個表象看的辯證法的唯物論。

爲方法論
的辯證法

我們與其把當作認識論看的意義上的辯證法叫做認識論，還不如把牠叫做方法論。因爲認識論這個名稱，使人們想起那鋼蔽于自身的“認識批判”，想起康德主義，方法論底概念是更爲廣泛的東西；即，認識底方法論是對象認識底方法論，

因此，客體與主體底統一、我們底知識底對象性也再度被力說出來。

辯證法底
任務

所以，在馬克思主義上面的辯證法底任務，最一般地如次地被規定着。即，辯證法是關於對象的知識底方法論，但若不加上“以行動（實踐）爲基礎的”言辭，單說做知識底方法論是不完全的。因爲認識論中行動底要素，從一八四五年以來，從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論綱以來，已構成着馬克思主義底一部分。

實踐是伊
里奇底認
識論底武
器之一

特別是依據前章所說，實踐、行動是伊里奇底認識論底武器之一，這裏不必再說了。

辯證法是
知識與行
動底理論

唯物論的辯證法，因而是以行動爲基礎的知識底方法論。但在這個表式上，也只說明問題底一半。行動不單是知識底理論底一個要素，用同樣的正確程度來說，可以說知識也是行動底理論底一個要素。辯證法如果是知識底理論，牠也是行動底理論。

在本書開頭，列舉伊里奇底特徵時，我們曾說過理論與實踐底統一。關於費爾巴哈的馬克思底十一個論綱，已把這個統一提高到原理底地位，伊

里奇是完全繼承了這個原理的。他在一篇論文中，如次地論述着——

“我們底理論不是獨斷，而是到行動去的指針——恩格斯關於他自己和他底友人這樣說過，在這個古典的文句中，馬克思主義中常被忽略的方面，被用值得注目的力量和明瞭力說了出來，但我們如果看落了這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就會變為一面的、不完全的、死板的東西。即，我們就變為從馬克思主義拔去那活的靈魂，葬送最重要的理論的基礎——關於全面的充滿了矛盾的歷史的發展底學說的辯證法，葬送那隨着歷史上底新的轉換而變化的各時代特定的實踐的任務與馬克思主義底聯結”。（註）

馬克思主義底理論是動底指南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一卷，第二分冊，“關於馬克思主義之史的發展底若干特性”，一三八頁，俄國版。

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這種重要文句之中，暗示着辯證法又是行動底理論、到行動去的“指針”，即是行動底方法論。所以辯證法又是行動底方法論，但在這裏又必須添加“以知識為基礎”的言辭。

因為如本書開頭所說的那樣，“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實踐”。

唯物論的辯證法底任務、牠所完成的任務，做一句話說，牠底一般的意義，就是：唯物論的辯證法是以行動為基礎的知識底方法論，又是以知識為基礎的行動底方法論。

九 伊里奇底對於黑智兒辯證法的地位

下章打算表示伊里奇怎樣應用上述辯證法底意義於社會諸科學底領域一件事，並且要努力闡明伊里奇底社會的辯證法，但這裏却首先要回到伊里奇對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底觀念論的原型底創始者黑智兒的地位。

馬克思主義是唯一的革命的
世界觀

馬克思主義是唯一的革命的世界觀。牠嚴峻地和一切舊的東西斷絕關係，要建立新的東西、別的東西、和舊的東西完全不同的東西，去代替那舊的東西。牠不向着過去而向着未來。並且在一切世界觀、一切哲學學派之中，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於

他底思想的先驅者表示尊敬的東西是沒有的。

我們充分地認定了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者底功績底價值。我們雖然完全知道他們底一切缺陷和那客觀的貧弱，却決不忘掉他們對於煩瑣哲學或觀念論鬥爭的功績，我們研究着他們，因為這種研究，是顯示他們對於觀念論的形而上學者的全優越性。

我們不能不公平地待遇偉大的觀念辯證法論者黑智兒。即令我們看到他底一切缺乏和那全部的貧弱，却不能忘掉他在對於形而上學的思惟方法的鬥爭上底功績。我們不能不研究他。因為這種研究，不但顯示他底對於觀念論的形而上學者的全優越性，並且在某種意義上又顯示他底對唯物論的形而上學者的優越性。他底辯證法的論理學在唯物論上被消化起來，他成爲對於一切領域中底一切傾向的必勝的武器。

伊里奇底哲學的系統，越過馬克思及恩格斯而通達於他們兩人底先驅者費爾巴哈、黑智兒以及第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唯物論者方面。由馬克思而迷入於馬哈和亞勃納流士，再向到巴克列

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者也有過功勞

辯證法論者黑智兒底功勞也值得尊敬

伊里奇底哲學系統底路線

——這是經驗批判論的修正主義者底路線。由馬克思到康德，——這是新康德派修正主義者底路線。在修正主義者一方面，黑智兒是缺乏着，因而辯證法也是沒有，他們把馬克思主義加以修正，這雖似不可思議的事情，然而却是當然的事情。

伊里奇這樣寫着——“大學教授們把黑智兒當作‘死了的狗’看待了。他們自己所主張的觀念論，在牠是一千倍幼稚平凡的一點上，確實和黑智兒底東西是不同的。然而他們也只是聳着肩輕蔑了辯證法罷了。而修正主義者們，追隨着他們底背後，陷入了科學底哲學的俗惡化的泥沼中，把‘狡猾的’（並且革命的）辯證法和‘單純的’（並且平穩的）‘進化’替換了”。（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一卷，第一分冊，俄國版，五十五頁。

辯證法的
唯物論底
歷史路線
底探求

伊里奇不但是自己歡喜探究辯證法的唯物論之歷史的路線，他還熱心地把這件事勸告了別人，在唯物論上研究黑智兒這件事，對於他決不

是思惟底遊戲，他在那種研究中，看出了把武器磨銳的一種手段。

在他死的兩年前寫下來的小論文、被稱爲他底哲學的遺言的“關於戰鬥的唯物論底意義”之中，他簡單明瞭地述說着應該做什麼以及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向着什麼注意的兩件事。

伊里奇在那篇論文之中，力說着應當曝露“有學位的僧侶主義底從僕”的必要；力說着把第十八世紀無神論者底著作翻譯爲俄文以實行反宗教的宣傳一事底必要和緊急，以及與自然科學同盟底必要；最後又勸告要“組織由唯物論的觀點出發的黑智兒辯證法之系統的研究”。

“的確，關於黑智兒辯證法的那樣的研究，那樣的闡明，那樣的宣傳，是極其困難的事情，這個方向底最初的嘗試無疑地是會伴隨着謬誤的。但是不犯什麼謬誤的人，只是什麼事都不做的人。基于由馬克思所實行、而唯物論地被把捉了的黑智兒辯證法底適用，我們能夠向着一切方向去完成辯證法，並且必須完成牠”。註)

站在唯物
論底觀點
上研究黑
智兒底辯
證法

不犯過錯
的人是一
事不做的
人

(註) 伊里奇“關於戰鬥的唯物論底意義”，“馬克思主義旗下”，第一冊，德國版，十六頁。

黑智兒辯
證法底唯
物論者僚
友會

伊里奇勸告過設立一種“黑智兒辯證法底唯物論者僚友會”。他說——

“近代自然科學者們，將在唯物論地被設置了的黑智兒辯證法之中(如果他們想探求牠，並且如果我們就牠學習幫助他們的事情)，發見對於經自然科學底革命所提起而使得布爾喬亞的流行底智的崇拜者們‘起混亂’，使他們倒在反動方面的、哲學諸問題的許多回答”。(註)

(註) 同上。

伊里奇底
哲學的遺
囑

依據伊里奇底意見，這種任務若沒有系統的完成，唯物論就不能是戰鬥的。而唯物論不能不是戰鬥的。否則，牠在成為“克服”的東西以前，就會成為“被克服的”東西了。

這是伊里奇底哲學的遺言底主要點。這個遺言，是深刻地經過熟思的東西，具有深遠的真理，是由伊里奇底全世界觀底哲學基礎一貫地發生出來的。今日我們在別的領域中也實現着伊里奇底遺言，所以在理論領域中、在辯證法的唯物論領域

中的他底遺言，我們也不能忘記。

第四章

社會的方法論底問題

一、史的唯物論與社會學——二、史的唯物論底抽象底具體性——三、社會現象底形式與內容底特殊性——四、階級底範疇、諸階級底運動——五、社會的方法論上底黨派性底要素——六、社會的方法論上底行動底要素

“據馬克思說來，設立眞的鬥爭綱領，是科學底直接的任務。即，科學——必須理解把鬥爭當作由生產諸關係成立的特定的體系底產物在客觀上說明出來，而抓住這個鬥爭底必然性、牠底內容、牠底發展底進行條件”。（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一卷，“‘人民之友’是什麼？他們怎樣和社會民主主義者鬥爭着？”

一 史的唯物論與社會學

馬克思主義者研究社會現象時，也可以應用以上由伊里奇底著作研究得來的辯證法的唯物論的見解。伊里奇在“‘人民之友’是什麼？……”的小冊子之中，已經把唯物論說做社會學底唯一的科學的方法。這社會學一語，是需要一個說明的。在我們說來，在一切馬克思主義者說來，“社會學”的概念和“哲學”的概念，是完成着同一的任務的。牠們底差異只是：哲學底領域說明實在底全體及實在界底一切東西、把一切都嵌入牠底範式和藥方；反之，社會學專處理社會底實在。但在這種情形，社會學是與哲學追求着同一的目的，即是要說明一切東西，要把一切都嵌入牠底範式和藥方。在這一點，布爾喬亞底“科學的社會學，”與從來的社會哲學或“歷史哲學，”一點也不相差。伊里奇在一八九四年底初期著作中，已經排斥了這種“世界歷史的”或“歷史哲學的”立場，不過他自己還常常使用着“社會學”的名稱。正如馬克思主義廢棄抽象“哲學”——以為已經說盡了一切，後世的人們只宜安于已得的榮譽的那種哲學——，而與思辯的

唯物論是
社會學底
唯一的科
學的方法

伊里奇所
說的社會
學不是布
爾喬亞底
社會學

哲學斷絕關係一樣，牠又用同一的手段與同一的效果，與那種解釋一切時代和制度底諸現象的抽象的社會學，也斷絕關係。

伊里奇對於“社會學”的概念（他後來的著作中已經棄掉這個概念），是在和牠不同的意義上，在與我們今日還使用着“哲學”的概念一事略略相同的意義上，即是在某種特別的並社會的諸現象底認識底方法論底意義上，使用了牠的，

伊里奇所說的社會學底意義

“史的唯物論，決不是要求說明一切的東西的，如馬克思所說的一樣，牠只是想指示唯一的科學的歷史解釋底處理方法。（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一卷，“‘人民之友’是什麼……”，

俄國版，七六頁。

歷史上底唯物論，首先是認識、研究、說明底方法，所以唯物論的見解底基礎樹立、這種見解底把握、這種見解底學問——是歷史的、社會的對象底研究及認識底方法論，是使盡量地適應地認識這對象一件事有可能的一個方法論，伊里奇說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時，他常常只是意味着這種意義上底社會的方法論。

所謂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是一種方法論——社會的方法論

布爾喬亞
底社會學
是研究社
會一般的

事實上，社會學是社會科學，是關於社會一般、社會那東西的科學。一切傾向的布爾喬亞社會學者，都是把種種自然現象（自然的環境、氣候、及其他）及種種社會現象（人口、國家、法律及其他）拿來與那種“社會”一般結合起來而處理的。

馬克思主義
却放棄了
“社會一般”
的概念

當然，人們不能斷言：這些社會學者們，不知道人類在牠底發達中通過下來的歷史和各種階段。但他們却都犯了共通的缺陷，即是，他們只是不完全地理解研究對象之歷史的性質，並不考察社會現象底具體性底要素。至于馬克思主義却放棄了“社會一般”的概念，其理由是因為牠是反歷史的，是抽象的。只要各種社會的構造有牠自身底人口法則，就不能說及人口法則一般。如果地理環境底影響在各種社會的形態上是不相同的，就不能說及那些影響底不變的法則。蒲列哈諾夫已經指摘過：就是在地理環境被看做不變的東西時，這種不變量及于社會的影響也是可變量。

史的唯物
論不能解
做社會學

如果要把史的唯物論解為社會學，我們就碰到史的唯物論在這裏提出的不能克服的障礙。

現在就是把這個命題加以修正，而說史的唯

物論是階級社會底社會學，問題在原則上還是未變，因為歷史是知道着種種的階級社會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格論”之中說——“所以知識在這裏，本質上是相對的。即，知識僅僅知道那只對於一定的時代及民族存在的、在其性質上是生滅的一定社會及國家形態底內部的關聯，以及由牠發生的結果”。

所以，把論理貫串下去，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者”，就弄到不能不把史的唯物論解為“資本主義社會底社會學”，但這不消說就是沒有根據的、難於支持的、史的唯物論底限定。因為當作社會現象底認識底方法論看，史的唯物論，不是只被適用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東西。

這個問題底要點，是如次所述。即，辯證法的唯物論，是研究社會現象及自然現象的方法論。被適用到社會現象底領域（因而又是在社會科學上），辯證法的唯物論，就把自身具體化，而成為史的唯物論。所謂史的唯物論，並不意味着其他的事情。因而，史的唯物論是歷史、經濟學、法律學及國家學等等底方法論。

史的唯物論也不是階級社會底社會學

史的唯物論也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底社會學

史的唯物論是歷史經濟學法律學及國家學等等底方法論

特定的唯物論的前提，和一羣具體的對象接觸起來，就變成特定的一般的世界觀，變成諸現象底某個領域中底特定的理論，這是前面已經說過的。史的唯物論，當作國家學上底方法看，就成為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成為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理論；在經濟學上，牠就成為勞動價值論。在歷史上呢。在這裏，史的唯物論底方法，同樣成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底理論。（註）

（註）在現代一切的討論上，辯證法的唯物論、唯物論的辯證法、方法、世界觀、理論、體系、等等概念，是極提示着，至於科學的社會主義這個舊的、有功勞的概念，却不曾顧到，這是奇怪的事情。引用着這個概念的人，主要地是社會主義底歷史家，他們却不必是拿這個概念和史的唯物論底方法相結合的。

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主義之對照

但是科學的康民尼斯謨，是我們從歷史的（辯證法的）唯物論底方法出發時，在歷史科學領域中到達於牠的理論。這件事，正和我們從辯證法的（歷史的）唯物論底方法出發時，在生物學領域上到達於進化論（達爾文、赫克爾底）相同。（註）

（註）提米亞瑟夫（K. A. Timirjasew）正當地把達爾文

主義稱為生物學上底歷史的方法。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當作方法看的達爾文主義與當作理論看的達爾文主義；和道一樣，為深簡潔起見，也可以說當作方法看的馬克思主義與當作理論看的馬克思主義。

在馬克思主義為着摘出牠底種種方面而選擇的用語之中，科學的康民尼斯謨是最接近於“社會學”。若果想那樣說，科學的康民尼斯謨即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我所以說“若果想那樣說”，是因為科學的康民尼斯謨底理論，在形式上雖然最接近於“社會學，”而從本質上說，牠却是揚棄社會學的。“社會學”這名稱，因而在某一點，從馬克思主義底立場說來，是不適當的。但最後，如果想把史的唯物論叫做社會學那東西 [Soziologie als So:lohe]，並且說牠不是引導到科學的康民尼斯謨理論去的方法，那也就不能不把辯證法的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叫做生物學那東西，而說牠不是引導到達爾文主義進化論去的方法了。問題底這樣解決，當然是錯誤了。

科學的康民尼斯謨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

依據由伊里奇底見解所引出的界說，辯證法的唯物論不僅是以行動為基礎的知識底方法論，

又是以知識為基礎的行動底方法論——如果我們把這一層放在眼中，“社會學者”底地位，結局是要坍台。當然，“方法論化一件事”底危險是有的。並且這種危險，越是把史的唯物論限定於社會諸科學底方法論，就越是增大。因此，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底其他實踐的方面，就有更加緊地力說的必要。

適用辯證法的唯物論於社會的存在底意義

缺乏了行動底要素的社會學不能存在

史的唯物論首先是社會現象底認識底方法論

所以，辯證法的唯物論被適用於社會的存在，就是以行動為基礎的社會的知識底方法論，同時又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的行動底方法論。

但是，辯證法的唯物論或史的唯物論如果是行動底方法論——我們基于伊里奇底見解這樣主張着——那麼，當作關於社會一般的科學看的、當作完全缺乏着行動底要素的科學看的社會學，結局會喪失牠底存在底理由。

因而，史的唯物論首先是社會現象底認識底方法論。在這種情形，不可以說及另一個特別的、與史的唯物論有區別的伊里奇底社會的方法論嗎？單是說：伊里奇是最徹底最能幹的史的唯物論者；他嚴格地應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見解；他由牠出

發，正當地判斷了歷史的現象及事變，又依從那個判斷在實踐上行動着。——單是這樣說，還不充分嗎？這一切當然都是正常的，並且這種主張，在深深注意於伊里奇底著作的讀者看來，並不含有什麼新的東西或未知的東西。辯證法的唯物，因而革命的唯物論底嚴密的分析，在伊里奇關於大小種種事物及事變的一切判斷之中滲透着，但是停止在這種處所是沒有什麼意味的。

然而不拘是那樣，單是在伊里奇底一貫的立場（這當然是要緊的）上，單是在他底能力上，去認定他底方面底史的唯物論底特殊的東西，還是不充分的。馬克思主義底社會的方法論，具有伊里奇所特別指出的、力說的、發展的方面。他並不是從外部（從別的什麼哲學）把這種方面引進於史的唯物論之中的。這種方面本來包含於馬克思主義之中，不過在許多情形被隱蔽到某種程度罷了。然而〔認定〕這種要素，對於認識與行動是大有意義的東西，因而把牠加以力說，這無疑是伊里奇底功績。如上面所述，這件事情，並不是變更馬克思主義，反而是把馬克思主義底內容深化、擴大，並加

伊里奇發展了史的唯物論底另一方面

以力說的。牠使我們知道史的唯物論者伊里奇底特性，牠構成他底社會的方法論 涅靈主義底社會的方法論底根本要素。以下數節，要把這些要素闡明出來。

二 史的唯物論底抽象底具體性

唯物論的
抽象底與
認識價值

我們在考察當作一般的方法論看的唯物論的辯證法之時，已經指摘了，馬克思主義決不是淺薄的固執于表面的經驗論。馬克思主義還是承認唯物論的抽象底必要與認識價值的。

這件事，也同樣適合於社會現象底領域。這裏應當注意的事情，只是：只要社會的實在顯示其他特殊的諸關係，社會的方法論底抽象，也不能不是其他特殊的東西。如後面所見的一樣，這件事是經伊里奇非常加緊地力說的。素樸的經驗論者，在社會的實在之中看出人類，並且只看出人類。這是對的嗎？因而單只人類是構成社會的，所以或許確實是那樣，不過社會的實在並不盡于人類，人與人之

間現實地存在着的諸關係，雖是沒有人類是不能有的東西，但牠們却決不是人類。不看到這些關係（牠們也和“廣袤”一樣，是不能用肉眼去覺知的），這就意味着對於社會現象毫無理解。

‘說歷史是由偉人造成的那種主張，在理論上是全無內容。歷史底全部是人人底行動構成的。而說明這類行動，就是社會科學底任務’。（註）

社會科學
底任務

（註）伊里奇全集，第二卷，“人民派（Narodnitsches-two）底經濟的內容及斯特魯勃〔Struwe〕氏著書中的糟底批判”，六十二頁，俄國版。

所以仔細地檢討起來，就知道“歷史是由偉人造成的”那種一看像是科學的論綱，實是最空虛的最無內容的抽象。因為經驗論者並沒有超出眼所見的社會底客體——人類——以外，並且沒有深入於物質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們知道：素樸的經驗論者，無論他是歷史的觀念論者或自稱為唯物論者，都只能處理個個的對象，但他在企圖“建立理論”時，就拘泥於完全沒有說明什麼事情的、最有害的最無內容的抽象。

經驗論的
抽象是無
內容的抽
象

辯證唯物
論的抽象
是有內容
的抽象具
體的抽象

因此，問題底歸趨，就在於抽象底差異，更正確地說，就在於素樸的經驗論者底抽象與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底抽象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並不是關於瑣細的個個事物的東西，而是關於問題自身底本質的。這是原則的。我們由於一般的問題底提起，已經知道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底抽象，是充滿了內容的東西。牠是統一對象底種種規定，做一句話說，即是具體的。

概念、界說底具體性，做一句話說，對於“抽象”底具體性的這種鬥爭，已經是少年伊里奇底特徵。伊里奇在一八九四年對於米海洛夫斯基〔Michajlowski〕的論戰上，把“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論（這是在一九〇三年總發表在“新時代”〔Neuen Zeit〕雜誌上的）中底馬克思底說明，幾乎照語義那樣再現了出來。

研究社會
的順序

“社會是什麼，進步是什麼，從這樣問題出發，這就是從終到始的事情。在諸君還不會研究何種社會的構造、特別是諸君不曾理解確立這種概念的事情、不曾理解對於真實的正當的研究採取某種社會的諸關係之客觀的分析”

時，諸君究從什麼地方得到社會或進步底概念呢？”（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一卷，“‘人民之友’是什麼……”，七十四頁，俄國版。

社會底概念，在牠要意指什麼東西時，必須是具體的。抽象地下社會底界說，這件事底意思，只是“把社會底概念還元於英吉利小商人底市民的觀念，或還元於俄羅斯民主主義者底小布爾喬亞社會主義的理想。在社會的方法論上，社會底具體的界說，構成着牠底第一步。例如，現實的、經常的“人類底總體”。或其他種種表現的公式那樣的空虛貧弱的抽象，在這一點已經是根本的謬誤；並且要拿那種界說通過論理底導線而與史的唯物論底其他範疇相結合，也是勞而無功的事情。然而關於社會的那樣的抽象的界說，和那種把史的唯物論看成社會學的見解是一致的。

的確，社會是由人類構成的，但這種確定底價值究竟在那裏？不待言，那樣的總體，也是現實地存在着，——只有主觀的觀念論者會否認這個。關於經常的問題，即是關於時間的問題。封建社

社會底概念必須是具體的

社會底具體的界說底必要

會，在歐羅巴曾經歷了約一千年之久的年齡，但我們說及幼少的資本主義社會（牠一總只經歷了一百五十年至二百年的年月）時，却已經和說及活屍相等了。再把探入“勞動結合”的特徵看看，問題也是不變的。勞動結合，在蜜蜂和螞蟻當中也是存在的，但牠們中間並沒有社會——若果說有，那就滑稽之談。

社會底概念，在馬克思主義底社會的方法論上面，必須包含具體的規定。而力說社會底馬克思的界說，擁護牠、發展牠、並且宣傳牠，這是伊里奇底功績；這種功績，比較俄國任何馬克思主義者或任何的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底功績還要優。

社會底界
說底規定

關於社會的馬克思主義的界說底特徵、本質、究竟在那裏？牠是在于用寥寥數語給與社會底概念底最完全、最深刻並且——這事最重要的——最具體的規定，而這種規定，包含着被規定的東西底全本質、單只牠底本質於自身之中，並對於一切社會階級底代表者，同樣課以被規定了的實踐的歸趨。不過在這裏，這概念底歷史的及論理的發生史，當然是未經給與的（例如在“資本論”中的那

樣)。因為這是經濟學底任務，而不是論理的規定底任務。又，在這裏，適合于某一瞬間的全地球底一切人類或——在最壞的事體上——一切時代底（即一切社會底）人類的社會底界說，也是未經給與的，然而不給與那樣的抽象的界說，一件事，正是構成着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底核心，並且這件事是把那個界說弄成具體的，而不致使牠變為空虛的抽象的東西。

馬克思在“工錢勞動與資本”上，給與着如次的界說——

馬克思所
給與的社
會底界說

“生產諸關係，在牠底總體上，構成被稱爲社會的諸關係、社會的東西，並且是構成特定的歷史的發達階段上底一個社會、具有特殊的而與其他相區別的性質的一個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布爾喬亞社會，是那種生產諸關係底總體，同時各自又顯示人類歷史上特殊的發達階段底特徵”。（註）

（註）這裏當注意下面所說各點，蒲列哈諾夫（“一元史觀”）雖曾引用過上面那段字用文，他却不曾更進一步去發展牠。布哈林——“社會是人與人之間底相互作用底

恩格斯所
給與的社
會底界說

最廣大的體系，這個體系包括他們中間一切經常的相互作用，並基于由勞動而成的結合”(史的唯物論底理論)。

恩格斯——“社會是由社會的諸關係底特定體系結合了的個個人而成的、在地域上被限定了的獨立的總體”，而這社會的諸關係，是“固有着目的與規範底兩個基本的意特沃澤底要素的人類相互間底、那種社會心理的、以及生物學的諸關係”。(唯物論的社會學綱要)。托拉哈敦堡[Trachtenberg]——“社會是當作由多種複雜的經常相互作用而互相結合了人類所構成的一個總體，被界說着”。(就史的唯物論與教師底會話)。“史的唯物論綱要”著者鄂列夫 B. Gorew 一般地沒有給與關於社會的界說。拉蘇莫夫斯基[Rasumowski]雖然更進一步接近於目的，但他說了許多的話。“社會是人類底一定諸關係底某種完全的總體，生產過程中人與人底各種結合構成那個總體底基礎，並且在那個總體上形成牠的人類，是在他們和全體底關係中、以及從這個全體見地上被觀察着。”(“史的唯物論底理論”底教程。)

社會是必須當作生產諸關係底總體被把握的。人與人、勞動結合、無數相互作用等等，接續地自行發生出來。問題底核心，就在史的唯物論不給

與社會底抽象的界說，而給與牠底具體的界說。正如社會一般是一個抽象一樣，生產諸關係底總體一般也是一個抽象，但在這裏，特定的生產諸關係例如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生產諸關係等等，就成爲問題，照這樣，然後普羅列達里亞就能夠從這個問題引出實踐的結論來。——關於這點，後面再說。

普羅列達里亞基于具體的社會底界說，就引出實踐的結論

在馬克思主義者說來，社會一般那東西是不存在的，只有生產諸關係底特定的總體、即特定的社會的形態能夠存在。因爲只有對於特定的社會形態，牠底運動、發展及揚棄底法則纔被規定的。這是當作科學看的“社會學”底唯一的前提。

新興科學的社會學底前提

伊里奇說——“馬克思由于把社會的經濟的構造底概念界說爲一定生產諸關係底總體，把那種構造底發展確定爲一個自然史的過程，纔開始把社會學安置在科學的基礎上面了”。（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一卷，“人民之友是什麼……”，七三頁，俄國版。

伊里奇對於那樣的社會底見解，認定牠有很

歷史的過程是自然史的過程底見解

大的認識價值，這是正常的。在伊里奇看來，牠是他底社會的方法論底出發點，並且牠對於確立他底活動底根據也有過用處的。據伊里奇底意見，馬克思把歷史的過程作為自然史的過程那種見解自身，是

“由于從社會生活底種種領域抽出經濟的領域，由于從那種當作基本的、本源的、決定其他一切的諸關係看的社會諸關係底總體抽出生產諸關係”，纔造成功的。

社會與國家底相互關係

社會底具體的界說，對於認識，有很大的價值。只有這種界說，纔容許正當地把捉一定國家底現實。譬如就社會與國家底相互關係底問題看看。這個關係，明明是在領土上，在論理上，都不一致。然則所謂“不一致”究竟是什麼意思？第一，在一個社會底領土上面能夠有數個國家存在。任何布爾喬亞學者，也會承認，譬如多數歐羅巴底國家是屬一個所謂“文明”社會的。若是馬克思主義者，必會說這些國家是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不過單是這點，問題還沒有說完。

“領土”不是社會底特色的表徵。如我們所知

道的一樣，社會是如馬克思所說的，在牠底總體上是構成社會諸關係的生產諸關係底總體。第二，在一個國家底領土上，能夠有數個社會存在與否，這是問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觀對於這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

領土不是社會底表徵

如伊里奇所說一樣，“純粹的”社會現象那東西是沒有的。如同資本主義社會中保存着封建社會底遺物、等等，所以，一般地在表示特定的社會的經濟構造的一個國家底領土上，多少有他種社會的經濟構造存在，因而有適應於那種基礎的意特沃羅基的上部構造存在，這完全是可能的事情。再說一遍，領土不是決定的特徵，因為沒有某某國家以領土為基礎而加入于某某社會的事情，所以在一個國家底內部，能夠有種種色色的社會的構造底“基礎”和“上層建築”底非常複雜的關聯存在。

一定領土上能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的構造同時存在

伊里奇舉出了俄國在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時期中存在了的這種社會經濟的構成底要素，這就是對於這論綱的極好的實例，同時又是對於這論綱的證明。他在這事實當中，看出了認識蘇俄的關鍵。

蘇俄底實例

這些社會經濟的構成如次，這是大家所知道的。

一、在高級程度上是自然經濟的家長的農民經濟；

二、單純的商品生產(販賣穀物的多數農民屬之)；

三、私經濟的資本主義。

四、國家資本主義；

五、社會主義。

伊里奇更附記着說——“俄國是那樣廣大而且那樣錯雜的，在牠底當中，這一切樣式的社會經濟的構成底型式，能夠在牠底結合中發見牠們底場所”。(註)

(註) 伊里奇，“關於現物稅”，六四九頁，德國版。

社會構造
底型式底
規定

上述“社會經濟的構成底型式”，普通稱爲“社會的構造底型式”。要規定一國屬於怎樣的社會的構造，明明是由上級的連環〔上列三、四、五項〕決定的。例如蘇俄，是由資本主義正在通過到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去的過渡期的一個國家。所以，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去的過渡期底社會以及適應於

牠的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政治的上層構造，就成爲問題。

下級的連環，[上列一、二項]決不廢除這個客觀的特性。據伊里奇說來，牠是構成該國底特殊性的東西，別的國家，或許由于別種特性而具有特徵的(例如或許缺乏着第一個最下級的階段的)。這種特殊性，在研究那種國家時固然也不能不加以考慮，而社會經濟的構成底上級連環、生產諸關係底高級型式，對於那個國家，在規定那個國家時，常是本質的東西。

依據伊里奇底意見——(只要是我們不加入在馬克思以後的時代底布爾喬亞社會學者底同道之中)——，馬克思主義以前的社會學者，並不知道區別重要的現象與不重要的現象，並沒有關於這種區別的客觀的標準。馬克思主義，由于抽出生產諸關係底特徵，就把這種標準給與我們了；並且，馬克思主義，在其與事實符合一點上，在顯示這種事實底映像的那種範疇上，適用了永久的反覆[ständige Wiederkehr]之一般的科學的規準。這件事實行以後，變成了社會的方法論的社會學纔

生產諸關係底高級型式規定一個國家底社會型式

新社會學與舊社會學底分野

永久的反覆

能夠顯現出來。在以前，人們不能不停止於素樸的經驗論之上，而記述個人的社會現象，否則便不能不耽于思辯而編出歷史學的僞理論。基于觀念與事實底對照的唯物論的抽象、把種種國家底構成歸結于當作差別的諸規定之具體的統一看的社會的構成那個根本概念的總括，

“對於從社會現象底記述（以及由理想底見地而行的牠底估價）移轉到譬如抽出由別的国家區別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而研究那為一切國家所共通的東西的、社會現象之嚴密地科學的分析去的那件事，是給以可能性的”。（註）

（註）伊里奇全集，“‘人民之友’是什麼……”，七一頁，俄國版。

在怎樣確定社會底概念那種問題一樣的基本的社會的方法論底問題上，伊里奇要求科學的唯物論的抽象，即是要求在他自身是具體的、對於認識是有價值的那種普遍化。我們對於他，可以應用黑智兒底話。即是說：他底哲學最忌抽象的東西，而復歸于具體的東西。

三 社會現象底形式與內容 底特性

據黑智兒說來，具體物底概念，和發展底概念結合起來，發生具體物底運動。如一般所周知，伊里奇在一八九四年還沒有讀到黑智兒底書籍，但馬克思底唯物辯證法，却已經把他引導到下述的見解。這種見解，即是說，社會之具體的概念，和發展底概念相結合，在方法論上說來，就發生社會構成底運動、並且是前進的運動。

社會底具體概念與發展的概念結合產生社會底運動

他說——“只有把社會的諸關係還元於生產諸關係，把生產諸關係還元於生產力狀態，對於把社會的構成底發展看作一個自然史的過程的見解，給與了鞏固的基礎。”(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一卷，“‘人民之友’是什麼……”，七一頁，俄國版。

因為抽象的東西不含有種種的規定，所以不能運動，不能發展。

但是社會之抽象的界說——依據牠，社會底

發展只是被假定的——，對於那樣的社會學者，誤以不能解決的課題，如果那樣的社會學在這種情形想要貫徹論理的時候。

在社會之抽象的界說（如俄國主觀主義者所給與的）中，

“一般地，發展（自然史的發展更不消說——盧波爾）是不能成爲問題，至多也只是違背了[他們]‘所期望的’東西以及歷史上所顯現的‘缺陷’，纔成爲問題。而那樣的缺陷之所以發生，是因爲人類底不聰明，是因爲人們未曾正當地理解人間性底要求，因爲未能發現那種理性狀態底實現底條件。所謂社會經濟的構成底發展是一個自然史的過程的馬克思根本概念，從根本上把要求社會學的名稱那種孩子氣掃除了，這是明白的事情”。（註）

（註）同上，六十九頁。

三段法不是推進原理

伊里奇知道了有名的三段法決不是發展底根據或推進原理。推進原理是統一中底矛盾，而三段法只是發展、生成底過程顯現的形式。

伊里奇在一八九四年這樣寫着——“馬克思

和恩格斯，拿社會學上底科學的方法，和形而上學的方法區別出來，稱為辯證法的方法。而這種科學的方法，是把社會當作不斷地發展着的生動的有機體解釋的（不當作容許個個社會要素底一切可能的任意的組合解釋的）。這樣一種有機體底研究，要求着構成各該社會形態的生產諸要素之客觀的分析以及牠底作用與發展底法則底探究”。（註）

辯證的方法解釋社會為經常發展的生動的有機體

（註）同上，九十三頁，俄國版。

所以，當說明伊里奇底方法論底根本要素時，我們只是說到他關於三段法反對納洛特尼基而實行的論戰為止，那是沒有什麼意思的。因為牠對於伊里奇是完全沒有演着什麼任務。

把“人類社會”解為特定的社會構造、把反覆底標準使與事實一致而適用於牠上面的方法，是把歷史的過程當作一個自然史的、因而而易變更的、因果的、合法則的、非恣意的過程規定牠的。然則從所說社會底發達依從着自然史的法則那種見地出發，就可以把自然科學的範疇適於社會底現象及事件上面麼？換句話說，我們只是借助於力

社會學底
範疇與自
然科學底
範疇之差
別

學的、物理學的、化學的及生物學的範疇，就可以理解社會底過程麼？史的唯物論對於這問題底回答，是一般所周知的。只要是社會的聯結與新的東西、無機及有機界底聯結，在原則上是不同的東西，自然科學的尺度，對於判定社會現象是不充分的。生物學的範疇以及類似於牠的範疇，到了社會的世界，就成爲無効的狀態。要理解社會的世界，還必要有別的範疇，即必要有從特殊的社會現象抽拔出來的抽象。

史的唯物
論底概念
或範疇的
確立

不單是從來的社會學者，就是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都犯了把這些力學的、生物學的以及類似于牠的範疇，無批判地移到社會現象上面的謬誤。但那樣的辦法，是伊里奇在他底活動當初就加以排斥的有害的方法之一。伊里奇看出了這種謬誤底根源，是在于忽視了對於方法論的界說底具體性的要求一件事當中。社會的構造之具體的概念以及史的唯物論底其他概念底確立，據他底意見說來，是足以證明那種抽象的滑稽之談底一切無効和空虛。

“經濟的構造底概念，由于駁論從來經濟學者

底見解一件事，已被充分闡明了。從來的經濟學者，在存有特殊的、歷史上被制約了的生產諸關係底體系底法則的處所，看到了自然法則”。（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一卷，俄國版，七十四頁。

把歷史的過程當作一個自然史的過程來下界說一件事，和這個唯一的科學的見解，決不矛盾。因為辯證法正存在於這一點。自然與社會，並不是構成着兩個分離了的互不適應的領域的。宇宙底法則是單一的。譬如因果性底原理，對於社會，對於自然，同是有效的。但這個原理，在社會方面，却是和在自然方面不同地顯現着。從〔自然和社會〕兩方面抽象出因果性底原理，這是對的，但他却不能在那和自然科學底領域相同的形式上，被應用於社會科學底領域。世界底統一，並不因此而陷于紊亂；反之，那個界稅，却被具體化了。

以上所述，對於生物學和社會科學底界限，具有特別的意義。在這種處所，上述的謬誤，是常常被人們冒犯的。這時候，同樣的類似，意識地被稱為“科學的”。

宇宙底法則雖適合於自然與社會而顯現的形式却各不相同

“馬克思底理論，決不是切斷那貫串到人類的有機的全自然底導線的東西。這個理論只是要求着：‘勞働者問題’——因為這問題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之中的——，根據關於人類生殖的‘一般研究’，是不被解決的；根據關於資本主義的諸關係底法則的特別研究，是被解決的”。（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二卷，“納洛特尼基學說之經濟的內容”，俄國版，一一三頁。

這種“一般的研究”，只是空虛的抽象，全然沒有說明社會現象，這是本質的事情。生存競爭底範疇（或如斯賓塞更精確地述說牠的那樣——適者生存），的確是說明動物界底事象的——在現今我們總算是沒有知道對於牠的更進一步的說明——，“但是，我們——伊里奇附加着說——當人們問起貧困是生存競爭底一個變態時，我們對於貧困底原因，對於那政治經濟的內容及發達底進行，真個一點也不知道麼？”不但農奴與封建諸侯底關係、勞働者與資本家底關係，即一般所謂任意的關係對於這個概念也不會適合的。因此，我們在

生物學底
範疇不能
無批判地
移用於社
會科學之
中

我們底分析之中，不能不移入別的範疇，即是不能不移入階級鬥爭底概念特別是社會的概念，而探求這範疇在各個對立的社會的構成底內部是怎樣變化的。照這樣，我們底概念纔變成具體的，纔給與我們以向着適應於牠的實踐的行動去的衝動。對象底具體性底認識，是伊里奇底社會的方法論底基本要素。

階級鬥爭
底概念之
定立

四 階級底範疇、諸階級底運動

伊里奇對於社會的方法論底一切概念，要求界說底具體性，正在牠底當中，看出了馬克思主義之科學的性質。我們底任務，並不是引用伊里奇在社會的分析上所應用了的一切範疇的。因為這些範疇，在內容上一切是和史的唯物論所給與了的東西相同。但我們還可以引用當作一個實例看的階級底論理的範疇底完成。這個範疇，在伊里奇底批判的武器之中，完成着一個重要的顯著的任務。

階級底論
理的範疇
底完成

主觀的個人主義的社會學（在俄國是納洛特

主觀的個人主義的社會學底錯誤

尼基)從個人出發,把那種拿人與人底關係看成社會的集團的一件事,當做“神秘”看待。伊里奇對於這種見解的批判,是我們所已經知道的。個人完全不說明什麼事情,主觀主義者看不到人與人之間底關係,不能提供關於社會現象的什麼科學的說明。“然而唯物論者,却把人與人底特定社會關係,作為他底研究對象,又因牠而研究現實的個人——這些個人底行動底結果是社會關係——”。

第一,個人主義的見解,不能不為社會的見解所代替。縱然否認社會的方法的客觀主義者,在實際上也必得從這個方法底前提出發。若果他在討論牠之時而從稱為活着的個人出發,他就在實際上是從空想開始了。他底思想,在他自己或許沒有意識到牠,然而却是反映當時社會的環境的,所以他底結論,也就不外是表現小布爾喬亞底立場及利害。

出發點不是個人而是社會的集團

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上,是設置特定的社會的構造以代替社會一般的概念的;和這一樣,我們不可以從個個人或多數人出發,反而是必須從社會的集團出發。但是,所謂社會的集團這個概念,

在牠自身上，也是一般的，在內容上也是貧弱的，是抽象的。爲要得到認識價值，這個概念 必須成爲具體的東西。這是關於階級鬥爭的馬克思底理論所實行的事情，在伊里奇方面，也是特別明瞭地顯現着：

“這個概念，在牠自身上，還是很不正確的，任意的。集團，也可以依着人類學的、政治的、法制的、及其他的特徵，同樣被區別出來。在這些領域中底每一個，並沒有成爲能夠把‘集團’互相區別的特徵。至于階級鬥爭底理論所以是社會科學底大成果，不待言，是因爲牠更精密而且正確地確立用怎樣的方法把個人的東西還元於社會的東西”。（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二卷，俄文版，七十三頁，

史的唯物論，設置階級的具體的概念以代替曖昧的社會集團，這並不是忽視民族、身分等等集團的意思。這些集團也是被說明的，並且這件事是社會科學底第一個任務。社會的方法論——用伊里奇底用語說——，必須理解着：客觀地從不重要的東西區別重要的東西，並且採用這“重要的

但‘集團’也是曖昧的概念所以必須用‘階級’底概念也替代

設置階級底概念不是忽視集團

東西’做基礎。階級鬥爭底理論，是用這樣一種方法，把主觀主義者所謂“活着的個人”底行動。

“還元於個人集團底行動。而個人集團底行動，由於他們在生產諸關係底體系內所演的任務，由於生產底諸條件，因而又由於他們底生活諸條件以及那樣被規定了的他們底利害而互相被區別着。——做一句話說，階級鬥爭底理論，是把個人底行動還元於那鬥爭規定了社會底發展的諸階級底行動的”。（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二卷，俄國版，七十四頁。

階級底概念底具體的規定

所以，伊里奇把階級底概念底具體的界說，看做社會的方法論底最重要的前提。

當着下階級底界說時，伊里奇是從生產底特徵出發的，而不是從分配底特徵出發的。在一切社會的構造上，分配底方法及形態，緊密地聯繫於生產底方法及形態。分配底要素不是規定階級底概念的東西，不過在下階級底界說時，却不能不考慮他。

‘身分’，是法制底範疇

關於身分底概念底決定的要素，如一般所周知，是權利與義務，即是法制的範疇。近代資本主

義社會底諸階級，却是相反，如伊里奇所說，是以法律上底平等為前提的。身分成為一個社會的構造底特徵，是在那個構造內底經濟現象被確定被固定于法制的規定中的時候。

伊里奇說——‘身分屬於以農奴制為基礎的社會，階級屬於資本主義社會’。這件事，並不是說封建社會底編制專是身分的，資本主義社會底編制專是階級的。階級在封建社會之下也是存在的。‘身分以由于社會底諸階級底編制為前提，牠是階級差別底一個形態’——伊里奇這樣說。

階級與身分底區別

階級差別底這種形態，也流傳於資本主義社會例如沙底俄羅斯，當作資本主義國家看，是還有身分的編制的。這身分的編制，在俄國是客觀地存在着，所以研究國內底社會的諸關係時，必須加以考慮，不過牠不是決定的要素。

存續底範疇，在社會現象上演着一個重要的任務。身分在特定的歷史的諸條件之下，在身分那東西已不成為特徵的社會構造之中也能存續的，和這一樣，這件事對於個個階級底情形也能夠發生。

‘存續’底範疇

現代社會
中地主與
農民兩階
級底存續

封建社會底主要階級是地主與農民；資本主義社會底主要階級是布爾喬亞與普羅列達里亞。但這樣抽象地把社會二分起來，由于採入存續底範疇，就趨于複雜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地主與農民，在多少變化了的形態（農奴制度底廢止）上，依舊繼續着牠底生存。不過在這種情形，當然是各國各自表示牠底特殊性的。因而具體的分析，在研究某一國底社會的現實時，必須考慮諸階級底運動底這種存續。

二階級原則

以上底說明，是表示着適合於所謂社會基于二階級原則的模型的見解，陷入了形而上學的缺點，二階級原則是客觀的傾向，是研究者手中所有的準則、導線，但研究者須得時常考慮那所謂‘純粹的’社會現象並不存在的一件事情。和這同樣，若果說社會有固定的〔階級數〕，譬如說社會底五分編制、即有五個階級，而不是有四個或六個階級的，那種說法，也是形而上學的。

諸階級底
運動

伊里奇教訓我們：認識必須是有彈力的，牠必須反映客觀的現實。只有這樣做，認識纔能完成對於自己所課責的任務——首先是爲現實的認識的

那種任務。諸階級底運動，是社會的實在底很重要的範疇。社會的實在底認識，因此又必須再現諸階級底運動。

社會的方法論，如果形而上學地被使用起來，牠如果從資本主義社會底兩極出發，其結果就至于無視農民而從社會底階級構造把他們除外。那時候就會被主張着：農民不是階級！這只是證明認識底硬化了的模型，因而決不能是現實的。爲封建社會兩個主要階級之一的農民階級，如我們所見，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也當作“非基本的”階級存續着。但這個階級底運動，是在超過這一點移轉到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底社會去的方法上實行的。畢竟農民階級——這是特別有興趣的事情——在這個新社會的構成上，又和普羅列達里亞一起，當作一個主要階級存在着。這是歷史底辯證法！

農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當作非基本的階級存續着

諸階級運動底辯證法

伊里奇明白地理解了諸階級底運動底這樣的辯證法。當一九二一年俄國共產黨全國大會舉行之時，曾有出席大會的人向他質問說：“你說農民是一個階級或不是一個階級？”他簡單直截地答覆

‘農民階級是一個階級’

他說：“是的！他們的確是一個階級。”

我們在這裏要注意的：布爾喬亞底運動，是相反的運動，但對於這却又相類似。在封建社會中，布爾喬亞，是如所謂“市民階級”〔Bürgertum〕的語義一樣，當作“非基本的”階級出現了的。在資本主義之下，他們雖實行着當作主要階級看的他們底凱旋行列，但這種勝利却因為普羅列達里亞革命被弄得黯淡了。布爾喬亞，在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時期中也是“存續”的，不過他們不能夠要求這新時代底“主要階級”的名稱。

當規定階級底範疇時，因為這個範疇充分地是彈力的，是具體的，所以必須考慮諸階級底運動。在階級底界說中，不但要表現那規定階級的生產底要素（和分配底要素結合起來），並且要表現諸階級底運動在牠中間顯現着的社會的構造底歷史性底要素。

伊里奇所
給與的階
級底界說

伊里奇曾給與那樣的包括的階級底界說。那界說是——

“由于歷史上被規定了的社會的生產底體系中的他們底地位，由于他們對於生產手段底

關係（這個在許多情形是經法律所確立所規定的），由于勞動底社會的組織中的他們底任務，因而由于他們依怎樣的方法、在什麼程度、領受在社會的財富中所能自由使用的部分，而互相被區別的人類底大集團，叫做階級。階級是人類底集團，牠們當中底一個，在規定社會的經濟制度時，由于他們底地位不同的結果，而處于能夠領有他人底勞動的地位”。（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六卷，“偉大的創意”，俄國版，二四九頁。

五 社會的方法論上底黨派 性底要素

歷史被階級鬥爭充滿着。階級鬥爭，形成了當作一個全體看的階級社會底運動底辯證法的起源，把社會的存在底行動要素也弄得具體化了。這種鬥爭，如一般所周知，首先是由于有組織地行動着的諸階級底前衛、政黨所實現的。

階級鬥爭
由革命的
政黨而實
現

伊里奇說——“民衆運動越是擴大，種種階級底本性越是鮮明，指導階級、組織階級並不爲事實所牽引的政黨（指普羅列達里亞底黨說——盧波爾）底任務，越變得緊急”。（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六卷，‘新任務與新勢力’，一〇四頁。

黨派性底
要素

伊里奇與涅靈主義，有表現辯證法的唯物論當中所隱藏着的東西、表現在說明伊里奇底社會的方法論時所決不能忽視的東西底功績。這即是黨派性底要素、和當作牠底結論看的實踐的行動底要素。

主觀的立
場與客觀
的立場之
對立

如果觀念論者及主觀主義者底社會學的構思，是恣意的，而缺乏着一切鞏固的基礎，那麼，牠底反對的立場，立脚於事實的客觀的、唯物論的立場，就是在科學上建立着根據的。但對於這兩個立場，能夠有兩種信仰者。我們就同一的現象、即資本主義社會觀察一下。主觀主義者可以單純地不看到牠，即令看到牠，也要用什麼個人、身分、甚至民族底壞的（或好的）行動去說明牠。客觀主義者，却把這個分析，在科學上建立根據，而達到下述的

結論：被給與了的現象，不是任意的，而是必然的東西，牠是在因果上被規定着；並且，現象一旦成爲必然的，就有“難于克服的歷史的傾向”，所以那個現象必須像經歷過來的一樣去經歷的。唯物論者對於客觀主義者第一的結論是同意的，但他還要更進一步。他要正當地確定被給與了的社會經濟的構造底性質，規定牠底敵對的諸關係底本質。他發見階級對立，並且由于發見牠而自行採取特定階級底立場。對於對立的階級怎樣去鬥爭，就成爲他底問題。

唯物論者
贊成客觀
的立場更
進而從事
於鬥爭

“所以在一方面，唯物論者，比較客觀主義者是徹底的，他底客觀主義更是根本的而且完全的。唯物論並不停滯於只是指示過程底客觀性。他還要說明怎樣的特定的社會經濟的構造給與這過程以內容，怎樣的階級規定這個必然性，……在另一方面，唯物論在某種程度包含黨派性底要素。因爲唯物論每逢判定一件事情時，感到直接地公然地採取特定的社會的集團底立場的義務”。（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二卷，‘納洛特尼基學說底經濟的

內容，俄國版，六十五頁。

理論上及
實踐上底
黨派性

理論上及實踐上底黨派性這種要素，特別顯示着伊里奇底特徵。主觀主義者非難信仰客觀的立場的人底不做底，他說：一切的東西若果是因果的是必然的，人們就應該不能不依照斯比諾莎所說“不哭，不笑，只是理解”，的話去行動了。但這種非難正是錯誤的。理解一個過程或一個現象一件事，就是意味着贊成或反對這個現象而站在某一方面。主觀主義者說——資本主義若果是因果地被規定着，是必然的，要“憎惡”牠就是無意味的，這種說法，對於客觀主義者或許適合，而對於積極的徹底的唯物論者却是不適合的。不待說，“憎惡”不是問題，對於資本主義的特定的立場、階級的立場却是問題。被選定了的立場，譬如說普羅列達里亞底立場，客觀上又決定對於資本主義以及在資本主義內支配着的階級的“憎惡。”

“若果特定的理論對於公然活動着的一切人們，課以在客觀上分析現實以及在現實底地盤上發生的種種階級的關係，那麼，為什麼能從這件事得到這樣的結論：公然活動着的人

們有不同情於任何階級的義務，所以表示什麼同情，對於他是‘不相稱’的。這裏說起義務的話，實是滑稽。因為活着的人們，一旦理解諸階級之相互關係時，就必得站在某一階級底方面，歡喜那個階級底成功，悲惜那個階級底失敗，並且不能不憤慨那些對於那個階級懷着敵意而普及落後的見解以阻碍他們的發達的人們等等’。（註）

人們理解了階級關係必採取階級底立場

（註）伊里奇全集，第二卷，‘我們拒絕怎樣的遺產呢？’三四四頁。

黨派的立場，規定了伊里奇底全部活動。那個立場——這件事，從本節底題目看，是重要的一一，形成了他底社會的方法論底主要部分，形成了他底基本的要素。在伊里奇看來，從特定的黨派的立場考察社會現象一件事，決不是個人的偶然的要素，而是一個方法論上底要求。如我們所已經知道的一樣，伊里奇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之中，不問他是認識論底問題或是本體論底問題，都把這種要求，擴大於哲學底全領域上面了。在社會歷史的領域上，他底分界線，首先通到一方面的主

黨派的立場規定革命者底活動

唯物論者
不能是無
黨派的

觀主義者及客觀主義者(在這裏,兩者間底差異不重要)與另一方面的唯物論者之間;在一般哲學的領域上,首先通到觀念論與唯物論之間。但是唯物論者,無論在那一種情形,都不能不採取黨派的立場。唯物論者,在這一點,不能是無黨派的。因為無黨派的哲學、無黨派的社會科學是不存在,而且實際上也不能有的。

六 社會的方法論上底行動 底要素

科學上底
與實踐的
活動上底
黨派性

科學上底黨派性,又必須採取實踐的活動上底黨派性。在這裏,對於伊里奇底世界觀,有着極特色的那種理論與實踐底統一。理論上底黨派性,實提供了伊里奇在勞動者階級方面實行了的實踐的活動底根據。伊里奇在他底最初期底著作上,已經加緊地要求了這件事。

對於人類底活動究有什麼意義的問題,牠自身必須正當地被理解?馬克思主義者,在社會過程之理論的分析上,不停滯於個個人底行動,而探究

那規定這種行動的東西，但是，如一般所周知，唯物論的決定論，牠與宿命論或關於顯現着的東西的判斷底放棄，是沒有共通之點的。意志底自由以及歷史上個人底作用底問題，在辯證法上被解決着。意志底自由，不被否定，反而被說明；個人底作用，不被還元於無，反而使從屬於階級底作用。

唯物論的
決定論底
立場

伊里奇這樣寫着：“確定人類行動底必然性、否認關於意志自由的童話的決定論底思想，決不排除人類底悟性或良心，也不使他底行動底判定歸於無用。完全是相反的。只有採取決定論底立場，代替把一切任意的事情歸於意志自由的，嚴密而正當的判定，又是可能的。同樣，歷史的必然性底思想，決不廢棄歷史上個人底作用。歷史底全體，當然確實是由于為行動的個人的人類底行動構成的”。（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二卷，“‘人民之友’是什麼……”，
俄國版，八八頁。

宿命論引導到寂靜主義〔Quietism〕；但決定論、史的唯物論，却要求站在特定階級一方面去參加階級鬥爭。

決定論與
宿命論底
差別

卽令是主觀主義者，當然也能成爲鬥爭者，但若客觀主義者只有理論（在這裏，那種理論，沒有徹底到論理的歸結），那麼，主觀主義者所有的實踐，在這種情形，就明明不能不是主觀的，偶然的。不過，沒有革命的理論，實際上也不能有什麼革命的實踐。只有在唯物論者說來，理論是與實踐不可分離地結合着，因而他底實踐，客觀上具有根據，並且其他條件如果相同就有成效的。

伊里奇說——‘唯物論者若果把理想放在和造出牠的體系相對立的東西的意味上去解釋，那就可以從那種和納洛特尼基所說的理想相同的理想出發了；但是他〔唯物論者〕不從‘現代科學及現代道德觀念’引出那個理想，而是從現存的階級對立引出牠，所以他不把那個理想當作‘科學’底要求去規定，而把牠當作特定階級底要求、當作由特定的社會諸關係（這關係依從於客觀的研究）產出的要求去規定。而這個要求，當作社會諸關係底一定特殊性底結果，只有由一定的方法纔被實現的’。（註）

唯物論者
底理想底
根據

(註) 伊里奇全集, 第二卷, '納洛特尼基學說之經濟的內容', 七十九頁·俄國版。

所以伊里奇底方法, 要求對於被給與了的社會現象附以特定的客觀的特徵, 更進而要求從黨底立場下一種診斷。牠最後還要求引出在這一切被給與了事情和條件之下應當做什麼的那種特定的實踐的結論, 在自然科學底領域上, 爲着征服自然而盡量地適應地把捉自然底“論理”, 這是最高的任務。在社會底領域上, 這種任務, 要相當地加以變更。在這裏, 爲着盡量正確地同時批判地使資本主義諸關係底進步的階級底社會意識適應於社會的發展的目的, 而把捉經濟的發達底“論理”, 即把捉社會的存在底發達底論理, 是一件必要的事情。這種任務是革命的。所謂批判地把捉經濟發達底論理, 究竟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說, 牠不但解釋世界, 並且還要變革世界。

社會領域
中人類底
最高任務

伊里奇說——“科學底直接的任務, 據馬克思說來, 就是給與真實的鬥爭標語, 即是客觀地把這個鬥爭當作從生產諸關係而成的特定體系底產物指示出來, 闡明這個鬥爭底必然性、

科學底直
接的任務

牠底內容，牠底發展底進行及條件”。（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二卷，“納洛特尼基學說之經濟的內容”，七十九頁，俄國版。

對於資本
主義的鬥
爭底標語
與實踐

如果我們從方法論底一般問題轉到對於資本主義應當採取的政治底具體問題時，一般的鬥爭標語就變為對於資本主義的鬥爭標語。具體的分析，顯露出資本主義制度底矛盾。發展底立場，和現實的論理結合起來，同時就指示出成為到資本主義沒落的道路去的資本主義發達底道路。黨派性，在最初兩個要素〔具體的分析與發展底立場〕存在的情形，促起普羅列達里亞選擇黨派，一切要素合起來，就引導我們到達對於資本主義的鬥爭底標語與實踐。

以上我們當然只是在社會的方法論底範圍內追求了這個過程。伊里奇巧妙地並且寓意地〔in bildhafter Form〕說明了這論理的過程底最後要素（在這裏使用的當然是由于顧慮檢閱而寫出的話！）

“如果顧慮着階級敵對底理論而提出怎樣從資本底壓制解放勤勞者底問題時，……對於

這個問題的回答，就給與我們以特定階級底生活利害底規定；對於這個回答的任務，最初就在于由那個感到這些生活利害的階級、並且只有由他們纔實踐地被適用起來的一點；牠——用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適切的表現說——是要追求那些離開‘智識階級狹隘的研究室’而參與於發達了的並且最純粹的形態上底生產諸關係的人們，即是要追求那些最痛切地感到矛盾的現狀是不好而以‘理想’為必要的人們’。(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二卷，‘納洛特尼基學說之經濟的內容’，俄國版，一五八頁。

在這段巧妙的文章中，因為顧慮到檢閱的原故而寫出的委婉的言辭，是須得用原來的言辭去改換的。例如要用“階級鬥爭底理論”代替“階級敵對底理論”，用“普羅列達里亞”代替“特定階級”，用“革命的實現”代替“實踐的適用”等等。照這樣，這寓意的言辭，就變成一個充滿了光輝的力的革命的集合號[Appell]。這種集合號，是從伊里奇底社會的方法論全體當作結論產生的東西；伊里奇

革命的集
合號

底社會的方法論底根本要素是可以研究他底批判的及論戰的著作而確立的。革命的集合號，並不是由伊里奇底方法論纔出來的實踐的歸結；牠本來內在于伊里奇底方法論，是完結他底方法論的重要要素。

讀者已經看到：我說明伊里奇底方法論底主要要素時，常常引用了他在一八九四年寫成的初期的著作，我所以這樣做，不但是因為把材料限得狹隘，並且是因為要表示伊里奇在溯及俄國底馬克思主義開始發生的後方的時代，就已經做成了他底社會的方法論中底基本的而且最重要的要素。在一八九四年當時，伊里奇底社會的方法論，在關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最天才的獨特性的意義上，是可以稱為最獨創的說明的。

伊里奇所
發見的社
會的方法
論底要約

如果一般地系統地把我們在伊里奇一方面發見的社會的方法論底根本要素及要求要約起來，牠底公式就如次。即是：使觀念與事實一致，把對象在牠底具體性上、在牠底發展上去把捉牠，選定一個黨派的立場之後，引出一切實踐的結論。

第五章

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 底問題

- 一、伊里奇與馬克思及恩格斯底國家論——
- 二、普羅列達里亞國家之歷史的地位——
- 三、當作階級鬥爭底新形態及其連續着的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
- 四、布爾喬亞國家與普羅列達里亞國家——
- 五、普羅列達里亞國家與強權——
- 六、奪取政權底問題——
- 七、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組織問題。民主的中央集權主義、蘇維埃選舉權——
- 八、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組織問題，國家權力底機關蘇維埃——

‘把階級鬥爭底承認擴大到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承認的人，只有是馬克思主義者’。——伊里奇，‘國家與革

一 伊里奇與馬克思及恩格斯底國家論

國家問題
之提起

伊里奇底社會的方法論，如前章所述，是使他向着直接、實踐的行動底方向，向着新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社會底改造底方向，並且是向着從這個社會取去牠底資本主義的性質的改造底方向的。

於是，關於社會的知識底方法論，變為社會的行動底方法論。不過本書不是論究伊里奇底政治的戰術底原則的。這裏只述說伊里奇底政治的戰術也被唯物辯證法所滲透了的一件事。

不過有一個問題，牠當然與伊里奇底革命的戰術關聯着，却又有獨特的原則的及理論的意義，這個問題就是國家問題，更具體地說，即是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問題。社會的世界底革命的改造底理論與實踐，社會改造底理論與實踐，以國家為中心而運動。布爾喬亞國家，是從一切危險防衛資本主義社會的盾，是支配階級對付那要停止他們底

布爾喬亞
國家是支配階級對
付普羅列
達里亞的
武器

支配的階級的武器。

分析了伊里奇底世界觀及其方法底一般的基礎，分析了他底社會的方法論之後，如果把本書底研究在論理上進行下去，我們必然地又到達於這個問題。國家底問題，是社會的知識及行動底方法論底試金石。並且要想描寫出當作哲學家看的伊里奇底姿態（我們在這裏所用的“哲學家”的名詞，也是採用前幾章中所用的意思），就不能不說明他怎樣解決了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問題，或用相同的話說，即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問題。

的確，要在幾頁文字之中明示伊里奇關於普羅列達里亞國家的理論底特徵，這件事，比較用少許強力的激昂的言辭表現牠，比較用一冊浩瀚的書籍說明牠，還要困難些。這第一條道路、簡潔的表現底道路，已經普羅列達里亞當作墓碑銘選定了。在那個銘辭之中，無限豐富的內容，辯證法地被用無限的簡潔表現着。那個銘辭說：“伊里奇”。第二條道路、浩瀚的專門著述底道路，現在剛纔踏上去，要待幾年之後纔能踏遍牠的罷。於是替我們留下來的，只有荊棘遍地的中間的道路、較小的研

國家底問題是社會的知識及行動底方法論底試金石

怎樣表現伊里奇底普羅列達里亞國家的理論底特徵

究底道路。因為要從伊里奇底遺稿中常常到處都有價值的材料當中選拔最有價值的東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並且我們這些人——不僅是積極參加俄國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人，還有目觀這個革命的人都在其內——，已經充分地把伊里奇底關於普羅列達里亞國家的理論採入於我們之中，而非常習慣於牠了，所以伊里奇底國家理論，已變為我們底共同財產，變為日常使用的工具。而這個理論底創始者底名字，在日常的使用之中已充分融合到某種程度了。

伊里奇底
國家理論
已成康民
尼斯特底
共同財產

俄羅斯革命，自從二月“暴動”以來，已經產下了在伊里奇旗幟下的蘇維埃共和國，並且把牠實現了。現在如果有人採取反對的辦法而把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理論與實踐總括於伊里奇底旗幟之下，他必定要冒犯一種攻擊的危險，說這是一般已經知道的真理底絮說。他還要蒙受一種非難，說他是想要“發見”未經任何人忘掉的東西、尚未屬於歷史的東西。

若果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特別是關於普羅列達里亞國家的理論還未經故意地或無意地葬送

了去，那麼，伊里奇底功績，也就會是把這種誰也都知道的事情再“發見出來”的一件事。不過關於國家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已被人們所忽視，並且一點也不能理解，所以伊里奇在一九一七年所做的最初的事業，就是完成了國家理論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在關於普羅列達里亞國家的馬克思底理論未經在革命上實現以前，伊里奇就首先實行了普羅列達里亞國家理論底革命。

伊里奇使馬克思底國家理論復活了，這是ABC底真理。但他並不如把一個畫像復原的那樣去把馬克思底國家理論復活的——那樣的事情，就是想做，在他也是不能夠的，伊里奇在一切處所，是和復舊者不同的。他不曾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底關於國家的思想，綜合於一篇“學術論文”，或一冊“專門著作”，或一冊“教科書”。馬克思和恩格斯底關於國家的思想，散見於他們在半世紀之間寫下來的幾打的著作之中。如果以為伊里奇底全部功績，如同考古學者基于個個斷片構成立像、古生物學者基于二三遺骨改造已死滅的動物底骸骨那樣，是把那種思想在一冊書籍中整理起來，而改編

伊里奇再發見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底功績

伊里奇不但復活了馬克思底國家理論並且解釋了牠發展了牠

了馬克思底國家論——單只這件事已經就是偉大的功績了吧——，這種想法，實在錯了。伊里奇在一切處所，是和重建者不同的，他不但把馬克思底國家理論復活了，重建了，並且解釋了他，發展了他中間所包含着的東西。

伊里奇對
于馬克思
國家理論
底解釋

伊里奇解釋了馬克思底國家理論——這是第二的A B C底真理。但是，他怎樣解釋了他的呢？考茨基[Kautsky]、古諾[Onow]、及別的人們，也都解釋過這個理論的哩。

“他底解釋發見了‘真正的’馬克思與否，已成為由政治的熱忱所燃燒的論爭底對象。我們知道着爲什麼這個論爭完全不被調停的理由，並且伊里奇底解釋不是文獻學的目的，寧是完全適用於政治的目的的東西，這一層是明白的。革命的過渡期一九一七年底伊里奇底學說，比較他底導師馬克思底一八四八年以來的學說，還更進而訴諸直接行動的”（註）

（註）列恩茲[Fr. Lenz]，《國家與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說底基礎與批判，斯圖甲特[Stuttgart]版，九二一年，一四七頁。

關於爲什麼這個論爭不被調停（現實已迅速地解決了這個論爭）一層，讓布爾喬亞批評家列恩茲〔Fr. Lenz〕耽沉於他底秘密罷，不過，他正當地攫住了伊里奇底理論上的行動底要素一件事，我們不能不加以承認。伊里奇底關於馬克思底理論的解釋，事實上不是“文獻學的”目的，而是適用於政治的目的。就是把法律作爲草案看，牠若不被施行，也是無用的。就是把馬克思底關於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的見解寫下來一看，如果不努力把牠從可能性變爲現實性，也是無用的。馬克思主義底“文獻學的”及論理的解釋底要素——牠在伊里奇一方面也是有的——，是被從屬於較高的要素、即在革命上實現馬克思主義的要素的。

伊里奇底解釋不是文獻學的目的而是政治的目的

伊里奇並不單是復活馬克思底關於普羅列達里亞國家的理論而在行動底意味上解釋了牠。他並且把牠實現了。這樣的說，的確是第三的A B C底真理。不過，關於這一點的事情，已經超出了豫定的範圍，以下數章，只限於指示出伊里奇怎樣把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中何種要素拿來和普羅列達里亞革命關聯起來。而摘出牠，補充牠，發展牠。

伊里奇在行動底意義上解釋了馬克思底國家理論

二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之歷史的地位

康民尼斯
謨社會之
生誕

未來無階級的康民尼斯謨社會，並不是像deus ex machina〔不期而出現的神、在地獄中遇到的神佛，——古代戲曲中往往故意造出絕境而於不意時使神出現以解決一切糾紛，係用技巧而來的，而Machine是舞台中把神吊下來的工具〕那樣而突然出現於舞台的東西，也不是像Athena〔女神〕那樣從Zeus〔希臘底主神〕底頭飛出來的東西。牠底發生，也不是兩個元素化合的結果的那樣突然的化學的反應。康民尼斯謨社會是在充滿了長期苦痛的鬥爭中，從舊的資本主義社會胎內產下來的。這資本主義社會中，藏着長成爲未來經濟制度的萌芽，而這未來經濟制度，與今日的制度底無政府的生產體系，根本不同。這兩個經濟體系，體現于資本主義社會底兩個主要階級——布爾喬亞與普羅列達里亞。

兩個經濟
體系與代
表牠們兩
個主要階
級——布
爾喬亞與
普羅列達
里亞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底發展，誘致階級鬥爭底

尖銳化的增大，這個經濟制度，達到一定階級 就已經意味着這制度底潛伏的崩壞。布爾喬亞不斷地要再生產資本主義的諸關係和他們自身；反之，因這些關係而愈益結集的普羅列達里亞，就破壞這資本主義制度，而代以如蘇維埃憲法所說的“無階級分裂無國家權力的”有計畫的經濟。

為階級社會底產物的國家，是階級社會之“公的表現”。在國家中，行使經濟權力的階級，被構成為支配階級。國家是布爾喬亞在牠底內部再生產他們自身的組織。是他們借助於牠以抑壓普羅列達里亞的機關，是布爾喬亞在可能的限度內要保證資本主義底完全底保護外被。

因此，全階級鬥爭是一個政治鬥爭，普羅列達里亞竭盡全力以突破資本主義社會底這個保護外被，是不足怪的事情。追求康民尼斯謨、無階級的社會，即是追求國家一般的消滅。在沒有任何階級存在的處所，一階級壓迫他階級的機關，客觀上就沒有必要。國家是一個歷史的生滅的範疇，未來的無國家狀態，在辯證法上，包含現代已發達的技術的要素與那時以前的康民尼斯謨的要素。馬克思

國家是階級社會底產物

全階級鬥爭是一個政治鬥爭

康民尼斯謨社會之出現與階級一般之消滅

國家時一個歷史的生滅的範疇

主義底背教者們，曲解着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這種初步的知識，這種曲解，就成爲他們底在任何情形都不能理解馬克思及伊里奇底國家理論的出發點。

古諾對於
馬克思底
國家論底
曲解

國家問題中的渙靈主義底最熱心的理論的反對者之一的古諾〔H. Cunow〕，曾說過下面一段話：‘在黑智兒辯證法上說起來，可以正當地說：馬克思從黑智兒出發，雖然正當地否定了黑智兒國家觀底一部分，但他却停止於第一的否定，而未會到達於否定底否定，未曾到達於把牠底對立的見解揚棄於較高的統一之點，未曾到達於把當做支配組織看的國家底考察與當做大的人種的生活共同體看的國家底意義相關聯的國家觀’。（註）

（註）古諾〔H. Cunow〕《馬克思底歷史、社會及國家理論》，柏林，一九二三年，三一〇頁。

這不但是對於唯物辯證法的可驚的暴行，又是完全曲解馬克思主義而與馬克思底理論完全斷絕關係的東西。說國家永久存在的這種主張，含有階級社會底永久性底主張，因而又含有資本主義

底永久性底主張，不但是古諾這樣想着，就是許多在引用符號中的“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也是這樣想着。所以我們在這裏要力說伊里奇底正統性，要力說伊里奇對於破壞那為一階級壓迫他階級的組織的國家那個問題中底馬克思底理論的原則，是忠實的。

伊里奇對於馬克思國家理論的正統性忠實性

我們說過，康民尼斯謨社會，是在苦悶之中，從資本主義社會底胎內生下來，從永遠的立場看 [Subspecie aeternitatis]，這種出生的苦悶，顯現為一個飛躍，為“從必然底王國到自由底王國底飛躍”；但這種出生的苦悶，對於同時代的人們，甚至對於以後幾代的人們，形成一定的時期、即一社會到他社會的“革命的變革底時期”。因為康民尼斯謨底誕生，即是資本主義底死滅。

從必然底王國到自由底王國底飛躍

伊里奇也和馬克思一樣，不曾精密地描寫共產主義制度，並且也從沒有那樣想過。但是，他用他底時代底全本質，把他底時代底任務解決了。已發展的階級差別，久已成為對立，這種對立，已經成為矛盾。階級利害間底矛盾，達到他底頂點時，那矛盾底解決就由革命而開始。在普羅列達里亞

革命解決階級利害底矛盾

過渡期底
國家底前
提

底革命上，資本主義底矛盾，是由于階級底廢棄而被解決的。這個革命的過渡期，有牠自己底經濟形態，到這個形態去的第一步，就是收奪資本家底生產手段。布爾喬亞底收奪，是意味着當作階級看的他們底廢棄，不過這種收奪也不是立刻可以完全成就的事情。過渡期底經濟，在暫時之內，還維持着資本主義底殘澤。這種殘澤和階級底殘澤，在過渡期之中，還是依然存在的，但在階級存在的限度內，國家也不能不存在。對於過渡期底經濟，有過渡底“政治”、過渡期底政治的上層建築即過渡期底國家與牠相適應的。伊里奇特別加緊地力說過這種事實：國家在過渡期中也是不可避地而且必然地存在的。

三 當作階級鬥爭底新形態 中底連續着的普羅列達 里亞狄克推多

我們說過，在過渡期底社會中，只要有階級存在，國家也是存在的。和這同樣，在過渡期底社會

中，只要有階級，那社會中底階級鬥爭也是不可避免的。這第二的論綱，在論理上甚至先於第一的論綱。因為，國家在某種意義上，不外是在支配階級手中的階級鬥爭底一個工具。所以階級鬥爭，在過渡期底社會中也是存在的。而這過渡期底社會本身，原來已經就是到社會主義去的豫備階段，牠底政治的上層建築，即是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或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

在沒落期中的第二國際底理論家們，想抹殺過渡期底這種性質。在他們看來，過渡期那東西，始於進到平和之路的議會中多數派之空想的“獲得”，同時，在他們看來，階級鬥爭也就開始死滅。但是據伊里奇底意見說來，“把階級鬥爭底承認擴大到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承認的人，只有是馬克思主義者”。

前述的“社會主義者們”，也有不否認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那種馬克思主義底公式的事情。不過他們要把牠和那種依靠社會民主主義者底很可疑的多數派而行的議會政治觀念相換置。這些“社會主義者”不理解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的主

階級鬥爭
底新形態
中底連續
——普羅
列達里亞
狄克推多

過渡期社
會之政治
的上層建
築

第二國際
理論家底
偏見

要理由，伊里奇在他們不把階級鬥爭實行到終結、到最後的歸結一件事當中看出了牠，這種‘終結’，明明是要等到任何人早已沒有相鬥的必要時，即任何階級已不存在之時，纔是可能的，伊里奇說——“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是普羅列達里亞底階級鬥爭底新形態中的連續”。（註）

（註）伊里奇‘關於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未寫成的論文底草稿），伊里奇全集附錄，第三卷，俄區版，五——頁。

階級底存
續與階級
鬥爭底存
續

國家由布
爾喬亞底
工具變為
普羅列達
里亞底工
具

在這裏，我們從新又說到連續底範疇。這裏成爲問題的，就是階級底存續又引起階級鬥爭底連續的一件事，不過，品質上不相同的社會經濟的構造中底這種存續，不是單純的反覆，而是新形態上階級鬥爭底再現。單只國家底存在，並不是新的東西，國家那東西，在那時候明明是品質上不相同的東西。牠由布爾喬亞底工具變爲普羅列達里亞底工具。

伊里奇說：“那個國家，不外是普羅列達里亞底階級鬥爭中的一個工具——，一個特別的棍棒，單是這一點！”在這個文句中，國家變爲普羅列達

里亞底一個工具（這是我們已經說過的）一件事，以及國家不是普羅列達里亞底工具以外的什麼東西一件事，都被用同一的力量力說着。因此，如我們在下面作為問題的一樣，新的國家形態及階級鬥爭底新形態，是能夠說的，而且是不能不說的，因為‘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中，他們底階級鬥爭底形態，已經不能是從前的東西’。

伊里奇在不幸沒有寫成的小冊子‘關於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之中，暗示着普羅列達里亞底五個最主要的任務以及和牠們相適應的五個新的鬥爭形態。第一，普羅列達里亞有在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底過程中鎮壓剝削者底反抗的任務。機會主義者以及在引用符號中的‘社會主義者’雖然忘掉這個，但這件事却是我們底時代底第一任務。

嚴密地說來，以前支配階級底反抗，已經開始于他們底崩坯之前，即是開始于他們在客觀上雖為支配階級却已失掉脚下底地盤底時代。在一九一七年底俄國革命底過程中，這種反抗，大略開始於六七月之間。即是開始於支配階級在事實上對於他們底防禦比較對於攻擊還不能不多加考慮的

過渡期中
普羅列達
里亞底五
個主要任
務和五個
新鬥爭形
態
第一個任
務——鎮
壓剝削者
底反抗

剝削者實行反抗底兩個方向

時候。原來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爆發以後，這種反抗變得尖銳，在兩個方向實行了。一個是從內部實行的，即是在支配階級剛剛失掉權力的國家內部實行的；一個是從外部實行的，即是从鄰近的資本主義列強底方面實行的。

剝削者底謀叛、怠工等新鬥爭形態

據伊里奇底意見，從這種事實，就已經生出對於過渡期的階級鬥爭底特別的極端的尖銳化，這是明白的事情。因為對於互相抗爭的兩個階級，這是生死存亡的關鍵。如伊里奇以現實為基礎而確實證明的一樣，我們所說的剝削者底國內的反抗，是以謀叛、怠工底形態，並依靠到小布爾喬亞層去的特殊作用而實行的。事實上，這一切在資本家看來，都是階級鬥爭底新形態。在他們還是自由行使國家權力之時，他們之中是不會想到謀叛等等事情的，但到現在，特別是在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成立底最初時期，他們就把謀叛看做奪回權力的最急激而且最確實的手段之一了。同樣，當他們自己所有着生產手段的時候，他們是不會想到當做階級鬥爭底手段看的怠工的。工場鎖閉以及勞動者之個別的解雇，在特定的諸條件之下，確實是對於

勞動者底罷工或消極抵抗的理論上及實踐上底回答，但到現在，布爾喬亞智識階級，却在完全不同的狀況上，斷諸於爲他們一看似乎不慣的怠工底手段了。以前，資本家主要地在經濟上策動着小布爾喬亞層，到了失掉權力的今日，這種影響，就滑稽地專含有政治的性質了。即，對於小布爾喬亞層，約定依據普通選舉權底實施以積極參加於政治生活，並描畫出康民尼斯謨底結果是小布爾喬亞底沒落，藉以對他們作政治的威脅，等等。

布爾喬亞之國內的反抗，最後又在他們不想放棄權力而開始內亂的一點顯現出來。內亂，是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之中的、用更廣的意義說，是一切社會革命之中的階級鬥爭底必然的一個形態。伊里奇在他底小冊子草稿中論及內亂的處所，特別地把一六四九年及一七九三年底兩個史實附上了括弧。因而他在這裏是指着兩個古典的內亂的，這種內亂，是構成兩個古典的布爾喬亞革命、即第十七世紀底英國革命及第十八世紀底法國革命底不可分的要素的東西。在這兩個革命中，以前的支配階級，當內亂底進行中，由對於新

布爾喬亞
內亂

兩個古典
的內亂

由國內的
反抗移到
國外的反
抗

與階級的“國內的反抗”移轉到“國外的反抗”，即是移轉到接受外國底援助、甚至雜有外國軍隊的有組織的戰爭。

國外的階
級戰

“在國際的資本主義結合底時期中”，內亂在這一點帶着更明白顯著的性質，牠變為真實的“國外的”階級戰，一方面由少年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所指導，他方面由那些公然或秘密援助革命國家底正在沒落的布爾喬亞的舊布爾喬亞諸國的指導。

國外的階
級戰之辯
證法的發
展

這種戰爭，在帝國主義與布爾喬亞革命底時期中，成就有興趣的辯證法的發展。特別地在俄國，事體究竟是怎樣的呢？首先就有過當作用別種手段實行的布爾喬亞國家底政策底連續看的帝國主義戰爭。其次，當作對於牠的反命題 [Anti-thes] 看的，有對於一方底階級是自然發生的、對於他方底階級是意識的、轉向于帝國主義戰爭底內亂去的轉化。最後，當作牠底綜合 [Synthese] 看的，就有內亂——更正確地可以稱牠為階級戰——轉向于革命底、即再轉向于“國外的戰爭”底轉化。但這種“國外的戰爭”，單從形式上看，只構成第一的東西即向到正命題 [These] 的復歸，牠是由

于“反命題”底全內容，即是由于一個公然的顯著的階級內容而被弄得豐富了。牠是對外的國外的戰爭底特徵以及國內的戰爭即內亂底一切特性底綜合。

對於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實行武裝反抗的人們，是以前的支配階級，但資本家與普羅列達里亞，如我們所知道的一樣，只是直接先行於資本主義與康民尼斯謨間底過渡期底社會的資本主義社會底主要階級。在這兩個階級以外，到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底時期為止，還存有封建社會底主要階級、即地主與農民（當然已不成爲主要的階級）。

階級底分析

地主由于土地底國有而完全消滅，當作經濟上落伍了的社會底要素看，在客觀上或在主觀上都與資本家運命相共。

農民與小布爾喬亞層底地位，更爲複雜。普羅列達里亞與農民的關係，適應於那時代底歷史的諸條件，受特別明瞭的變化。伊里奇在他底小冊子“草稿”之中，列舉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之下的階級鬥爭底新形態，其中更記載着‘小布爾喬亞層尤其農民的“中立化”’。這一層是需要說明的。在布

普羅列達里亞與農民的關係

小布爾喬亞與農民的“中立化”

普羅列達里亞與農民同盟底必要

爾喬亞革命以前，即在地主與資本家底支配之中，普羅列達里亞與農民是相異的階級，但也只是相異的階級。他們對於地主與布爾喬亞，有着同一的利害。由這件事出發，就產出了爲謀對付‘沙’、地主及布爾喬亞而與農民聯盟的普羅列達里亞底政治的方針。

農民各階級底利害關係

這種趨勢，隨着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底迫切而起變化，在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第一階段上，竭盡全勢力以擁護並確立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是一件必要的事情。在這個時期中，資本主義所造出的階級層次，就顯得明白。農村勞動者與貧農，站在普羅列達里亞底陣營；中農採取傍觀的態度，他們決不是可靠的同盟者。庫拉克〔Kulak〕（大農）是公然加入布爾喬亞方面的。諸階級內部底這種勢力關係之具體的分析，使得普羅列達里亞尤其他們底政黨採取別一種戰術，對於包含大農在內的全布爾喬亞就與貧農同盟起來，並使中農中立。伊里奇在他底小冊子“草稿”之中，所以寫着中農大衆底“中立化”、即他們底“說服與引誘”，就是這個時期的事情。

隨着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鞏固，隨着戰時戰線底清算，因而隨着資本家底“國外的”武裝反抗底幾被完全克服，簡單點說，隨着向到新經濟政策的推移——如在我國也曾經是這樣的——，普羅列達里亞對於農民的政策，就從新變化了。這是因為階級狀態從而階級鬥爭底形態在現實上變化了的原故，所以這種政策在客觀上也變化起來。中農“等待了結果”，農民大眾與普羅列達里亞一起變成過渡期底社會底主要階級。普羅列達里亞與農民底關係，是差異底關係，不是敵對底關係，更不是矛盾底關係。因此，普羅列達里亞把他們底黨做首腦，而與貧農提攜，與中農同盟，以對付農村底大農及都市底布爾喬亞。這是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時期中農民運動底辯證法。的確，普羅列達里亞，在這綜合底階段上，如伊里奇所說，也有“引導”農民“指導”農民並與他們“合作”的任務。

組織為支配階級的普羅列達里亞，不但是必須引導農民指導農民。他們對於技術的布爾喬亞、所謂智識階級，也有着新的任務。伊里奇也曾說到這個新的階級鬥爭形態（這是他所列舉的第四種

普羅列達里亞對於農民的政策因時勢而有變化

農民大眾也成為過渡期底主要階級

過渡期中農民運動底辯證法

支配的普羅列達里亞對於布爾喬亞智識份子的新任務

“專門
家’底問
題

形態)。於是所謂“專門家”就成為問題。伊里奇常常力說過，康民尼斯謨不是單憑康民尼斯特底力量所能建設的東西。技術的智識階級——不問他們願意不願意——，必須為這種建設所利用。不過他們有跑到敵對階級方面去的傾向，雖不是牠底主要部分，却是牠底附屬物，所以在這裏，階級鬥爭也不能避免。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在這個鬥爭中，却加上為從來所不知道的獨特的形態。伊里奇如次地附說着：“不僅克服反抗，不僅‘中立化’，並且對於勞動的引誘為普羅列達里亞服務的強制”。（註）

（註）伊里奇，“關於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五一三頁，俄國版。

第五類底
任務

當作第五類底任務看的，伊里奇加上了為“教導新的規律”而實行的方策。這是指着那些當作康民尼斯謨學校看的勞動組合底工作、共產黨底工作、工錢政策底特殊問題等等說的。這些，無疑地正是在過渡期底社會中，在非常廣大的範圍上，要普羅列達里亞去做的很重要的任務，却不是階級鬥爭底特殊形態，所以在這種關係上，即使忽視也

也不關緊要。

如果伊里奇寫那個論究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的小冊子草稿的時候，不是在一九二〇年底初頭而是大略在一九二一年底初頭，那麼，他（由以後的一切演說或論文看來是明白的）確實是論究了過渡期中普羅列達里亞底階級鬥爭所呈現的一般形態的。這就是所謂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不是偶然的東西，也不是和生活沒有關聯而浮泛於誰人頭腦中的思想。他是從過渡期底經濟中必然產生的東西，在這過渡期底經濟中，例如已經國有化的工業那樣社會主義底諸要素、和那些維持經濟財流通底特殊方法的單純商品經濟及資本家的商品經濟底雖逐漸死滅而又“存續着”的諸要素，往往特別地錯綜着。

所謂新經濟政策，是這個時期中普羅列達里亞階級鬥爭底一般的形態。他沒有使普羅列達里亞及農民“隔離”於社會主義，也和所謂戰時共產主義組織不會使他們“接近”於社會主義社會，正是相同的事情。反之，由組成爲支配階級的普羅列達里亞所實行的新經濟政策，只要他不是單純的

“退却”(在什麼人面前?),而是諸勢力底一定的改編,是使用不同方法而行的普羅列達里亞底新攻擊,就能使勤勞者更接近於社會主義。

這種無疑的新的普羅列達里亞階級鬥爭底形態,在普羅列達里亞爬上權力底地位時;正確地說,在國外的階級戰爭底最初階段(資本主義的干涉底防衛、國內白衛軍底掃蕩等等)終了時,纔有可能。這種鬥爭形態中,本質的東西,就是牠由於過渡期底國家、由于普羅列達里亞國家而被實現的。然則這種過渡期底國家是怎樣實現着的呢?

四 布爾喬亞國家與普羅列達里亞國家

過渡期底
國家

過渡期底國家,明明不是為資本主義社會底上層建築的布爾喬亞國家之單純的連續。牠也不是促進布爾喬亞國家底發展的東西。只要牠是布爾喬亞國家底發展上底一點,牠就是量的增加產出新的質底一點,我們可以把這種關係作如次的規定。即,過渡期底國家或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對於

布爾喬亞國家的關係，與過渡期底經濟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關係，是同樣的，在過渡期底經濟還存留着資本主義底遺物——伊里奇所說的——“痕跡”，我們也在普羅列達里亞國家中發見布爾喬亞國家底“痕跡”。

伊里奇對於闡明普羅列達里亞國家與布爾喬亞國家底根本的差異，特別盡了力。他在許多處所加緊地力說了：康民尼斯謨不是被移入的東西；康民尼斯謨是自行到來的東西；但因為只有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是造出康民尼斯謨發生底前提條件的，所以第一步就有移入這普羅列達里亞國家的必要，然則普羅列達里亞國家究有怎樣的特徵呢？牠和一切國家一樣，牠是強權。國家底概念，和強權底概念是不可分地結合着。在國家存在的限度內，就沒有什麼自由，若果有自由，就會早已沒有國家存在了。國家是布爾喬亞遺留于普羅列達里亞的一種害惡。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如同布爾喬亞國家對於布爾喬亞曾經是那樣的一樣，牠對於普羅列達里亞，決不是自己的目的〔Solbsiz weck——不成爲別種東西底手段的目的〕，牠反而只是在社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
造出康民
尼斯謨的
前事件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
底特徵

會底階級編制被克服以後，去克服那當作人類共同體底形態看的國家的一種手段。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是什麼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是什麼東西？牠就是被組織為支配階級的普羅列達里亞。普羅列達里亞把自己組織為支配階級，開始抑壓那當作階級看的布爾喬亞。同時，普羅列達里亞就踏上當作階級看的他們自身底絕滅底第一步，踏上到達于無階級無國家的社會底第一步。對向于布爾喬亞的普羅列達里亞底國家機構，同時又對向于國家一般。不過這種國家機構，要正當地完成自己底使命，牠必須好好地被組織起來。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在“技術的”方面，不能夠比布爾喬亞底國家壞，並且還不能不好好地加以組織。普羅列達里亞國家，不能不更確實地更敏捷地顯出更大的效果，以完成行使強權、抑壓敵對階級的機能。因為在這裏，重要的事情，如同布爾喬亞在他們底國家做過的一樣，不單是把被抑壓的階級放在抑壓底一定界限內去維持牠、再生產牠，反而是絕滅敵對的階級，這件事是成為問題的。

普羅列達里亞底國家機構

那種國家機構，對於普羅列達里亞是有特定

的革命的價值的。社會主義革命一經爆發，普羅列達里亞首先不能不掌握政權。因為，單靠“從下”而行的壓力、單靠自然發生的民衆暴動以抑壓布爾喬亞，是不可能的；而被組織了的壓力，必須通過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權力，“從上”而行的。

從下而行的壓力與從上而行的壓力

所以，在過渡期底最初數年間，國家底建立、組織及鞏固，是普羅列達里亞底基本任務之一。爲理論家同時又爲實際政治家的伊里奇，對於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建設，也努力過。這並不是說他把這種國家底模型看做永久的東西的意思，也不是說他在那康民尼斯謨的世界觀上未曾顧到未來無階級社會的意思，這種無國家的社會，在普羅列達里亞國家隨着社會的諸階級底消滅而一同“死滅”時，是要到來的。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建設

伊里奇並非不顧到無國家的社會

這件事，在批評伊里奇的布爾喬亞批評家是不能理解的。他們“隱密地”而且公平地研究馬克思主義，並且把牠作“文獻學的”解釋，說得好一點，他們是胡亂地、解釋牠的。

“對於伊里奇底社會學的綜合，我在原則上說起下面一件事：牠把重心從最終目標移置于

列恩茲底意見

向着最終目標的革命運動。“又說”：伊里奇由于無疑反對馬克思而宣言革命底途徑所謂無國家的社會的“最終目標”在他以為是遠在未來底遠方，而在未來底這一邊，先樹立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建築於已經革命化了的國家底廢墟之上，這在他是被看為必要的事情”。……最後，“國家與革命底著者，所以——違反他底意志與意見——由國家思想底研究者變成了他自身底國家底前衛戰士”。（註）

（註）列恩茲，“國家與馬克思主義”，一四八頁及一五一頁。

列恩茲底
批評與庫
諾底批評
底同異

在伊里奇底批評家列恩茲上面底說明中，只有確說伊里奇對於普羅列達里亞國家課以重大任務的一點，是正當的。從那意特沃羅基說來，一個布爾喬亞批評家列恩茲，非難着伊里奇底對於“國家思想”的偏愛，反之，“社會主義者”庫諾却非難着伊里奇底對於同樣“國家思想”的決然的否認，這實是有趣的對照。據列恩茲底意見說，伊里奇太過於把無國家的社會放在遠的將來，只是當作“學術上底要求”去維持牠。又據庫諾底意見說，雖然馬克思已不能不把這種無國家的狀態那東西當作學術

上底要求放棄了，而伊里奇却太過于把這種狀態放在近的將來。這裏說的是什麼呢？爲什麼這兩個批評伊里奇的人，一看就像是在兩個陣營呢？這個問題，可以簡單地答覆牠。這兩個批評家底立場雖然容易地互相統一，而伊里奇却是站在和他們相對的馬克思主義底立場的。在這裏，重要的事情，本來就是討論怎樣的國家、怎樣型式的國家一件事情。布爾喬亞底意特沃羅格〔思想家〕列恩茲，小布爾喬亞層底意特沃羅格庫諾，都是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反對者，都是贊成維持布爾喬亞國家的。反之，普羅列達里亞底意特沃羅格伊里奇，却贊成爲過渡期經濟底政治的上層建築的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反對布爾喬亞國家的。列恩茲以爲只要布爾喬亞國家當作現實的事實被保存着，對於當作學術上底要求看的無國家的社會，就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東西了。又如庫諾，他以爲社會主義底實現，只要在法治國家即布爾喬亞國家底樞子內去試驗，對於社會主義就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東西了。但是伊里奇，他知道着在支配階級支配着戰區的限度內，康民尼斯謨制度不能成爲問題，所以他贊

伊里奇與
他們兩人
站在完全
相反的立
場

成布爾喬亞國家底絕滅。

在布爾喬亞存在的限度內，無論這個國家怎樣擴大德謨克拉西，勞動者底解放不能成爲問題。只有在德謨克拉西被擴大到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時，事實底成果，就爲勞動者所保證。但普羅列達里亞國家，與布爾喬亞國家，品質上是不相同的。伊里奇反覆地力說過原則上不同的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型式。如同布爾喬亞國家比諸封建國家，曾經是社會上較高級的型式一樣，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是社會上較高級的型式底一個國家。在以生成底見地觀察社會現象的辯證法論者看來，這些都是自明的事情，但在本質上把布爾喬亞的德謨克拉西看做不可逾越的界限的、像庫諾那樣形而上學的思惟傾向的人，却不能理解這一點。不管革命底一切“損耗”怎樣，連續於資本主義後的過渡期底經濟，在社會上，比較資本主義經濟是高級的。同樣，前者之政治的上層構造，比較後者之政治的上層構造，也是高級的。

把種種國家，依照牠底社會的型式底順序，照這樣配列起來，這便是對於國家問題的辯證法之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與布爾喬亞國家底質的差異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高出於布爾喬亞國家

國家問題之辯證法的應用

伊里奇的應用。這種應用，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底發展與擴大。民主主義共和制，可以稱爲比較立憲君主制是相對的高級的形態。這種見解，完全適合於伊里奇底構想。因爲他是從普羅列達里亞底利害底立場，批判那內容上的布爾喬亞的、所謂法治國家底政體的，不過我們不能忘記，這種差異，只是通用於一定的國家型式、即布爾喬亞國家底內部。立憲君主制、議會君主制、民主主義共和制，從伊里奇看來，當然都具有特定的意義，但這一切都只是一個國家形態內部的、同一社會之政治的構造內部的政體。在所謂政體之間，只有量的差異，在國家形態之間，却有質的差異。

政體間底
量的差異
與國家形
態間底質
的差異

伊里奇認定：民主共和制，在一切可能的形態中，是資本主義之政治的上層構造底最良形態。

在布爾喬
亞國家中
勞動者絕
對不能得
到解放

“我們雖贊成 對於在資本主義 之下的普羅列達里亞是最良的國家形態的 民主主義共和制，但是就在最民主主義的布爾喬亞共和制之中，工錢奴隸制度總是國民底運命”。（註）

（註）伊里奇，『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文庫，第十九卷，二

民主主義共和制，總算是到達於普羅列達里亞國家的“最近的”階段，但也只是一個階段，為要從布爾喬亞國家底一個政體即民主主義共和制到達於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必要有一個遂行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一個飛躍。布爾喬亞民主主義，在現實上，在理論上，都不能是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形態。

五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與強權

普羅列達里亞要破壞布爾喬亞國家底全部機構必要有強權

在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底過程中，布爾喬亞國家及其全部機構，都要被打碎，被破壞，被廢絕的。這件事越快越好，這是伊里奇常常在他底國家理論中重說的。即令這種國家是民主主義共和國，也不能不同樣地、無假借地破壞牠。民主主義共和國，是資本主義社會底一個被造成的東西，並且由那個國家推廣的形式的平等，也只是隱蔽對於勞役者底通常剝削的欺騙形式，外觀上底“公正”。對於舊國家底這種破碎與破壞，明明是由于強權底行使而實行的，但是革命，在根本上與使行強權底區別，究竟在那裏呢？布爾喬亞政治革命，結局和劇

烈的政變 [Staatstreich] 及貴族底宮廷革命一樣，是少數者對多數者的壓制，反之，普羅列達里亞社會革命，自從資本主義成立以來，多數者纔開始壓制少數者，並且為這多數者底利益，為了全人類底利益，纔施以這種壓制的。

由少數者對多數者的壓制變為由多數者對少數者底壓制

強權也不能被視為是絕對的惡，絕對的惡那東西是不存在的。革命極端地是辯證法的，所以形而上學的思惟方法不能理解革命。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如不依着事實的狀況而行使強權是不能主張自己底立場的。“對於握有權力底工具與機關的壓迫者，如不施以權，國民就不能從壓迫者手中解放出來”。——這是伊里奇在一九〇六年已經說過的，在這裏就有革命底辯證法。

強權底運用與革命底辯證法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不但為着主張自己，而需要行使強權，並且牠當作國家本身看，就是一個強權，如前面所說，牠是一個壓迫底工具。但若布爾喬亞國家，無論牠帶上怎樣民主主義的假面具，而在本質上却是布爾喬亞底狄克推多，那麼，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就不能是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以外的東西，這兩個概念完全是同一的，完全可以互

國家與狄克推多

相換置的。伊里奇力說這兩個概念底同一性，並且把他發揮盡致了。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不但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政體”，也不是俄國普羅列達里亞與貧農底國家底特殊形態，而是普羅列達里亞底他我，是牠底同義語。

狄克推多
底意義

狄克推多是什麼？這個概念底意思，並不像考茨基所想說的那樣；說什麼狄克推多者，只是個人底事情，因而一階級之政治的支配：不能稱為狄克推多。伊里奇是常常在一階級底支配底意義上，下這個概念底界說的，他所下的第一個界說，是開始於一九〇六年他充分體會了第一次俄國革命底經驗的時候。他在一九〇五年時論述勞動代表蘇維埃底作用，說了下面一段話。

伊里奇底
狄克推多
底界說

“以上所說的權力機關，有了狄克推多底萌芽。因為這種權力機關，不論牠是什麼人發出的，都不曾認定任何國家權力、任何法律、任何規範。狄克推多，牠是立腳於最直接的意義的強權之上的、無限制的、不為法所拘束的權力”。（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七卷，第一分冊，“Kadett 底勝利

與勞動者底任務”，一二二頁，俄譯版。

所以，狄克推多，是在牠自身以外不承認任何規範的國家權力。不過布爾喬亞狄克推多，簡單點說，牠底立腳點，是對付大衆的武裝權力；反之，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牠底地盤是國民大衆，是這個大衆底武裝權力。

布爾喬亞
底狄克推
多與普羅
列達里亞
狄克推多
底區別

“前進的發展，即向着康民尼斯謨的發展，超過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而進行，此外的途徑是不能通行的。因為資本家的剝削者底對抗是不能用其他什麼東西、用其他什麼手段所能打破的”。——這是伊里奇解明馬克思及恩格斯底理論，而依據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 [Pariser Kommune] 與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而證實了的論綱。伊里奇爲了這個論綱，曾受了各方面底尖銳的攻擊，並且從右翼社會主義者方面、從考茨基、庫諾、及其他人物所受到的攻擊，比較從布爾喬亞方面所受到的攻擊，還要尖銳。這裏的着眼點，就是德謨克拉西與狄克推多底相互關係底問題。考茨基無忌憚地這樣寫着：把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作爲必然的東西的見解，是根據馬克思在一八七五

巴黎公社
底歷史的
教訓

德謨克拉
西與狄克
推多底關
係

年曾經一次用過的話而來的。考茨基與庫諾，否認巴黎公社是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但他們却主張巴黎公社是基于普通選舉而選舉了的，所以——牠不能是從普通選舉權底原則而出的、從這種文化底成果而出的例外的東西。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正是普通選舉底完成。

庫諾對於
巴黎公社
底察底錯
誤

“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把巴黎公社看做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底一個例子。但巴黎公社果曾有過一種蘇維埃的狄克推多麼？不，牠底職員們都是依着普通選舉權選舉出來的人，這種普通選舉權底擴張，是曾經馬克思當作巴黎公社底優點賞讚了的”。（註）

（註 庫諾，“馬克思底歷史、社會及國家理論”，三三〇頁。

巴黎公社
之被馬克
思認為普
羅列達里
亞底狄克
推多與普通
選舉無關

選舉權的形式底問題，與當作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看的國家形態底原則的問題比較起來，是次要的東西——這一層，庫諾是不想承認的。庫諾並不想理解：使馬克思說巴黎公社是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的東西，並不是普通選舉權，而是牠底活動；巴黎公社所以不拘于普通選舉權而被稱為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的原故，是因為牠是原
司的一種國家型式、並且是過渡期底國家
後，庫諾又沒有看到巴黎公社底“普通選
舉”被實行了的歷史的諸條件。在選舉底當日、三
月二十六日，巴黎差不多連一個布爾喬亞也不存
在了。就是他們之中最積極的部分，在三月十八日
之晨，國民軍底想攻佔砲台的計劃失敗以後，也逃
亡到凡爾賽去了。這種逃亡，在三月二十日貴族黨
底（在今日說，即是白衛軍底）示威運動之後，也繼
續了的。梯爾〔Thier〕底軍隊，同樣由巴黎被打退
了。布爾喬亞底殘餘受着威嚇，由選舉投票可以看
出來的，他們差不多一般未曾參加於選舉。巴黎有
兩百萬住民，而康民尼斯特只用二十五萬的投票
被選舉了出來的。（庫諾說明形式的德謨克拉西，
多數者與少數者底原則時，還得特別考慮這種關
係）。公社底總委員九十名之中，有十五名的急進
主義者，不久也從巴黎消跡了。只有這樣子去做，
公社所以只雜有極少數的小布爾喬亞分子在內，
而得以維持了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權力。

巴黎公社
實行選舉
當時之歷
史的條件

然而這件事，却沒有引起伊里奇底批評家底

興趣。他們以為最緊要的事情，就是確定公社並不會是蘇維埃國家；確定蘇維埃俄羅斯不是實現了馬克思底理論的普羅列達里亞國家，而只是“普羅列達里亞黨底少數者或特定指導者羣底專斷支配”。

他們說了公社底一切方策以後，又這樣地附記着說：

“的確，這一切都是非常深刻地侵害舊來統治制度的方策，在被戰爭弄混亂了的當時底國內狀態之下，牠底有用性與完全的實現可能性雖是可疑的，然而牠總不是蘇維埃的狄克推多”。

巴黎公社
侵害舊統
治制度底
方策與伊
里奇底意
見

對於公社給以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名稱的東西，正是這些方策，但伊里奇底批評家却不顧到這些，而竟是那樣地懷疑公社底一切方策底有用性與實現可能性。伊里奇也仿照馬克思底例子，對於公社非難那和這個正相反對的謬誤，非難他底方策底不做底，非難牠沒有完全打碎布爾喬亞國家，非難牠對付布爾喬亞的太過於微溫的政策。

巴黎底普羅列達里亞所以未曾造出為權力機

開的蘇維埃，是因爲他們未曾樹立他們底公社爲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權力機關。馬克思所以未曾一般地論及蘇維埃——庫諾特別力說到這件事——，也和他在一八七一年以前未曾說及公社那件事，是同樣的理由。他雖然理論上規定了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之歷史的地位，却不曾論究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構造之具體的形態。伊里奇底功績，就是他在那普羅列達里亞國家理論之中，指示了在當作國家形態看的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內部，適應於歷史的及地方的諸條件，種種不同的統治形式是有可能的。特別是就俄國說來，當作普羅列達里亞俄羅斯底權力機關看，只有蘇維埃是問題，這在一九〇五年以後，已經是明白的事情。不過伊里奇並未曾自始就把國家權力底這種形態看成普遍妥當的東西。例如在白牙利發生了的那一類後起的許多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現實地證明了爲勞動者底權力機關的蘇維埃底普遍妥當性與彈力性之時，事體是顯現得不同的。英吉利底議會是布爾喬亞權力機關底模範，我們現在可以應用和這相同的意味，主張俄羅斯底蘇維埃變成了普

蘇維埃與
伊里奇

羅列達里亞權力機關底模範(是模範,不是絕對固定了的模特兒)。

伊里奇底
反對者目
的在擁護
布爾喬亞
國家

反對伊里奇和俄國革命的人,所以反對蘇維埃,又隱密地反對關於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的馬克思底見解,這是因為對於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底運命深抱不安的原故。他們想要擴大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並“完成”布爾喬亞國家,而反對伊里奇所唱導的粉碎並破壞布爾喬亞國家的主張。

德謨克拉
西底路線

在伊里奇說來,德謨克拉西決不是絕對的界限,而只是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從資本主義到康民尼斯謨底路線上底一個階段。

怎樣去破
壞布爾喬
亞國家機
構

但就這個路線看,牠是可以迅速地從一階段通過到他階段的,即使牠是“民主主義的”,也決不能長久停止於這個階段。依據伊里奇底意見,布爾喬亞國家機構底全體,至少要被破壞四分之三,而為新的東西所替代,牠底機構底某部分,要從根本上加以改造。

構成伊里奇底國家論被特徵的東西,就是牠不像專門法律學者那樣停止於純“國家論”、國法學底範圍。當伊里奇說到關於國家機構底一畝方

面、牠底‘壓迫的’方面（國家權力底本來的機關及其壓迫工具、即常備軍警察及其他）時 他並不忘掉為國家學者所不注意的另一方面。牠即是

“與實行許多的——若果那樣說也可以的話——記入事務與登錄事務的銀行及新的加特別有密切關係的機構。這個機構不能被粉碎，也不是可以粉碎的東西。只是牠不能不從資本家底支配摘取出來，資本家和他們底影響底線索，不能不由牠所切斷、所隔絕、所分離。牠必須被從屬於普羅列達里亞底蘇維埃。…並且這件事，只有在以大資本主義所已經實現的成果做地盤之時，纔被實行的”。（正如只有在普羅列達里亞把基礎放在這種成果之上時，纔能一般地達到牠底目的一樣）。（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四卷，第二分冊，“布爾什維克是維持國家權力的嗎？”俄國版，二三—頁。

這是今日通稱為伊里奇底“保守主義”的東西，實際上，這只是承認康民尼斯謨是把一切先行的要素在被揚棄了的形態上包括的、最高的辯證法的統一體。但這個“保守主義”，決不是涉及本來

布爾喬亞
狄克推多
呢普羅列
達里亞狄
克推多呢

的政治機構或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的。不是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即布爾喬亞底狄克推多，即是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此外沒有第三種東西。

布爾喬亞
國家底完
成與倒坏

在革命的階級看來，沒有第三種東西，一般地在這兩條路之間一沒有選擇的。一九二四年底所謂英吉利底勞動黨政府，牠並未曾講求顛覆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的手段，在沒有超出議會主義範圍的限度內，牠並不曾是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開始，由量到質的變換，即議會主義完成底限度被充滿了的瞬間，就已經和革命發生的瞬間相一致了。革命完結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所以牠得到可以顛覆牠的可能性。一九一八年之初，因召集憲法會議而達於最高底完成的布爾喬亞國家，就被用新的權力機關蘇維埃大會與牠相對立的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所顛覆，這種情勢，就是上面所說那樣的。可以說，這是一切成功的革命底一般的發達法則。所以在十八世紀之末，由于三部會底召集而達於最高的完成的封建國家，就被用國民會議的新權力機關與牠相對立的布爾喬亞國家所顛覆了。

伊里奇底理論所意味着的處所，並不是像庫諾所想要歸罪於牠的那樣去完全破壞國家一般，而是破壞特定的國家型式並用原則上不相同的別種型式底國家去代替牠，就現在的情形說，即是“用正在死滅的國家、即立時開始死滅並且必須死滅的國家”去代替那已被破壞的國家。

代替已被
破壞國家
底新國家

如辯證法論者的伊里奇，不是抽象地解釋國家與德謨克拉西底現象，而是把這些概念具體化起來，去質問什麼樣的國家、什麼樣的德謨克拉西？這樣具體地被提起了的問題，已經是豫先規定着解答：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當作對於普羅列達里亞而實行的狄克推多證明出來；對於布爾喬亞的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當作爲普羅列達里亞及貧農而實行的德謨克拉西證明出來。因爲，在種種的階級存在的限度內，只有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能夠成爲問題。“歷史知道着繼續於中世期的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與代替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的普羅列達里亞德謨克拉西”。

階級社會
中底階級
的德謨克
拉西

爲着布爾喬亞、即爲着少數者而實行德謨克拉西，比較爲着勞役者、即爲着多數者而實行的德

爲多數者
而實行的
德謨克拉
西勝過爲
少數者而
實行的德
謨克拉西

謨克拉西，不能不更受限制，更被歪曲，這是明白的事情。於是問題就變爲如下所述的那樣。即在階級的社會中，是不是爲着布爾喬亞，爲着普羅列達里亞，都能夠同樣地建立德謨克拉西嗎？這個問題，只有是被否定的，因而問題又不能不變爲如下所述那樣。即在當作一個社會羣着的富人及剝削者被絕滅的歷史的時期中，德謨克拉西也能夠爲這些人所維持麼？並羅列達里亞，如不用強權去壓迫他們底敵人。是不能獲得勝利的。在強權支配着的地方，對於被壓制者不能有什麼自由，因而也沒有什麼德謨克拉西。伊里奇就照下述那樣地表現着那種德謨克拉西底辯證法。

德謨克拉
西底辯證
法

“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只有爲着富人爲着少數者而被限定了的、貧弱的。假的德謨克拉西。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到康民尼斯謨去的過渡期。纔造出對於少數者即剝削者之必然的壓迫，並造出爲民衆，爲多數者的德謨克拉西。只有康民尼斯謨，纔能真正地提供完全的德謨克拉西。並且這種德謨克拉西越是完成，牠越是迅速地變爲無用，而將自行死滅”。(註)

(註) 伊里奇，‘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文庫，第九卷，八十七頁。

六 獲得政權底問題

爲要建立第二種類的德謨克拉西，普羅列達里亞不能不獲得政權，奪取政權。獲得國家權力底問題，不僅有戰術的意義，並且在普羅列達里亞由于這種行動而組成爲支配階級、而這種行動又造出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基礎時，牠又引起一定的理論的興味，伊里奇實踐地參加于這個過程，並且理論地研究了牠。他底分析底對象，第一是巴黎公社，第二是一九一七年底俄國革命。

“國家權力底問題是一切革命底根本問題”。這話是他底考察底出發點，是他底分析底原則。革命底經過，也有使得從來掌握權力的階級急速地萎靡下去，而國家權力突然地歸於新的支配羣的。例如一九一七年布爾喬亞革命底情形，就是這樣。或者又有——這是革命發展底第二種型式——支配階級不失落鬥爭力而不降服的，而攻擊的階級

國家權力
底問題是
一切革命
根本底問
題

二月革命
與二重支
配

又沒有充分地從他們奪取權力的強力，但自己却
能充分地組織起來，已經可以造出自己底權力機
關。這是二重支配底狀態，伊里奇在牠底當中，認
出了二月革命底特殊性。伊里奇接到二月事件底
報告時，立即從瑞士寫寄了下面一段話。

“和這個政府（臨時政府）相並行……發生了
表現都市及農村底普羅列里達亞及人民中貧
弱分子底全體底利害的、新的、非公式的、未
發達的、比較還是微弱的勞動者政府。牠是彼
得堡勞動者及兵士代表底蘇維埃”。

在對抗舊
政權中形
成的新政
權

伊里奇稱蘇維埃為勞動者政府（不是自治機
關）的一件事底理論的意義，就是說，普羅列達里
亞國家權力底機關不是出現於布爾喬亞國家權力
崩潰之後的，牠是由革命而被顯現於表面，最初在
萌芽狀態上，當作“非公式的國家權力”而與舊來
的國家權力並存的。

兩個政權
對抗底結
局是一個
政權底勝
利

但是二重支配底狀態，能夠長期地繼續下去
嗎？一個國家中底兩個權力、兩個國家權力，是意
味着兩個狄克推多的，但狄克推多底概念；是一個
國家權力底意思，這個權力，不能為任何人所分占

的。在一方面有臨時政府，他方面有勞動者底蘇維埃的事實當中，伊里奇早已看出了一九一七年四月當時兩個狄克推多底紛糾。他豫先說過，這樣的狀態以後是不能持久的。兩個國家權力，不能存在一個國家之內。兩重支配，只是一個過渡的要素。兩個權力中一個明明占着優勢的方面，是必須勝利的。這種勝利，意味着新國家底發端。正如一七八九年法國國民議會底勝利是到布爾喬亞國家底勝利去的第一步，同樣，俄國蘇維埃底勝利，就是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勝利。

由普羅列達里亞實行的“政權獲得”，並不是意味着對於強敵的掠奪、詐欺、欺瞞的奪取，也不是意味着陰謀者黨徒底惡事底成功的奪取，由于普羅列達里亞實行的“政權獲得”，是一種軍事的勝利，是對於強敵的公然的攻擊，是由多數者實行的直接的奪取。如庫諾所企圖的那樣，把伊里奇這一方與巴枯寧[Bakunin]、布朗葵[Blanqui]那一方互相比較，這件事，是不值得加以批判的，也只是證明庫諾對於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問題，沒有理解 沒有學識。

政權獲得
是一種軍
事勝利

普羅列達里亞底政權底奪取是由多數者實行

“爲要成爲一個權力，有階級意識的勞動者，必須把多數者做同黨。在對於大衆的強權支配不存在的限度內，到權力去的別的途徑就不成問題。我不是布朗葵主義者[Blaquiste]，也不是信奉由少數奪取政權的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反對小布爾喬亞底陶醉、排外主義的祖國防衛主義、對於布爾喬亞的從屬，而信奉普羅列達里亞階級鬥爭的人”。（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二十卷，第一分冊，“關於二重支配”，德國版，一二八頁。

多數者與少數者底範疇底規定

多數者及少數者底範疇，不是以布爾喬亞狄克推多之下的代議機關選舉時投票數底正確計算爲前提的東西。專想信託選舉結果的人，演着“形式主義底可恥的遊戲”，想用形式論理底方法——當然無用的——把捉辯證法的現實。普羅列達里亞，不能不把那些給與于他們底候補者的投票數，當作更確實的行動底可能性與必要性底徵候去估價。議會中底多數黨，以及多數黨實現底合法的前提條件即普通選舉權，據恩格斯說來，單是“表示勞動者階級底成熟程度的記號”。“牠在今日底國

家中，決不能是比牠更進步的東西，而且也不能有’。

庫諾底算術與伊里奇底算術不同，這是明白的事情。前者自稱有陷于誤算的憂慮，其實是害怕變為多數，深深注意地改數了勤勞者在選舉時所得的投票數，如果判明還是多數的時候，仍勸導勤勞者去維持布爾喬亞國家。後者確定了“兩個主要都市底人口中革命的分子底積極的多數”以後，就主張只要是這樣就足夠引導大眾。伊里奇分析俄國革命的現實所達到的結論，不是個人的東西，也不是只通用於特定的狀況、特定的時期的東西。那個結論，譬如說就是解決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底任務的第一次方程式，如果伊里奇“以為布爾什維克而等待‘形式的’多數”一件事是‘素僕’，而“不安閒地等待革命底到來”，那麼，這個“布爾什維克”的名詞，在這裡就是表現着一個普遍的概念、革命底階級底前衛底代數學的量

伊里奇分析過莫斯科市會底選舉。一九一七年六月，門塞維克[*die Menschewiki*]得到投票數底百分之七十，八月得到百分之十八；立憲民主黨

庫諾底算術與伊里奇底算術底區別

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底任務底方程式

伊里奇分析莫斯科市會選舉所得到的結論

[die Kadett n] 得到六萬七千票與六萬二千票；但布爾什維克却得到三萬四千票與八萬二千票（這數爲百分之四十七與百分之四十九，把左翼社會革命黨員合起來，屬於多數）。在伊里奇看來，這個數字不是死的而是活的。牠不是不變的量。其中有的減少，有的增加。這是一種可變量底算術。伊里奇研究了全部的狀況就確定布爾什維克底投票到十月底初頭更是增加，就達到了下述的結論：在那種情勢之下“等待”的一件事是一種犯罪；“蘇維埃大會盡量地去等待一件事，是形式主義底愚笨的遊戲，形式主義底可恥的遊戲，是背叛革命”。

重說一遍，在伊里奇看來，這件事並不是單獨的偶然的黨底指令，也不是沒有類似的俄國革命底“特殊情形”，反而是一種理論的原則，是規定普羅列達里亞國家發生的一瞬間的東西。牠也不是單純地戰術地暗示“何時可以開始取得政權”一事的東西，而是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本身誕生底法則，是“何時開始取得政權”一事底法則。照這樣，二重支配就被排除了。

伊里奇底“選舉投票算術”，根據于更深的“階級底算術”。選舉術本是政治的上層構造底問題，而這個上層構造却與社會的構造最緊密地結合着。這一點可以就庫諾與伊里奇底算術底一例證明出來。庫諾底算術要求着！“普羅列達里亞占居人民中底多數一件事是條件。即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只有在普羅列達里亞占居人口底多數時，纔被允許”。(註)關於這個，伊里奇作成下列的表式。

伊里奇底
選舉投票
算術——
階級底算
術

庫諾底算
術

(註) 伊里奇全集附錄，第二卷，“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未定稿)，俄國版，四三三頁。

51%	最下層? (概數) ……
40%	中間階級(小布爾喬亞層)概數
9%	資本家
100%	

這個表給與了一個明白的圖解，這種圖解，是第二國際底“革命的”理論家、“也是 = 馬克思主義者”〔Anch-Marxist^色on〕敢於提出取得政權底問題時而當作前提條件要求的諸階級底勢力關係底明白的圖解。不過這個表並不是活的東西，牠雖然正

確，却是很抽象的。牠在事實上，是純粹的算術、抽象的算術方法，而不是考慮生活底一切傾向的具體的辯證的方法。伊里奇當研究社會現象時，具體地處理牠，建立了和這不同的表式。他提出一個深刻的問題，同樣在算術底形式上把牠列舉出來。

其大概如次。

伊里奇底 算術	20 %	普羅列達里亞	30	貧
	75 %	小布爾喬亞層	30	中財
	5 %	資本家	15	富
100 %				

上表底分
析

如果專採取量的立場，第二表，一見好像是從議事日程把普羅列達里亞革命消除似的。國內不是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普羅列達里亞麼？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底更深刻的更具體的問題底提出，却在積極的意義上把革命問題解決了。牠是根據於什麼理由呢，這是很明白的。百分之七十五的小布爾喬亞層（伊里奇無疑地把農民也列在其內），並不是什麼統一的無差別的大眾。資本主義，簡單地

說，從爲貧民的小布爾亞喬大衆分泌了（全人口底）百分之三十。這種事實，在經過了大約三年間底破壞的戰爭以及數十年來被地主與資本家剝削過來的國家，就是意味着這百分之三十的貧民是與百分之二十的普羅列達里亞在一起的，還有百分之三十的中間層（雖不是全體，却是一部分）自行採取“傍觀的態度”，或者“守中立”，或者由于有能的革命的指導而被“中立化”。

所以“被物質化了”的算術，雖然現出“腐儒們”〔Pedanten〕所要求的革命的分子底多數，但這樣的“腐儒們”却不想看到這種多數。伊里奇批評他們說：“忽視新的東西、本質的東西、具體的東西，而代以關於‘普羅列達里亞’一般的陳腐事情底絮說”。（註）

被物質化
了的算術

（註）伊里奇全集，附錄，第三卷，‘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俄國版，四九四頁。

伊里奇底第二表，用國家底階級構造底言語，說明一九一七年八月莫斯科選舉戰表現了純政治地同一的結果，這是明白的事情。

不在單純的數字中，而在現實底勢力關係中，

式形式的
多數實際
的勢力

在革命的階級本身中去探出多數的這個原則，是關於普羅列達里亞國家的伊里奇底理論的臺柱之一。伊里奇從巴黎公社底經驗引出了這個原則。但是，在這巴黎公社之中，單是小市民階級有着形式的多數。不管是這樣，恩格斯却從牠底行動去觀察巴黎公社，稱牠為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在這種情形，恩格斯是考慮了普羅列達里亞代表者在巴黎革命政府中所有的意特沃羅基上底指導的。(註) 同樣，蘇維埃俄羅斯，也不是因為蘇維埃大會中顯示勤勞農民底形式的多數底理由，而停止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的東西。

(註)伊里奇全集，第六卷，‘巴黎公社與民主主義狄克推多底全務’，二八一頁，俄國版。

實際的多
數與二重
支配底排
除

以上底原則，在十月底政權取得之時，精密地被證實了，在排除第二次底落後的二重支配、即清算憲法制定會議之時，又在實踐上被吟味了。在普羅列達里亞底意特沃羅基底影響占居優勢的地方、即主要都市、工場區域，北部戰線底軍隊中選舉的結果，布爾什維克底議員，占到壓倒的多數。議員底大多數，是從軍隊選出的，即是從那些因戰爭

而覺悟了的農民覺以及受過莫斯科及彼得堡底普羅列達里亞底意德沃羅基影響的西北諸縣，選舉出來的，這種多數，是足夠排除新的二重支配，使人口中大部分的農民、小市民層、半普羅列達里亞做黨與而指導他們的。所以二重支配就被排除了。

在這個時候，也實現了前述的原則，即，革命把舊的國家“完成起來”，使牠底最高機關完成到最高度，並充實牠底限度，其次把這個國家完全破壞。

七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組織問題、民主的中央集權主義、蘇維埃選舉權

在以上底說明中，我們已經完全注意到伊里奇底國家論中最根本的東西：即是注意于普羅列達里亞國家與布爾喬亞國家底對照、于所謂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是達成勤勞者底最後目標的前提的確證 並且最後又注意于一切國家論底最主要的要素 即國家權力底問題。就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

伊里奇國家理論底要點底概括

過渡期底
國家法底
一般規範

構造、牠底種種機關、官廳及其機構底建設等作詳細討論的事情，不是國家理論家伊里奇底任務，這是為政策家的、為“政治家”的、為人民委員評議會底議長的底任務。但是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最重要的政治的基礎、或如專門的公法學者所說的公法上的基礎之理論的基礎底樹立，並不是瑣碎的事情，不是無用的事情，反之，做理論家的人，能够把牠做一般的及原則的研究，並且不能不去研究。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這些政治的基礎，例如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這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去的過渡期底必然的前提——也可以說牠沒有普遍妥當的性質，而是因地方與時代底諸條件而變化的。不過這裏要附帶說的，普羅列達里亞國家給這些東西以特殊的特徵，原則上造出不容許什麼偏向的特定的方針。我們一點也不想說法學者所說的話，不過仿照伊里奇底例子，不能不就過渡期底國家法底這一般的規範說幾句。

國家構造
底問題

第一是國家構造底問題。普羅列達里亞國家、革命底國家，原則上究竟怎樣組成的呢？——統一的中央集權呢，聯邦的地方分權呢 和這點相關聯

的，如聯邦底原則與聯合底原則兩者底差異，當然於我們無關。在這個問題上。理論家伊里奇，與恩格斯步調一致；政治家伊里奇，保持着同樣經恩格斯所列舉的可能性之中的一種，而這種可能性，不是可以任意去選擇的，而是被命令着臨時應變去選擇的。

伊里奇，也和馬克思及恩格斯一樣，從普羅列達里亞及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底立場，主張民主的中央集權主義底原則、統一而不可分離的共和制。聯邦共和制，只有當作例外，纔是可能。因為在根本上成爲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發展及死滅底障礙，阻害康民尼斯謨底發達，反而助成無政府主義底理想。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必須是強大而有權力的東西。牠不能不有一個統一的意志和一個統一的行動中心。牠對於資本主義底外圍，不能不實行強烈的武裝鬥爭。牠在牠底存在底初期，時常構成爲被包圍的要塞；在這個要塞中，有嚴格的聯隊支配着。牠底命令必須無異議地被遵守。俄羅斯革命，確實證明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極端的

民主的中央集權主義原則

統一的意志與統一的行動中心

中央集權主義受牠底民主的性質所矯正；國家權力底高級機關，由到達於具有完全權利的國家市民爲止的下級機關所選拔。伊里奇在革命以前適用這個原則於黨中，到革命以後，牠被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所繼承了。

原則上底
例外

但在特殊的各種條件之下，中央集權的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原則上也承認有例外。這種唯一的條件，就是一個國家內部有多種民族存在。伊里奇，和馬克思主義底創始者一樣，不迴避民族問題。反之，他在種種民族存在的處所，承認離開統一原則的例外。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諸原則，在伊里奇說來，並不是“爲着單純的原則”而必須把諸民族推入於牠底當中的那種窮困的形式。更進一層，伊里奇還宣言民族自決底要求，並且把牠當作政治家實現着。伊里奇在一九一七年爲烏克蘭[Ukraine]及芬蘭唱導解放底權利時，曾經這樣寫着——“我們不是信奉小國主義的人。但友誼是不可強制的。牠雖能由友誼的態度而取得，却是不能強奪的”。

民族自決
的要求

普羅列達
里亞底

當兩個民族底普羅列達里亞構成民族上及地域上不同的兩個單位而實行革命以後而被統一於

更強大的普羅列達里亞國家之時，事情便不同了。在民族的差異存在的限度內，那樣的國家，明明是被構成爲聯邦國家的。

邦底成立
條件

聯邦底問題，與國家內部的“自由”底大小底問題，沒有直接關係。建築於民主的中央集權主義底基礎之上的統一的國家，比較以前德意志帝國那樣聯邦，還能給以較多的“自由”。在德意志聯邦國家中，地方的權力，在其與聯邦權力的關係上，是自治的，而牠底自身却不是民主的。伊里奇在一九一七年附以“原則上底一個問題”的有意義的標題的小論文之中，主張了這種立場。所以中央集權的國家能够是民主的，而聯邦國家却不需要是民主的。普羅列達里亞諸國家底聯邦，是離開那起原於各國家底民族的差異的一般原則的一個例外。這些國家底每一個，都依從於民主的中央集權主義底原則而建設，牠底聯邦，在一切國家之中，會是最民主的東西。只要是在人類共同體底國家形態中，自由能夠成爲問題的限度內，牠是會給勤勞者以最多的自由的。

聯邦與自
由

中央集權
的國家與
聯邦國家
之差別

如果更具體地提出民主主義底問題，我們就

選舉制度
底問題

代議體

到達於選舉制度底問題。在大國家中，直接的國民支配，明明是是不可能的。因而牠底權力機關，在普羅列達里亞國家之中，就不能不當作代議體建設起來。這種代議體是怎樣構成的？牠底機關究有若干？有幾多廣泛的民衆來參加牠？選舉人與被選舉人之間有怎樣的關係？——這些當然是別的問題，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之從布爾喬亞國家繼承那種當作形式看的代議體，正與議會主義布爾喬亞共和制之從身分的封建的君主制只把牠當作形式繼承了的一件事，是同樣的。

代議體與
民主主義
底聯繫

伊里奇這樣地論述着——“沒有代議體，我們就不能想像民主主義。又普羅列達里亞民主主義、如果對於布爾喬亞社會的批判在我們不是空言，如果對於顛覆布爾喬亞底支配的努力是誠實地真摯地被思考着，而不是為要獲得勞動者底投票而說的‘選舉’標語，那麼，沒有議會主義，我們就不想像牠[普羅列達里亞民主主義]，並且也不可以想像的”。——他附記着說。(註)(關於這點，後面還要詳細地論述)。

(註) 伊里奇，“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文庫，第十九

卷，四十八頁。

爲權力機關的代議體，牠只是形式；牠底內容是由國家底型式規定的。但代議體以一定的選舉制度爲前提。伊里奇是把選舉權底問題看成從屬的非原則的問題的。據他底意見，“關於民主主義與狄克推多底一般的（不是特殊的民族的）階級基礎的理論”，不能處理像選舉權問題那樣特殊的從屬的問題。他底思想運用方法如次。在爲階級的普羅列達里亞看來，選舉權底問題，與布爾喬亞所見的對於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權力的怠工問題是在同一的程度，由革命底地方的及時代的諸條件所決定。

代議體底
形式底規
定

選舉權問
題

“剝奪布爾喬亞底選舉權一件事，不是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絕對的必然的特徵，就是在俄國，在十月以前已經宣言了這種狄克推多底標語的布爾什維克，並未曾豫先說到要剝奪剝削者底選舉權。狄克推多底這種要素，不是依着某個政黨底計畫發生出來的東西，而是鬥爭經過中完全自然發生出來的東西”。

（註）

(註) 伊里奇, “符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與背教者考茨基”, 三九頁, 總國版。

選舉底技術

這段話要加以說明。選舉制度之單獨的形成、牠底“技術”, 在實際上不是什麼原則的問題, 選舉底技術, 在蘇維埃匈牙利, 與蘇維埃聯邦不同。不過, 選舉權在普羅列達里亞國家, 也有着原則的理論的方面, 首先充分地解決了說明了這一方面的這件事, 是俄國革命底功績。

蘇維埃選舉權底根本特徵: 剝奪布爾喬亞底選舉權

伊里奇說俄國底制度是自然發生了的東西, 這一層是對的。事實上, 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底選舉, 在勞動者底工場集會中, 並沒有什麼“選舉法”, 等等東西就實行了的。布爾喬亞國家古典時代底選舉權底精華, 例如婦女底除外、高率的選舉年齡、最低限雖然是有的, 而一定居住期間要求那種事情, 却自然地被廢止了。但是構成蘇維埃選舉權底本質的特徵的東西, 不是這些事績, 而是不許布爾喬亞參加于選舉、在這方面把布爾喬亞從公權底分野除外的事實。這種方策, 是自發地實行了的東西。勞動者選舉他們底代表送到他們底蘇維埃, 而企業家却不能參加選舉, 他們[企業家們]也不

爲勞動者所代表。巴黎公社底些少的經驗，當然不能被提高到原則上去，要把俄國革命那樣規模廣大的革命經驗弄成一般的東西，這是有很多的理由的。俄國革命底實踐，依着牠底存立底幾年來的經驗與蘇維埃匈牙利底經驗，是可以正當地把牠提高到理論上去的。

蘇維埃選舉權底特徵，從大體上看，就是剝奪布爾喬亞底選舉權、即侵害普通選舉權底原則。在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中被抑壓着的布爾喬亞底政治權利底縮少，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那樣的政治權利之一，就是選舉權。布爾喬亞怎樣式被隔離於爲權力機關的普羅列達里亞代議體，結局當然是隨便怎樣都可作以的問題，但從這些代議體把布爾喬亞除外的一件事，實際上就是從國家生活底領域把普通選舉權除外。如果普通選舉權以後再在社會上被實行，這個社會在那時就已經沒有公法的制度，即是說那個社會已經是沒有國家的社會了。不過目下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在牠“復歸”于限制資格的選舉權 [Zensuswahlrecht]、即限於勞動的資格限制的限度內，牠構成一個辯證法的

普通選舉
權問題

反命題 [Antithesə]。

伊里奇在從事理論的研究時，不深入於選舉權底細目，這是正常的。的確，在將來發生的別的普羅列達里亞國家，不同的選舉制度會是可能的。——革命底理論不是固定的教義。不過和這一樣明白的事情，西歐普羅列達里亞，如蘇維埃組織那東西底實例已經顯示的一樣，是可以利用蘇俄底經驗與成績的。

八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組織問題、爲國家權力機關的蘇維埃

國家權力
機關蘇維
埃

十月革命之時開始變成了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權力機關的蘇維埃，伊里奇是把牠當作理論上底俄國革命底產物考察的。據伊里奇底見解，牠不是普羅列達里亞國家底唯一的“統治形式”。固然牠在俄國已於一九〇五年革命時顯現爲那樣的東西，但在別的國家，或許建立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別種形式的罷（只是別種形式，至於牠底內

容在任何地方，一般會都是同一的)。因為國家權力底機關，是由于革命而自然發生地被造出的東西。

所以伊里奇不曾積極地下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權力底機關底界說，而在消極的形式下牠底界說。他論究過這個機關不得是什麼樣的東西，牠不得是布爾喬亞國家底議會。

蘇維埃
不能是布
爾喬亞國
家底議會

“代議體，(也在普羅列達里亞國家中)是存在的，而當作特別制度看的、當作立法權與行政權底分立看的、當作代議士底特權地位看的議會主義，在這裏是不存在的”。(註)

(註) 伊里奇，“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文庫第十九卷，四七——四八頁。

伊里奇在所謂三權分立之中，看出議會制度之特色的特徵。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據他底意見，和這個概念不一致。布爾喬亞是實行權力底分立的，反之。普羅列達里亞只有實行統一的國家權力內部底機能底分配的可能性。但權力底統一，對於普羅列達里亞是必要不可缺的東西。當然，所謂“三權分立”，不是意味着幾多異種國家權

權力底分
立與權力
底統一

所謂三權
分立底意
義

力底存在的東西，牠只是布爾喬亞國家底形式的法制的組織。就是在三權分立底原則最徹底地實行着的北美合衆國，一切的“權力”，都在資本家階級底掌握之中。但普羅列達里亞，就是在表面上，在純粹形式上，都不使那個權力分散。

普羅列達里亞代議體是統一切權力的

否認三權分立底原則，就是把立法權和行政權統一於普羅列達里亞代議體。普羅列達里亞代議體，也行使司法權，從牠自身當中決定相當的下級機關。俄國底蘇維埃，當作“非公式的”權力機關看，已經是立法與行政底代議體。同時議決並執行法律的這個蘇維埃，據伊里奇底見解，必須是代替議會的代議體的東西。伊里奇在政權底取得以前，即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已經在對於黨綱的他底修正案之中，寫着這件事情。

分散權力的代議體就變爲演說代議體

從議會分離執行並管理的行政機能一件事，是把議會變爲“演說的”代議體的。這是如實的“議會”一語底文字上底意義。爲議員所具體化的議會那東西，僅只有審議立法底發案〔發動或發起之意〕權與種種法案並就牠議決的權利。法律之直接的實際的適用及其實際地試驗，在三權分立底

制度上，不屬於議員底權能。通例，代議士底資格，甚至從別的国家官吏把他們除外的。所以議會變成「饒舌底場所」。在這種事實之中，在代議士免除責任一事之中，伊里奇看出了一種弊害。所謂法治國家底這種原則，伊里奇是加以否認的。在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中，牠底權力機關，不能單是「演說的」機關，牠還必須是「工作的」機關。蘇維埃及其執行委員會底構成員，除了為代表者的他們底委任權以外，還必須完成伴隨一定權利義務的實踐的活動。於是代議員在代議員委任權底全時期中，不能不對他們底選舉人負責任。伊里奇要求能夠隨時撤回代議員的權利——這種要求是法國大革命當時已經提起的東西。所以伊里奇對於議會主義，要用國家權力底別種制度、蘇維埃制度去代替牠。

布爾喬亞
底國會是
饒舌底場
所

蘇維埃不
只是演說
的機關又
是工作的
機關

普羅列達里亞國家，與布爾喬亞國家比較起來，是國家底較高級的型式；同樣，蘇維埃共和制，與議會的共和制比較起來，也是較高級的型式。

蘇維埃共
和制高出
於議會的
共和制

“不是議會的共和制，——從勞動者代表蘇維埃而復歸於牠，是倒退一步——，反而是由全

國勞動者、農村勞動者、農民代表蘇維埃而成的由下而上的共和制”。——伊里奇於一九一七年春天剛回到俄國時就這樣寫着。

伊里奇把蘇維埃國家看做國家存在底最高型式。在這個國家之後，或在牠底存立之中，國家底死滅就開始。

“人類還未曾造出比較勞動者、農村勞動者、農民及兵士代表蘇維埃底國家還要高級還要良好的型式底國家。我們在今日還沒有知道在這個以外的國家”。

由于統一立法權與行政權，蘇維埃把議會主義、代議體底長處，拿來和直接的德謨克拉西底長處結合起來了。“牠與議會主義比較起來，牠是具有世界史的意義的德謨克拉西底發展上底一個進步”。爲我們所見，伊里奇在這裏是不把蘇維埃當作單是“民族特有的”、俄國特殊的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底形式看的。他雖沒有說蘇維埃是對于一切普羅列達里亞國家的命令，却把這個形式底世界史的意義確立了。

伊里奇在關於憲法會議的他底論綱之中，把

蘇維埃採
取了議會
主義底長
處

蘇維埃底這樣意義更加具體化了。考茨基偏頗地引用着的這個論綱底第三項說：

“在那由布爾喬亞制度到社會主義制度的推移看來，即是在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看來，勞動者、兵士及農民代表蘇維埃底共和制，（比較以憲法會議爲牠底頂點的布爾喬亞共和制）不但是民主主義代議體底較高級的形態，又是用最少限度底苦痛保證向着社會主義的推移的唯一形態”。（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五卷，五十頁，俄國版，與這個相關聯的，‘蘇維埃底共和制’（Republik 'or Räte）與‘蘇維埃共和制’（Räterepublik）底概念底微細的差異，不關重要。

在這裡，蘇維埃底又一個特徵，明白地顯現出來：當作階級及大衆底機關看，只有牠能夠用最少限度底苦痛爲全社會成就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政策。

蘇維埃是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機關。牠不是勤勞者底自治機關，也不是地方的自治機關，更正確地說，牠不但是自治機關，並且是行政機關。

蘇維埃底
又一個特
徵

蘇維埃是
普羅列達
里亞狄克
推多底機
關

是權力機關。又在舊國家底胎內，當牠出生時，在前述的二重支配中，蘇維埃已經就是取得權力的鬥爭底機關，蘇維埃底創設，意味着要取得權力的普羅列達里亞底直接鬥爭機關底創設。這種思想，伊里奇在一九〇六年已經發表了。當時，他已把蘇維埃底真意義與真任務理解了，估價了。並且他在當時還曾經計劃着當作“蘇維埃評議會”看的憲法會議底計劃。

蘇維埃底
要素

如果蘇維埃放棄權力，放棄取得權力的鬥爭，他就失掉一切的意義。因爲取得權力，取得權力的鬥爭，是蘇維埃底要素，是勞動者運動底這種形態底特殊生存形式。不爲權力去鬥爭的蘇維埃，並不是蘇維埃。

“蘇維埃只有在獲得國家權力之時纔能夠真正地發展起來，纔能夠充分地展開牠底素質與能力。因爲如果不是這樣，蘇維埃更沒有什麼應該做的事情存留，牠在那時候或者是單純的萌芽（在長期間內也不能停留於萌芽狀態），或者只是一個玩具”。

蘇維埃底要素是鬥爭，而鬥爭意味着進步。

‘就這個機關說來，沒有別的道路，牠不能退却，也不能停留。牠只有在要前進的時候，纔能存在’。所以如果蘇維埃是進底固有的要素，而革命是被促進了的進步，那麼，蘇維埃沒有革命是不可能的，同樣，革命沒有蘇維埃也是不可能的。

蘇維埃不能沒有革命
革命不能沒有蘇維埃

據伊里奇底見解，革命與蘇維埃有共通的運命。

“如果民衆底、革命的階級底創造力不造出蘇維埃，俄國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就會是無望的事業”。

這裏必須注意的事情，關於論及爲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權力機關的蘇維埃底任務，我們所引用的文章，多是十月革命以前的時代底東西。單就這點看，我們就知道伊里奇在原則上估評蘇維埃底作用時，並未爲狹隘的黨的立場所左右（布爾什維克在當時的蘇維埃之內還沒有占着多數），而被導入於理論家及政治家底階級本能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的。

伊里奇對於蘇維埃客觀分析

由七月三日到五日底事件之間，蘇維埃在外觀上好像是背叛了革命的樣子。當時，伊里奇就確

定了：“如今政權已是不能平和地取得牠³，並且爲期待革命底勝利是沒有別的途徑的。他當時這樣寫着——

‘在這個新的革命上，蘇維埃能夠發生，而且必須發生，但牠不是今日這樣的蘇維埃，也不是與布爾喬亞合作的機關，而將成爲對他們[實行]的革命的鬥爭底機關。那時候，我們將仿效蘇維埃底型式而努力於全國家底建設。但牠不是蘇維埃一般底問題，而是對於現存的反革命與現存的蘇維埃底背叛[而行]鬥爭的問題”。（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四卷，第二分冊，關於標題“俄國飯”，十八頁。

一九一七
年終底蘇
維埃底作
用

一九一七年之末，蘇維埃底多數派因取得政權而證明了那革命底性質之時，這個問題就變得更爲明白了。蘇維埃底權力，明明地不能是多數黨底內閣，反而只是蘇維埃底國家權力本身。已經組織了的普羅列達里亞國家，意味着舊來權力機關底終結，同時又規定了延遲了發達的憲法會議底終結。憲法會議雖然反映了第一次蘇維埃大會

底階級關係，却看落了第二次及第三次大會底階級關係。

俄國底蘇維埃，是通過了涉及未曾有的範圍的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底熱火的，牠在實踐上，證明了牠是普羅列達里亞權力機關底真實普遍的模範。因此，共產國際，在理論上也把這個蘇維埃看做西歐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底組織的要素，又把牠看做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一般底將來的權力機關。

共產國際
對於蘇維埃
底決定

然而還不止於此。蘇維埃底意義，不僅在於牠是適宜的權力機關，又在於牠反映着由資本主義到康民尼斯謨的過渡期底社會底全文化但是文化底問題、特別是伊里奇怎樣解釋了非常重要文化問題的問題，還有特別研究的必要。

文化問題
底提起

第六章

文化問題

一、文化底內容——二、文化形成、文化階級及民族——三、當作共產主義文化前提看的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四、文化形成底連續性——五、對於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底標語的伊里奇底態度——六、馬克思主義與布爾喬亞文化——七、文化革命底問題。

一 文化底內容

在勤勞者解放底鬥爭上、因而在全人類底物質的及精神的解放底鬥爭史上的伊里奇底意義，以及在人類底一般文化史上的他底意義，是非常重大的，現代底著作家——不論他屬於什麼階級

伊里奇在
文化史上
底意義

——在論述社會問題的著作上，總不能不列舉伊里奇底名字。在有些人看來，伊里奇是“全人類底”導師，在別的人看來是惡魔，——但是一切的人都不能不承認他底名字在文化史上劃分着極有意義的階段。

目的與運動

爲思想家爲鬥士的伊里奇底全生涯，是一定的鬥爭底理論體系；是一定的理論體系底鬥爭。他〔學生〕盡力於新文化底建設事業、無階級的康民尼斯謨的、並且——借空想社會主義者底舊的用語來說——調和的社會底文化建設事業。這正是他底目的。就第十九世紀底空想社會主義者說來，目的阻碍運動，實踐上把運動廢棄了；又就修正主義者說來，運動是一切，而把目的消滅于絕對的無；但就辯證論者伊里奇說來，目的雖爲運動所制約，而運動對於目的有用處。因爲目的——具有自己所固有的文化的康民尼斯謨社會——構成着包含運動與行動的總體，所以伊里奇底一切精力都爲着運動、爲着勞動者階級底革命的鬥爭而提供出來了。於是就想起費爾巴哈所建立了的辯證法的原則來，這個原則，即是說，一切的手段（革命的鬥

目的與手段

爭)，在牠成爲手段（達成康民尼斯謨制度的手段），以前，牠自身就必須成爲目的。這件事，就是說明伊里奇所以那樣熱心地使用馬克思主義底建築石材去建立他底關於普羅列達里亞底戰略與戰術的理論體系，關於他底黨、他底國家、他底文化的理論的理論的。

伊里奇並未曾被政治的日常鬥爭底、以及十月以後普羅列達里亞國家經濟的建設底緊急的現實的任務所妨害，竟把這種建築底一切部分詳盡地、完全而且正確地造成功了。伊里奇把國家、勞動者階級底戰術、關於共產黨的理論，都在大綱上發揮盡致了。“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以及別的著述，積極的、與在當時成爲論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底諸任務，都充分地解決了。就那天才的覺書“關於辯證法問題”看起來，就可以推測得到他只要有時間即能成諸種著述顯現出來的、關於行動底哲學的深淵的思想。同樣的事情，關於文化一般的問題，也不能不說說。當作思想家及人類看、當作文化史上最偉大人物中底一人看，伊里奇在文化問題依從歷史底進行而列上政治上底日程時，

伊里奇底
偉大使命
底完成

伊里奇對
于文化問
題底見解

就決定了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他往常對於這個問題的具體的而且現實的意見，大略在二十年之間陸續發表着。這些意見發表底動機有種種，牠底關係也有種種而共通的特徵就是出發點底統一性與世界觀底堅固性。當伊里奇底晚年，即是蘇維埃聯邦終結階級戰爭而不能不面着文化問題的時候，他往往進而研究到這個問題。把這些意見綜合起來，就知道伊里奇是怎樣解決了文化問題的。伊里奇未曾用展開了馬克思主義底國家理論的那樣形態去展開這個思想，實是極其遺憾的事情。若果他已經把這個思想展開了，那我們就應該已經有了關於文化問題的辯證法的唯物論底古典的著作。所以我們在這裏要把伊里奇關於文化問題的意見搜集起來並且加以闡明。

闡明對於伊里奇底關於文化問題底意見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文化底概念

波克洛夫斯基底文化底界說

首先發生的問題，就是伊里奇對於“文化”底概念給與了怎樣的內容。普通流行最廣的意見，就是把文化當作科學、文學、及藝術底意思解釋着。他是與物質的文化相區別的“精神的”文化。波克洛夫斯基[M. N. Pokrowski]給與了包括兩者的界說。‘文化是與自然不須我們勞動而單只給與于

我們的東西不同，牠是由人類底勞動造成的東西底總體”。

如果打算盡量地給與一般的界說，這無疑地是正當的很好的嚴密的界說。如果限於“精神的”文化底領域，那麼，科學、文學、及藝術、或用一句包括的話說，即意特沃羅基的上層構造，就屬於這個分類。

但是我們不可以把波克洛夫斯基所力說過的“人類底勞動”底要素，太過於狹隘地去解釋，不可以單把那憑人類底意識的勞動及努力、憑意識的創造及意識的活動而發生了的東西叫做精神的文化。如果那樣地把文化底概念限制起來，被稱為習慣與風習、即生活樣式與風俗的東西，就從文化底領域被除外了。考慮“勞動”、行動底要素時、就必得知道這種要素不必是由于意識底要素、即由于意識底行動或忍耐而被伴隨的東西。在精神的文化領域中，創作之無意識地顯現出來，不只是太古原始時代底特徵。當然，在原始時代，為同民族敘事詩、原始的藝術等等，是顯然缺乏着意識的，但在發達到了高度的社會中，習慣、風俗及風習，也

精神的文
化底意義

在無意識中變化着。做一句話說，“精神的”文化，不單是由于意識的人類的勞動創造出來的，又是由于無意識的努力創造出來的。

文化底本質

伊里奇論述文化底問題時，他往往很有氣力地再三說着“生活樣式”、“習慣、風習及觀念”、“變成了血與肉的習慣”、“習慣及信念”、以及“偏見及習慣”一類的概念。依據伊里奇，構成文化底本質的東西，不盡於科學、文學、及藝術、更進一層、還是根源於生活底深處而不從書籍出來的習慣及觀念，是自然地成就某種東西的能力、以及在一定形式上行動的習慣底意味上底技術。

文化與意特沃羅基底範圍

在這種意味上，文化明明屬於社會過程底上層構造，而不屬於牠底土台，但牠和被稱為意特沃羅基的上層構造的東西，論理上却不一致。牠底範圍，比意特沃羅基更廣。意特沃羅基只構成文化底一部份。在文化之中，除牠以外，當作全體看的社會的心理及社會的生活樣式，即——模範地說來，——比較意特沃羅基的上層構造更接近於土台的事物，還必須加進去。社會的生活樣式，本來只是社會經濟及社會底階級構造底另一方面。所以，與政

治的上層構造並行而說起文化的上層構造的一方面，毋寧是正當的。更進一步，議會及蘇維埃、企業家聯合及勞動組合，牠自身就是把物質的文化與精神的文化統一於牠當中的政治的文化底實例。在未來的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中，這種特殊的國家的文化是會消失的，但與未來的社會制度相相應的、伊里奇所意味着的文化、將依舊存在的罷。

二 文化形成、文化、階級、及 民族

馬克思主義社會觀，如我們所知，始終是具體的所謂社會“一般”那東西，並不存在，而且不能存在。社會“一般”，即令給牠加上“人類的”形容詞來看，也是一個抽象。馬克思主義，鑄造了社會的構成底概念。社會是生產諸關係底總體，並且是特定的生產諸關係底總體。封建的生產諸關係底總體，產出了封建社會；資本家的生產諸關係底總體，產出了資本主義社會。——這是具體的、被確定了的、明白的範疇。

文化底概念必須是具體的

所謂文化、文化“一般”的概念，也是裸露的空虛的抽象，是分離了空間與時間的存在，如果不是完全無望的觀念論者就不能玩弄牠。當作上層構造看，文化在客觀上在論理上，都與社會底土台，因而與當作全體看的社會共其運命。因為如果不是一定的具體的社會構造或形態就不成問題，所以只有適應於被給與了的社會構成的具體的文化，常常成爲問題。基于產出了文化的社會構成而規定文化一件事，即當作封建的、資本主義的、康民尼斯謨的文化去規定的一件事。是文化概念底有生命的具體化底第一步，是必要的事情。如果把文化規定爲一定發達階段上的社會底文化的上層構造，那個文化就不是抽象的東西了。“文化”依其類型而被區別的一件事，是與社會相同的。

伊里奇對於普羅列達里亞文化的論述

一九二三年之初、伊里奇論述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底問題之時，寫了下面一段話。

“在開始之時，現在的布爾喬亞文化是可以將就的罷。例如官僚底文化、地主底文化那種在布爾喬亞以前的極粗暴的文化，如果把牠廓清，在開始之時，或許充分的”。（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八卷，第二分冊，‘斯諾曼少而質真的東西’，一三五頁，俄國版。

在這裏，文化底類型，是依着種種的社會、政治的形態底支配的階級而被命名的。地主底文化是封建社會底文化；官僚底文化，是專制的官僚的警察國家時代底文化；最後，布爾喬亞文化是資本主義社會底文化。

文化底類型與時代底關係

文化與其母體的社會的諸關係及過程之間的相互關係，是不能忽視的，否則，我們就只能見到所謂“文化”、所謂“文明”，而見不到文化底真的本質。文化及文明，在牠底通常的意義上，在被理想化了的一——可以這樣說——意義上，明明是排除強權、壓迫、粗暴的姿肆威一切可能性的，這樣理想的文化，只有在未來的康民尼斯謨社會中纔有可能。資本主義，在其性質上是剝削者底強權，所以資本主義的文化中，必然包含着壓迫及剝削底諸關係。現實是現象與本質底綜合。現代社會底文明底假相，必須是和牠底本質即剝削相結合的。照這樣去考察，我們纔能得到資本主義文化底真觀念，由未來的康民尼斯謨文化底見地看來，由爲

文化與社會過程底相互關係底重要

文化與強權

着實現這種文化而鬥爭的階級底見地看來，就知道這資本主義文化，完全是“無文化”。

資本主義
文化底真
本質

資本主義文化底真本質，在這種文化通過危機時，在牠被危險所威脅時，在牠遇着“沒趣的事體”時，就充分明白地顯現出來。和這同樣，布爾喬亞國家，在瀕於危殆的瞬間即革命爆發的時期，也現出牠底真姿態。伊里奇在俄皇主義底俄國發生了飢饉的時候這樣寫着——“民族的災難，把我們自稱‘文明’社會制度全體底真本質，一舉而曝露了”。在我國，舊日的奴隸制度，“上流一萬人”底財富、奢侈、遊惰的名稱之下的數百萬勤勞者底奴隸制度，在別種形態上，在別種假面與別種文化底形式上存在着。從資本主義底最進步的階級底立場看來，“野蠻的”後進國，比較世有定評的進步了的“文明國”，往往反而是文化的，是進步的，例如，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爆發了革命或叛亂時，帝國主義的文化國家，照例為鎮壓叛亂支持反革命起見，總是使用非常“反文化”的手段的，伊里奇在附上了所謂“落後的歐洲與進步的亞洲”那種一見好像是反說的標題的論文中，曾經論述了這樣的情形。

落後的歐
洲與進步
的亞洲

和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底俄國政府一樣，袁世凱在歐洲諸國募集借款，就用這舉借款去鎮壓革命的運動。

伊里奇這樣寫着——“若果中國民族不承認借款時，就將怎樣呢？中國還是一個共和國，議會中底多數是反對借款的。到了那種時候，‘進步的’歐洲，會要在‘文明’、‘秩序’、‘文化’及‘祖國’底名義下叫囂起來的罷；進步的歐洲，會要簡單陳列大砲，而與冒險家、背叛者、反動黨徒的袁世凱同盟以絞殺中國共和國的罷”。（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九卷，三十至三十一頁，俄國版。

資本主義文化底具體的概念，果然不能更進一層比這個還深刻地具體化嗎？的確，這件事是能夠做而且必須做的。因為，充滿着差別或對立的資本主義文化底概念底諸規定底豐富內容，還不會全部地被展開出來，在我們已經達到的階段上，這個概念底內容，還是貧弱。資本主義社會中，有着風俗、習慣及觀念各不相同與特性及偏見各不相同的種種民族。我們不能忽視這一點，並且還得

民族底文
化 階級
底文化

考慮文化底民族的特性。我們一方面要看到民族底文化，同時，更正確地說，要在民族文化底內部看到階級底文化及諸階級底文化的特性。

社會底階級構造底要素，把文化問題弄複雜來起，同時又把牠弄豐富起來。這件事，當我們在這裏以發達了的資本主義為前提而把民族與階級底概念相互地結合起來之時，就變得明白。“布爾喬亞底民族文化是一個事實”。——伊里奇說。但普羅列達里亞底民族文化，却是虛妄。因為普羅列達里亞底文化，在發達了的資本主義之下，最初雖然只是萌芽狀態，却已經是社會主義的文化；因為在發展了形態上，牠只有在適應於牠的經濟基礎之上纔是可能的。

布爾喬亞，在資本主義之下，有着一個民族文化。普羅列達里亞，在資本主義之下，雖依舊還是俄羅斯人、德意志人、波蘭人、猶太人、但他們却已經把未來社會主義文化底要素探入自己當中了。這種文化，在社會主義之下，在後來的康民尼斯謨之下，即在為階級的普羅列達里亞消解於勤勞者底集團社會之時，就發要展起來，這是伊里奇底深

布爾喬亞底民族文化是事實
普羅列達里亞底民族文化是虛妄

未來社會主義文化

遠的思想底運行。

伊里奇說——“在各個民族文化中，即令是在未發達的形態之上，而民主主義的（這是在一九一三年寫的——盧波爾）及社會主義的文化底要素，却是被包含着。因為在各個民族中，有被剝削的勤勞的大眾存在，他們底生活諸條件，必然要產出民主主義的及社會主義的意特沃羅基。但是各個民族，不但是在“要素”底形態上，並且在支配的文化形態上，有着布爾喬亞文化（並且牠大概是反動的，是教會的）。因此，民族文化，一般是地主、僧侶、布爾喬亞底文化”。（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九卷，『對於民族之批判的考察』，四十三頁，俄國版。

人們將要發問：為什麼布爾喬亞文化是支配的文化呢？這因為牠也和布爾喬亞在資本主義之下是支配的階級那件事有同樣的理由。在一九一三年之時，伊里奇的確是未曾讀到里亞乍諾夫〔D. B. Rjazarov〕在一九二四年纔發表出來的“德意志觀念形態”底原稿的，但是伊里奇在最真

支配的形態上民族文化一般是地主、僧侶、布爾喬亞底文化

布爾喬亞文化所以是支配的文化的理由

實的意義上變成了“血與肉”、變成了自己底“文化”的馬克思主義，使得他在關於文化領域中底觀念上，到達於如文字底意義上那樣地與馬克思及恩格斯一致的嚴密的規定。在馬克思及恩格斯方面的這種處所，是非常值得注目的東西，我們就把牠如實地再錄出來，尤其是牠提供了伊里奇底思想底完全的基礎，所以更是要那樣做。

“德意志觀念形態”中有這樣一段話：

支配階級
底思想都
是支配的
思想

“支配階級底思想，在任何時代，都是支配的思想。即，為社會底支配的及物質的權力的階級，同時又是社會底支配的精神的權力。……支配物質的生產手段的階級，同時又支配精神的生產手段。所以沒有精神的生產手段的人們底思想，同時大概是從屬於他們。支配的思想，不外就是支配的物質的諸關係之觀念的表現，即當作思想被表現了的支配的物質的諸關係，因而是使一個階級成為支配階級的諸關係，因而是他們底支配的思想。構成支配階級的個個人，第一有着意識，因此而思考。所以只要是他們當作階級去行支配，而規

定一個歷史時期底全範圍，那麼，他們就把這件事通行於那個時代底全體，因而就當作思想着的人、當作思想底生產者去行支配，去規定他們底時代底思想底生產及分配，所以他們底思想是那個時代底支配的思想，這是自明的事情’。(註)

(註) “馬克思、恩格斯文庫”，第一卷，‘總意識觀念形態’，二六五頁。

所以，在資本主義之下，布爾喬亞文化是支配的。這種文化，是民族的及民族主義的。再在論理上把牠顛倒起來，可以說民族文化，在資本主義之下，是布爾喬亞底文化。布爾喬亞要維持他們底支配，並且永久地要把牠再生產，同時又要維持並再生產民族文化。因而布爾喬亞底民族文化，本來是民族主義的，是排外主義的。排外主義，在布爾喬亞把那於普羅列達里亞無緣的民族主義、把布爾喬亞自身底民族主義文化，去強制普羅列達里亞的時候，就顯露出來。

伊里奇這樣寫着——“布爾喬亞底民族文化是一個事實（我重說一遍，在這種情形，布爾

布爾喬亞底民族文化是民族主義的，是排外主義的，是愚弄普羅列達里亞的

喬亞常與地主及僧侶協定着)。如要使勞動者順從於布爾喬亞，蠱惑、誑騙並離間勞動者的好戰的民族主義，是現代底根本事實之一”。(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九卷，四十四頁，俄國版。

喧導民族
文化者是
誰？

與民族文化對立的
國際文化

資本主義
社會中沒
有自由的
文化

因此，在僧侶階級與布爾喬亞以外，民族文化那東西是沒有的；只有他們，纔唱導民族文化。但是，包藏別種的、歷史上較高級的文化底萌芽的普羅列達里亞，就用全世界勞動者運動底國際文化底標語，與民族文化對立起來。“只有這樣的文化，纔意味着完全的、真實的、公正的諸民族底平等；只有牠纔意味着民族的壓迫底揚棄與民主主義底實現”。地主與布爾喬亞，在“民族文化”底假面之下，實際上實行着他們底反普羅列達里亞的努力。勤勞者在反對他們的鬥爭上，如伊里奇所說，實現着並創造着那種“自由的宣傳者與反對壓迫的人們在長期間中準備下來的”真的國際文化。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謂獨立的、自由的、純粹的文化等一切言辭，都是空談。

“文學及藝術底絕對自由 是布爾喬亞的或無

政府主義的文句。”因為“人們在一個社會中生活着，不能與這個社會沒有關係”。“布爾喬亞作家、布爾喬亞藝術家、布爾喬亞女優底自由，只是粉飾了對於錢袋、賄賂及津貼的隸屬的東西（或完全偽善地假裝了的東西）。

（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七卷，第一分冊，“黨底組織與黨底文獻”，二十三頁，俄國版。

所以曝露這種偽善，闡明資本主義社會底民族文化底階級性，是普羅列達里亞底黨底實際任務。這種戰術，決不是為着喚起無階級的文學及藝術而實行的。因為無階級的文學及藝術，在客觀上如沒有無階級的社會是不能顯現的。這種戰術，是因為要把那種與普羅列達里亞公然結合的文學，去和那種單只表面上自由而實際與布爾喬亞相結合的文學相對立，纔被實行的。

那樣的文學，已經可以說是一種自由的文學。因為牠不根據于那種在經濟上對於支配階級的隸屬、即往往難于識別而為眼所不見的隸屬，而是根據于對於勤勞者的同情的；牠不為維持資本主義

曝露民族
文化底階
級性是普
羅列達里
亞底黨底
任務

與普羅列
達里亞公
然結合的
文學是一
種自由文
學

的反動主義所制約，而是爲社會主義底理念（Ideo）、真正自由的未來社會底理念所制約的。

“這種自由的文學，正是使人類底革命的思想界底最高表現依着社會主義的普羅列達里亞底經驗及活生生的活動而結果實，並且實行過去底經驗（完成了由素樸的空想社會主義而來的發展的科學社會主義）與現代底經驗（勞動者底現代的鬥爭）底不斷的交換的東西”。

這裏要豫先說明的，就是伊里奇很注意地迴避了“普羅列達里亞文化”“普羅列達里亞文學”的語句。他寧肯說出與普羅列達里亞公然結合了的文學。這個理由，是因爲只有資本主義的文化與康民尼斯謨的（或者如伊里奇在初期著作上所說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底對比，在論理上，在社會學上，都是正當的，正確的。反之，布爾喬亞文化與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底對比，只會引起誤解，而把伊里奇底一貫的見解弄得曖昧起來。布爾喬亞文化，是在資本主義及初期資本主義時代的、即布爾喬亞在經濟上變成支配階級、如布哈林所說，他們“正

資本主義
文化與社
會主義文
化

普羅列達
里亞文化
這句話會
引起誤解

在成熟'的時代的布爾喬亞文化。如果考慮支配階級底思想界是該社會形態底支配的思想界，那就“布爾喬亞文化”只是資本主義文化、即已經說過的民族主義的文化，這是明白的事情。因而“普羅列達里亞文化”一語，如果不附以大的條件，就不能與“布爾喬亞文化”一語相對比。因為在這種情形，單是康民尼斯謨文化底要素、即在已經發展的形態上已成為無階級的社會底上層構造的文化底要素，纔成為問題。所以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底人為的“助長”，意味着階級文化底維持。但以普羅列達里亞為積極的担任者為原動力的歷史過程，具有着在有着無階級的文化的無階級的康民尼斯謨社會底方向發展起來的傾向。所以資本主義文化雖是布爾喬亞文化，而康民尼斯謨文化却不是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因為在康民尼斯謨之下，像今日所意味着的普羅列達里亞早已沒有了。因而資本主義之下的普羅列達里亞底文化底概念與資本主義社會中，布爾喬亞底文化底概念，是不可以在論理上把牠們並列的。

康民尼斯
謨文化與
普羅列達
里亞文化
底區別

理論與實踐之具體的統一，如一般所周知，是

對抗民族的
布爾喬亞文化的
國際文化
底標語

兩個敵對
的標語

伊里奇對於
「文化的民族的
自治觀念」
底批判

伊里奇底學說底最顯著的特徵。在一切理論的思想、一切的論綱中，他常常結合實踐的結論、行動底標語、政治的態度底格律。在剛說的這種情形，也是這樣。對於民族的布爾喬亞文化，首先要把勞動者階級底文化底國際化那種明白的標語與牠對比起來。這種標語，不外是要把現實中客觀上已經包含着的東西實現出來的要求。

“布爾喬亞民族主義與普羅列達里亞國際主義——這是對應於資本主義世界底兩大陣營、表現關於民族問題的兩個相異的政治的立場（實是兩個世界觀）的、互不妥協的敵對的標語”。（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九卷，「對於民族問題之批判的考察」，四十五頁，俄國版。

勞動者階級底政策，明明是要踏上克服民族的文化的路的。因為民族的文化特質，無論是怎樣微小，却是使得勤勞者底勢力分散而提高資本主義底權力的。

“想盡力於普羅列達里亞的人，必須使一切民族底勞動者團結起來，無假借地去攻擊布爾

喬亞民族主義、‘本國與外國底民族主義’。擁護民族文化底標語的人，到民族主義的小布爾喬亞中間去求位置吧。毋須到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去探求”。

這是說明着伊里奇嚴格地尖銳地批判了“文化的、民族的自治”底觀念一件事情的。一九一三年之末，文化的、民族的自治觀念，在俄皇主義俄羅斯底社會民主黨之間，也發見了牠底信仰者。最初一看，這個觀念是唱導被壓迫諸民族底保護的，好像也可以容許。最初一看實現文化的、民族的自治觀念一件事，好像是對於被壓迫諸民族給以一種可能性，足以防止他們底文化底俄羅斯化，“自由地”發展他們底文化的、民族的要求，滿足他們底精神的欲求似的。其實這些都只是外觀。如果徹底實行起來，這種觀念，會只是粉碎該國普羅列達里亞底統一體。在當時，民族的學校底問題，是最緊急的東西。於是伊里奇就首先論究了這個問題。當時俄國雖然是俄皇主義在支配着，而伊里奇却要求了社會民主黨否認文化的、民族的自治底原則。代替這樣的“民族主義的小布爾喬亞底死板的空想”

文化的民族的要求能破碎普羅列達里亞底統一

的東西，伊里奇要求了政治的獨立，在別種關係上，要求了政治的自治、如當時所說的“地域的民族的自治”，但因為一般政治的問題，是在我們底研究範圍之外的，所以我們在這裏只限于研究文化問題。

民族底完全平等權底政治的要求，依然是存在着，但在社會民主黨未能實現民族聯合的限度內，文化的、民族的自治底要求，決不能前進一步。

“勞動者階級底利害與政治的目的底利害，一般是無例外地要求着一個國家中底一切民族底完全平等權、諸民族間底一切障壁底撤除、與一切民族底兒童底統一於統一的學校”。更進一層：

“其中想把猶太人學校民族化的有害的計畫，就是表示着所謂文化的民族的自治計畫、即把學校機關從國家的指導解放出來而把牠劃歸於各族的計畫，是如何的錯誤。這不能是我們底目的。我們在對於一切民族主義的鬥爭上，在真正爲着民主的共同學校及一般政治的學校而行的鬥爭上，不能不要求一切民族底勞動者底統一”。（註）

一切民族
的勞動者
底統一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二卷,第一分冊,‘猶太人學校底民族化’,一八五頁,俄國版。

單從一九一三年起,也可以引用和這相類似的許多文章,我們再引用一個看看,這裏是伊里奇顯示出文化的、民族的自治底信仰者怎樣努力把文化的上層構造用人工的方法從牠底經濟的基礎分離出來的事情,即是實行那種要逆溯於全歷史過程的計畫的事情。

伊里奇說——“當經濟結合着在一個國家內部生活的諸民族之時,〔那種〕在‘文化’底領域、特別是在學校底領域要斷然分離他們的計畫,是無意味的,並且是反動的。反之,要想把生活所實現的東西在學校裏準備起來,就不能不在學校機關中努力於諸民族底合一”。

(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分冊,‘關於民族的、文化的自治’,二七三頁,俄國版。

不單是小布爾喬亞,並且理解了事體底本質的大布爾喬亞與地主,也想出了把猶太人底兒童隔離于特別民族學校的妙法。因此,‘文化的、民族

在文化領域中分離一個國家內部底諸民族的計畫是反動的計畫

的自治”底階級性·對於一切人都變得明白了。一九一三年夏季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底中央委員會及黨職員底會議，在他們底會議之中確認了這件事情。

這件事果然是普羅列達里亞底黨想創造那種失了各民族底一切特徵的“無民族的”文化或文學的意思嗎？果然描寫成爲民族成長底地盤的文學必須拋棄的意思麼？這種推論，確實是躁急而謬誤的。對於在一定歷史的時期底諸條件之下發生了的習慣、風習及觀念採取某種的態度一件事，並沒有意味着人們要“培植”這些東西的。第一、文學及藝術——如我們所知——，不是構成文化底全內容的東西。第二、民族的及民族主義的文學之故意的培植，無疑地是與社會底、因而文學底歷史的及民族的發達不相一致，例如十九世紀斯拉夫愛好家底作品，是應該燒棄的一層，是任何人也不主張的，但如由“新斯拉夫愛好家”當作移民文學流行的他們底作品底培植，確實是引導到直接的反啟蒙主義的始終反動的現象。這種“民族”文學，可以說已經不是民族的俄羅斯文學，即令斯拉夫愛好

民族主義
文學底故
意的培植
底謬誤

家今日在移民之間寫出貧弱的俄羅斯底“歐亞”魂底‘分裂’及‘再合併’，而他們當然不能因此而供給關於蘇維埃聯邦底現代文化的上層構造的任何描寫。他們只是實行着思想的反動底卑劣的業務。然而描寫了俄皇與地主底俄羅斯底沒有什麼有趣的、絕望的現實的那種歷史上成長起來的俄國古典文學，可以說只有脫離了民族主義的文化底遺物的勞役者，能夠在客觀上認識牠底價值並且利用牠。

例如伊里奇說——

“托爾斯泰所創造了的那樣的藝術作品，只要是大衆脫掉地主與資本家底桎梏，造出像人的生活諸條件，他們就能够隨時評價牠，誦讀牠”。（註）

托爾斯泰
底藝術作
品底意義

（註）伊里奇及蒲列哈諾夫，《馬克思主義鏡子中所映出的托爾斯泰》，馬克思主義文庫，第十八卷，四十一至四十二頁。

普羅列達里亞底風俗、習慣及觀念，在資本主義之下，是與布爾喬亞底風俗習慣及觀念有區別的。前者本來是國際的，後者却是民族主義的。但

風俗習慣
及觀念

國際性不是無民族性。在民族存在的限度內不能有無民族的文化，這正與在階級存在的限度內不能有無階級的文化是相同的。伊里奇底文化理論底這種原則，必須加以注意。伊里奇在對於“聯盟”〔Bund〕底一個代表的論戰之中，寫了下面一段話。

國際的文化不是無民族的

‘是的，國際的文化不是無民族的、我所愛的聯盟主義者〔Bundist〕呵。任何人也不曾主張那樣的事情。誰也不會要求‘純粹的’、不是波蘭人的、也不是猶太人的、也不是俄羅斯人的文化。所以你底空談，只是追逐那想用空論隱秘事體底本質的目的的牽制行動’。

資本主義下普羅列達里亞內部社會主義的文化的要素之發生及發展

我們已經知道，事體底本質，是在於處在資本主義之下，與布爾喬亞文化並立的普羅列達里亞內部社會主義的文化底要素底發生與發展的一點。

伊里奇這樣寫着——

“因此，當我們宣傳‘全世界底民主主義及勞動者運動底國際的文化’底標語時，我們在各民族底文化之中，只看到那民主主義的及社會主義的要素。我們單把這點當作對於布爾

喬亞文化，對於一切民族底布爾喬亞民族主義的對抗力，無條件地採用牠”。(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九卷，“對於民族問題的批評”。

照這樣，把社會底一般的經濟的發達當作基礎，還在資本主義之下，在布爾喬亞民族文化底胎內的未來的國際文化、社會主義文化底要素，是漸漸地發生並發展的。

那些與已經正在通過由資本主義到康民尼斯謨的過渡期底一國為有機的結合的諸後進國及諸民族，一旦成為問題時，換句話說，那些雖有後進文化而却有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與已經發達到高度的一國去支持牠們的諸國，一旦成為問題時，事體當然更變得複雜起來。執掌着狄克推多權的普羅列達里亞，極其深刻地注意地處理後進諸民族底文化。他們底任務，在這種情形，就是在那樣不發達的諸國底民族文化底形式中，裝入過渡期底文化內容。照這樣做，無論在很長的期間內是民族的，而文化被國際化的一般傾向，却是不變。在這裏我們要再三力說國際主義並不是無民族主義，只是，有國際的傾向的文化、由資本主義到康民尼

執掌着政權的普羅列達里亞對於後進諸國底文化所負的任務

斯謨的過渡期底文化，究竟帶着怎樣程度的民族的色彩，那種程度，却是問題。

三 爲康民尼斯謨文化底前提的普羅列達里亞革命

社會主義
的文化要素
之由來

社會主義的文化要素——不論牠屬於物質的文化底領域，或是屬於通稱爲精神文化的東西——，還不是社會主義的文化底全部。爲上層構造的社會主義文化，只有在與牠相適應的社會的基礎存在之時，纔能實現。雖然全體是由個個部分成立的，而個個部分決不構成全體。辯證法的論理底這個命題，完全被適用於文化之上。社會主義的及康民尼斯謨的文化，是由牠底發生與最初的發達還屬於資本主義時代的那些要素組成起來的。

社會主義
文化只有
依靠革命
纔能發生

但社會主義文化果能够在平和的道路上而不須社會的政治的震動，就可以從資本主義發生出來麼？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是從下述的問題底解答發生的。即，康民尼斯謨，能够安穩地、平和地、無社會的震動地而從資本主義發生出來麼？換句

話說，我們能夠在平和的道路上成長到康民尼斯謨去麼？第二個問題底否定，同時意味着第一個問題底否定。不過，這裏還不是詳細論究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回答底經濟的基礎、或一般的社會歷史的基礎的處所。康民尼斯謨制度，牠自身在那最初的階段的上，除了依靠普羅列達里亞革命過程中布爾喬亞國家底破滅以外，是不能發生的。普羅列達里亞革命是導入由資本主義到康民尼斯謨的過渡期的創造的行爲。由勤勞大眾而行的國家權力底取得，由布爾喬亞國家到普羅列達里亞國家的轉換，是向到共產主義去的更進步的發展所不可缺的前提條件。

資本主義社會底政治的上層構造底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變革，決不是不涉及文化的上層構造的。社會主義文化底“要素”，牠自身必須發達到使普羅列達里亞確信不能不敏捷地處理資本主義底“政治的文化”的那種程度纔行。但是這種要素能給我們以更多的東西麼？這種問題是不能不否定的。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對於文化也是必須過渡的盧比根 [Rulikon — 意大利底河名] 河，由于牠，社會

革命與文化

主義文化底活動的發達，纔有可能。

資本主義
胎內底康
民尼斯謨
成熟底問
題

於是我們就必然地說及布哈林所提出的、資本主義胎內底康民尼斯謨底“成熟”底問題。布哈林正常地提出了關於“普羅列達里亞社會與布爾喬亞社會間的類似的界限”的問題。這句話如果把牠改說爲“康民尼斯謨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底發展之間的類似的界限”，在論理上就會更明白起來。我們在這裏不能確定完全的類似，這完全是正當的。布爾喬亞在布爾喬亞社會革命（例如法國大革命）底前夜，已經成熟爲社會上及經濟上支配的階級，在他們說來，只是政治的支配成爲問題；反之，普羅列達里亞在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底前夜，並不是經濟上支配的階級。我們只有在被限定了的意味上，尤其在他們是生產底真主體的意味上，纔能稱普羅列達里亞是經濟上支配的階級。不過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能成爲“分配底主體”。布爾喬亞發達底經過是這樣的：他們首先掌握着事實上底經濟的支配，其次到達於政治的支配。普羅列達里亞發達底經過是相反的：他們首先取得國家權力，構成爲政治上支配的階級，其次

普羅列達
里亞發達
底經過，
與布爾喬
亞相反

(或在同一瞬間,或在其次的數日,那時期當然不是問題)纔到達於經濟的支配,到達于對生產手段的支配。

我們在文化底領域,也看到同一的事情。勞動者階級,由于客觀的理由,在資本主義胎內,決不能造出康民尼斯謨文化。支配階級即布爾喬亞底文化,是支配的文化,別的東西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能想像的。另一方面,勞動者階級,如果他們不依靠取得國家權力及樹立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以造出促進康民尼斯謨文化底“要素”的現實前提,那麼,他們就陷于永久不能進到康民尼斯謨文化“要素”以上的運命。照這樣,所以我們不論從經濟過程出發;或從文化的發達出發,結局總不能不承認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必要。普羅列達里亞革命,是拼命的飛躍 [salto vitale], 社會的生產諸力底進展,“文明”底進展,都繫于這個飛躍底成功與否。

但是如今却有某個“人民之友”或“也是-馬克思主義者”[Auch Marxist] 走來向我們說:對不起,足下!爲着社會主義底建設,爲着你們普羅列

康民尼斯謨文化要素底現實前提

拼命的飛躍

機會主義者底疑問

達里亞革命，是必要有一定的而且非常高度的文化水標的。否則，革命便是破壞一切荒廢一切的有害的事情。你們底勞動者，可惜沒有這種水準，所以請把你們底革命留待着吧！

當着比較別的諸國而在經濟上落後的一個國家成爲問題，形勢便變得更爲複雜。這種國家底普羅列達里亞底“落後狀態”，因爲布爾喬亞底“落後狀態”的原故，而變得更強。勤勞者底微少的政治的成熟，由支配階級而被再生產、被“助長”的、農民底愚笨與無教育，勞動者底普通教育程度底低下——，這一切事情，到某種程度爲止，都是表示實行革命的大衆底“無文化”的一個證據。於是，實際上，勞動者階級到達在文化上發達起來之時爲止，到達他們學習政治底技術之時爲止，到達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與支配的布爾喬亞同“受教養”之時爲止，把革命“延期起來”的一方面，豈不更是合理的麼？

街學的小
布爾喬亞
民主主義
者底立場

這種見解，據伊里奇說來，是“我們底街學的小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者”底立場。他們把農奴時代底第十九世紀前半期或第十八世紀後半期底地主

底理論，拿來放在不同的時代，用別形式重說起來。即在當時，人們也曾說過，農民解放還不合時宜，還嫌太早。地主說——農民是沒有文化的無教育的人，即使他們被解放了，他們也不會懂得怎樣去利用那個自由。第一，農民必須懂得禮節，必須受教育，必須受教養。然後纔能夠把他們從農奴制度解放出來。這種理論，不外就是地主底階級政策底誑騙的偽善的假面。那種偽騙，只要是農奴制度存在，農民決不能獲得他們所要求的資格。但歷史底客觀的論理，却要求了打破這種誑騙的循環論法。農民底叛亂成暴動，便是實行這件事的嘗試。經濟的合法則的歷史的發達，開始造出了脫離這種虛偽的循環論法的道路。

拉底西捷夫〔A. Radischtschew〕曾經很好地洞見了農奴制度底這種理論底真實基礎。只要是農民處在今日這樣的狀態，農民底啟蒙，一般地不能成爲問題——他說。當作這件事底結果看，問題底解決就明白了。那麼公式是這樣的：先解放，後啟蒙。只有“解放”，能夠造出爲農民底相對的啟蒙底必要條件。

上面那種見解等於地主關於農民解放的理論

革命能揭破那種偽騙的假面

拉底西捷夫底洞見

先解放後啟蒙

在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度的情形，我們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也面着同一的問題。人們說：勞動者階級“沒有文化”，因爲連夢想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的權利也是沒有的。首先是啟蒙與文化，其次到解放與革命——小布爾喬亞術學者、“也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樣叫囂着。

普羅列達里亞戰取文化底鬥爭底必要

伊里奇當解決這個問題時，也繼承着拉底西捷夫底傳統。在未經普羅列達里亞革命與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造出牠底前提條件的限度內，啟蒙、文化，完全不能成爲問題。“在文明諸國與依着最近的戰爭（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纔決定地被引入於文明的諸國底境界”上的俄羅斯底相對地不利的特殊地位，決不是把這個原則加以絲毫變更的東西。反之，那種國家底勤勞者，無論怎樣，都必須戰取必要的物質的諸前提。當着由帝國主義戰爭而被引起了的革命的局而開始之時，他們不能不着手于有戰取“文明底更進一層的成長的”——如伊里奇所說的——條件之希望的鬥爭。

伊里奇在他趁着斯哈諾夫 [Suchanov] (60) 底

“回憶錄”底機會寫成的備忘錄‘關於我們底革命’之中，曾經完全明確地提起了如次的質問。

伊里奇對於所謂文化水準的意見。

“若果爲着樹立社會主義而必要有一定的文化水準（牠必須有怎樣的一定的‘水準’，任何人也不能夠說），那麼，爲什麼我們不可以進到革命底道路，從造出這一定水準底前提條件一件事開始，然後把其他的民族引導到勞動者與農民底支配以及蘇維埃制度底基礎之上呢”？

因此，他又說——

“諸君說：爲着社會主義底建設，不能不被文明化，這是很對的。但是，爲什麼我們不能先把驅逐地主及俄國資本家的那種文明底前提在俄國實現起來，而接着開始到社會主義去的運動呢？—究竟什麼地方寫着對於通常的歷史過程的那樣變異是不可允許的，是不可能的等等事實呢”？（註）

普羅列達里亞只有在革命當中纔能獲得他們底文化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八卷，第二分冊，‘關於我們底革命’，俄國版，一一九至一二〇頁。

因此勤勞者只有在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底過程

中，纔能夠獲得他們底文化的前提。

四 文化形成底連續性

新的政治
的文化可
以因革命
而樹立

新的純文
化的上層
構造底形
成的步驟

在革命底過程中，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樹立以後，文化問題，纔以牠底全部偉大的姿態，出現於勤勞者之前。對於布爾喬亞國家底政治的文化，勞動者階級，急速地斷然和牠相對抗。布爾喬亞底國家機構，是被破壞、被粉碎、被絕滅的，代牠而起的過渡期底國家底政治的文化，即必須完成新任務的蘇維埃與勞動組合等等，就被設立起來，在純文化的上層構造底領域，事體略有不同。在這裏也要承認類似的界限。但文化不是一日之間能夠“再造”的東西，也不是可以用指令創造的東西，也不是可以用革命的強權手段移入的東西。牠發生出來的速度雖有快慢的不同，却只是在特定的經濟的及一般特殊的諸關係與過程底基礎上發生出來的。

布爾喬亞法律學者底形式的意義上的國家權力底“繼承”，在革命上是~~不成問題的~~。“繼承”在這裏，只有在普羅列達里亞革命以後，一個國家權力

存在着的時候 纔得說及牠。但在這裏，牠底性質，原則上却不相同，“繼承”、傳統是已被中斷了。如今是別種的品質的國家權力，成爲問題。不過文化，在革命以後，和在革命以前的東西是同一的。並且文化卽令“在後日”變化，而這種變化底發展與性質，在牠底強度和現象形態上，是不能與政治的上層構造底變革相比較的。

文化底變
革與政治
的變革不
同

在國家生活底一切領域中，有習慣與熟練，得到了權力的普羅列達里亞，不能不利用布爾喬亞機構底某一部分的熟練與能力。伊里奇曾說及例如“與司掌無數計算、統計事務的銀行及新的加有特別密切的結合的機構”。據伊里奇底意見。這種機構沒有打碎的必要，並且也不可以打碎牠。牠只是要從資本家底影響被分離出來。資本家所給與于這種機構的影響底路線，必須被切斷，被分離。牠必須從屬於普羅列達里亞蘇維埃。

資本主義
文化底遺
產底利用

所以在到康民尼斯謨去的過渡期中，爲支配的階級，必須取得有一系列的熟練、習慣與知識——依伊里奇說，卽是要取得構成資本主義所創造的文化內容的一切東西。這些東西，如一般所認

沒有資本主義底遺產不能建設社會主義

識的一樣，是勤勞大眾在資本主義之下由于他們底地位底結果所不能取得的文化要素。“沒有資本主義文化底遺產，我們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如果不利用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材料，我們就將用什麼去建設康民尼斯謨呢？”——這是伊里奇在第八次黨大會上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底活動報告中說過的話。（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六卷，俄國版，一〇五頁。

形而上學的反歷史的意見是必須反的

事實上，說過渡期與資本主義之間不存有什麼結合的意見；說過渡期要排斥一切“經布爾喬亞索性所污損”的東西，說牠要依從所謂“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麼”？〔Was Kann aus Nazareth Gutes kommen?——“新約全書”“約翰福音”第一章四十六節的話〕底原則，無例外地否定資本主義底一切成果的那種意見；——這樣的意見，是反歷史的，是形而上學的。

新文化要從舊文化底材料出發

在哲學底領域中，黑智兒是指摘了下述一件事的第一人。即，如果哲學史底全體是像第二個哲學家駁論第一個哲學家、第三個哲學家駁論第二個哲學家、第四個哲學家駁論第三個哲學家那樣

去經過〔牠底過程〕，那麼，牠就顯現得是沒有像這樣的背理的東西了。辯證法主張與經驗相一致，有一個，統一的發達路線；牠主張結果如沒有導入於牠並且引起牠的道路，便是虛無。比較高級的社會底形成，以比較非高級的形成為基礎；比較高級的社會底構造，把比較不發達的構造在其“被揚棄了”的形態中包含着。這是馬克思主義真理底A B O

這一層也切合於文化的上層構造。在資本主義文化被“揚棄”以前，首先要從牠底當中取出肯定的要素來。

“在舊資本主義社會底改造中，創造康民尼斯謨社會的新時代底人士底訓練、教育與養成，總不能是從來的東西，這是問題”。——伊里奇說。但是“青年底訓練、教育與養成”，必須“從舊社會留下給我們材料出發”。

如果相信毋須學習資本主義時代所創造的東西，人類底智識所集成的東西，便可以成為康民尼斯謨，這種人就犯重大的謬誤。表示康民尼斯謨怎樣由人類底知識底總和發生出來的範本，即是馬克思主義¹。

文化發達
底連續性

伊里奇在這種地方，力說着文化的發達底連續性。人們可以說起意味着封建的及資本主義的文化底漸次的克己的那種文化的飛躍、與社會的發達相並行而發生的飛躍。但是不能夠說起原則上別種性質的文化底發見，即令“發見”這個名詞未曾公然說出來。

馬克思是立脚於在資本主義之下被得到的人類知識底鞏固的基礎之上的。他雖然批判了這種知識，並且從勞動者運動底見地研究了牠，却是未曾忽視牠，排斥牠。

普羅列達
里亞文化
底建設立
脚於歷史
上底先行的
文化

“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只有立脚於由人類底全體發展所造出的文化底正確知識之上，並且由于這種文化底改造，纔能被建設出來，——這件事，我們如不充分明白地理解牠，我們會不能完成任務。普羅列達里亞文化，不是突然地出處不明地顯現出來的東西。牠也不是自稱為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底專家的人們底發見。這一切事情都是虛妄。普羅列達里亞文化，是人類在資本家、地主、官僚底壓制之下集成了的知識底蓄積底合法的發展。(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七卷,俄國版,三一七頁。

如我們所見,伊里奇在這種處所,追求涉及數世紀的“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底發生史,溯及比資本主義社會還古的古昔。他追求由封建主義越過專制官僚國家底時代到資本主義為止的文化底發達。“這一切的道路與小徑,都通達於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

若果是那樣,若果康民尼斯謨文化立脚於歷史上時間上先行的文化,那麼,這些文化應該怎樣去利用,這種利用應該有怎樣的性質與界限,還有,為資本主義文化底最重要的担当者的人才應該怎樣去利用,像這類的問題,就不期然而然地發生出來。為着富人的學問與技術——牠是資本主義下面的客觀的狀態。“資本主義,是意味着為着少數者的文化”。並且,伊里奇在一八九七年之末就已經這樣寫着:“隨着人類底歷史的實踐底擴大與深化,為意識上行動的歷史底主體底人民大衆底範圍,就必須增大”。成為這件事底結果而發生的當作最初的實踐的任務看,文化底深化,不及文化底範圍底廣大。盡可能地在短時日之中,必須把農民

普羅列達里亞文化發生底研究通達於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

愈趨利用先行的文化底問題

文化底深化與範圍底擴大之比較

那樣落後的大眾引到文化生活上面來。

資本主義只使少數者參加于文化；但在今日，我們不能不根據這種文化去建設社會主義；目前我們還沒有供這種建設用的別的材料。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已經依靠蘇維埃權力底樹立，造出了為文化革命的真實前提。但這只是僅少的事情。第一，文化底普及與向上是必要的。

文化底普及與向上底必要

伊里奇說——

“蘇維埃機關[原文為Räteapparat,本是評議會機關的意思]是集合勤勞者大眾而以大眾底全重量粉碎資本主義一事的意思。實際上，他們把資本主義粉碎了。但單只被粉碎了的資本主義還是不夠的。還須得占有資本主義遺留下的全文化，而在這基礎上去建設社會主義。科學全體、技術、一切知識部門、藝術等，都不能不占取過來。否則，我們會不能建設康民尼斯謨社會底生活。但這種科學、技術及藝術，是裝在專門家底手及頭腦之中的”。

(註)

占有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全文化。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六卷，‘蘇維埃權力底成效與因

羅》，俄國版，七十五頁。

這種在最後所揭舉的事情，爲着消滅階級一般，對於現時剛剛掌握權力的階級，成爲主要的困難。雖然只有這個階級能夠把人類引導到康民尼斯謨，而他們自身却還沒有建設康民尼斯謨的充分的文化。和他們對立過的階級底代表者以及與這階級結合了的集團，是很有教養的，並且如果想這樣說，他們是被教育了的。但是，我們決不能說他們是進到康民尼斯謨道路的指導者。

“這些文化人〔Kulturmenschen〕是從布爾喬亞環境並且經由牠而受到他們底文化的，所以他們服膺於布爾喬亞底政治與影響。因此，他們每走一步就傾跌，而對反革命的布爾喬亞爲政治的讓步”。（註）

（註）同上

但是別的部分的勞動者階級，也握有他們自身底科學。這正是科學，是煽動家及宣傳家底理論，是“由工場勞動者及飢餓的農月底極端惡劣的生活所鍛鍊過的人們”底理論。這種科學，教訓忍耐，教訓階級鬥爭中的鐵一樣的堅忍。這一切的性

敵對階級底有教養的人們是應該被魯羅列達里亞所利用但他們却不是到康民尼斯謨去的指導者

勞動者階級也有他自身底科學

質，在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時期中是必要的，但單只牠還不充分。爲要得到康民尼斯謨底勝利，還須占取資本主義所視爲重要的一切東西，占取科學及文化底總體。

勞動者階級要把自己底文化與舊文化結合起來

勞動者階級在長期執拗的鬥爭中學得的他們底文化，必須和布爾喬亞底科學、技術及藝術結合起來。

對於舊文化担当者底暫時的利用

勞動者階級必須把布爾喬亞文化那東西底這一切成果採入於自己一方面來。他們不能永久仰賴他人做“專門家”。這無疑是正常的。但在最初的時候，在最初的數年間，甚至在數十年之間，他們纔得需要舊的文化担当者。這件事，不單是意味着他們爲着實踐的活動去利用舊的文化担当者，即利用這些的專門家代替他們工作，並且意味着勞動者階級要從那些專門家學習。普羅列特卡爾特 [Proletkult] (註) 底意特沃羅格 [Ideólge——思想家] 蒲列特約夫 [W. Plotnjow]，在他底一篇論文“在意特沃羅基戰線上” (真理報 [Prawda]，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之中，如次地論述着。

蒲列特約夫底見解

“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建設底任務，只有依靠普

羅列達里亞底力量，只有依靠由他們中間出來的學者、藝術家、技師等等底助力，纔被完成”。

(註) 在革命當初的數年間，由別的国家制度獨立而組織出普羅列達里亞文化的任務的一種組織。

伊里奇讀到這段文章，在“只有”與“他們底”等字句上加上傍點，對於同志蒲列特約夫，簡單地用“最上的虛構”的傍註答覆了。舊日布爾喬亞“專門家”既有着科學、技術及藝術，如不就他們學習，究竟就誰去學習呢？從這件事情，對於政治的態度，就發生出“就你底敵人去學習”的格律的確，他們是要做意特沃羅基上底反抗的，這種反抗，如伊里奇所說，是極其頑固的強有力的東西，牠真是主要的困難。

伊里奇對於蒲列特約夫底了解底批評

就敵人去學習

“把得到了勝利的普羅列達里亞革命拿來和那些在以前是少數者底財產的布爾喬亞文化、布爾喬亞科學及技術結合起來的任務，這種任務——重說一遍——是困難的事情。在這種情形，一切事情，繫于勤勞大眾底進步的階層底組織與訓練”。(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六卷，俄國版，七十六頁。

五 伊里奇對於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底標語的態度

文化革命
底困難

十月革命以後，伊里奇特別愛好地方說到從新教育大衆是怎樣困難的一層。據他底意見，打破外部的障礙、破壞布爾喬亞底國家機構，是比較容易的事情。但在取得政權以後成爲議題的文化革命，却更是困難。勞動者階級，非常強烈地感到：要“在組織、教育及知識普及底領域內活動”的事情，要把那種由資本主義留下給他們的、並且他們因在資本主義支配之下所處的從前的地位的結果而被擱在肩上的、“無教育、無文化、野蠻與粗暴底遺產加以克服”的事情，是如何的困難。

伊里奇在
革命底前
後對於資
本主義文
化的態度

在革命以前，伊里奇對於“文明化了的野蠻”，做了廓清的批判。他議論了“資本主義文化底暴力行動”，指摘了牠底積極的方面、牠底剝削的、並且把勞動者階級“弄得愚鈍”的性質。在普羅列達里亞革命以後，他又力說了資本主義文化底積極的

內容——精密科學底文化、爲支配階級底利益而活動的智識階級底能力、以及這支配階級底一般的“教育”。

伊里奇底這種戰術，並沒有含着什麼矛盾。卽在革命以後，他也看到了對康民尼斯謨運動的資本主義文化底敵意。他很知道資本主義文化比較康民尼斯謨文化是怎樣的貧弱。但他却又認定了普羅列達里亞必須從資本主義文化學習若干的東西。由于這件事，就發生了布爾喬亞文化之批判的學習底要求，就敵人學習[beim Feind zu lernen]的訓令。

戰術上底
觀點

布爾喬亞
文化之批
判的學習

伊里奇在第十一次黨大會的報告中說——
“征服者的民族，在文化方面，如高于被征服民族，前者就對於後者強行他們底文化。事體如果相反，對勝利者強行其文化的人們，在許多情形，却是被征服者。在蘇俄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底首府中，不也曾發生過和這同樣的事情麼？四千七百名底康民尼斯特者（差不多是一個全師團，是最優秀的人們底全部）不是服從過敵人底文化麼？事實上，在這裏或許

給與了好像被征服者有着高級文化的印象。但這決不是事實。他們底文化雖是貧弱的極其低級的東西，但牠比較我們底却是高級的。並且無論牠是怎樣貧弱的可憐的東西，但牠比較我們有責任的康民尼斯謨的職員却是高級的，因為後者還沒有充分地行使統治底技術”。（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八卷，第二分冊，“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底活動報告”，俄國版，四十三頁。

在這裡，伊里奇吐露了“勝利者”底文化或許為“被征服者”底文化所敗北的憂慮，即取得了政權的勞動者階級或許不知道只是由資本主義接受必要而有用的東西，反而完全陷入他們底網羅中的憂慮。這當然是不能發生的事情。所以伊里奇從新確定着：一面“派弟子”[in die Lehre] 到布爾喬亞那裏去而又不使整個布爾喬亞文化得到勝利這種事情，是很困難的。

學習舊文化而又壓倒舊文化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

這種困難，果然可以依靠那用一種如接受雇客定貨那樣地急速地在特別實驗室或製作場造出的特殊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去與布爾喬亞文化相對

困難底克服底問題

立的一件事，就能够比較容易地被克服嗎？許多同志，都想照這個樣子去解決問題。但伊里奇底意見，與他們却不相同。（註一）事體並不是那樣簡單的，即時造出特殊的文化、造出對付布爾喬亞文化底一切弊害的秘法，這並不成爲問題。康民尼斯特第一並不想把資本主義科學和技術底成果、貫串數千年的文明發達底結果，作爲“只供分離自己充實自己之用的”（註二）少數人底東西。“他們想無例外地把他作爲一切勤勞者底東西”。因而，第一，——如果可以那樣說——把科學與知識民主化的一件事，成爲問題。

科學與
知識民主
化

（註一）伊里奇全集，第十一卷，“蘇維埃權力之成功與困難”，俄國版，七十四頁。

（註二）蒲列特約夫在他底“意特沃涅基戰線上”之中寫着說：“新的普羅列達里亞階級文化底創造，是普羅列特卡爾特底根本目標”，伊里奇對於這點，附記了譏笑的並且含蓄的“哈哈”，[Haha!]-語。參看合訂本“普羅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期間底文化問題”，一九二五年，莫斯科，六頁，俄國版。

然而即時創造普羅列達里亞科學，不是很好

所謂普羅
列達里亞
科學的見
解

麼？——例如普羅列達里亞數學、普羅列達里亞自然科學、普羅列達里亞哲學，這樣的說法，在伊里奇是不能承認的。

科學的與
非科學的
之比較

事實上，如果我們不是玩弄筆墨，我們就不能照那樣去把以上的概念互相結合。例如把十八世紀底自然科學和二十世紀底自然科學比較一看，我們可以說從今日的科學底見地看前者底自然科學是非科學的。但我們在這種處所，不能忽視歷史的展望。再就關於同一對象的同一時代底二種任意的自然科學理論比較一看，我們也可以說一個理論底科學性與別個理論底非科學性即謬誤。就那個時代說，給與客觀的自然現象底最適應的表現的理論，是科學的理論。關於物質構造的十八世紀底見解與二十世紀底見解，明明不是同一的。然則可以說一方面是布爾喬亞的或封建的、稱另一方面與普羅列達里亞的麼？不然，這是言語底遊戲，同樣的事情，也可以適合於物活論與達爾文主義底比較。

科學性與科
學底階級
性之區別

人們當然可以說，在其他同樣的規定之下，自然科學只要他是由布爾喬亞實行的，就害怕由科

學引出結論，或者欺瞞地把那結論隱蔽起來；但是爲什麼一定要說那個結論是普羅列達里亞的呢？階級利害，對於布爾喬亞，有時喚起有意識的盲目，有時喚起無意識的盲目。在這種意義上，伊里奇說起了科學及哲學底黨派性。如我們所見，赫克爾底‘宇宙之繼’，把科學家和一般公衆，分裂爲兩個黨派。赫克爾底反對者，是從反動的社會層出來的，用某種方法和僧侶界結合着。進步的社會層，是赫克爾底擁護者。但這果然是兩個“科學”之間的、布爾喬亞科學與普羅列達里亞科學或半普羅列達里亞科學之間的論爭麼？不然，一方面的流派單只是科學的，普羅列達里亞底代表者贊成牠（固然他們不會贊成赫克爾底不可知論底見地）；但另一方面的流派，是非科學的，僧侶界附合牠。因此，我們之能夠說及自然科學上階級的立場，是在所謂布爾喬亞在資本主義之下對於某項問題採取並且必須採取反動的非科學的立場的這樣一種意義上說的，而不是在所謂有兩種自然科學、布爾喬亞科學與普羅列達里亞科學的意義上說的。

就自然科學說明

和這同樣的事情，我們也可以在社會科學底

就社會科
學說明

科學的與
非科學的
之區別以
是否反應
現實底真
理爲斷。

只有馬克
思主義是
普羅列達
里亞底科
學

領域中看出來。例如在政治經濟學上，有界限效用說與勞動價值論兩個學派。前者在布爾喬亞之間發見牠底支持者，後者代表着普羅列達里亞底立場，種種的階級，在意特沃羅基底鬥爭上，是照這樣被分布着。我們往往說及“布爾喬亞”政治經濟學。但若我們不就兩個前後連續着的時代，而就一個歷史的時代譬如現代來看，果可以正當地主張着說：現代有兩個經濟學，一個是布爾喬亞底東西，供他們所使用的，一個是普羅列達里亞底東西，供他們所使用的？這樣建立問題的方法是錯誤的。一個流派，必然是非科學的；另一流派，體現着該時代該社會構造底科學的真理。然則爲什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只是普羅列達里亞底科學，只是爲着普羅列達里亞的東西呢？最進步的階級作成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一個客觀的科學，只要是牠最適應地反映出資本主義底經濟的現實在某種程度上，牠對於普羅列達里亞存在，也對於布爾喬亞存在。所以伊里奇也說：既然把科學依從階級而命名，而要說起普羅列達里亞科學時，他自己只知道能夠最適應地反映出現實底個個側面及‘橫

斷面”（這件事是科學底最重要的任務）的唯一的科學、當作方法看的馬克思主義。

在俄羅斯，當第二世紀底最初十年間，經驗批判論哲學底信仰者，已經揭舉了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底具體的標語。如一般所周知他們在政治上，曾於暫時之間形成了頗為結束的涅索維斯特[Ot-sowisten]的集團。他們在那政治的綱領之中，宣言了‘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底標語。伊里奇從根本上詳細研究了當時想把馬哈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結合的經驗批判論者底哲學的著作，並且對於他們底見解下了不客氣的深刻的批判。他在一九一〇年，就他們底綱領，寫了下面一段話。

‘普羅列達里亞科學，在這個綱領中，也顯得是‘可憐的不適當的’東西。第一，我們在今日只知道唯一的普羅列達里亞科學、馬克思主義。綱領底起草人，由于什麼樣的理由，有系統地迴避使用這唯一正確的名稱，反而是在一切處所，使用着‘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名詞，……但是，第二，如果把發展‘普羅列達里亞科學’的任務探入於綱領之中，那麼，在這裏

關於普羅列達里亞科學伊里奇對經驗批判論者底批判

就不能不說明現代意特沃羅基的理論的鬥爭是怎樣被意味着、並且綱領底執筆人是那一個方面的”。(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一卷，第二分冊，“一個評論家底雜著”，俄國版，二〇至二一頁。

伊里奇還揭露了“渥索維斯特”綱領底經驗一元論的基礎。馬哈與亞勃納留士底哲學，是被他們稱為普羅列達里亞哲學的。但普羅列達里亞是唯一正當的哲學、即辯證法的唯物論底擔當者。

這裏不是批判那經驗批判論及其修正主義的變種的處所。現在只是指出伊里奇把馬克思主義看做真理底標準一件事。伊里奇這樣寫着——“在這裏，現實地把馬哈主義偽稱為‘普羅列達里亞哲學’的一件事，是一般所周知的事情，若是有理解力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誰也會立時發見這個新的‘偽稱’。伊里奇還寫着——“現實地關於‘普羅列達里亞文化’的一切言辭，都只是隱蔽那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的東西”。

伊里奇對於要想創造普羅列達里亞文化一事的態度

想創造“普羅列達里亞文化”的觀念，在我國是由經驗批判論者，特別是由波格達諾夫所代表

了。十月革命以後，想實現這事的實際的方策，也曾經計畫過。俄國普羅列特卡爾特底發生，是在波格達諾夫底決定的影響之下顯現了的，伊里奇考慮了這一層，就在普羅列特卡爾特大會決議文底他底草案中，寫了下面一段話。

“近代史底全經驗，特別是萬國普羅列達里亞在五十餘年以來、‘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實行的鬥爭底全經驗，給與了只有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是革命的普羅列達里亞底利害、見地、及文化之正當的表現的確切的證據”。(註)

(註) “赤色處女地”(Krasnaja Nowj),一九二六年,第三號,俄國版,二二五至二二六頁。

所以，當我們概論伊里奇怎樣處理文化問題一層的時候，就不能不特別力說他對於這個文化創設底企圖是採取了極端懷疑的態度的。蒲列特約夫在已經引用了的他底論文之中，還寫了下面一段話——

“布爾喬亞底支配底基礎、他們底經濟的及政治的權力已被破壞了；普羅列達里亞已經使牠崩壞了。但布爾喬亞意特沃羅基還是存留

蒲列特約夫底見解。

着；牠還在反噬着牠底周圍，所以我們不要期待着由于辯證法底法則而不可避免的布爾喬亞意特沃羅基底沒落，而必須準備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底要素，造出階級的意特沃羅基上層構造”。說牠是

伊里奇底
批評

伊里奇對於這句話附上傍點，“如何不分明的迂迴語”。由以上所述的一切看來，這個批評是可以理解的。對於這個問題的伊里奇底具體的言語，表示着這個問題底真正實際的而且現實的處置。我們在這裏再看到理論與實踐底統一。伊里奇也把這個問題在非常概括的意義上解釋着，並未把牠限定在科學及藝術底範圍，他雖然特別地處理了科學及藝術底問題。他在一九二三年之初，述說關於國家機構底改善之時，說過下面一段話。

伊里奇對
于所謂普
羅列達里
亞文化採
取懷疑的
立場

“我們對於那些關於‘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列舉着過於繁多過於輕率的文句的人們，不得不然地採取這種立場（不信用及懷疑論的）。在起初的時候，正當的布爾喬亞文化也會充分的。起初，我們只要從布爾喬亞文化中除去那過于病的形態的東西，換句話說，除去官僚、

地主及其他文化，就充分了。在文化問題上，性急與皮相是最有害的。我們年青的文學家、康民尼斯特底多數，應當記憶這一點”。（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八卷，第二分冊，“期望量少而對真的東西”，俄國版，一二五頁。

他底理論的見解，使得伊里奇做出悲觀的實際的結論；我們對於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對於牠與布爾喬亞文化底關係，固然是“饒舌”了，可是在這時候忽視了“我們今日還未曾脫離的半亞細亞的野蠻”。

當作“普羅列達里亞”文化底範本當作牠底成果而提供在大衆面前的東西，只是沒落期中的布爾喬亞底文化，牠不包含社會主義文化底任何萌芽，也不包含要素，——這種事情是能夠發生的，（並且實際上發生了）。伊里奇曾經說過，¹“把勞動者及農民底新設教育機關，看做文化及哲學領域中底個人的妄想底跑馬場的、布爾喬亞知識分子出身的人們”，太過於多了。他又曾說及“把最新的諧謔當做新的東西推薦，並且在純正普羅列達里亞的藝術及文化底假面目之下提供一切種類的

超自然的東西及狂妄的東西的那一類的事情”。

六 馬克思主義與布爾喬亞文化

由以上所述，可知伊里奇並未曾把發見特別文化的事情看做社會革命過程中普羅列達里亞底任務。社會主義底建築，是不能不用布爾喬亞底燒磚去建築的。因為別種材料，暫時不會在什麼地方找尋得出來。不過資本主義文化，也不可以單純地把牠保存起來。對於這種文化作批判的攝取與分析，是需要一定的規準的。即是說需要一種方法，牠許可正當地批判資本主義文化底成分與要素，指示何者應該除去何者應該維持，資助分別“重要的東西與不重要的東西”，如伊里奇所常說的。

布爾喬亞
文化之批
判地攝取
與分析

據伊里奇底意見，馬克思主義是為着勞動者階級的這樣一種的方法。資本主義文化，必須從辯證法的唯物論底立場去加以分析。資本主義文化 + 馬克思主義——這個公式，決不是算術方程式。牠底結果，不是單純的總和。牠和化學的反應相比

怎樣分析
資本主義
文化

較，是適當的，但牠當然也只有**在設定限制時，纔**是適當的。即，牠只有在考慮文化底複雜過程要採取一定的形態必須有比較長期的時間一件事物的時候，纔是切合的。

如果承認這個決不完全切合的比較，那就可以說：對於資本主義文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是把那個文化要素底某種東西在內容上弄豐富起來的；別的東西，或許單純地被保存；還有某種東西是“被中和”的；或者完全被“除掉”，並且因此從社會的現實底文化的習慣被刪除出去。

資本主義
文化之馬
克思主義
的分析

例如無疑地構成資本主義文化底成分的宗教與禮拜，是不能不被“除掉”，不能不從文化的習慣被刪除出去的。關於伊里奇對於宗教的關係以及他對於反宗教鬥爭的思想，是可以寫成一種特別的研究的。但我們在這裏只止於確立那種從文化的上層構造除掉宗教的格律是馬克思主義底一個命令的一件事情。辯證法的唯物論或馬克思主義，當作思惟底方法看，到達於宗教底驅逐；當作世界觀看，馬克思主義絕不含有宗教世界觀底痕跡。

宗教之驅
除

宗教在事實上是資本主義文化底一個遺產，

人們不能不與牠斷絕關係；這件事越做得快越好。

“勞動者底經濟的壓迫，必然地發生出一切可能的種類的政治的壓迫、社會的屈從，而引導於大衆底精神的及道德的生活底墮落與萎靡。……宗教是一種精神的壓迫，到處壓抑着因爲替他人做永久的勞動、因爲貧窮與孤立而被壓迫着的國民大衆”。（註）

（註）伊里奇“關於宗教”，德國版，十五頁。

宗教是在資本主義關係下面的支配階級底手中而阻害大衆精神生活的一個手段。這種狀態，我們再也不能容忍，馬克思主義，對宗教布告宣戰。在這種情形，馬克思主義明明知道這個鬥爭是困難的。雖然勝利還是前途遼遠，但認定對於宗教的鬥爭的必要以及走上這個鬥爭的第一步，就已經意味着普羅列達里亞底積極的成果。伊里奇就這種關係說道——“知道自己底奴隸狀態而爲謀自己底解放起來鬥爭的奴隸，就已經有一半不是奴隸了”。

關於這個鬥爭底戰術上底具體的詳細之點，我們不打算論述牠，所以，如伊里奇所說的、宗教

宗教是壓迫勞苦大眾的精神的工具

馬克思主義對宗教布告宣戰

宗教在普羅列達里亞底黨看來並不是私事

對於國家雖被看做私事而對於普羅列達里亞底黨却不是私事的那個命題，也不深入地加以研究。對於宗教信仰的鬥爭，當作意特沃羅基鬥爭看，當然不是私事，而是全黨及全普羅列達里亞底問題。

宗教信仰底一切變種——從具有秘法及教條的完全粗野的天啟宗教起，及由宗派的、有神論的、及自然神教的宗教，以至於被洗鍊了“被開化了”的宗教為止——，這一切變種，無論牠明明是神秘的東西，或是用觀念論哲學裝飾了的東西，都同樣經伊里奇由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見地加以批判了。即令教會的神秘為“求神”底神秘所代替，原則上也沒有一點差別；即令所謂“求神”未經特別尖銳地被排斥，也必須比較和緩地加以排斥。

當十八世紀底初期，自然神教底信徒，唱導了歷史上被生成了的種種天啟宗教底批判。“求神者”批判着今日底、例如希臘正教會。但對於“求神者”那東西，“造神者”底批判又向着牠。

當時高爾基這樣寫着——

“暫時之間，‘求神’不能不被中止。牠是無益的工作。未經給與着的東西，是不能去求的。不

宗教頂底一切變種都要排斥

求神與造神

播種的人不能去收穫，你沒有神。你也沒有創造着神。人不是求神的。人是創造神。生命不是被設想出來的，而是被創造出來的”。

這種很有特色的文句，表示着要用別種比較高級的宗教的、“文化的”流派去代替一個宗教的及文化的流派。“求神者”求神，“造神者”却在旁邊嘲笑牠。奇異的人，探求着還未經給與着的東西。因為那兒沒有神，所以牠不能被發見。然而造神者却不從這件事情引出必須放棄求神及關於神的思想的那種的唯一的可能的明白的結論，他反而要說先給與神而後必須去求的話。他底結論說——“人不是求神的，而是創造神”。但當神被創造了之時，為什麼人必須把牠當做神看呢？被稱為文化底成果的、這兩種宗教的流派間底根本區別，究竟在那裏，伊里奇對於這問題，給了完全不客氣的回答。

求神與造神都在排斥之列
一切神都是瘟疫

“求神與創神或造神等底區別，是黃色惡魔與青色惡魔底區別一類的東西。其所以要反對求神的，並不是因為唱導反對一切底惡魔與神、反對一切觀念的瘟疫（一切的神都是瘟

疫，無論是最純粹的神，是最理想的神，或者不是被求出的神而是被造出的神，結局都是一樣的），而是因為要選擇比黃色惡魔較好的青色惡魔——這件事情，比較不說及神的事情，還要壞一百倍”。（註）

造神比求
神更壞

（註）伊里奇，「寫給高爾基的書信」，錦匯版，八十七頁及八十八頁。

與馬克思主義接觸起來，資本主義文化底宗教的領域就是那樣的狀態。但科學成爲問題之時，事體就決不是那樣簡單。關於知識底文化底學習底必要，我們已經充分地論述過了。

但是取得資本主義社會底文化一件事，決不是意味着要把布爾喬亞學者胡亂寫出的一切東西去無批判地接受牠、暗記牠、像奴隸一樣地仿效牠在這種情形，也必須“從不重要的東西把重要的東西”分離出來，從虛偽科學把科學分離出來。這種真實的“自然淘汰”，必須從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去實行。這是問題底一般的解決。我們在剛纔這種情形，當然不能一一詳述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底差別，所以不更多說了。不過由于這種一般的問

從馬克思
主義底立
場對布爾
喬亞文化
實行自然
淘汰

題底提起，從以上所說的看來，就曉得伊里奇是未曾想到算術、技術的科學之“普羅列達里亞的”完成。

科學革命 的確，在社會科學底領域上，把馬克思主義全面地一貫地適用起來，就誘致一種科學革命。這是馬克思主義“威脅”資本主義文化底科學領域的改造與激劇的擴大，並且是在根本上基于把虛偽科學的無數理論完全掃盡的理由而加以“威脅”的改造與激劇的擴大。首先是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等等，就受着“損害”。

科學是廣義上底黨底問題 馬克思主義，把科學作為廣義上底“黨底問題”因為牠在反動的流派與進步的科學的流派之間，引出了界限，無論是怎樣，凡屬帶有宗教臭味的一切東西、使資本主義底維持與再生產有利的一切東西、對於一定時代已經不是真理的一切東西——這一切都形成着科學底反動派。並且普羅列達里亞，是今日社會上最進步的階級和這樣的流派，不能有什麼共通點。反之，為真理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牠在實踐及階級鬥爭過程上已經試驗完結——所視為堪以吟味的一切東西，都是

進步的，普羅列達里亞親密地和牠攜手，伊里奇把代表布爾喬亞見解的國民經濟學教授，稱為‘資本家底有學識的掌櫃’；把哲學教授稱為‘神學者底有學識的掌櫃’。他更進而這樣說——

“於是馬克思主義者底任務是，一面理解在這裏或在那裏（在哲學底領域或在經濟學底領域），把‘這些掌櫃’底研究結果攝取出來消化起來（例如要研究新的經濟現象時，如果不利用這些掌櫃底著述就不能前進一步），——同時又理解排除這些東西底反動傾向，貫徹自己底戰線，攻擊那敵對我們的諸勢力和諸階級底全戰線”。（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三卷，‘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德國版，三五—頁。

所以，馬克思主義是我們必須借助於牠去研究並分析資本主義全文化的武器。這種論理的方法，與康民尼斯謨文化發展底歷史過程平行並進，因而又適應於後者底過程。這種過程又是與康民尼斯謨社會底生成，平行並進的。如一般所周知，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唯物論，是康民尼斯謨底理

馬克思主義是分析布爾喬亞文化底武器

馬克思主義
自身是
鬥爭

論。馬克思主義首先是行動底方法論，是鬥爭底方法論。牠是由普羅列達里亞底階級鬥爭產出的東西，牠自身就是鬥爭。沒有鬥爭，是不能想像馬克思主義的。所以我們更進而追求伊里奇底思想路線時，由馬克思主義而行的資本主義文化底克服，沒有現實的實踐的鬥爭就不能想像，這是不能不承認的事情。

單從書本
中得到智
識沒有價
值

學習並且再一度學習！——伊里奇說——我們必須攝取精密科學底文化、資本主義社會底科學，我們必須學得康民尼斯謨。但這一切還太過於一般的說法。因為牠不是意味着康民尼斯謨教科書必須被暗記的事情。書籍與實踐之間底分離，是舊世界遺留給我們的弊害。“沒有活動，沒有鬥爭，單從書籍中得來的康民尼斯謨底智識，絕對沒有什麼價值”。（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七卷，“青年同盟底任務”，俄國版，三—五頁。

科學底文
化與實踐
的鬥爭

科學底文化，只有在現實的、實踐的鬥爭底過程上纔能得到，而不是在單純的理論鬥爭底過程上所能得到的。在充滿了這種生命的鬥爭過程上，

資本主義文化底要素，也被“揚棄”的。所以在今日勞動者階級內部底連帶性明白地當作“普羅列達里亞文化”要素被指出的時候，比較重要的實踐的鬥爭底構成要素，決不能忽視。只有這樣，當作資本主義文化底成分看的宗教，纔被克服。

“對於宗教的（這裏是對於資本主義文化底一切反動要素的——這樣也可以說——盧波爾）鬥爭，不能只限於抽象的、觀念的宣傳。我們不能夠把牠縮少為那樣的宣傳。我們要使這種鬥爭，與傾向於排除宗教底社會的根源的實踐，互相關聯起來”。（註）

（註）伊里奇，“關於宗教”，德國版，二十六頁。

從來人們把道德底偽價值，稱為文明底積極的成果。想把倫理學作為精密的規範科學底嘗試，是很多的。這一切構想，碰到馬克思主義，便如空中樓閣一般，崩潰下去。並且在這種意義上，文化底倫理的領域，也是消滅的。但是，道德底概念。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再被構成起來。階級社會中底無階級的道德，明明是虛妄。基于階級鬥爭的階級道德，是一個事實。不過觀念論的體系，偽善地把這

關於道德
問題

階級的道德

件事隱置下去；反之，馬克思主義却公然承認他。

伊里奇這樣寫着——

“我們主張：我們底道德，完全從屬於普羅列達里亞階級鬥爭底利害；我們底道德，是從普羅列達里亞階級鬥爭底利害引導出來的”，由這種見地說來，“道德那東西，是爲着破壞剝削者底舊社會而把一切勤勞者集合於建立康民尼斯特新社會的普羅列達里亞周圍的東西。康民尼斯謨的道德，是使這個鬥爭有用而把勞動者團結在對於一切剝削、一切小私有財產的鬥爭上面的道德。因爲小私有財產是把全社會底勞動收益交付于一個人手中的”。

(註)

康民尼斯
謨的道德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七卷，“青年同盟底任務”，俄國版，三二三頁。

當着批判地攝取並克服資本主義文化時。在到康民尼斯謨文化去的過渡期中，伊里奇對於普羅列達里亞底階級鬥爭，擔負了怎樣的任務，這是我們所知道的道德底實例。由于這件事，就可以知道，要把道德說做一個‘文化價值’，也是可以的。

在鬥爭中
的伊里奇
底道德

但這個概念底內容和牠底基礎，與布爾喬亞文化領域中的東西，完全不同，這是可以看出來的。

說階級道德是普遍的無階級的道德那種主張，是具有牠自身底論理、即資本主義下面的支配階級底論理的。把這種論理徹底起來，就到達於所謂布爾喬亞國家中軍隊是非政治的性質的東西那種形式的結論；但這是不能實行的事情，並且也決不能實現。“非政治的”軍隊，被政府利用以鎮壓勞動“爭議”及農民“暴動”，而完全公然地被引入於政治底焦點。“教育機關”底“非政治的”性質，也和這相同，這是周知的事實。教育機關及文化一般與政治機構底關係，是極其緊密的。——這裏只要舉出布爾喬亞新聞、學校及教會就夠了。但這種關係是被隱蔽着的。普羅列達里亞必須用他們自己底真理、即所說教育中有政治性質的真理，去和布爾喬亞真理相對立。普羅列達里亞不隱蔽教育機關底政治性質；事實上，在國家當作人類共同體底形態存在的限度內，教育機關決不能沒有政治性質。

“我們在我們底教育活動底全線上，必須排斥所謂教育之非政治的性質的那種舊立場。我

所謂無階級的道德底主張

所謂教育無政治性質的主張

普羅列達里亞反對上述的主張

們不與政治生關係，就不能實行任何教育活動’，（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七卷，‘政治的啓蒙活動大會底講演’，俄國版，一七八頁。

過渡期中
政治的啟
蒙

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時期中底政治的啟蒙，究竟是什麼意思？這種啟蒙底內容，即令不加以詳細的討論，我們也可以說：牠底內容，是豫先由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諸種任務規定的，即是由於以絕滅一切階級為目的的新支配階級底一般政治底諸任務所規定的。在一般的文化問題之中，這種啟蒙，意味着文化水準底向上，意味着資本主義文化底積極方面底攝取及其消滅方面底克服當時的有効手段。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期中政治的啟蒙，伴隨着全文化及教育活動底指導歸普羅列達里亞政黨所掌握的一件事。這種政黨，完成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底教育的任務。

新隨政治
的啟蒙的
文化

為什麼能夠是在這個以外的事情麼？康民尼斯謨文化，只有在資本主義文化被馬克思主義所克服、並被醇化於普羅列達里亞階級鬥爭底淨火中的條件之下，纔能發展，這是我們已經說過的。

康民尼斯
謨文化底
發展過程

但是普羅列達里亞政黨，是馬克思主義底擔當者，是階級鬥爭底指導者，並在馬克思主義旗下，實行這種鬥爭。所以普羅列達里亞政黨是轉化資本主義文化爲康民尼斯謨文化的、經歷長期苦悶的轉化過程的、第三個必要的要素；這種要素，是其他兩種要素即馬克思主義與鬥爭底生動的綜合。

指導階級鬥爭的、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武裝着普羅列達里亞底政黨，要求着並且指導着新的康民尼斯謨文化底發展過程、大衆底新教育過程、新的正當的文化人底創造過程。

七 文化革命底問題

‘真正的’，‘實際的’文化，伊里奇在晚年是特別地常常放在心頭的。在他說來，這個一見像是貧弱的抽象的規定，只是康民尼斯謨文化底同義語。只有在當作特定的經濟制度看、當作特定的社會構造看的康民尼斯謨之下，那種只是空想主義者所夢想的文化，最後纔被實現出來。

真正的實
際的文化

這種文化底具體內容究竟是怎樣的東西，這在今日還是不能夠說的，未來的詩人，也會歌詠工

未來新文
化底具體
內容怎樣

場妖女、食物、太陽、小川、及早春之綠等東西麼？這樣的問題底提起，從馬克思主義底立場看來，也和所謂在康民尼斯謨之下各人有幾個金錶的那種無意義的平凡的質問一樣，是不可容許的錯誤。在今日詳細記載生活樣式並給以娛樂底取締一類的事情，與建立空想主義的法朗斯特爾 [Phalanstor] 的計畫，沒有一點不同。

正如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說及豫定了的、一一詳細地計畫了的、康民尼斯謨底高級階段底“施行”的一樣，——因為那種階段，在今日一般是不能被“施行”的——，在今日對於康民尼斯謨文化底細目，是不能推測的。只有在一般的正確的概括上，可以說，牠底前提是：“勞動底生產性，是與今日不同的另一種東西，並且如像無益地浪費社會財富底蓄積、要求不可能的事情的今日的小布爾喬亞已不存在”。

共同生活
原則之自
然的鞏固

伊里奇所加于康民尼斯謨文化底特徵，和他底包括的文化觀同樣，也是非常包括的，但同時又是很客氣的。伊里奇說及未來的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人類習慣於尊重共同生活底原則，並

且他們底勞動是極其生產的，他們自行按照自己底能力從事勞動”。像這樣基于自由意志而無強制地實行的“共同生活底原則底尊重”，依伊里奇說來，正是把康民尼斯謨與未來人類文化加上特色的東西。

單只一看，或許上述附有特徵的內容，好像是充分的，但如果留意於關於資本主義及為其基礎的剝削的、關於‘資本主義文化底暴力行爲的、馬克思主義的涅靈主義的學說，那就可以完全明白知道，在資本主義底時期中，也和在一切階級社會底時代一樣，“共同生活原則之自然的尊重”，一般是不成問題，並且也不能成爲問題。雖然人們自數百年以來就說着這個原則，而牠底現實的前提，在普羅列達里亞革命底過程中，纔開始造出來。在以前，這個原則，是道德的規定，而實行這個原則的要求，是一種烏托邦，並是偽善的烏托邦。普羅列達里亞革命，造出了實現牠的前提，並且也不只是前提。普羅列達里亞民主主義那東西底死滅、因而國家一般底死滅、即社會底階級構造底消滅，纔開始意味着這種共同生活原則底漸次的開展，牠

新的真正
的文化底
創造與國
家底死滅
平行。

纔變成人類底血和肉。普羅列達里亞民主主義底死滅與新的真正文化底創造，是以普羅列達里亞狄克推多為基礎而實行的、本來是兩個平行並進的過程。

伊里奇說——“並且在那個時候，德謨克拉西纔開始死滅；牠底理由是簡單的：即，因為從資本家底奴隸制度解放出來的，從資本家的剝削底無數殘虐、殘忍、不合理、粗鄙解放出來的人類，是習慣於遵守那種經古來知道的數千年來一切規定所反覆說過的社會的共同生活底最進步的原則，並且是無強權地、無強制地、無服從地、無所謂國家的特別強制機構地去遵守牠”。（註）

（註）伊里奇，“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文庫，德國版，第十九卷，八十七頁。

依據這個論綱說來，德謨克拉西之所以死滅，是因為人類習慣於尊重共同生活底根本原則，並且這種習慣，是在普羅列達里亞德謨克拉西底特殊發展過程上自行構成的。所以我們可以說起這兩個過程底平行性，伊里奇在這書（“國家與革

共同生活
原則之自然
的尊重
與德謨克
拉西之死滅

命”）底其他處所這樣說着——

“因爲，如果一切人們可以自主地指導社會的生產並且實際上指導牠，如果寄生者、老爺底兒子、詐欺者、以及類似的‘資本主義底傳統底保護者’底登錄與統制，自主地實現出來，那麼，由全國國民而實行的這種登錄與統制底迴避，就必然地變得極其困難，而構成極端稀少的例外，的確隨伴着迅速的嚴格的處罰。……其結果。遵守一切人們的共同生活底簡單的根本原則一件事底必要，就會很快地變成習慣”。

“並且，在那種時候，向着由康民尼斯謨社會底最初階段到更高級的階段的推移去的、同時向着國家底完全消滅去的大門，就會完全開放了”。（註）

（註）同上，一〇〇頁。

所以康民尼斯謨文化發生底前提，是由普羅列達革命底行動而被造成的；反之，那個文化底展開與發達，是在過渡期底社會底政治的及文化的上層構造上均等進展的平行過程上被規定的。政

新文化底
發生發達
與政治的
進展底關
係

治的上層構造底特殊發展與文化底飛躍，是互相補充，互相依存。因此，伊里奇在論及蘇維埃國家機構底改善的他底晚年論文中，說到了文化問題。並且他在若干處所，直接地把這個問題——據他底言辭說——提出着。例如他說及再被組織了的勞動者與農民意監督要用怎樣的方法協力於國家機構底改善一件事情。外觀上，改革底客體與改革底主體，好像是同屬於政治的上層構造，外觀上，因而在這裏好像與文化問題一般沒有什麼關係，但這個問題，與文化的上層構造密切地結合着。如不考慮文化的上層構造，牠是不能被解決的。

伊里奇對
于文化問
題之提出

伊里奇趁這個機會寫着——“我在這裏提出文化底問題。因為，在這裏，只有成爲文化，成爲生活樣式、成爲日常習慣的東西，纔能夠看做是被達成了的東西。可以說：社會的文物底良否，在我們中間，決沒有充分地被熟考、被理解、被感知；牠雖匆忙地被採入，却是未經吟味、未經試驗，未經經驗證實，未經確立”。

(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八卷，第二分冊，期望“最少而

質的東西’俄國版，一一二五頁。

官僚的舊弊與賄賂一類的國家機關底顯明的部分，不是單用政治與立法底手段所能絕滅的東西，伊里奇說：“這種疾病，不是軍事的勝利與政治的改革所能療治，只有文化底飛躍能夠療治牠”。

文化底飛躍能療治政治上底腐敗

這個問題的提起，指示我們知道：伊里奇在他底晚年底論文與演說中所唱導的文化水準底向上是如何重要，文化革命是如何迫切。普羅列達里亞底政治的及社會的革命，是已經通過了。現在，最困難的、最難于完成的革命即文化革命，成為當面的問題。這個革命之所以最困難，是因為習慣之觀念的反抗最固執，最激烈。於是，提高大眾底文化水準而從新教育他們的一件事，就成為問題。

社會革命後文化革命底緊要

於是，必須造出一種能夠自行死滅並為無階級的社會開放途徑的有彈力的機關。因此，必要有兩個要素。

到來於新社會的兩個要素

‘第一，用熱誠為社會主義奮鬥的勞動者。這種要素，還未經充分地訓練出來。……牠在今日還沒有達到文化發達底必要的階段，但因為要做這層，文化是必要的，在這裏，就是用

嘲罵、用壓迫手段、用研究和精力、用可以想到的最良的人性，都做不成什麼事情，第二，知識、教化、教育底要素。這在我國，與其他一切國家相比較，是貧弱得可笑的”。（註）

（註） 伊里奇全集，第十八卷，第二分冊，一二六頁，俄國版。

“學習，
再一度學
習”底訓
令

由於這件事，產生出伊里奇底訓令：學習，學習再一度學習！這時當然要在涅靈主義上學習，即不單是由書籍去學習，而要從生活、從階級鬥爭底生活、從實踐底生活去學習。

“學習，其次檢討學得的東西！因為科學對於我們不終於是死的文字和流行的標語（我公然表白出來：這在我國是常常發生的），而是成為血和肉，牠在充分的程度上真正成為生活樣式底主要部分”。

提高文化
水準底必
要

政治鬥爭、社會革命、政權取得、普羅列達里亞國家之武裝的擁護，——這一切階段是已經通過了。普羅列達里亞底鬥爭底這些要素，已是被“揚棄”着，這個意思，就是說，這些要素在今後雖依然是重要，而現時却是文化革命占居重要地位。

“要點在今日是在于平和的組織的‘文化事業’上”。現在列入議事日程的，不是“皮相的、被限制於布爾喬亞上的文化普及”，而是由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導出的數百萬大衆底文化水準底真實向上。

“伊里奇在一九二〇年之終已經這樣寫着說——”我們如今是閱歷着對於比我們更有力的國際布爾喬亞的鬥爭底歷史的瞬間。在那樣的時期中，我們擁護革命的建設，並且用軍事的手段、用更廣大程度上的觀念的手段、用教育底手段。同時又用勞動者階級爲政治的自由奮鬥數十年得到的習慣風俗及確信，去與布爾喬亞鬥爭；這些習慣風俗及觀念底總量，必須被當作教育一切勤勞者的工具去利用”。（註）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八卷，第二分冊，俄國版，一八〇頁。

但習慣風俗及觀念底總和，據伊里奇說來，是廣義的文化。這一點，我們本章底前面已經說過了。把這些習慣風俗及觀念，拿來和康民尼斯謨調和起來，這便是“文化革命”底最大的任務。伊里奇

文化革命
底最大的
任務

當論究合作社底問題時，基于特別的理由，曾說過我們只有一件應該做的事，即是應該把人民“開化”起來，使他們理解一般的合作社組織的長處。

“我們今日爲着行向社會主義，不需要其他的學識。但爲要‘單只’實行這件事，必要有民衆全體底文化的發達底全變革、全時期”。

沒有文化
革命底民
尼斯謨是
不可能的

當我們進到這種歷史上唯一正確的方向時，我們又遇到文化革命底必要。沒有文化革命，康民尼斯謨是不可能的。布爾喬亞社會革命，爲資本主義社會與布爾喬亞國家開關途徑；普羅列達里亞革命，爲過度期底社會與暫時的普羅列達里亞國家開關途徑。和這一樣，現時勤勞者底文化革命，由社會革命出發，並依據於牠，爲康民尼斯謨社會與那個社會底無階級的“真正的”“實際的”文化，開關途徑。

文化革命
之歷史的
辯證法

在具有不充分的文化的一個國家中，要建設康民尼斯謨，是沒有什麼意味的。和這一樣，勤勞者在取得政權以前，他們要求文化革命，也是無意味的。但取得了政權以後，他們就遇到文化革命底必要。這是歷史底辯證法。文化革命底實行，如我

們屢次說過的一樣，是伴隨着異常的困難的。伊里奇雖然充分地理解了這一層，但他並未曾忘却這是最後的困難。

“爲要使我們當作一個完全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存在着，現在只要實行文化革命便充分了；但文化革命，在純文的方面（因爲我們是無學者），在物質的方面（因爲文化以物質的生產手段底某種程度底發展；某種物質的基礎爲前提），對於我們，都伴隨着非常的困難”。（註）

文化革命
是最後的
困難工作

（註）伊里奇全集，第十八卷，“關於合作社”，俄國版一四五頁。

伊里奇這種包括的論綱底最後的文句，是論究文化的上層構造底、因而又是文化革命底物質基礎的。

這種物質的基礎，第一是當作國有化了的國家的工業被給與着。在生產諸關係底領域中，牠是由過渡期社會底兩個主要階級即勞動者與農民底同盟被給與着。他們底政治手段，是依從馬克思主義、涅靈主義底原則指導的共產黨所實行的普羅

與文化革命
相結合的
種種要素

列達里亞底狄克推多，這一切的要素，必須與文化革命相結合，而更增發展，以引出康民尼斯謨制度與康民尼斯謨文化。 (完)

附 註

(1) 捷爾尼擇夫斯基 (一八二九——一八八九)——馬克思說他是“俄國的偉大的學者兼評論家。他畢生努力要從剝削和壓迫之中把俄國的“貧苦民衆”解放出來，要使“高尚的真理觀念與藝術及科學”普及起來。至于他所倡導的社會主義，還未曾脫離空想的社會主義的境界，也未曾懂得馬克思的學說。他所著的書，有許多處所，展開了與近代辯證法的唯物論很相接近的意見。

(2) 青年黑智兒學派——是黑智兒死後 (一八三一年) 不久、他的學派解體了的時代的德國哲學的一種傾向。老年黑智兒學派，代表了黑智兒哲學中反動的要素；青年黑智兒學派，發展了黑智兒學說中革命的要素。不過青年黑智兒學派，也不是統一的集團。因為屬於這個學派的人，有主觀的“批判的批判”的鮑爾 [Bauer] 兄弟、無政府主義與哲

學的虛無主義者之斯梯納[Max Stirner] (“唯一者與其財產”)，唯物論者費爾巴哈、以及最後的馬克思與恩格斯。詳見恩格斯著“費爾巴哈論”。

(2) 納洛特尼克——俄國底人民派。

(3) 信仰主義——哲學者或學者用某種方法多少採取宗教觀的人們的見解。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的有神論，可稱為信仰主義。

(4) 黑智兒[Hegel, 1770—1831]——德國最優異的觀念論哲學家。他底最大功績是展開了辯證法。但他底辯證法是觀念論的辯證法。

(5) 康德[Kant, 1724—1804]——德國觀念論底最初的古典哲學家。他底哲學是先驗的觀念論。他假定直觀(空間與時間)及理性(統一、存在、因果律及其他)的純粹形式為先於一切經驗的先驗的東西，這種先驗的形式，首先使經驗有可能。對於經驗只給以現象，而物本體是不能認識的。

(6) 蒲列哈諾夫[Plechanow, 1853—1918]——俄國底馬克思主義的建設者。他在一八九三年，創立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底最初的組織“勞動

解放團’。他曾做過伊里奇所創刊的社會民主黨新聞“火花”的編輯。自從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第二次大會分裂以後，他暫時躊躇過，後來加入了門什維克。他在大戰期中，採取了社會愛國主義的立場。在十月革命之時，對於伊里奇及布爾什維克，極力反對。他是第二國際最模範的最有勢力的指導者之一。他底哲學上的論文，嚴守着正統馬克思主義，伊里奇很稱道牠。

(7)高爾基（生於一八六八年）——是俄國最著名的小說家、近代俄國文學最優秀的代表者之一人。他曾積極參加過政治生活，與勞動運動及社會主義不斷地接觸着。他是布爾什維克底一份子，從種種方面支持該黨，與伊里奇很相親近。伊里奇很尊重他底對於勞動階級之文學的活動的意義。一九〇八年——一九一〇年，他接近於布爾什維克之中的極左派。大戰中，他還是國際主義者，但後來他却曾動搖於布爾什維克與門什維克之間，對於十月革命頗表不滿，但沒有明白反對革命與普羅列達里亞。他對於蘇維埃權力還是熱心擁護的，現在被蘇俄尊崇為革命的大文學家。

(8)米海洛夫斯基(一八四二年——一九〇四年)——人民派底著名的理論家，在八十年至九十年代，對於俄國知識階級很有影響的。社會革命黨員把他看做是該黨底創立者之一人，他從九十年代起到死時為止，對於馬克思主義，實行了劇烈的論戰。

(9)波特列佐夫(生於一八九六年)——他先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曾與伊里奇同做“火花”的編輯。後來他加入了門什維克。現在亡命於國外。

(10)“俄羅斯底財富”——涅波林斯基所創刊的月刊，後來移到人民派手裡，更變為反馬克思主義的雜誌。

(11)新康德主義——十九世紀後半期發生於德國的哲學上底一種傾向。牠主張研究哲學必須復歸於康德底理性批判的見地，並拋棄康德哲學中底“物本體”的概念，把一切認識限制於經驗底範圍。

(12)斯特魯勃(生於一八七六年)——一八九〇年當時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曾參加過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第一次宣言的起草，到了二十世紀初

頭，他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加入自由主義底陣營。立憲民主黨創立之時，他是該黨中央委員之一。以後更趨反動，現時在亡命中。

(13) 布爾加可夫(一八七一年生)——俄國底經濟學者兼哲學者。最初是有條件的馬克思主義者，後來變為“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最後又變成了神秘主義者。

(14) 柏倫斯泰因(一八五〇年生)——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著述家，前世紀末葉，倡導對馬克思主義底基礎理論加以修正，以此知名。他底修正主義，從小布爾喬亞的折衷主義的立場，攻擊馬克思學說之辯證法的本質，排斥那革命的要素(崩壞說、貧困說、暴力革命、國家觀等等)，與布爾喬亞底社會政策相結托，而對馬克思主義加以“補足和修正”，顯示了勞動貴族底意特沃羅基底特徵。這修正主義，在大戰以前，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及第二國際中機會主義底代表理論；在大戰以後，變成了全世界社會民主黨及其指導者底福音。他以哲學的意見，反對辯證法的唯物論，並與孔拉特斯密特一同要求“回到康德去”。

(15)霍爾巴克(一七二三——一七八九)——十八世紀法國底唯物論者。

(16)赫爾勃秋斯(一七一五——一七七二)——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是把十八世紀唯物論的世界觀歸納到一個完全系統的人。

(17)朗格(1808—1875)——德國哲學家。他寫了很多哲學上經濟學上有價值的著作。尤其他所著的“唯物論史”，正確明快地敘述唯物論底發達，並且對於科學發達與哲學思想變遷底關係、經濟的關係與思想的影響等，尤多所闡明。

(18)波格達諾夫(一八七三——一九二八)——俄國底哲學者、社會學者、經濟學者兼醫師。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七年之間，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布爾什維克底指導者之一。到一九〇九年又與伊里奇分裂起來，後來又回到了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他却未曾參加過。

(19)渥斯特華爾特(一八五三年生)——化學家，能力主義的哲學家。

(20)馬哈(一八三三)——一九一六)——德國底哲學家，他與亞勃納流士創立了經驗批判論。

(21)亞勃納流士(一八四三——一八九六)
——德國底哲學家，他與馬哈創立了經驗批判論。

(22)亞克瑟洛特(一八六八年生)——屬於門什維克的俄國有名的社會民主主義女流著作家。二十世紀初期以來，她主張正統馬克思主義，反對哲學的修正主義，又批評新康德主義及經驗批判論。大戰之時，她曾做過蒲列哈諾夫派祖國擁護論者，一時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底立場。一九一七年之時，她還是門什維克的中央委員之一，但自一九一八年來，却離開門什維克，現在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的著作家。

(23)感覺論——在感覺中探求認識底源泉的認識論上底一種學說。

(24)巴克列(一六八五——一七五三)——英國底主觀的觀念論哲學者。

(25)休謨(一七七——一七七六)——英國觀念論哲學家。

(25)狄德羅(一七一三——一七八四)——十八世紀法國啟蒙唯物論者中最特出的人物。

(26)費爾巴哈(一八〇四——一八七二)——

德國哲學家。他從左翼黑智兒學派移到唯物論。他底有名的唯物論底論綱是“思惟從存在而生，存在不從思惟而生”。但是他底唯物論只是自然科學的唯物論，而在社會科學方面却還停頓在唯心論底立場，並且他還忽視了黑智兒底辯證法，這是他底唯物論底大缺點。

(27)狄慈根(一八二八——一八八八)——德國無產階級哲學家，他是鞣皮工人，他是自己學習的人。他底哲學雖然受了費爾巴哈底影響，但他却能用自己底特殊方法發展了辯證法。他底處女作，是“人類底頭腦底活動底本質”。馬克思與恩格斯都稱讚過他底哲學見解。

(28)自然哲學 (Naturphilosophie)——普通把謝林(Schelling, 1775—1854)底後繼者，稱為自然哲學底德國學派。關於恩格斯與自然哲學底關係，詳見“反杜林論”。

(29)赫克爾(一八三四——一九一九)——德國底動物學家兼自然主義哲學家。他是達爾文進化論底完成者。他底自然哲學是唯物論的。

(30)不可知論 (epignostiyismus)——主張絕對

和事物本體不可知的學說。

(31)洛巴丁(一八五五年生)——俄國底唯心論的傾向的哲學家。

(32)折衷主義——折衷哲學、無批判地採取種種哲學體系底各部分的哲學。

(33)唯理論——十七世紀時發生的認識論底一個傾向；以理性為認識底根源，把實在底現象及過程，作形式論理學的解釋。

(34)範疇——關於事物底最包括的概念，下判斷時所必須依據的根本概念。範疇底概念，早經亞里士多德採入於哲學之中。範疇底概念，在哲學史上常常變更的。就馬克思主義者說來，範疇是從現實的歷史的現象及過程抽取出來的抽象。

(35)煩瑣哲學——起于中世紀底神學校而有用於神學的哲學。

(36)懷疑論——廣義地解釋起來，是在理論上或實踐上不滿足於從來的思想或時流底解釋而取反對態度的學說；狹義地解釋起來，是哲學史上否定認識之可能的學說。前一種是普遍的解釋，後一種是就哲學解釋的。

(37)相對論——主張一切認識只是相對地有效的學說。

(38)杜林格(一八三三——一九二一)——德國實證主義哲學家。他底哲學見解，詳見恩格斯底“反杜林格論”。

(39)笛卡兒(一五九六——一六五〇)——法國哲學家。

(40)斯比諾莎(一六三二——一六七七)——荷蘭底哲學家。

(41)彌祿特爾(一六九四——一七七八)——法國啟蒙時代底著名的哲學家。

(42)達倫貝(一七一七——一七八三)——十八世紀法國底啟蒙哲學家。

俾希納爾(一八二四，一八九九)——德國唯物論的自然哲學者。

(43)薄格特(一八一七——一八九五)——德國唯物論的自然科學者。

(44)毛利瑟特(一八二二——一八九三)——荷蘭底大生理學家。

(45)加里萊(一五六四——一六四二)——意

大利底大物理學家。

(46) 關達哥拉斯(紀元前五八〇——五五〇)

——希臘底哲學家。

(47) 伏爾倫德——德國底社會民主主義者、
哲學教授、新康德派。

(48) 達爾文(一八〇九——一八八二)——最
有名的自然科學的進化論者。英國人。

(49) 斯賓塞(一八二〇——一九〇三)——英
國底哲學家、社會學家。

(50) 斯哈諾夫(一八八二年生)——先為人民
派的分子，後來加入社會民主黨，現供職於蘇維埃
經濟機關。

俄國革命全史

原著者 博克老夫斯基 編譯者 潘旣閑 實價一元
石川一郎

這本書的第一部分，從十二月黨的運動到二月革命的前夜，是博克老夫斯基著的。他用唯物史觀的見地，把前後百餘年的歷史寫出來，使人讀了他的書，不但可以明瞭俄國革命的史實，而且可以學習研究歷史的科學方法。尤其想整理中國歷史的人們，要學習他的這種敘述方法。第二部分從二月革命敘起，是石川一郎著的。他的敘述，是極公正的根據事實寫下來的，凡注意這占地球六分之一的怪物(蘇聯)的人們，不可不讀牠。心弦書社出版，崑崙書店總代售。

辯證法的唯物論與唯物史觀

吳理屏編

唯物史觀為社會科學的基本理論，也就是闡明科學的宇宙觀之最重要的學說。然而風行一時的布哈林的『唯物史觀』一書，在基本觀點上，確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牠不但不能使讀者得到正確的理解，反而模糊了讀者的世界觀。吳先生的這本書，是根據芬格爾特·薛爾文特二人的合著編譯而成的，恰糾正了布哈林著的一切錯誤。原書出版於一九二九年冬，到現在已經銷了幾十萬部，可以想見其價值之高。吳先生按照原本加以編述，使其明瞭易解，適合中國讀者的需要。卷末並附有『研究大綱』及『批評布哈林唯物史觀的錯誤』兩文。凡讀過布哈林的該書及未曾讀過而欲正確了解唯物史觀的人們，請一購讀此書。實價大洋九角，在印刷中，十二月一日出版。心弦書社出版，崑崙書店總代售。

理論與實踐的
社會科學根本問題

德波爾著 李達譯

1930, 8, 15 付印

1930, 10, 20 出版

1——2000 册

不准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
文匯書局
發行

精裝大洋五角
實價平裝大洋二角五分

出版者上海心弦書社

發行者上海心弦書社

